最近社会龌龊史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内容提要

本书收进三个章回体社会小说，其内容都是揭露晚清社会千奇百怪卑污龌龊的现状。

《最近社会龌龊史》主要是描写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黑暗官场，尔虞我诈、招摇撞骗、官商勾结的腐败商场;《上海游骖录》通过一个遁逃儒生在上海等地的经历和见闻，把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虫豸毒菌暴露于世;《发财秘诀》描写小负贩区丙等人的发财经历，揭露洋奴、买办、汉奸、官僚出卖民族利益，为外国侵略者效劳的丑恶面目，鞭笞晚清王朝丧权辱国的行径。



责任编辑：徐　巍
书名题签：吴俊明
装帧设计：苏家杰
绘　　画：吴友如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我佛山人作品选本

花城出版社



最近社会龌龊史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目　录

出版说明

最近社会龌龊史

前　言……………………………………………卢叔度

第 一 编

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7

第二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14

第三回　移花接木三条计　动魄惊魂一纸书……………………21

第四回　透消息托故避干连　乘危急巧辞图攘夺……………………28

第五回　奇举动盛宴贺期丧　叙琐屑绮筵呈丑态……………………35

第六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两番拒贷假贫穷……………………42

第七回　巧遮饰穷人装阔绰　硬干没恶汉遇强梁……………………49

第八回　假复假金矿难查　指中揹珠花不返 ……56

第九回　揭行藏有心行诈术　乔笑语当面撒奇谎 ……63

第十回　陡变幻人心叵测　善支离世事难为 ……70

第二编

第十一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东　陈雨堂深宵留沪北 ……77

第十二回　盘书局妙施巧术　卖字画暂免钉门 ……84

第十三回　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　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 ……91

第十四回　未死人忽地开丧　妙弥缝从丰代犒 ……98

第十五回　破除资格特赏优差　撇弃委员去充买办 ……105

第十六回　荐生意伍太守分肥　遭骗局张佐君叫苦 ……112

第十七回　变面貌鲁薇园割须　逞机心柏养芝铸镜 ……119

第十八回　喜蛛儿昙花现色相　鲁薇园投药治思劳 ……126

第十九回　历下亭龙骊珠品泉　红雨轩鲁夫人论药 ……133

第二十回　老官医粗心投补品　娇小姐噩梦惊芳魂 ……140

上海游骖录

前　言……………………………………张海元

第一回　恣毒焰官兵诬革命　效忠忱老仆劝逃生……151

第二回　家散人亡思投革命党　乘风破浪初逢留学生……157

第三回　论党人乡老微言　阅新书通儒正误……163

第四回　喜慰三生得逢志士　横陈一榻纵论新书……169

第五回　论窑工腐败识由来　谈保险利害权得失……175

第六回　屠牖民巷中交女友　辜望延涉足入花丛……181

第七回　革命党即席现奇形　李若愚开诚抒正论……187

第八回　程小姐挥拳打浪子　李若愚掉舌战儇儿……193

第九回　论时局再鏖舌战　妒同类力进谗言……199

第十回　因米贵牵连谈立宪　急避祸匆促走东洋……205

发财秘诀

前　言……………………………………………卢叔度

第一回　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219

第二回　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226

第三回　开店铺广交亡命
　　　　充汉奸再发洋财……………………234

第四回　区牧蓄初登写字楼
　　　　陶庆云引见咸水妹……………………242

第五回　学洋话陶庆云著书
　　　　犯乡例花雪畦追月……………………250

第六回　五木无灵少爷卖猪仔
　　　　一条妙计财主仗洋人……………………257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别有原因
　　　　土老赴席许多笑话……………………264

第八回　花雪畦领略狠心法
　　　　杭森娘演说发财人……………………272

第九回　世态炎凉寸心生变幻
　　　　荣枯得失数语决机关……………………279

第十回　舒云旃历举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发财诀……………………286

出版说明

我佛山人（吴趼人）为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其创作甚为丰富，影响很大，有“小说巨子”的美称。他的作品富有创造精神，短篇巨制皆有佳作；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尤为广阔，社会、家庭、爱情、公案等各个方面无不触及。其作品大多数是对当时封建社会政治的腐败和黑暗以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揭露和遣责，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我佛山人流传下来的作品非常丰富，但较为分散，解放后只印行数种，难观全貌；许多作品已流失或流传不广。为了挖掘整理这笔宝贵文化遗产，为近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资料，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同时让广大读者通过这些作品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我们在整理出版《我佛山人文集》（共八卷）的同时，选择其中思想内容比较好、在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陆续出版单行本，取名“我佛山人作品选本”。

这些单行本，以现存的最早版本为底本，参酌其他版本，认真地进行了整理校点。为了保存原作的面貌，除了校正一些书名、人名、地名和错字、衍字、脱误外，对原刊本原文，不作任何删改。为了避免烦琐，亦不书校记。但有个别人名和地

名，疑为错误的，因一时无法稽查，故均于原文后用括号加以注明。凡原书刊有“眉批”或“评语”者，悉乎保存，不作删削，以仍其旧。各书的原版都是用繁体字，现在一律改用简化字；原书仅有断句，现在一律改用新式标点。

花城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

最近社会龌龊史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前　言

《最近社会龌龊史》，原名《近十年之怪现状》，二十回，未完。最初连载于宣统二年（公元1909年）《中外日报》，刊载的起讫日期待查考。宣统二年九月（公元1910年10月）上海时务书馆出版单行本，始易今名。书名前标“社会小说”，封面题南海吴趼人著，正文前则署我佛山人，编首刊有作者《自序》。二十回分为两编，前十回为第一编，后十回为第二编，每回都附有绘图，故亦名《绘图最近社会龌龊史》。

《最近社会龌龊史》的时代背景，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略同；人物姓名虽已改换（只有一个文述农没有改，余有声即九死一生），但主题思想也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差不多，都是揭露和讽刺千奇百怪卑污龌龊的社会现状。这部作品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姊妹篇，作者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二十年之事迹已终，念后乎此二十年之怪状，其甚于前二十年者，何可胜记。既有前作，胡勿赓续？此念才起，即觉魑魅魍魉，满布目前；牛鬼蛇神，纷扰脑际。入诸记载，当成大观，于是略采近十年见闻之怪剧，支配先后，分别弃取，变易笔法（前书系自记体，此易为传记体），厘定显晦，日课如

干字，以与喜读吾书者，再结一翰墨因缘。”

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尖锐地谴责了贪桩枉法、贿赂公行，任用私人的黑暗官场；真实地反映了尔虞我诈、招摇拐骗、官商勾结的腐败商场。作品里的人物，除余有声而外，没有一个是好人，都是贪官污吏、奸商买办、纨袴子弟、流氓无赖之徒。作者笔锋所及，无不“烛幽索隐，物无遁形。”从而展现出卑污龌龊千奇百怪的社会现状。

这群反面人物当中，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写伊紫旒这个人物形象。伊紫旒是个半官半商、奸险狡诈、卑鄙下流、集丑恶于一身的恶棍无赖，这个人物形象刻划得相当成功的，最能表现出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的性格特征。伊紫旒卑劣无耻，不择手段，作恶多端：装穷叫苦，赖穷朋友余有声的债不还（第一回）；因等着二百元开支，却把“一张双月通判的官照”押给妓女月梅（第二回）；为了博得妓女梅卿的欢喜，昧着良心诈骗牛性的珠花（第六、七、八回）；当着记者面前，胡说八道，制造舆论，掩盖同谋冒充山东金矿局诓收股金的罪行（第八、九回）；乘人之危，巧施妙计，变相吞没了许老十价值二千多元的书局……诸如此类的罪恶行径，举不胜举。就是这样一个恶棍流氓，能在社会上胡作非为，毫无忌惮，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也没有受到舆论的谴责，反而有些人称他为“纵横五大洲的一条好汉，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伊紫旒是这群牛鬼蛇神的代表，从这个人物形象上，可以透视到晚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丑恶现象触目皆是，这个社会已经腐朽到濒于崩溃的境地。

作品中这些人物，都是一丘之貉，如：纨袴子弟乔子迁，

在上海冒充山东金矿局的招牌，诱骗人们入股，大发横财，待诈骗案事将发，官方派员查办，就在这关键时刻，山东抚台衙门要员田仰方拍电报给他，透露消息，乔子迁闻风而遁，拐带股金逃之夭夭，逍遥法外了。奉派来上海查办此案的鲁薇园，苦于无法交差，“机械心生，见财起意，”竟拐走了朋友李闲士的二万五千两银子。改姓换名，叫做张佐君，跑到天津，摇身一变成为“军装买办”。这个老奸巨猾的官僚，想不到竟中了奸商洋人的圈套，所谓“军火商人”经他的手骗走了官家一笔购买军火的巨款。使张佐君处境非常险恶，迫得离开天津，到了北京，剃去胡子，复用原来的姓名鲁薇园，重返山东济南，不久却得到同乡世好新任巡抚龙中丞的宠信，当了铜元局总办，趁此机会，无所不为，舞弊贪污，以饱私囊。又如孙少大人这个官家子弟，是昏庸老朽的天津制军的宠孙，他倚仗权势，终日与官僚、奸商、买办胡混，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诸如此类的反面人物和丑恶形象，在《最近社会龌龊史》中通过各个特写境头把它显现出来，尽了暴露黑暗现实的文学职能，使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无可讳言，《最近社会龌龊史》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也有不少缺点。这是由于作者的保守思想的局限，无能认识产生怪现状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根源，尽管对当时的黑暗社会进行强烈的攻击，只停留在客观现实的表象上，未能击中要害。谴责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也未能鞭辟入里，揭露其反动本质。全书没有一条主要线索，也没有一个中心人物，“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鲁迅语）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都不够完美。尤其是最后三回，写龙中丞的女儿骊

珠，心里爱上了花旦喜蛛儿，染了单思病，终日不思茶饭，神志不清，时发恶梦。作者也觉得把骊珠“无端拉入怪现状中”，未免有点不伦不类。而我们也觉得突兀，插入这个故事情节确实与全书的内容格调不和谐，不但使形式结构显得松散，而且模糊了主题思想。

卢叔度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第一编

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

我佛山人提起笔来，要在所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后，续出这部《近十年之怪现状》，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番。前书借了九死一生、死里逃生两个别名，及一个穷汉，开头做了一篇楔子，以后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用一个“我”字代了姓名，直到全书告终。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这哑谜儿未免太恶作剧了。我如今既然要续撰，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抒一抒诸君的闷气。那九死一生姓余，名嗣偁，表字有声，向来跟着吴继之做生意，长江下上，苏、杭二州，南北各省，都设有字号。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恰好文述农也走到穷途，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托他代为设法行世，自己便附了轮船，回到家乡去了（家乡是何处，仍未表明，只怕还是哑谜儿）。

在家乡伏处了几年，日子过的渐觉拮据；吴继之此时也是中落之家，不像从前的裕如了。有声株守得不耐烦，便禀过母亲，仍是向吴继之处商凑了盘缠，附了轮船，走到上海，打算

碰碰机会，或者可以谋个馆地，以为糊口之计。此时谦益栈已经闭歇了，就在嘉记弄口泰安栈住下。真是人情冷暖，今昔迥殊；到外面看了两个旧交，都是落落寞寞的，有声也不免暗暗惆怅。偶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伊，表字紫旒，从前曾经借过有声一百元洋银的，闻得他现在有了个文报局的差事，光景还好。此时有声旅况萧条，未免人穷思旧债，便走到文报局去打听了紫旒公馆住处，寻访前去。紫旒听说有声到了，便连忙从楼上下来，彼此相见，照例叙过契阔。有声先说了出外谋馆的话，正要开口问他旧欠，紫旒先说道："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浑身骨节痠痛，举动诸多不便，加以连年欠负，债主日日上门，真是闹得头晕目眩。文报局里几两银子，还够不上利钱。"说着，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在皮夹子里面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看道，"阁下请看，这是今天才当的。那些无情的债主，他来了便不肯走，无论多少，总要逼出点才去，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有声见他如此，倒不便开口，稍为坐了一会，便辞了出来。

一路上垂头丧气，猛然想起，我何不去找文述农呢？述农自从那年失意回来，家中又遇了一场火，此刻不知怎样了？寻见了他，好歹总有个商量。想定了主意，便坐车到了城门口，进城走到了也是园滨。一个人心绪恶劣，便有许多想不到的地方，有声直等到了也是园滨，才想起述农房子已经烧了，从何找起呢？无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听，喜得一问便问着了。原来述农这几年里头，已经设法把房子造起两间，虽然未算得恢复旧业，却也不至于栖身无地了。

听说有声访到，不胜之喜，彼此痛叙了一番别后景况。述农便约了有声，仍旧出城，到酒店里吃了两壶酒，天气已是晚将下来。述农道："你几年没到上海了，我一向也闷在家里从不出城，我们吃过了酒，去看戏吧。上海近来开了一家髦儿戏馆，听说很有几个好脚色。"有声到了几天，一无所遇，心中正自烦闷，也想借此排遣胸中闷气，便答应了。

两人便出了酒店，同到戏园里去。正厅前三排都已经被人定去了，述农、有声便在第四排当中坐下。此时戏已演到第二出。过了一会，只见按目（上海戏馆专司招待看客者之称）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内中一个却是伊紫旒。紫旒只管招呼朋友，却不见有声，有声却看得他十分清楚，不过心烦意闷，懒得招呼罢了。第五出戏，戏单上排的本来是《纺棉花》，忽然改了一出《卖胭脂》，有声向台上一看，见挂了一扇牌子，才知道是被别人点了的。正要和述农说话，忽听得前座的伊紫旒狂呼叫好，回眼看时，只见他还不住的手舞足蹈呢。旁边同坐的一个人，对紫旒说道："紫翁真会办差，这一身衣服实在配身得很。"又一个说道："等回来挂出那帐檐，还要光怪陆离呢。"那一个道："不知统共花了多少钱？"紫旒道："三件东西，一百六十元。"说时，又叫了两声"好"！便有一个按目走到紫旒跟前，弯着腰说了几句话，紫旒便交给他一包东西，那按目拿到戏台边往上一摔，忽听得豁拉拉一声响，原来是一包洋钱，散满戏台，大约有五六十元之谱。有声看在眼里，笑在心里。等到戏散之后，夜色已深，述农进城不便，索性到馆子里吃了点心，同到泰安栈安歇。

有声谈起紫旒的事，述农道："我只管看戏看出了神，却不

曾留心。紫旒我也认得，听说他近来阔得很呢！”有声道：“现成我看见他的当票，未见得阔到哪里去。”述农道：“姑勿论他阔不阔，欠债还钱，总是应该的，你明日便老实向他讨去，总不能他当了东西，便可以不还债的。”有声点头称是。当下谈了一会，各自安歇。

到了次日，述农盘桓了半天，仍旧进城。有声便依了述农的话，仍去访紫旒。紫旒见了有声，便眉花眼笑的说道：“兄弟还没有去回候，阁下倒又屈驾了。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阁下商量，阁下不要见弃。我这是念旧的话，差不多的朋友，我也不多这个事。现在有个朋友，在这里办山东金矿的事，正要请一位朋友帮忙，不知阁下可肯屈就？”有声道：“我这回出门，本来为的是谋事，既承推荐，感激不尽。”紫旒道：“既如此，我回来就去通知敝友，再过来奉请。”有声听了这几句话，又是开口不得，坐了一会，只得别去。紫旒道：“我也不敢奉留，也要去看我敝友去了。”说罢一同出门，彼此分路。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乔子迁去了。

原来这乔子迁是江苏的一个世家，祖上都在外做官。他的父亲是一个江西知府，早年已经亡故。哥哥乔子守，是个一榜，服阕之后，遇了大挑，挑在一等，仍旧指了江西省候补去了。子迁向来出继与他伯父乔木，这乔木本是山东的一个候补老州县，很署过两回大缺，五十多岁上断了弦，没有儿子，因向兄弟商通，把侄儿子迁承继过来，以后便打算不续弦不纳妾了。

子迁到了山东，便是少爷，终日在外胡闹，什么华鹊桥、大明湖（济南游宴之地），没有一天没他的足迹，乔木气的了不得，便把他驱逐回南。又过了十多年，乔木年纪过高，便鸣

呼哀哉了。济南的同乡官看见他身边没有亲丁，一面代为买棺盛殓，一面将衣箱什物封存，一面打电报到南边来，叫子迁赶紧去。

却说子迁自从被逐回南，便终日在上海流离浪荡，结识的朋友不少，却没有几个是正经的。几年下来，闹了个一贫如洗，告贷无门，亲戚朋友都渐渐的厌恶他起来。只有一个人，是他莫逆之交。你道是谁？原来是北诚信鸦片烟馆的堂倌李老三。原来子迁吃上了鸦片，天天到北诚信开灯，久而久之，便与这堂倌李老三相熟了。从子迁穷下来之后，人人见了他，都是远而避之，倒是老三有时候三角、有时候两角的借给他。

那几天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接了济南电报，说是继父死了，不觉喜出望外，连忙走到北诚信开了一只灯，和老三商量说："我这回到山东，偌大的一份家财都是我的，只是此刻怎么张罗几个盘缠去呢？"老三踌躇了半晌道："不知要多少洋钱才够呢？"子迁道："有五六十元也够了。"老三道："哪里要得许多？"子迁道："别人或者不消，你知道我的一切铺盖行李都要置办起来，岂不是要多费些么？"老三又沉吟半晌道："我这里押柜洋钱是有五十元，只是起了出来，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子迁不等说完，便道："不要紧，你便辞了此处，和我一起到山东去。"老三道："两个人去，盘缠又要多了。"子迁听说，便顿住了口，搓手顿足。老三道："乔先生，你且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说罢，径自去了。

子迁躺在烟铺上，过足了瘾，又多吃了二钱烟，还不见老三回来；直等到天色黑将下来，各堂倌都吃过晚饭，老三方才来了。说道："乔先生，我依你跟你到山东去，不知要多少盘

缠?"子迂想了一想道:"至少只怕也要一百，就是不要一百，也要八九十的了。"老三道："我已经去和几个朋友商量过，统共凑了三十八元，连这里的押柜五十元，有了八十八元，我们就准定这样办吧。"子迂道："如此好极了。但不知这里押柜的，几时可以取得出?"老三道："这个容易，一两天就有的。我们先置办东西去吧。"于是托了别个堂倌代他照应，自己却和子迂出来，到各处买了些铺盖行李等东西。当日老三便向东家辞工，取回了押柜，当真的跟子迂到山东济南府去了。

子迂到得济南，入了继父公馆，不免对了灵柩假意的也要躄踊号叫了两声，然后对各同乡老伯辈叩过孝头，一面成服。就在苫次开灯，仍旧叫老三代他烧烟，一同躺在苫次，在旁人看见，倒像有两个孝子一般。子迂停顿过半天，便有代理后事的同乡，把封锁的箱笼等件，一一点交。子迂谢过了，便打开来逐件检点。大约乔老头子剩下的产业及现钱，不下二三万金，便连公馆房子也是自己买下的。一场丧事办过之后，子迂便留在山东，仍旧是阔天阔地的举动，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待如上宾，家人们都称呼他李师爷。两个人一对儿出去，一对儿回家，闹了两年，把老人家遗产闹了一半。因为公馆房子太大，自己住不了，便分租了几间与别人。

那来租的，却是一个广东人，招了股分，去招远一带开金矿的，带来的矿石样子不少，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里。被老三看见了，便计上心来，到了夜静时，便亲自动手，偷了三四桶进来。子迂笑问道："你要他这个做什么?"老三道："我看你终年在这济南混不出什么道理来，我们不如仍回上海。"说罢，又附耳说了如此如此。子迂大喜，便即日将各种产业变了

现银，就是那公馆房子也卖了，只说运柩回籍安葬，向各同乡处辞过行，带了灵柩，雇船到了烟台，附着轮船仍回上海。把棺材寄到苏州会馆，却在大马路鸿仁里租了一所三楼三底房子，置备家伙住下。在门口挂了一扇“奏办山东金矿局”招牌，又挂一扇“山东金矿招股处”招牌，把偷来的几桶矿石摆在天井里，又开桶取出几块，用玻璃匣安放在桌子上。子迁便是总办，老三便是师爷，放开手段，结交起来。紫旋说荐有声的馆地，正是这个去处。但不知有声肯就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

且说余有声被伊紫旒几句引为知己不忘故旧的话，说得开口不得，回到客栈，闷闷不乐。此时旅费有限，文述农光景未见得怎样，若不早点谋着一件事，只怕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但不知紫旒的话是真是假，自己一个人越想越闷。

直到晚上七点钟时候，茶房送进来一张条子，有声接来一看，却是紫旒请一品香吃大菜。有声答应知道了，随即锁了房门到一品香去，问了座号，进去与紫旒相见。座上先已有了两个人，一个便是乔子迁，一个便是李老三。有声向未认得，由紫旒代彼此通过姓名。原来李老三此时已经由乔子迁代他起了个表字，叫李仲英。当下彼此寒暄已毕，紫旒便让点菜。有声在栈里是吃过晚饭的，随意点了两样。一时点齐了，便发了菜单下去，大众入席。一汤过后，紫旒便对有声道："兄弟是爽快的人，早起所说的，就是这位乔子翁。子翁在山东多年，那边的风土人情、物产地理，都考究得十分清楚，为人又十分精明强干。去年在招远察出一座金矿，探了矿苗，化验过，成数极高，所以禀准了山东抚台，投股开办，抚帅给了札子，到上海来设局招股。要想请一位书启老夫子，恰好足下现在清

闲无事；子翁也久仰大名，就打算奉屈帮忙。”子迂接着拱手道说：“一切都望指教。”

有声正要回答，忽然外面跑了一个人进来，生得面目瘦削，皮色青白，手里拿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嘴里说道：“二哥，我早知道你又是吃大菜的了。”说着，又向众人弯了弯腰，把那包东西向桌上一放，便就坐下，向有声招呼。彼此问了贵姓台甫，原来这个人正是紫旒的妻舅，姓贾，表字伯绳。当下伯绳问紫旒道：“奉托的事怎样了？”紫旒道：“我已经竭力磋磨过了，大约七十五两库平银子是不能再少的。以我的交情说上去，他此刻应允照七十五两规平就是了。”伯绳道：“大约一百元光景吧？”紫旒道：“总不过一百零两三元的样子。洋钱折银价，好在是有市面的。”伯绳按一按那包东西道：“这里只有一百元，明日再补足可使得？”紫旒便伸手去取那包洋钱。伯绳连忙一手按住道：“照呢？”紫旒便缩回了手道：“明日包办到就是了。”伯绳道：“那么我们明日交易吧。”说着，拿起洋钱包子，说声失陪，便扬长的去了。紫旒不住地说：“吃两样东西去。”伯绳口也不开，头也不回。

李仲英问道：“是什么交易？”紫旒道：“是要捐一个小功名。”子迂道：“既然要捐功名，何以不把上兑银子交出呢？”紫旒脸上涨了一阵绯红道：“伯绳是小孩子脾气，我不好和他计较。”回头对有声道：“我们说得好好的，却被他来打了个岔，还是谈我们的正事吧。子翁那边为的是开办之始，束脩不能从丰，暂时先送五十金一月，等将来开工之后，每年分红，再格外酬劳，不知阁下可肯屈就？”有声听说有了五十金一月，自己暗忖，姑勿论其丰不丰，暂时且得了一个托足之所，免了客

栈的旅费，也是好的。想罢，便道："多承紫翁的盛情，乔子翁的青眼，就怕兄弟才疏学浅，不能办事。"子迁连忙道："客气，客气！有翁大才，兄弟是久仰的。"紫旒道："如此，我们一言为定，明日子翁就送关书过去吧。"子迁道："这个自然。不知有翁几时可以搬过来？"有声道："兄弟住在客栈里，行止是随意的。"子迁道："如此好极了。"当下彼此又应酬了一番，吃完大菜，各自散去。

到了次日紫旒果然亲身代子迁送了关书到有声处。有声受下了，便算清旅费，将行李搬到子迁所开的金矿局去。子迁首先请有声作一张禀帖给山东抚台，禀报开办招股情形，官衔倒是二品衔花翎山东候补道。有声是向来办惯公事的，就和他一挥而就，如式做妥，交给子迁自去寄发。自此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什么事，不过写几封往来书信。金矿局里居然也有人来附股，他定的章程是每股一百两，先收一半。十股、八股、三股、五股，居然有人来的。

一天，子迁、仲英都出去了，只剩了有声在家，忽然紫旒走到，有声接着相见。寒暄已毕，紫旒便问长问短、问宾东相得否？同事处得来否？有声倒是十分感激。紫旒谈过一阵，然后凑近一步，对有声道："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因为要还一笔欠项，要用二百元洋钱，一时没处调动，要想向阁下通融。论理呢，我所欠尊款尚不曾清还，不便再说这个，但是'前欠未清，免开尊口'，这句是市井上的话，阁下必不如此。所以我才仗着老脸，前来商量。并且还有一说，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放在这里做一个信，不过两三个月，我就可以设法归还的。"有声道："兄弟近来光景不比从前，前几天支了两个月薪

水，已经寄了家用。阁下若是早来两天，虽不能如命二百元，多少总还可以应酬一点，此刻却是力不从心，无可如何了。”紫旋道：“我也明知道这一层，但不知可否暂向子迁借两个月薪水，应酬我一半？我这件信物，暂且可以存在这地。”说罢，在怀中取出一个纸包，打开来抖出一看，却是紫花印标了朱的一张双月通判的官照，姓名、年貌、籍贯、三代，填的整整齐齐。紫旋一面抖开给有声看，一面说道：“这东西别人拿去，虽然没用，却是兄弟一辈子的前程。此刻停了捐，就让花了钱也捐不回来。拿了这个作信，想来阁下总可以谅我。”有声道：“委实是没有，倘是有的，也无须这个。兄弟承情荐到这里，还不满两个月，先就向乔子翁借了两个月薪水了，此刻再借，恐怕难乎为情。还是紫翁自己向他商量，只怕还好。”紫旋道：“这个倒有点不便，还是费心阁下吧。”有声道：“如此，这官照请先拿回去，我只管商量商量看。”紫旋道：“如此就费心了，我明后日来取回信。”说罢，怀了官照，别过有声，出了鸿仁里，走到大马路，向西行去。

一路上左右盘筹，到哪里去才可以借得着二百元呢？一路上低头去想，猛然想着了一处，恰好一辆东洋车走过，紫旋便叫了过来，跨上去坐了，一路指挥那车夫转弯抹角，到了四马路胡家宅梅春里停下。给了车夫几十文，走到一家门首，叩了两下门，里面问：“是谁？”紫旋答应：“是我。”便有一个人开了门。紫旋问道：“小姐在家么？”那人道：“不在家，跑马车去了，只有老太太在楼上。”紫旋便一径登楼，在楼梯上先叫道：“妈妈，你近来可好？许久不见了。”上面应道：“是谁？”紫旋登尽楼梯，掀开门帘进去道：“是我。”那老妇人道：

"哎哟，原来是伊老爷！久不见了，你可好？我家妮儿（京师闺女之称）惦记着你呢！可巧她今儿跑马车去了。伊老爷你这边躺一躺，她就来的。"一面说，一面在烟榻上坐起来，手里还拿着一杆烟枪，嘴里又喊道："喜子，泡茶来。"楼下答应了一声。老妇人又对紫旒道："我家妮儿不在家，那些丫头们就都躲懒了，欺负我年纪大。"说话时，丫头喜子捧了一碗茶上来，放在烟盘里，笑道："伊老爷，今儿是什么风把伊老爷吹来了？还是上回送衣服帐檐来过一次，以后就没见过金脸了。"紫旒笑道："你说我罢了，好胆大的丫头，什么金啊、银啊，犯了你小姐的讳。"喜子道："我说的金字，不过是姓，不像你送的帐檐，全幅用了绣金的，绣出来的又是什么月亮咧，梅花咧，那才犯讳呢！气得咱们小姐一回也没有用过。"那老妇人道："伊老爷，你不要听她，是用得着的，戏上回回用的，妮儿还感激你得很呢。"紫旒笑道："妈当我是小孩子，我听她呢！当天送了来，我就去点了一出《卖胭脂》，看着用的。以后我也看着用了好儿回。"老妇人道："你有听戏的工夫，就不来家走一趟，累得妮儿天天惦记着你。"说话时，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高低声响，走了上来。喜儿连忙打起门帘，只见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般的女子走了进来，说道："妈，吓煞我也，好好的坐马车，那匹马忽然疯起来了，就和溜缰的一般，也不问是路不是路的乱跑，把拉缰的马夫也掀了下来。幸得碰了两个红头巡捕，才把马拉住了。我另外雇了东洋车回来的。"紫旒听说，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后，左手在她胸前拍了两下，叫道："月梅！月梅。"月梅一摔手摔脱了，瞅了紫旒一眼道："叫我做什么？"紫旒道："怕你吓掉了魂，我在这里替你叫魂呢！"月

梅道："呸！你为什么咒我？"紫旋一笑，往后向烟榻上一躺，故意把那包官照掉了出来，又故意连忙收起来，往怀里乱揣。月梅问道："是什么？"紫旋道："没什么。"月梅发怒道："到底是什么？又是送谁的鬼鬼祟祟的东西？"紫旋道："是一样正经东西。"月梅道："拿来我看。"紫旋在怀中取出，月梅一手夺过，抖开一看，便往地下一摔道："我说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原来是一张大当票。"说的紫旋嗤的一声笑了。喜子俯身拾起来，紫旋接过，自行折好。老妇人道："伊老爷，这是一张什么东西？"紫旋道："是一张官照。"老妇人道："要它做什么？"紫旋道："凡我们做官的人，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倘使没有这张照，你也说是官，我也说是官，有什么凭据呢？"月梅道："这是哪个给你的？"紫旋笑道："这是花了一千多银子去捐，户部里给出来的。"月梅道："哦，我晓得了，所以你把它带在身边，叫人家好知道你是个官。然而你揣在怀里，人家还是看不见，不如拿来我代你糊在背上。来，喜子去拿浆糊来。"喜子果然笑嘻嘻的去了。紫旋道："此刻喜子走了，屋里只有我们娘儿三个，我不怕直说，我这东西是要拿出来押钱的。"月梅道："怎样押法呢？"紫旋道："我今天等着二百元用，一时没有凑处，要向人家暂借，人家若是肯借时，我便把这张照留在他处，做个取信的凭据。"月梅道："人家要你这个做什么？"紫旋道："人家要了，本来没用，不过我没了这东西，就不能出身做官。把这东西押在他处，是不怕我不来取赎的意思。"月梅道："那么说，我押给你。"紫旋涎着脸道："你如果肯押，我出三分利钱。"月梅道："你再拿那劳什子给我看。"紫旋果然又取出来抖开，又指给她看所填的字："这'伊金庸'，便是我

的名字；这‘三十五岁’，便是我捐官那年的岁数；这‘身中、面白、无须’，便是说我的相貌；这一颗紫花色的，便是户部的印。”月梅折了起来，便道：“妈！你去拿二百元来。”老妇人道：“当真的么？”月梅道：“自然是真的。”老妇人便果然转到耳房去了，这边剩了二人在那里鬼混。过了一大会，老妇人拿了一叠钞票过来，交给月梅。月梅接过道：“几时还？”紫旒道：“多则两个月，少则一个月，就可以还的。”月梅便把一叠钞票交给紫旒，紫旒接过一点，只见汇丰的、麦加利的，十元的、五元的、一元的，乱七八糟，参差不一，点了点数，恰好是二百元，便拿来揣在怀里。月梅也把官照藏起。又鬼混了一会，紫旒便急急忙忙的别去。不知紫旒要到哪里，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移花接木三条计 动魄惊魂一纸书

却说紫旒拿了月梅的二百元钞票，出了梅春里，恰好巷口有一辆东洋车停在那里，紫旒跨上去坐了，用手一指，那车夫便顺着所指之处，发脚飞跑。转了两个弯，到了大马路凤祥银楼，紫旒喝叫停住，跳下车子，给过车钱，走到凤祥里面，在身边掏出一张票子，交给柜上说道：“这两样东西做好了么？”柜上人接来一看道：“好了。”随即取来一支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先后都上天平秤过，取出算盘算了一阵说道：“烟筒二十八两三钱，盒子四两六钱一分七厘。除收过欠找一百三十五元六角。”紫旒取出钞票，点了一百三十六元，柜上收了，开过发票，找出四角洋钱。此时已是入黑时候，紫旒拿了东西，仍旧坐了车子，走到三马路同安里落车，正要进去，不想迎面遇了有声。有声道：“方才到公馆奉候，不想阁下仍未回去。遇见了令亲贾伯翁，说阁下天天在同安里花锦楼家，所以我特来奉访。不料贵相好说，今天阁下不曾到过，并且约了朋友今天叉麻将，朋友已经到了，还不见阁下到云云。我因为阁下不在，便走了出来，不期恰好相遇。”紫旒道：“如此恰好，就请到里边坐坐。”有声道：“不坐了。我不过受了阁下所托，

方才子翁回局，我问过他，他说这两天要解一笔机器款，这几天里头不便挪移，所以我专来回复一声，免误了阁下正事。”紫旒道：“费心得很，迟两天看吧；倘我在别处弄不着，再来求老哥费心。此刻没事，何不请到里面坐坐呢？高兴打牌，我们再邀两个人，多开一局。”有声道：“这个我一向不懂，少陪了。”说罢，拱手别去。

徐步绕行，转到了四马路。心中暗想：紫旒急到拿官照出来押钱，何以还有心神叉麻将？这点镇静的功夫，真是令人佩服。一路上想，一路东张西望，不提防后面忽然有人高叫一声：“有声。”有声回头看时，却是李仲英。有声立定了，仲英道：“你到哪里去了？老总要请客，四面八方的抓人，却只抓不着，连你都不见了。”有声道：“在哪里？请谁？”仲英道：“在同安里花小葆家，你快去吧。我还要找紫旒呢。”有声道：“你莫忙，紫旒不消找得，我知道他在那里。先到了小葆那边，我包管你一抓就来。”仲英道：“如此好极了，我们同去吧。”

于是二人走西荟芳，穿出了同安里，到了花小葆家。只见子迁果在那里，还有两个客。有声招呼一遍，方才知道一个安徽人鲁薇园，一个南京人李闲士，都是要入金矿股分的。有声正待细谈，仲英道：“你且说紫旒在哪边？先请了他来再说。”有声道：“紫旒今天是主人，在隔壁花锦楼家，请他只怕未必来；除非你亲身去对他说，请他来陪客，或者可以请得动。”子迁道：“奇怪，紫旒和花锦楼前几天闹断了，发过誓，永远不去的了，何以又去起来？”仲英道：“不要管他，且等他亲自去邀了他来，再问他这个。”说罢自去了。

薇园问子迁道：“有翁可是也在山东同来的？”子迁道：

"有翁是新近聘请的，一切事情都仰仗得很。"有声道："岂敢！岂敢！兄弟不懂事，一切都仗子翁指教。"薇园道："有翁一向恭喜是什么贵业？"有声道："向来都在长江一带经商的。"薇园道："这金矿办起来，倒也是一件大商务。兄弟向在汉口，这回慕名而来，打算多少做点股分。"子迁接口道："薇翁今天到局里来，说起打算要做五百股，是一位大股东呢！"说话时，仲英已偕紫旒走到，彼此相见，通过姓名。仲英道："紫翁今天十分赏脸，他在花锦楼那边，是碰和的主人，本来走不开，被我说之再三，方才请人代碰。"子迁道："屈驾得很！但是你前几天就赌神罚咒的说，永不到他家去了，怎么忽然又去碰和？"紫旒道："这些小孩子们，何必和他认真呢？说说罢了。我听仲英说，鲁、李二公都是罕客，所以特来奉陪。"薇园道："岂敢！岂敢！久仰得很，今日幸会。"紫旒道："听仲英说，二位要做金矿股分，这件事很好的。"闲士道："兄弟无此力量，薇翁是一意要做。因为初到上海，地方不熟，由兄弟引到贵局的罢了。"紫旒道："兄弟虽不是局中人，然而一向与子翁相好，深知他这个矿办得极得法。前次已经将矿苗寄到日本，请化学师化验过，回信来说成色极高，可以获大利的。子翁已经写信去聘这位化学师，大约下月就可到了。"闲士道："所以一个人要讲运气。那一座矿山，放在那里，怎么偏偏被子翁找着呢？"紫旒道："找着了，也要碰巧和这位抚帅有交情，才肯下这个札子。有了大宪提倡，招起股来，才得顺手。"薇园道："这么大一个局面，子翁、仲翁两个人就撑持起来，足见得才干不小。"子迁道："这边只办招股，没有什么事，山东那边人多点。"紫旒道："这就是子翁实心办事之处。差不多

的有了这个局面，那里容不下十来个人？”说话之间，席面摆好，发出局票，相将入席。

花锦楼就在隔壁，首先到了，在紫旋侧首坐下，把一个崭新的金豆蔻盒子放在面前，跟局丫头拿的银水烟筒，也是崭新的，配上一条链条。仲英笑道：“这两件行头，一向不曾见过，想是伊老爷新送的？”花锦楼瞅了一眼道：“你管他。”紫旋道：“那个冤大头才花这些冤钱呢！”花锦楼又瞅了紫旋一眼道：“都像你，我们都要喝风了。你伊老爷就是花冤钱，也冤不到我们身上，只梅春里一处，就够你一冤的了。”子迁笑道：“这是一瓶上好的镇江醋，小心不要打翻。”花锦楼道：“你又何苦代你们小葆背履历呢。”紫旋道：“你们且不要说笑话，我们谈正事吧。薇翁既然答应了大股分，我看子翁的招股章程上也应该列薇翁的大名。薇翁是路过的，不能常驻局内，他应该派一个人到局办事，这是兄弟统筹全局的办法。因为有鉴于近来招股的毛病，你看什么煤矿局，什么铁矿局，起初的时候，莫不堂哉皇哉的设局招股，弄到后来，总是无声无息的就这么完结了。那里头有什么奥妙，我们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然而总逃不出办理不善四个字之范围以外。若要办理得善，头一着先要诸大股东和衷共济，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商量了。方才听见仲英说，薇翁打算认五百股，照兄弟愚见，乔子翁认的是一千股，莫若薇翁也认了一千股。有了这两个大股东，事情就更容易措手了，不知薇翁以为如何？”薇园道：“这倒不忙。等兄弟商量起来看，未尝不可以多认点。”闲士道：“本来招股这件事，大股东越多，零招的散股越容易。但不知山东官场肯认几股？”子迁道：“这个是官督商办的局面，官场股分却并未提及。倘使我们

股分招得好，也乐得不要官款，免得事事掣肘。”说话之间，众局陆续都到了，一时管弦嘈杂，钏动钗飞，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直到九点多钟，方才散席。

鲁、李两个先行辞去，子迁、仲英、紫旒三个人，切切私语，有声见此情形，便也先行辞去，子迁也不相留。

紫旒见有声去后，便对子迁道："这件事倘使徒事游移，是一定弄不好的，我劝你早定主意的好。"子迁道："这件事都是仲英闹出来的，此刻骑虎难下。到这里开办了三个多月，来的不满一百股，喜得都是零股，没什要紧。此刻来了这个大主顾，吃他下去，我没有这个胆量，放了他去，实在是舍不得，总要求你代我出个主意。"紫旒道："依我是有三条计策：山东抚帅的公子，现在上海，我与他相熟，还说得上两句话，你先放胆吃他下来，然后央求抚帅公子，我们打伙儿走山东，设法认真把他这矿务拿了过来我们办，此是上策。放胆吃了他下来，连前头弄来的，一并俵分了，各走各的路，只把有声丢下，此是中策。这两条计策都不肯行，只索推辞了薇园的股分，只吃点小买卖，此是下策。"子迁道："紫翁的上策太难，中策太毒，下策又太平常了。我想大家从长计议，总还可以定一个善法。"仲英道："我倒有一个善法，我们暂时只管依紫翁的上策做去，做得到便好，倘使做不到，我们将计就计，就行那个中策，岂不干净？"紫旒拍手道："妙！妙！到底仲哥阅历多，见解不同。我们就依仲哥做去。"子迁道："这件事最好先见了抚帅公子，打听打听那条上策办得到办不到，再作商量。"紫旒道："这也容易。你要见抚帅公子，他就在隔壁花锦楼处碰和，说不得我到那边再摆一台酒，代你们介绍介绍，可是说话一切

都要留神。"子迁道："凡紧要的去处，我一切都让你说就是了。"说罢，一同出了花小葆家，走到花锦楼处，登楼入房，只见和局未散。

花锦楼亲自代了伊紫旐，还有陈雨堂、萧志何两个打横对坐，花锦楼对面却坐了一个本房间的丫头。紫旐先介绍了子迁、仲英，与陈、萧两个相见，然后问道："五少大人呢？"花锦楼道："到群仙戏园去了。说是等看过金月梅的《纺棉花》就来的。"紫旐道："和碰了几圈了？"花锦楼道："刚刚满了五圈。"紫旐道："快碰完了这一圈，我还要请客呢！"花锦楼把牌一推道："那么就不碰吧，何必一定要几圈呢？"紫旐道："左右五少大人未到，就何妨碰完了呢。"一面说，一面要了纸笔，点了菜，又写了一张请客条子，到群仙去请五少大人。

条子发了出去，又和子迁、仲英切切私语了一回。请客的回来说："五少大人不在群仙，打听得是到梅春里去了。"紫旐再写了一张条子，又代送到梅春里去，便坐到花锦楼后面看碰和。刚刚六圈碰完，还在那里算帐，未曾散坐，五少大人带着月梅到了。

紫旐正在招呼，五少大人还没有开口，月梅先冷笑道："和还没有碰完，台面还没有摆，便写什么客齐请带局来？"花锦楼连忙起来，招呼到一旁坐下。紫旐也介绍乔、李过来，相见通名，一面叫摆台面，一面把乔子迁在这里招股办矿一节，略略提起。霎时间台面摆好，紫旐起身让坐，发出局票。酒过三巡，紫旐便对五少大人道："这位乔子翁向在山东，与一个广东人合办招远金矿，闹到后来，彼此意见不合。子翁本来答应一千股，五百股的股本早已交了出去，自从去年闹翻了，

子翁便独到上海来招股开办。可奈前路那个广东人，此刻还在山东。”五少大人道：“那广东人是谁？”子迁道：“姓李，叫李子选。”五少大人道：“此刻打算怎样呢？”紫旋道：“此刻打算求少大人向老帅处说句好话，或者仍旧合办，最好是独归了这一面。”五少大人笑道：“怕不能这么容易吧？我今夜还有两个局，少陪，要先走一步了、”说罢，带了月梅起身自去。紫旋送到楼梯口而回。几个人草草终席，也自散去。

子迁、仲英回到鸿仁里，只见有声一个人坐在那里出神，还不曾睡。原来有声从花小葆家出来，便一直回到金矿局，茶房进来说道：“今天有个朋友来过，留下一封信在这里呢。”说罢，在砚台底下取出一封信来，却是封了口的。有声一看，认得是文述农笔迹，暗想留个便条，何必封口，述农未免过于仔细了。拆开一看，只见写着道：

> 刻得一警信，祸机在一发之顷，急趋报，奈觅行踪不得。请于明日一早，到舍面谈，万勿迟误。知名。阅毕付丙。

有声看罢，莫名其妙，什么祸机在一发之顷？所以呆呆的出神未睡。要知到底是什么祸机？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透消息托故避干连　乘危急巧辞图攘夺

且说余有声自从得了述农留下一条之后，心中十分疑惑，通宵不寐。次日一早起来，便进城去寻述农。谁知寻到述农家时，家人说是昨日出城未回，有声闷闷不乐，只得仍旧出城。走到四牌楼地方，恰好与述农相遇。述农道："我昨夜在你尊处留下条子之后，恐怕你今早不肯就进城，所以我在朋友处借住了一宿，一早去访你，说是你一早就出去了，我便料得你是找我来了，便赶着进来，恰好在这里相遇。"有声道："请教有甚要事？什么祸机不祸机？我昨夜一夜不曾睡，今早特来请教。你说得那么利害，我焉有不在心之理？"述农道："路上非说话之所，我们找个地方坐了好细说。"说着相将绕到邑庙，在鹤亭茶室泡了一碗茶坐下。

述农道："那乔子迁金矿招股的事，是个骗局，你知道了么？"有声吃惊道："你是从哪里打听来的？"述农道："此刻山东抚台已经派了委员到上海来查办，暗查了几天，昨天又亲自到局里去打听，一切底细都知道了，只怕日间就要发作。倘使发作起来，封屋拿人，岂不连累了你？所以我急急的关照你，快点离了那局，免得无辜受累。"有声道："委员是

哪个？怎么我不见有人到局来查？"述农道："你已经同席吃过了酒，还做梦呢！那个鲁薇园可不就是？"有声吃惊道："他说是来附股的呢！还有一个李闲士。"述农道："还亏了闲士，我才得了信息。这闲士是大马路丰盛祥金子店的东家，薇园到了，便住在他店里。恰好闲士和我是认得的，我出城总到他那里坐一会。前两天我就知道有一个山东委员住在他那里，却不知是办什么事的。昨天我又出城，闲士和我谈了一会，便道：'我此刻要和薇园去串一出戏，少陪你了。'我问他串什么戏？他便告诉我，说要到鸿仁里金矿局去认股。我说：'认股是正事，怎么说是串戏？'他才逐一告诉了我。原来他们是个骗局，所以开办了几个月，从不曾登过一个招股告白，须知是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山东的招远金矿，人家在那里好好的官督商办，已是一个成局，股分早就招足了，他却冒了人家的名，在这里招股。那边办的是广东人，须知这里上海广帮人最多，又是个往来要道，通商码头，他在这里招摇，自然要被那边知道了。人家得了信，便禀了抚台，认了委员盘费夫马，请派人来彻查。我得了这个信，等他们去过半天之后，便去找你，要告诉你这件事。不料你两次都不在家，只得留下条子，约你进来。"有声道："我此刻怎么办呢？"述农道："薇园昨夜已经拟了一个长电禀复，昨夜译了一夜电码，还未译完，大约今天下午这电报要发出去的，总要明后日才有回电。你此刻回去，只说家里有甚紧要事情，即日要动身回去，就先把行李搬到我家里再说。你搬了出来，凭他怎样办法，总好商量，不然闹在一个窝儿里，岂不是费了手脚么？虽然你是受他聘的，不与同谋，事情总有分出皂白之日，然而等到事情明白，已就吃

了眼前亏了。”有声道：“这个办法甚好，只是打搅尊府不当。”述农道：“你此刻有心肠说客气话呢！快点去吧，我在家等你，你下午搬来就是了。”有声谢过了，两人给过茶钱，分路别去。

且说有声出得城来，就坐了车回鸿仁里，免不得要装出满面愁容，向子迁说谎，只说接了家中来信，说有要事，嘱令火速动身，恰好今天有船，即日要走。子迁愕然道：“怎来的那么巧，兄弟日间正打算到山东走一遭，免不得要带着仲英去。可巧有翁有事，这便怎处？”有声也踌躇道：“这便怎处呢？”沉吟了一会，又道：“不知子翁有了行期没有？兄弟回去，倘使没有十分大不了的事，仍旧可来。大约往回的日子，也不过半个月、二十天光景罢了。”子迁道：“行期是不曾定，大约也就不远。有翁一定要走，总望早点来的好。”有声答应了，便自去收拾一切。

刚刚午饭过后，电局里的信差送进来一封电报，上面写的是：“济南电报，送上海鸿仁里金矿局乔。”有声接在手里，吃了一惊，暗想道：“难道有那么快的回电么？莫是发作了？”忽又转念道：“就是发作了，回电也不到此地。”一面想，一面撕下签字条，签了字，交来人带去。

子迁便取了那电报自己去繙。有声便乐得自己检点行李。过了一会，子迁大约已繙过电报了，面带不豫之色，叫自己的包车夫带了车子去接伊紫旒来。一会儿紫旒到了，和仲英、子迁三个唧唧哝哝了半天。紫旒便过来再三挽留有声，说是子迁接了济南电报，催着动身，往来也无非一个多月，有翁可否留在这里招呼一切？有声听了述农的话，已经透底明白，如何肯留？听得紫旒这话，疑是事情已经发作，巴不得一步跨出了

大门，脱去自己的干系。便说道：“兄弟非不肯留，实因接了家信，说是有要紧事，催着即日回去，到底有什么事，信上又不提起。此时归心似箭，是以万不能留，尚容日后补情吧。”紫旒见十分留不住，便又去和子迁唧哝去了。有声趁此，便叫人来挑了行李，向子迁等告别，径到述农家去，暂住不提。

且说子迁所接的电报，原是他一个同乡父执所发的。这个人姓田，表字仰方，是一个山东候补知府，向来与子迁的继父乔木最为交好，子迁奔丧到济南时，他也当子迁是自己子侄一般的教训。子迁于各父执之中，也只怕的是仰方一个。这仰方本是江南一个名士，在山东也很有点才名，近来奉抚宪委了本署文案。到差之后，除了办公事之外，闲暇时不免翻检旧日案牍。无意中检着了人家告子迁冒名招股的一个禀帖，那禀尾已经批了“所禀如果属实，殊于商务有碍，仰候委员前去查办”云云。仰方见了，倒是一呆，暗恼子迁不肖，怎么这等胡闹？在几个同事当中细为打听，才知道前次奉委出差的鲁薇园，便是查办这件事的，心里又代子迁着急，万一送到官司办起来，还不是把他老子一生的清名都扫尽了？越想越代他担忧，又是恼，又是恨。然相隔数千里，要责备他也无所责备。薇园虽然相好，本可以代他请托，怎奈又不知他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无从通信。再取那张禀帖细看一遍，因想起一个法子：姑且照那禀帖上所开的鸿仁里地址，打一个电报去通他一个消息，然后写一封信给薇园，也寄与他转交便了。想定了主意，便一面发电，一面发信。田仰方此举，虽非正办，也算他尽了交情，较之一班人在人情在的，以及一班见面六月，背面腊月（二语京师谚，六月、腊月，喻冷热也。）的，相去不可以道里

计了。闲话少提。且说子迁译出那电一看，只见电文是：

金矿招股事发，宪委鲁薇园查办。宜防。仰方。

子迁见了这十七个字，吓得心头小鹿乱撞，又不敢被有声知道，仲英是商量不出主意的，所以请了紫旒来商量。紫旒看了这电报，也是一吓，道："原来他什么五百股、一千股，却是来试探的。此刻没有别法，只有将我昨天的中策借来一用，你二位只推到山东，暂时避开，留下有声在这里，借他挡一挡锋头再说。好在他是聘请来的，想不致十分难为他。"子迁道："有声今天早起便接了家信，说家里有什么要事，今天马上就要动身，如何留得他住？"紫旒愕然道："难道他倒先得了信？不然，哪有这等巧事？且待我留他一留看。"及至留有声不住，等有声去了，三个人又重新商量。

仲英便道："据我看，也无须商量，只要把房子一搬，搬到新房子之后，我们就不挂那两扇牌子就完了。"紫旒暗想：这个法子本来是可以行得的，好在薇园不曾拿着他招股的凭招，只须避开了就完了。然而如此一办，未免太便宜了他两个。因说道："只怕有些不妥。你叫人搬家，总要告诉他搬到哪里，又要叫管房子的来交还他房子，他们何难打听出来？况且你两位又和他当面见过，同过席，彼此都认得的。你们这件事本来也错在当初，倘使你们指东说西的胡乱说一个什么地方的矿倒也罢了，偏要冒了人家的名，所以才有今日。难道你避了面，人家就放了手不成？"子迁道："依紫翁要怎样才好呢？"紫旒沉吟了半天道："实在没法。依我看，只有硬挺着等他来，事

到临头再为设法罢了。”子迁道：“这个不妙。倘是可以硬挺的，我那老世伯也不打电报来了。”紫旒又取过那张电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道：“这‘事发’两个字怎么讲呢？是被人家告发呢？还是上头访着呢？若是上头访着的，还可以设法贿嘱薇园，含胡禀复；若是被人家告发呢，那就是薇园肯照应，也没法想的了。电文又简略，山东又远，我又不能料事如神，除了硬挺之外，总不免要吃点小亏。”子迁道：“吃点小亏有甚要紧？只要先设出法来。”紫旒道：“除了硬挺之外，实在无法。须知这件事不止招摇撞骗，还是败坏商务，有关大局的。除非不发作，这一发作起来，你就是走到天边，也逃不了的。”几句话说得子迁益发慌起来，又埋怨仲英不该出这个坏主意，此刻弄来的银子不满二万，倒用了三四千了。仲英嘿嘿无言。

紫旒道：“你二位胆小，何妨暂时避一避，等我来替你们硬挺一挺。倘使挺得过的，凭我的本事，不定那个矿当真归了我们办；倘使挺不过，我也有本事不吃他的大亏。”子迁大喜道：“那么好极了，就一切费神。”紫旒道：“可有一层：费神是我的事，费用可是子翁的事。”子迁道：“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费用？”紫旒道：“这个哪里论得定，薇园要打点，衙门里要打点，还有这局子里的开销，我看至少也要三四千呢！”子迁此时巴不得脱了身，便道：“那么我就留下三千银子便了。紫旒沉吟道：“我算了一算，恐怕不够，你何妨多留点下来，”好在用不完我可以还你的。”子迁道：“那么我就留下四千吧。但是我们避到哪里呢？”紫旒道：“事不宜迟，要走就走。此刻已经三点钟了，附船到苏州还来得及，你两位就到苏州走一趟吧。地方近点，通信也容易。”子迁道：“既如此，我们就马

上动身。”紫旒道：“正该如此。”子迁便连忙叫人收拾细软及随身行李，留下了四千银子给紫旒，随即辞别。紫旒道：“恕我料理此地事情，不能相送了。”子迁连道不敢。带了仲英，附内河小轮船到苏州去了。

紫旒等子迁去后，便打发茶房到自己公馆，叫了两个家人过来收拾地方，把从前子迁的布置，一切都改过，这一座三楼三底的房子，登时改了观。又叫一个家人到自己公馆里，赶紧把租来的木器家伙退还了，又带三个月的房钱去交给管房子的人，把家中细软一齐搬了过来。不知紫旒此等举动，是何作用？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奇举动盛宴贺期丧　叙琐屑绮筵呈丑态

且说伊紫旋等子迁、仲英去后，便把自己的家搬了过来，享受他这三楼三底的现成家私。把门外的什么“金矿局”、“招股处”的牌子除了下来，劈破当柴烧了，另把自己的一扇“伊公馆”牌子挂上。又在帐箱里翻出了那些假收条、假股票、假息折、假图书等来看过，又自己填了一百股的股票，藏在身边，然后仍然归还帐箱里面，封锁停当，找一个僻静地方，收藏好了，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又把子迁原用的茶房、车夫一概开除了。一面写了条子，叫人送到丰盛祥，约鲁薇园、李闲士在花锦楼处吃酒。

且说鲁薇园自从得李闲士引导，查清了乔子迁招股情形，当夜回到丰盛祥，便起了一封电稿，把这件事详细叙出，内中又添了许多曲折，叙他那查访之功，然后请示办法。夜色已深，不及再繙电码。到了次日，起来得迟，饭后又被闲士邀去跑马车，逛张园，等回到丰盛祥，已经五点多钟了。方才译好电码，叫人送到电局，忽然接了紫旋条子。薇园对闲士道：“这厮也是他一党，看那样子，獐头鼠目，未必是个好人，我们乐得再走一趟，不是贪嘴要吃他，或者借此可以多探点消息出

来。”闲士答应了。

到了晚饭过后，紫旋的催请条子到了，二人便相约同行。到得花锦楼处，只见主人伊紫旋之外，已有了两个人，彼此招呼通名，原来一个是秦梦莲，一个是袁伯藜，都是上海有名人物。大家无非说些久仰大名的客套话。过了一会，外场又报说客来，紫旋起身招呼，原来是任剑湖，已经吃得满面春风，走来便道：“来迟，来迟，有劳久候。”紫旋道：“时候正好呢！”剑湖转身招呼鲁、李二人。通过姓名，紫旋便叫摆席。一面问剑湖道：“想是先已赴了一局？”剑湖道：“不要说起，今日赴了一局，犯了个名教大罪。我起先是不知道的，所以去了，及至问出情由，托故要走时，又被他百般拉住。没奈何，只得借他的酒，浇我的愤懑，所以多吃了些，不知可有豆蔻？我要讨一点解解酒，回来还要吃呢！”花锦楼听说，便去抽屉里取了半颗，递给剑湖。剑湖接在手里，瞅着花锦楼道：“好好的一个人，为甚要犯了无名肿毒？”花锦楼道：“我好意给你豆蔻解酒，怎么你谢也不谢，倒咒我起来？”剑湖道：“请教你芳名叫什么？”花锦楼道：“难道你头一次见我？不知我名字叫花锦楼？”剑湖回顾紫旋道：“他们不懂，倒也罢了，难道做官的也不懂，总不提醒他们？自从陆兰芬作俑，门外面只贴一张‘陆寓’条子，这一班人就纷纷效尤起来，都改成‘某寓’、‘某寓’，以为时髦。及至叩他芳名，他就叫‘某寓’，你说不是笑话么？近来不知怎样又行了什么轩啊，馆啊，甚至楼、台、亭、阁，都弄了出来。从前有一位名士沈玉笙，代谢湘娥题了一个什么‘仙馆’，后来他们也纷纷效尤，都用一个某某仙馆的灯笼。然而仙馆是仙馆，问他名字，他还有个名字。就如陆

兰芬，他虽用了'陆寓'门条，然而他还是叫兰芬。不像此刻的亭、台、楼、阁，你问他名字时，他就叫'什么亭'、'什么楼'、'什么台'、'什么阁'。贵相好花锦楼，明明是个楼名，不是人名。既没了名字，岂不是和那无名肿毒一般，叫不出名字来的么？"花锦楼笑道："呸！还要说呢！"剑湖道："就不是无名肿毒，也应是个无名小卒。"一句话说得合座都笑了。剑湖又道："还有写起局票来，今日在这里吃酒，叫别人到花锦楼来，还说得去，若在别处叫花锦楼去，岂不是要把一座花锦楼翻造到那边去么？上海不少文人墨士，怎么都随声附和，不通到这步田地？岂不是奇事？"伯藜笑道："你何必在这个里头和他掂这个斤两？到底上海有几个通人？通人又哪个去管这些闲事？不过任凭那一班附庸风雅的名士去胡闹罢了。倒是你说是什么赴了一局，犯了名教大罪，把这件事说一说，或者倒是我明日报纸上的材料。"剑湖道："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呢。我是吃过了，恐怕别位肚饿，且上了席再谈吧。"梦莲道："是极，是极，我来写局票。"说罢，提起笔，问了各人，一一都写了发出去。

紫旒便起身让座，薇园问道："乔子翁、李仲翁今天没来么？"紫旒道："他两位……"说到这里，忽然回头问伯藜道，"我托伯翁代邀贵本家袁聚鸥，怎不见到？"伯藜道："他此刻正是忙的时候，怎么得来？"紫旒一面起身斟了一轮酒，举杯让了一遍，又敬了一轮菜。伯藜又问剑湖今日赴席的事。

剑湖道："这个人的姓名可不必提了。他是一家什么洋布庄的小东家。那洋布庄是很发财的。七八年前，老东家死了，这小东家便应该子承父业了。谁知道他老子知道儿子不成器，临终时便把一切生意交给兄弟代管。这位小东家便大失所望。更

兼那位叔父，管束得他比老子在时还是厉害，吃的穿的家里现成，每月只限定他支五十元零用。”伯黎道：“除了吃穿之外，五十元零用就很阔的了。”剑湖道：“可奈他每天的鸦片烟，要吃到一元多；还要跑马车，吃花酒，如何得够？所以他就拮据的了不得。他老子在时，本来给他捐了一个同知，除服之后，便想法子说要入京引见，向叔父求取盘费。他叔答应了。他万千之喜，以为一注钱可以到手了。谁知到了临动身时，他叔父对他说：‘银子是有的，可是不能交给你；我打发一个老成伙计跟了你去，专代你管钱。一切盘川、部费种种，都要伙计代交代付。你自己照旧每月五十元零用，之外不准多支一文。’他听了这个话，便气得要死，说：‘我又不是犯了充军的罪，出门出路，还要用人监押着，我何苦去来？’于是就把这件事搁起。谁知他叔父信了他果然要去引见，早把一切费用汇到北京去了。遇了他使气不走，只得又去汇了回来，白白用了多少来回汇费，因此更恼他。他也恨如切骨。外面朋友送了他一个诨名叫做‘失钥银柜’。他后来更使性，不住在家里，在外面姘了一个女人，另外租了房屋，八面张罗的过日子。也亏他不知怎样朦栅拐骗的过了下来。从外面看，他的举动还是很阔的。今天他忽然在聚丰园请客，我不知为了什么事，向来相识的，便去赴他的席，也不过当他寻常请几个朋友罢了。谁知他在前厅摆了八桌。我倒莫名其妙，为甚忽然大请客起来？一打听，谁知他令叔前天死了，今天盛殓的。他是一个胞侄，虽是期丧不在苫次，然而也应该动点哀戚，帮着办点丧务，谁知人家忙着写报丧条时，他却一面叫人去聚丰园定厅，一面躲在旁边写请客帖子，算是他叔父死了，他开贺呢！你说气死人不气

死人？偏偏他昨日送帖子来时，我又不在家，没有看见知单，等我晚上回去，家人只告诉我某人明日请聚丰园，我便连帖子也没有看，冒冒失失的便去了。我虽然不曾见过他那位令叔，然而吃了这一顿，未免也对他令叔不住呢！”一席话说得人人叹息，个个说岂有此理。

花锦楼忽然问道：“他开贺，你可曾送贺礼？”这一问，问得众人都笑了。秦梦莲忽然站起来，离了座位，对着房门口跪了下来叩头。众人吃了一吓，连忙看时，原来是他叫的局秦佩金到了。众人又不觉好笑。薇园笑道：“要是梦翁夫人到了，我们还可讥他是季常之惧，不然就赞他是相敬如宾，然而是个贵相好，真是令人不敢赞一词了。”紫旒道：“并且还有一说，从来同姓不婚，又岂可以姓秦的叫姓秦的局？”伯藜道：“这倒不要紧，她们从来没有真姓的，我近日才知道陆兰芬本来姓赵。”梦莲道：“就是真姓也不要紧，我和她不过杯酒之欢，并且向来都称以好姊姊。”（吴侬，家人相称，多冠以好字，如称父曰好爹爹，称母曰好姆妈，称叔父曰好叔叔，呼子女曰好儿子之类，所以示亲热也。）佩金怒道：“你总是那种痴头怪脑（四字吴谚）的，亏你做得出来。”梦莲连忙站起来，垂了手道：“是，是。”佩金怒道：“说着还是那样，还不给我坐下来！”梦莲答道：“遵命，遵命！”方才坐下。紫旒道：“算了吧，梦莲先生，你累得合席的人都看你两个做戏，酒也不喝了。”梦莲道：“如此我来代你豁一个通关。”说罢，便卷袖伸拳，说道：“先敬你主人。”佩金在后面把梦莲手臂狠命一攀，咬牙切齿道：“你又要闹酒了！”梦莲连忙敛手低头。紫旒道：“佩金，你既不许梦莲豁拳，就应该代他豁。”佩金道：“我为

甚要代他？”紫旒道：“你为甚不许他豁拳？”佩金道：“他闹了酒，要到我那里胡闹。”紫旒道：“你怕他胡闹，就应该代了他，不然，我还是要他豁。”佩金无奈，豁了一个通关，这个时候，各人叫的局都到齐了。

鲁薇园叫的是陆兰芬，坐了一坐就去了。李闲士叫的是朱小兰，又黑又丑，没甚理会。袁伯藜叫的是朱宝林，一到了坐下来，就唱了一段《目莲救母》，便起身辞去了。任剑湖叫的是朱秀钤，唱了一段《文昭关》第四节，又代豁了一个通关才去。紫旒已有了醉意，便要各人叫二排局。

剑湖便取过笔砚，问各人叫谁，一面代写。此时各人的局都已去了，只有梦莲的秦佩金还在那里兀坐不动。剑湖一一问过写好了，向来知道梦莲还有一个叫林秀英的，便不问他，代他写了，一并发出去。

过了一会，陆续都到了，各人都换了人，只有剑湖仍然是朱秀钤。伯藜道：“这个法子倒好，真是一客不烦二主，我们将来都要学样的。”剑湖笑道：“别的好处没有，就只免了那种装乔吃醋的样子。”秀钤笑道：“你只管叫别人，谁和你吃过醋来？”薇园此时已有了醉意，说道：“这里倒好，可以乱叫，济南地方要是叫了两个局，那可闹的不得了了。”紫旒道：“阁下这回是从济南来？”李闲士连忙看了薇园一眼。薇园连忙道：“兄弟六七年前到过济南，所以知道，此刻风气或者也变了，亦未可知。”

正说话间，蓦地林秀英到了，默默无言，向梦莲身边坐下。忽听得啪的一声响，众人连忙看时，原来是佩金向梦莲脸上狠命地打了一掌，分明把半边面皮打红了，众人暗暗好笑。

此时二排局都唱过了，轮着朱秀铃，唱了一段《祭江》，一段《卖马》。然后那林秀英自己提起胡琴唱了一支小调，起身别去。佩金还坐在那里，一手揪往了梦莲的耳朵，死命不放。梦莲低着头，只不做声，看他那神情，眼泪也要淌下来了。秀铃道："姊姊，饶了他吧，何苦来？"佩金道："像你自然好了，头排是你，二排也是你。我好端端的坐在这里不曾动，倒又去叫了。"梦莲对剑湖道："你何苦害我？"一言未了，只听得"啪"的一声，佩金又向他腮边打了一巴掌道："你向来没有的，别人可能害你？"梦莲道："好了，算了吧，我的娘！"佩金伸手又是一掌道："我有福气做你的娘，只怕你没福气做小乌龟呢。"此时菜已上完，薇园叫盛稀饭，秀铃也告别去了。一时散席。佩金方才扭着梦莲同去。大家见此情形，都掩口局局，笑个不了。不知佩金扭梦莲去后，是何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一夕碰和真慷慨　两番拒贷假贫穷

却说紫旒宴客之后，诸客皆散，自己正要动身，恰好外面送来一张条子，却是五少大人的，上写着："即请到陆兰芬处，有要事面谈。"紫旒取出表一看，时候才十点多钟，俄延了半晌，便坐了车子，径到陆兰芬家。兰芬迎出房门口说："五少大人已经去了，留下说话，请伊老爷明日到公馆里去。"紫旒看那情形，知道他房里另外有客，便走了出来。

正想回去，却在路上遇见了陈雨堂，一把拉着道："来得好！来得好！我方才到花锦楼处找你，说你到陆兰芬家去了，我就忙着赶了来。"紫旒道："什么事，这等忙？"雨堂道："哪，哪，哪！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紫旒道："什么事？"雨堂道："你可知道今年的茧子极好？"紫旒道："好便怎么？"雨堂道："我打算凑点本钱去收。此刻有了三百，打算和你借三四百，让我别处再去张罗点，做了这一笔买卖。"紫旒道："我有一句极知己的话，不知你可肯听？"雨堂道："听，听，听，你老哥的话，我是向来信服的。"紫旒附到雨堂耳边说道："你如果想借钱，拿两个来换我一个。"雨堂道："呸，呸，呸，呸，呸！你，你，你这个人真，真，真是……"紫旒道："你也不替我想

想，这一向为了应酬五少大人，闹的筋疲力尽，我还想问你借呢！”雨堂道：“啊，啊，啊！正是，我要问你，五少大人那里，不知可能谋一个差事，可否同我想个法子？”紫旋道：“这个是要等机会的。像你那种冒失举动是不对的。”两个人一面说话，一面从四马路绕出大马路，向东而行，紫旋的包车在后面跟着。雨堂道：“你此刻到哪里去？”紫旋道：“没有什么事，打算回去了。”雨堂道：“你又撒谎了，你住在山家园的，怎么向东走？”紫旋道：“我新近搬到了鸿仁里去。”雨堂道：“好，好，好阔！鸿仁里是阔房子啊！我倒要去瞻仰瞻仰呢！”紫旋不便推托。遂相将到了鸿仁里。

入得门来，雨堂深深一揖道：“初次！初次！”紫旋连忙回揖，分宾主坐下，家人送上茶来。又送上一张片子道：“贻大人到了，说是请老爷过去谈谈。”雨堂在旁忙看了一眼道：“这是张梅卿的片子啊，怎么又闹出个贻大人来？”紫旋道：“这是一个南京候补道，走得很红的，人也精明得很，前次到上海，我荐了张梅卿给他，他喜欢梅卿唱得好，很花了几个钱。这两天想是又来了，少不免又要应酬。”雨堂道：“从来不曾听见过姓贻的，这个姓很少。”紫旋道：“他是个旗人，叫贻参，表字敬曾。”说话时，看了看表道，“还不到十二点，可要去打他一个茶围？”雨堂是无所不可的，便答应了。

出了鸿仁里，紫旋坐了包车，雨堂也叫了一辆东洋车，到了张梅卿家。梅卿迎着道：“伊老爷来了。贻大人要碰和，正愁没人呢。”紫旋一面笑着答应，一面和雨堂走到房里，和贻敬曾相见。道过契阔，又介绍雨堂相见，代通过姓名。又道：“这个敝同乡，笔下极好，又是一个豪爽之士。”敬曾也

道了久仰。紫旎便问："几时到的？公馆打在哪里？"敬曾道："昨天才到。暂时住在长发栈。"梅卿道："此刻有了三个人了。伊老爷，你再邀一个客，就好碰起和来。"紫旎道："时候不早了，明天再碰吧。"梅卿道："贻大人高兴今天碰，你又是几时算起时候早晏来了？难道夫人太太近来管得凶么？"紫旎道："你总是这么一大套。此刻去请客，哪里去请啊？"敬曾道："上回常在一起的萧志何，不知可在上海？"紫旎道："方才我们同席，且去请请他看。"于是写了条子，叫人去请。

一边是雨堂缠着贻大人谈天，一边是梅卿拉了紫旎去说话，悄悄地说道："礼拜一又要跑马了，我一切行头都没有。方才向贻大人透了风，他答应了我三套衣服，他是才来的，有了这个，不好再说。此刻缺少一对珠花，求你代我想个法子，借一对来用几天，等过了跑马就还你。"紫旎道："这个容易，我明后日就和你办到。"梅卿大喜。紫旎方才走过来和敬曾周旋。

过了一会，志何来了，彼此相见，梅卿便叫摆桌子。志何一面向敬曾叙阔，紫旎一面商量碰多少一底。梅卿道："贻大人老规矩，是五百元一底起码，小了是不碰的。"紫旎看看敬曾，敬曾道："随便吧，就五百元底小玩玩吧。"雨堂拉了紫旎一把，悄悄道："太大吧？我只有借来的三百元在身边，万一不够输，如何是好？"紫旎道："不要紧，有我，你放胆碰吧。"于是颁定了座位，坐下去碰。雨堂胆小十分矜持，谁知越是矜持，越是不顺手，四圈碰过，已经输了一底半，不觉急得汗流浃背。换过坐向之后，方才慢慢的翻点转来，又和出了一回大和，点一点筹码，觉得非但不输，并且还赢了点，才觉

放心。谁知临了局时，被志何和了一副四喜，接着敬曾和了两副清一色，算起帐来，雨堂恰恰输了一底，紫旒也输了一底半。恰是志何赢得一底，其余都是敬曾赢的。紫旒走到烟炕旁边，在小皮夹里取出四张五十元的汇丰钞票，悄悄的塞给雨堂。雨堂接过，背转过来一点，无奈把自己借来的一张三百元十天期的庄票，也拿了出来，凑在一起交出去。紫旒便请志何收了。对敬曾说道："我的明日送到，想可放心。"敬曾道："笑话，笑话，这不过消遣罢了。"此时天已将亮，各人稀饭也不吃，只留下敬曾，其余都散了。

紫旒回去一睡，直到次日一点多钟才起来。梳洗已毕，吃些点心，便检点了七百五十元票子放在身边，先坐了车子去访五少大人，谁知五少大人已经出去了。紫旒想了一想，便上车到一品香去，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一会儿志何、雨堂、敬曾都来了，敬曾还带了梅卿同来。紫旒便请点菜，又请梅卿也一起同吃。一汤过后，紫旒取出一卷票子来，递给敬曾道："这是昨天的七百五十元，请点一点。"敬曾道："承赐，承赐。"一面说，一面接了过去。梅卿道："我托你的事情怎样？"紫旒道："你不要性急，明天包你办到。"梅卿道："不是我性急，明天是礼拜了，你可知道？"紫旒道："准定明天给你办妥就是了。"于是一行人谈谈说说，一面吃喝。

忽然敬曾的家人走了进来回道："客栈里来打招呼，就是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天津，请老爷示，就动身不？"敬曾道："那么你就拾掇起来，招呼他们写大菜间的票子。"那家人答应去了。紫旒道："原来敬翁这回是进京，但不知何以这等急急？"敬曾道："我向来是性急的。这回是去办引见，还有多少打点，

所以更要早点进去。”紫旒道：“那么我今夜就在花锦楼处饯行。”敬曾道：“这又何必？”说话时，紫旒已经要了笔砚，写了条子，叫自己车夫送往花锦楼处知照去了。一会儿吃过了，各人道谢走散。

紫旒走到同安里，又当面交代了花锦楼，写了几张请客票发出去，方才走到览胜楼茶馆，寻着了一个姓牛的珠宝掮客（凡代买代卖者，沪谚谓之掮客）。这个人也不知他原名叫什么，因为他姓牛，脾气又极爽快粗率，动辄喜欢抱不平，所以人家送他一个诨名，叫“牛性”，久而久之，把诨名叫出，他的真名反没人知道了。当下正和两个同行在那里评金品玉，忽然看见紫旒，便连忙起身招呼道：“啊唷唷！紫翁是难得请过来的啊！请坐，请坐。可是要办戒指送相好？”紫旒也不坐下，便应道：“少胡说。我来找你，是托你弄一对珠花，明天就要的。”牛性道：“是，是，是，明天拿两对送到公馆里去请拣。”紫旒道：“这是一个朋友托我的，你千万不要误事。我已经搬到鸿仁里去了，不要走错了地方。”牛性笑道：“准定明日十二点钟送到，你伊老爷几时见我误过事来？”紫旒再嘱托了两句，便走了。

这一夜就在花锦楼处吃饯行酒，酒后紫旒亲送贻敬曾到船上，方才作别，不必多赘。

且说礼拜这一天，牛性果然十二点钟时候，便送了两对珠花来，紫旒拣了一对合眼的问价，牛性道：“这一对是一千五百元，伊老爷真好眼力。”紫旒道：“怎见得便好眼力呢？”牛性道：“这是人家急用贱卖的，这东西公道价钱，要值到千六七呢，还不是好眼力？”紫旒道：“就留下这一对，你过三天来

取回信。可有一层，如果前路看不对，买不成，可不关我事。”牛性道：“岂有此理！难道我的东西要强卖的么？”说着，又谈了几句天，拿了拣剩的一对珠花自去了。

紫旒忽然想起月梅那里，还欠着二百元，不如先去还了，取回那张官照。于是点了二百元票子，带在身边，先到梅春里去。入得门时，谁知月梅不在家，说是到姊妹人家吃喜酒去了。只有月梅的娘，陪着五少大人在那里。紫旒道：“前日承五少大人宠召，当即遵命到兰芬处，谁知趋谒过迟，虎驾先出。昨日到公馆叩见，又值公出。不期今日在此处相遇，不知有何明谕？”五少大人想了一想道：“是一件不相干的事，我此刻也忘了，等想起了再谈吧。”紫旒见月梅不在，五少大人又在那里，不便和他娘交涉，只得敷衍了五少大人一会，别了出来，一双脚不知不觉的走到了花锦楼处。无非是嬉皮笑脸的闹了一阵。花锦楼道：“明日就跑马了，我的马车钱还没有呢！”紫旒道：“跑马有什么好看，不过出去给人家看看罢了。”花锦楼怒道：“自然我是要出去吊膀子（吊膀子，眉目挑逗之意，津沪一带均有此谚），你前天在张梅卿家，一场和就输了七百五，我此刻要问你借两块马车钱，还不曾开口，先就推三阻四了。”紫旒道：“奇了！又是哪个耳报神报的信？”花锦楼道：“你伊老爷是个阔客，哪个不知！一举一动，自然有人看见。”紫旒道：“你只管去看，我代你开销车钱便了。”花锦楼道：“我不要，你只给钱，我自已去。”紫旒无奈，取出那卷票子，点了五十元给他。花锦楼瞥见粗粗的一卷钞票，便撒娇撒痴的不依，一定要了一百元才罢。

紫旒又惦记着那对珠花，便走了出来，坐了车子回去。

下了车子，恰好碰见陈雨堂从里面出来，一见了紫旋，便道："好，好，好，你回来了，我正要找你有要紧事呢！"紫旋道："又是什么事，这等慌张？"雨堂说："不，不，不，是一桩正经事。"两个一面说话，走了入门，只见书房砚台底下压着一张条子。雨堂道："你，你，你看，我，我，我还留下条子给你呢，你看吧，省得我再说了。"紫旋看时，仍是为收茧子的事，要借五百元做本钱的话。便道："你总是这等胡闹，你何尝有什么钱？你不要看得我很阔，我一向都是在这里移东补西，内里头的亏空，不能告诉你。"雨堂愕然道："我总不信你是空的。"紫旋道："你不必问我空不空，我给你一样东西看，你便知道。"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个护书，打开给雨堂看，原来是一叠十多张当票，内中还有一张当九百文的。雨堂看得不胜诧异，搭讪着说道："不料紫旋果然是个空架子。"紫旋还在那里一一的翻给他看，一面说道："并且我辈读书出身，身边大小总背着一个功名，总要设法弄个把差使，为什么要学那市侩行为，与小民争利呢？"一言未了，外面家人引了萧志何进来，此时正是放满一桌子的当票，都被志何看见了。紫旋连忙用言掩饰。不知他如何掩饰得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巧遮饰穷人装阔绰　硬干没恶汉遇强梁

原来伊紫旒的待人接物，处处不同，他对了陈雨堂等辈，虽是装穷，对了五少大人、贻敬曾、萧志何等，又必要阔阔。此刻无意中被志何看见他一大堆的当票，如何不惶悚？论他的当票，自然总是他未捞着乔子迁的四千以前当下来。这两天又忙着碰和吃酒，未及取赎的，自不必说。亏得他偏有许多急智，看见志何进来，一面招呼，一面向雨堂递个眼色，一面让座，一面从容收拾那当票，仍旧叠起来压在砚台底下，笑对志何说道："我说一个人总不要去嫖，一犯了这个字，凭你飞天本事，总要变了冤大头的。你看这一叠当票，我又逃不了要冤一遭。"志何道："为什么呢？"紫旒道："方才到花锦楼处坐了一坐，他便塞给我这一大叠，说明天要去看跑马了，他的什么密行棉袄咧，珠簪子咧，珠押发咧，都在这里头，要我代他取赎，你道冤不冤？"志何笑道："只要有了这个交情，也不算什么。"三个人谈了一回，不觉天色已晚，雨堂辞了先走，紫旒送他到门口，悄悄地说道："你说难不难？我和你是生平第一知己，所以尽情披露，却不料被他走了来，不得不撒一个谎。我的穷只可为知己者道，又岂可叫他们泛泛交情的知道呢？"雨堂是个率

直人，便连连道是。

紫旎送了雨堂出去，回身入内招呼志何道："天色不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坐坐，再到一品香吃饭吧。"志何道："先到哪里呢？"紫旎道："也是一桩冤事，张梅卿明天看跑马，缺少一对珠花，要我代她借一对用，你想这样东西到哪里去借？又是个情不可却的事，只得拿内人的一对去给她戴两天。"说着，拿出珠花给志何看。志何道："难得尊夫人这等贤慧。"紫旎笑道："只骗她说朋友人家借去照样穿的，哪便告诉她借给梅卿？"说着，袖了珠花，和志何一同步行到张梅卿处，张梅卿自然是笑语承迎。紫旎取出珠花，递过去。梅卿打开匣子看过，不胜欢喜，嘴里不住的千恩万谢。恰好房里的丫头阿巧从外面走进来看见了道："嗳呀！可是伊老爷送的？"梅卿道："是。"阿巧又问紫旎道："伊老爷，可是你送的？"紫旎道："是借给她戴两天的。"阿巧道："我不信，一定是伊老爷送的。"紫旎只含笑不答。梅卿道："你管他送也罢，借也罢，我只有得戴便是了。萧大人、伊老爷只怕没吃晚饭，你去拿笔砚来，请两位点菜，就在这里便饭吧。"紫旎道："不必了，我们到一品香去。"梅卿道："又是谁请客？"紫旎道："不是谁请客，我们两个去吃晚饭。"梅卿道："这又何苦？其实那两样大菜也吃腻了，就在这里吧。"紫旎无奈，便随意点了几样菜。梅卿又交代阿巧说："萧大人、伊老爷都是要吃外国酒的，拿折子去到一品香要一瓶顶好的金顶香槟酒来。"阿巧答应去了。梅卿又追到房门口，咕哝了两句，方才回来应酬萧、伊二人。过了一会，酒菜来了，阿巧调好座位，梅卿让二人入座。紫旎看时，只见除了点菜之外，多了一大碗清炖鱼翅，一小碗鸡粥燕窝。紫旎

道："这未免太费了！随意吃点饭，何必弄这个？"梅卿笑道："不成敬意的，请吧！"于是殷勤劝酒。二人饭罢，略坐一会，便一同出来。

志何道："我说张梅卿是一个张飞，何以能如此之大名鼎鼎，原来应酬功夫极好。"紫旒道："何以见得她是张飞呢？"志何道："《三国演义》话说，张飞豹头环眼，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梅卿唱起来，岂不是声若巨雷？她那一派行动，说她势如奔马也不冤枉。至于她那副尊容，这豹头环眼四个字，更是确切不移的了。"紫旒笑道："这未免过于形容了。"说罢大家一笑分散。

到了次日，便是寓沪西人赛马之期，俗话就叫做"跑马"。这三天之中，那些看跑马的人，真是万人空巷，举国若狂。妓女的衣饰，个个炫异矜奇；阔少的马车，人人争强赌胜。外国人在那一边赛马，中国人在这一边赛怪现状，也无暇细表的了。

过了这三天之后，紫旒还没有起来，牛性便来取珠花的回信，坐在书房里等候。紫旒起来梳洗，牛性便问回信。紫旒道："刚刚这两天我在这里看跑马，没工夫去问，今天下半天我去问明白了，对的拿了洋钱来，不对的拿了东西回来，你明天再来取回信吧。"牛性答应去了。

紫旒挨至下午，一个人独走到张梅卿处，梅卿正在那里梳头呢，见了紫旒，便百般应酬，叫人去买点心，泡好茶，嘴里拉长拉短的，说前两天看跑马，谁的衣服新式，谁的马车讲究，直挨到梳完了头，天色已将入黑，方才起身，在衣橱里取出一个小小红木拜匣，用钥匙开了暗锁，拿出那一对珠花的盒子来。紫旒看见，以为是要还他的了，正待起身去拿，梅卿

一手将拜匣仍旧锁好，叫阿巧拿去放还原处，自己却捧了那珠花盒子，笑着说道："伊老爷，我说一句不应该的话，今天晚上，我姊妹人家有点喜事，我要去吃喜酒，这对花今天再借我戴一天，明天再还你，不知可使得？"紫旋未及回答，阿巧正在衣橱旁边放那小拜匣，听说，便插口道："嗳呀！这对花原来不是伊老爷送的，是借的么？"梅卿忙向紫旋丢个眼色，说道："谁说是借的？我不过因为这是值到一千多的东西，恐怕伊老爷心痛舍不得，故意和他取笑罢了。"紫旋听了这话，无可奈何，点头不语，坐了一会，只得搭讪着走了。梅卿送他到房门口，他又再三叮嘱，明天是要来取的，梅卿满口答应，紫旋走了出来。

到得次日，牛性又来了。紫旋不等开口，便说道："那对花看是看对了，只是价钱要有点上落。"牛性道："还多少呢？"紫旋道："只还得一千二。"牛性道："唔，这是什么话！快拿出还了我吧。"紫旋道："他说便这等说，东西又不肯还出来，只怕还可以望加一点。"牛性摇头道："远得很呢！"紫旋道："前路到底要多少？你不要当中赚的太凶了。"牛性道："这是什么话！这东西若是落在别人手里，那是一千七八都会讨出来的，就是我拿给别人看，也少不免要讨个一千六七。因为你紫翁面上，我说了实价一千五，是一个不能少的。此刻我们老实再说句交情话，价钱是一个不能少的，可是卖了出去，我有个九八回用，五二一、一二，我有三十洋钱好处，这个人情，我卖在你伊老爷面上，叫他扣了，只拿出一千四百七十元来，这是最老实的话，再要少了一丝一毫，紫翁你便代我把东西拿了回来吧。"紫旋道，"那么说，我就代你达到。对就对，不对明天还

你东西吧。”牛性道：“就是今天下半天吧，何必又要明天？须知你这边看不对，还有别人要看呢！”紫旒道：“还是明天吧，我还有别的事情，哪里有工夫专代你们忙这个？”牛性作色道：“咦，这是什么话？这是你伊老爷找我的，不是我挨上门来求你的，这是什么话？”紫旒连忙赔笑道：“失言，失言。我这是对那边说的话，一时口快，在你面前说了。”牛性还悻悻的说道：“真正岂有此理！”说着便站起来要走，紫旒再三赔笑，坚约明天，牛性方才去了。

接着花锦楼打发人来请，紫旒便去。花锦楼嬲着要碰和，紫旒只得写条子邀了三个朋友来应酬他。才碰了四圈，已经是六点多钟了。紫旒有事在心，便叫花锦楼代碰，自己走到张梅卿处讨珠花。

入得门来，梅卿正房里有客，阿巧出来招呼到旁房坐下。等了一会，梅卿过来，阿巧便去了。紫旒抬眼看时，那对珠花早又戴在头上了。喜得左右无人，便悄悄的说要取还的意思。梅卿道：“伊老爷，对不住，明天吧。我此刻已经插起来了，忽然又除下，叫那边客人看见难为情。伊老爷，你是知道我的，一生都要撑穷架子，你此刻忽然拿了去，便连你也不好看。”紫旒未及回答，阿巧又跑了来，说道：“那边台面摆好了。”梅卿起身道：“对不住，请坐一坐，我到那边招呼坐席去。”紫旒只得放她去了。阿巧陪着坐了一会，没甚意思，只得起身，阿巧忙招呼梅卿出来相送。紫旒又坚嘱明天不要误事，一径回到花锦楼处，闷闷不乐，草草终了和局。

次日一早，牛性又来了。紫旒还未起来，听得牛性来了，故意俄延到十一点多钟才起来，梳洗相见。牛性等得心焦已

极，一见了便问："事情怎样了？"紫旒道："你莫忙，马上还你东西。"又问吃过点心不曾？一面叫买点心来吃，一面催着要吃中饭。对牛性说："你不要心急，在我这里吃过中饭之后，你只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去代你取了回来。"牛性没奈何，只得捺着自己的牛性等他。紫旒又扯东扯西的和他谈天，足足到了一点半钟以外，方才开出中饭，还备了一壶酒，请牛性吃。等酒饭吃完，已是两点多钟。还要等车夫吃饭。直俄延到三点钟，牛性再三相催，紫旒只得坐了车到张梅卿处。

只见阿巧迎出来道："已经跑马车去了。"紫旒愕然，不觉随口问道："为甚事跑马车去？"阿巧笑道："伊老爷真好笑.今天是礼拜六啊！"紫旒暗想："我不难也坐了马车赶到张园，但是她倘使插在头上，如何肯拔下来还我？若是未带出去，又如何肯就回来取给我呢？牛性那厮又坐在家里，这一次回去，又拿什么话去搪塞呢？"一面盘筹打主意，一面退了出来。不由自主的便上了包车，仍回到鸿仁里，望着自己门口，倒有点趑趄不前之态。一脚才跨进大门，恰好跟着一个人递了一封信进来，紫旒接来一看，却是鲁薇园的。拆开看时，上写着：

浃旬不晤，尘俗顿增，顷拟趋教，辄恐相左，专价走探。倘驾未他出，至祈少候，即当抠衣。紫旒先生足下。薇园顿首。

紫旒一面看信，一面走进客堂，牛性早迎了出来，问道："想已取回来了。"紫旒道："你且莫忙。"一面对来人说道："我本要亲去拜望你们老爷，因为身子有点不爽，有甚见教，就请

你们老爷过来吧。”那来人答应去了。

紫旒对牛性道："我方才代你去讨东西，谁知她们又跑马车去了，不曾遇见，你晚上再来，我总代你讨还原物就是了。此刻我有一个朋友来坐，这个人是山东下来的委员，是代山东抚台办万寿贡品的，马上要来拜我，说不定这里头你可以捞点生意。你晚上八点钟再来一次，顺便取还原物，再听这委员的信息吧。”说罢，又把那封信递给他看。牛性听说又有生意可望，便自去了。

你道鲁薇园为何忽然要来访紫旒？原来他那电报打去之后，山东抚台接着了，便交与文案委员拟复，恰恰的落在田仰方手里。仰方有意捺了两日，才拟定复稿，大约说是来电已悉，果如所禀，仰即相度情形办理，仍当访查明确，勿宜冒昧云云。这明明是仰方有意照应子迁，故意说这含胡说话。

薇园接了电报，便去拜谒会审委员俞笠翁，说明情节，请他出票提人。笠翁说道："他此刻皇皇然的金矿局，未便就提，只好先出个传单去传他来。但是就据阁下一面之词，兄弟也不便就传。”薇园不觉愕然问道："兄弟是奉了山东抚帅札委来查这个案的，如何不便就传呢？”笠翁道："大凡出一个传单，也得批明某人为某事被控，方才成个公事。阁下虽奉委而来，可奈兄弟却并未奉委，如何便去传人呢？”薇园不觉默然。不知笠翁到底肯去传人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假复假金矿难查 措中措珠花不返

且说鲁薇园听了俞笠翁的话，只得请教办法。笠翁道："阁下纵不具禀单，也要先写一封信来，兄弟才好动公事啊。"薇园只得回去，备了一封信。那几天恰好遇了西人赛马，早堂会讯，因有西国领事在内，照西例停止，那中国官及一班吏胥衙役，也借此乐得逍遥几日。直过完了跑马日子，那传单方才出去。差役拿了传单，走到鸿仁里，找不出一个金矿局，就去回了本官。笠翁便写了个条子照复薇园。

薇园甚为诧异，便和李闲士两个走到鸿仁里查看，只见那金矿局的牌子不知哪里去了，换上一扇伊公馆的牌子。薇园道："莫非伊紫旒住在这里？我们何不叩门问一声？"闲士道："不好，倘使问了不是的，有甚意思？不如回去写封信来给他，是的固好，倘使不是的，也无非是送信人误送的罢了。"薇园依言，便一同回去商量，写了这封信，叫出店的送去，不料果然得了紫旒的回话。

薇园道："不料果然是他。他和子迁那厮是个朋友，此刻金矿局搬走了，他又住在那里，他们一定是狼狈为奸的。我们此刻且去看看他是何等情形，不免在他身上追出子迁来。"闲士

：道"他们明明是一路的，子迁去了，只得办他。"说罢，二人一同出来，走到鸿仁里伊公馆里去。

紫旒接着，让座寒暄已毕，薇园道："不知乔子翁的金矿局搬到哪里去了？紫翁又是几时乔迁过来？"紫旒道："子迁前一向接了广东一个电报，说那边有人愿附大股，就匆匆的动员去了，说到那边再设局招股。曾经交代过说，倘使薇翁要交股银，可交到汇丰里去，由兄弟照过收条，写信到那边，就可以寄股票来。兄弟近来事情很忙，不曾过去知照。"薇园道："子翁到广东，那矿局设在哪里？可曾知道？"紫旒道："这倒未曾说起，大约不能一定。等他在那边找定了地方，自然有信来。"闲士道："阁下和子翁想是同在一起办事的，所以诸事都托了阁下。"紫旒道："并不同在一起。兄弟和他从前并不相识，也因为到这里附股，才彼此认得。"闲士道："不知阁下认了多少股？"紫旒道："兄弟是有限得很，不过二百股。不知薇翁到底认五百，或是一千？商量定了没有？"薇园道："一千也罢，五百也罢，兄弟意思总要见一见乔子翁的公事，才交股银。"紫旒故意想了一想道："这个便是兄弟也没有见过。这招股的大事，又在这承平世界，青天白日之下，不见得有甚靠不住吧？"闲士道："我们就是怕的这一着，所以迟迟未交股银。打算查一查清楚再来。"紫旒摇头带笑道："不见得，倘有甚靠不住，兄弟的一万金就不翼而飞的了。"闲士拉了薇园到一边，悄悄说道："照这样说，他也在被骗之列的了。我们何不也将实情告诉了他，等他好帮我们一臂之力？"薇园道："这一着且慢，我看他总是一类的。"闲士说："如此说，我们一时又不能和他破脸，倘使翻了脸下来，我们此地拿不着凭据办他，他倒

通信给乔子迁，从此永不露脸，你的公事更难办了。”薇园道：“且过两天再说。”于是又回过来和紫旒谈天。

紫旒此时已叫人到大马路状元楼去叫了一桌菜来预备留饭。当下便对二人说道：“二位恕我简慢，不曾备得帖子，今天请吃了便饭去。”薇园道：“这个不敢。”闲士道：“改天吧。”紫旒道：“今日务乞赏光，兄弟已经预备下了，务望屈驾。”二人只得留下。

紫旒又取了几张片子，叫家人去请客。一会儿，袁伯藜、秦梦莲、萧志何、陈雨堂都到了，主客共是七人。紫旒早就把花锦楼叫来了，又央及各人叫局，发去局条，便让坐席。席间，紫旒还说了多少招远金矿的好处：“子迁这回到广东招股，那边是个富地，不难就招足了，将来兄弟也要仰仗薇翁的福庇呢！”众人也有随声附和的，说得薇园心中没了主意，究不知他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闲谈片时，各人叫的局陆续来到。

忽然牛性来了，家人未及通报，他已闯到席上。紫旒连忙起身让座道：“不嫌残席，请吃一杯。”一面叫家人添个座位上来。牛性坐下，看看席上多是熟人，便连李闲士也是向来相识，只有薇园不曾会过，便请教过贵姓台甫。紫旒恐怕他说穿了山东委员办贡品的话，连忙叫筛酒，又亲自让菜，胡乱忙了一阵，牛性忍耐不住，便拉紫旒到一边，问他的珠花。紫旒道：“你看，我此刻如何得空？等明日吧，明日准不误你事便了。”牛性发急道：“你便这样从容，须知别人急的要死，在什么地方，是谁人拿去的，请你写个条子交给我，等我自己去取吧！”紫旒暗想：“看梅卿的神情，分明是要乾没了我的东西。我自己虽然讨得回来，也不免大费手脚，不如叫牛性自己去取，或者

她难为情，就还了他也不定。”想罢，便对牛性说道：“我此刻老实对你说吧，那对花本来是我一个舍亲要买，我那天拿去给舍亲看过，嫌价钱大，便交还给我。我正要拿去还你，偏偏遇了个朋友，要去打茶围，我便陪他到张梅卿那里去，被梅卿看见了，说有客人肯代她买，要我留下看看，这一留便留到今天，你若是性急等不得，你就自己去讨便了，好在梅卿你也认得的。”牛性听说，便道：“怪不得呢！你屡次搪塞我，这是你拿去的，还是你去讨回来，我不去。”紫旒道：“那么你不要性急。”牛性道：“我此刻知道了着落，倒不性急了。”紫旒道：“那么还请吃酒吧。”于是二人重新入席，与众人酬错，直到酒阑灯灺，方才各散。紫旒送去众客之后，便独自一个溜到花锦楼处不提。

且说牛性吃了几杯，有了酒意，暗想：“紫旒这厮，拿我的东西去做人情，说什么亲戚要买，怕不是跑马那两天梅卿缺了插戴，他从中做这个手脚，且待我到梅卿处看看，是如何情形？”想罢，便走到梅卿家来。正房里有人碰和，阿巧招呼到旁房坐下。牛性气喘吁吁的道：“你家先生呢（上海高等妓女通称先生）？”阿巧道：“在房间里。”牛性道：“请她过来，我有话说。”阿巧答应了，却不动身。牛性酒量本来不济，多吃了几杯，已有了酒意，再是从大马路走到四马路，受了点风，那酒气越发上来了，所以气喘吁吁地，说话也不成片段了。歇了一会，略觉好些。梅卿从正房里走了过来，牛性抬眼看时，那对珠花端端正正插在鬓旁，便率然问道：“你那对珠花还要不要？”梅卿笑道：“为甚不要？不要便怎样？大约你又想掮了？”牛性道：“这是我的东西。伊紫旒向我要来，说是他的亲戚要

买，不料被你留下，多日不还。方才是紫旒叫我自己来讨的。”梅卿道：“牛性，今天只怕是吃醉了？在这里说乱话。”牛性道：“我不曾醉，你不还我，我便去报巡捕房，叫包打听（沪俗称侦探之名词）来向你讨。”梅卿勃然道：“牛性，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话？伊紫旒，他和我有什么交情，送我这对珠花？那天送来时，我家阿巧也在旁看见的，还代我说了多少谢谢。阿巧是我家的人，不便做证，紫旒还带了萧志何萧大人一起来的，萧大人也眼看着紫旒送给我，也听着他道谢。我还怕生受了他这贵重东西不当，格外备了燕翅请他们吃夜饭。莫说你去叫包打听，就是吃外国官司告御状，我也有理说。”一顿抢白，把牛性的酒也吓醒了，半晌无言，慢慢地问道：“可真是紫旒说送你的么？”梅卿冷笑道：“我们当娼，卖皮卖肉，不贪点东西，为着什么来？真也要真，不真也要真的了。”说罢，自回正房里去。牛性白白受了一场没趣，只得走回家梦他的黄粱去了。

且说紫旒是夜住在花锦楼家，直到次日十二点钟才起来。梳洗吃点心，徘徊一会，不觉又是两点多钟。到底心中惦记那对珠花，便走到梅卿处。阿巧迎出房门口，说是：“先生又跑马车去了，房里是昨夜碰和的客人，碰到天亮才睡，还没有起来。”又告诉他昨夜牛性来讨珠花，被我家先生如此这般的一顿抢白去了。紫旒初听得，不觉愕然，既而转念一想，又不觉大喜。

别过阿巧出来，心上又想如何对付鲁薇园之策。此刻多应是得了山东回电了，不知他如何办法？昨天明明是来探我虚实，叵耐他不吐真言。左思右想，无法可施。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此如此，做弄他一番，也未为不可。想罢，便欣欣然

走到三万昌茶楼上去。

原来这三万昌茶楼是上海各报馆本埠访事人聚集之所，常日多在那里吃茶，有了新闻，便互相知照。紫旒是都认得的，走到楼上，那一班访事人便纷纷前来招呼，有叫“伊紫翁”的，有叫“伊先生”的，甚至有叫“伊老爷”的。紫旒也笑着招呼，一面故意绕行了一遍。众人便争着让座。紫旒道：“我是要看一个朋友的。”众人便道：“朋友既没有来，就何妨此地坐坐，带着等朋友。”紫旒就随意坐下，笑问道：“今天有什么好新闻？”众人道：“我们所访的，都不过是公堂案，捕房琐事，哪里有什么好新闻。”紫旒道：“你们一天到晚在这里空坐，哪里有什么好新闻？”众人道：“你老先生有甚好新闻，告诉我们点。”紫旒道：“有一个乔某，冒充了山东金矿局总办，在这里招摇撞骗，被山东那边知道了，派了委员来查办，谁知这乔某已经先自逃避了，这不是一段绝好的新闻么？”众人问道：“这委员姓什么呢？”紫旒道：“这个倒不甚了了，你们到新衙门去一打听（会审公堂俗称新衙门），自然知道了。”说罢，起身别去。众人之中，便有一个机警的，跑到新衙门，在房科里、门房里、差房里，到处去问了个备细来了。

且说紫旒种下了这个根子，便信步回到公馆里，只见牛性已坐在客堂里等。紫旒故意把脸一沉，现出怒色道：“你倒又来了！”牛性诧异道：“你东西没还我，我怎么不来？”紫旒作色道：“东西么？没有了。”牛性道：“这是什么话？”紫旒道：“什么话？你自己弄坏了，还装呆呢！我昨夜叫你自己去讨时，你又不去；你如果肯去，我自然教你一个讨回的法子。及至后来，你又私自去了，并不商之于我，白去讨一场没趣，非但东

西拿不回来，还被她坐煞了是我送的。你自己丢了东西，讨了没趣，这是你自作自受，与我无干，却害我背了个冤大头的名目。你看我十多年老上海，何尝有过整千整百的东西送过婊子来？”牛性道：“你送过没送过，我不知道。这对珠花你拿去的，你还去拿来还我。”紫旒道：“好轻松的话！我本来没有回你说拿不回来的，你自己却跑去，什么巡捕房、包打听的一阵胡闹，闹出了她那什么□□交情来，一句坐煞了，叫我怎样再去拿？你自己做坏了，却还来找我！你此刻已经知道在她那里，你便自己去讨吧，我是撒手不管的了。”牛性道：“我倒不相信，就这样可以白赖了。”紫旒把桌子一拍道：“什么叫白赖？我白赖过谁来？不怪你自己弄坏了事，还要派我白赖。我就白赖了你，你又去报巡捕房，叫包打听吧！”牛性跳起来道：“你敢赖一赖，我自然对不住，要巡捕房叫包打听的了。”两个对骂得声音很高，便走过两个家人来，做好做歹，把牛性劝走了，临走还骂个不休。紫旒径自干笑。忽报鲁薇园到了，紫旒连忙叫：“请。”不知薇园来有何事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回

揭行藏有心行诈术 乔笑语当面撒奇谎

且说鲁薇园在紫旒处吃了酒回去，因为打听不出伊紫旒的真话，当晚和李闲士商量，要和闲士暂供二万五千银子，送入汇丰，取一个存折，作为五百股，先交了一半的股银，送给紫旒，看他收不收。他若是收了，便是子迁一党的，就去告他，在他身上要交出子迁来。闲士道："这倒使得。只是明日是礼拜，要后日办了。"

到了次日，闲着没事，闲士又有正事到外面去了，所以薇园一个人走了来，要探紫旒口气。紫旒接着，便是天花乱坠的一片闲谈。说话中间，仍然是办金矿有如何好处，这股票将来一定要值到若干倍的，可惜兄弟力量浅，只认得一百股。薇园道："兄弟的五百股，打算先交一半，明日便送来，紫翁代收，不知可使得？"紫旒暗暗好笑，想道："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呢！天下哪里有这般容易相信人家的道理，且等我做弄他一做弄。"想罢，道："这个且商量起来看。乔子翁虽不曾交代兄弟代收，然而暂时收了，等他信来，知道地方，汇给他也好，或者简直存在这里，等他回山东时，一起带去更好。但不知那一半几时可交？据兄弟看来，还是一起交的好，他那章程上一

回交足的，另外有利益呢。”薇园道：“看吧，如果来得及，我不定也一回交足了。”说罢，便辞了回来。和闲士商量，明日礼拜一，准定照办。

且说紫旒送薇园去后，天色已晚，就走到张梅卿处，告诉她如此如此。梅卿大喜，又交代阿巧及房中粗使的老妈子、丫头，都是如此如此。梅卿又叫了菜来，留紫旒晚饭，自己对坐相陪。吃过之后，再谈了一会，方才别去。临去又叮嘱一番，说道：“不是我心狠，实在他太可恶了。”说罢便走到花锦楼处不提。

且说薇园得了紫旒肯收银的话，便信这一定是子迂一党，到了次日九点钟后，央及闲士向庄上划了二万五千银子，一同到汇丰去，用鲁薇园的名字存了。取了存折，便一径到鸿仁里寻紫旒，谁知他家人说：“昨夜没有回来。”闲士道：“在哪里过的夜，你们可知道？”家人道：“往常不回来，无非住在花锦楼那里，昨夜是不是，可不曾知道。”薇园道：“那么我们在这里等他，你们打发人去请他回来。”家人答应了，果然请了回来，与薇园相见。

寒暄已毕，薇园便双手递过那二万五千两的汇丰存折道：“这是五百股的一半，请紫翁代收了。”紫旒连忙推住不接道：“薇翁莫忙。兄弟昨天说的是笑话，天下岂有轻易代人收存二三万银子的道理？并且他临走时，那收单股单也不曾留下一张，兄弟收了下来，又拿什么出立收据呢？”薇园再三叫收，紫旒再三不肯，只得罢了。

说话之间，家人送进来三四张新闻纸，紫旒随手取过一张，略略看了几条题目，便抽出第二张来看，故意装作失惊打怪的

样子道："呀！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什么话！薇翁、闲翁，你二位看见了没有？"说罢，递了过来，指给二人看。二人举目看，是上面载了一条本埠新闻道：

> 乔某冒充山东金矿局总办，在大马路鸿仁里设局诓收股分，事为山东抚帅所闻，特委鲁薇园太守来沪彻查。太守到沪后，明查暗访，尽得底蕴，昨函请俞笠翁明府提讯。讵乔某先已得风，早行逃遁，原差只得照复。不知如何了结也？

看官，难道那鲁、李二人，就不曾看过新闻纸么？偌大的丰盛祥金店，难道不看新闻纸的么？为什他二人直到此时，被紫旒指点才看见呢？不知凡是看新闻纸的人，无非看看第一张几条专电及紧要新闻罢了。那第二张以后的各省新闻，本埠新闻，除非认真闲暇无事，才拿它当闲书小说看看；有事关心的，或者看看本埠新闻。那鲁李二人一早起来，便忙着办这件事，又无关心的事体，如何看得着这本埠新闻呢？表白出来，免得看官们说是我著书的漏洞。至于伊紫旒，他是前一天预种下根子的，所以有心检出来看。上回书中，先已表明，不必多赘了。

且说薇园、闲士看罢了这一段新闻，不觉面面相看。薇园道："外面怎么就知道了？"闲士也不知所对。回眼看紫旒时，他却在那里装得目定口呆的样子，在那里出神。过了好一会，方才说出话来道："不料我伊紫旒一生自负精明，今日落了个骗局！薇翁，你既是来查这件事的，我们初见时为甚不说起？若是兄弟早点知道，就可以设法羁留住他了。"薇园道："就是

兄弟连日也在这里懊悔，电禀已经去了，上头复电也来了，他却逃去了，叫兄弟如何销差呢？”紫旒呆着脸道：“兄弟凭空去了一万，这又如何说法？”闲士道：“你二位此刻不必着急，且商量个善法看。”紫旒又呆着脸道：“一万银子，别人或者不在眼内，在我可是身家性命的了。”闲士见他所问非所答，怕他是急坏了的，便拉了薇园一把，一同辞了出来。紫旒也只呆呆看着，并不相送。

等他二人出了大门，才哈哈大笑道：“好奴才！好崽子！要拿当来给我上呢！且叫你试试我的手段。”说罢，正想出去，忽然牛性又来了，对着紫旒深深一揖道：“伊紫翁！伊老爷！昨天算我不是，望你海涵。解铃还仗系铃人，珠花是你拿去，求你还代我拿了回来，我好好的谢你。”紫旒也深深一揖道：“牛先生！牛老爷！昨天算我不是，望你海涵。解铃还仗系铃人，那□□交情四个字，是你代我惹出来的，求你去代我洗刷了吧。我在上海十多年，年年吃花酒碰和，可是守身如玉的；一旦栽上我这个名气，实在有点难过。”牛性道：“算了，是我的不是，伊紫翁！伊老爷！谢谢你，饶赦了我吧。你如果不替我设法，叫我拿什么去赔？你只当做好事吧。”紫旒道：“这个哪里有法可设？除非还是你的巡捕房、包打听之一法，不是如此硬讨，她哪里肯拿出来？”牛性道：“如此，我便去报巡捕房。”紫旒道：“你怎样报法？”牛性道：“自然要先请教过你。”紫旒道：“这也无所用其请教，你只不要再牵涉我便了。”牛性道：“不牵涉你，说那个过付给她的呢？”紫旒道：“你自己是个珠宝掮客，难道不能交给她的么？”牛性想了一想，没奈何，只得自己到巡捕房去告，只说张梅卿说是要买珠花，自己把一

对珠花交给她，不料她揩住不还，求派个包打听去代为讨回。原来巡捕房遇了这等事，作为拐骗案，最是注重，牛性又和捕房上下人等有点认得，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珠宝掮客的，就信了他的话，派了一名中国包打听（以后省称华探），一名外国包打听（以后省称西探），一同到了张梅卿家。梅卿笑语承迎道："牛老爷，你好意思，两天不来，我正要打发阿巧请你呢！"牛性道："请我做什么？可是还我东西？"梅卿道："什么东西？"牛性道："你不要装呆，我的珠花呢！"梅卿斜瞟着眼睛，看了牛性一眼伸手向牛性脸上轻轻的扭了一下，笑道："亏你好意思说出来！"牛性怒道："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指着那华探及西探道："中西包打听都在这里，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罢。"那华探接口道："他到捕房告你，乾没了他的珠花，赶快拿出来了事。"梅卿听说，忽的翻转了脸皮，对牛性道："你若是舍不得，就不要做阔佬，弄出这鸭屎臭事情来（鸭屎臭，吴谚，自取其辱之意）。"回头对那华探及西探道，"他叫过我许多局，便是我的客人，前一向才与我有了□□交情，送我一对珠花，如何说是我乾没的？"说话时，阿巧与及房中一切粗使老妈子、丫头，围了一大群，在那里看新闻。梅卿说毕，都异口同声的说道："倒不曾看见过这等客人，送了东西给相好的，却去叫了包打听来讨，真正是新闻！"阿巧又道："牛老爷，你那天住夜，我记得你还出了二十元的下脚（宿娼犒婢媪之称，亦吴谚也），今天可要一起讨还？"又一个老妈子道："客人送东西给先生，其实不关我们的事。那天我看见牛老爷递那珠花给先生，先生双手接过，我眼馋，走过来看一看，问牛老爷买了多少钱？牛老爷说，'有限得很，千把洋钱。'吓得我不住的

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替先生说了多少谢谢呢！”那西探本来是懂得中国话的，她们的七言八语，一一都听见了，梅卿对牛性那种狎昵情形，也都看见了，便向牛性啐了一口道："你自己不要脸，送了东西给人家，又要反悔，却拿我们来捉弄！”说着站起来，带了华探，一径走了。

牛性此时百口莫辩，坐在那里目定口呆，看见他两个走了，也只得起身跟着走，一路上还受了那华探多少埋怨。牛性无奈，只得把先是伊紫旒借去的话，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华探顿足道："既然如此，你方才到行里（沪上公人称巡捕房为行里），为甚不告伊紫旒？”牛性道："先是他总怪我自己到梅卿家去讨僵了，又和他落了个□□的名气，十分怪我，不肯再和我经手去讨，我再三求他，他才叫我报捕自己去讨的，却不料闹到这个样子。此刻可否烦你和西探说一声，同到紫旒那里去一趟？”华探道："你起先并不是告娃伊的，外国人哪里肯去？况且伊紫旒这个人能言舌辩，在上海若干年，上下人等，三教九流，他没有不认得的。他有心赖你，就是我们去也不见得有用。”说罢，径和西探两个回去销差。牛性只得又去访伊紫旒，求他设法。走到伊公馆，家人回说："已经出去了。”只得怏怏而回。

原来紫旒自从牛性去后，忽然又想起做弄薇园，便拿起笔来，变换字迹，写了一封假信，只当是子迁寄来的。上面写的是："到粤之后，即在沙基大街租定房屋，设立招股处，鲁薇翁处之股银，祈嘱其用金矿局名字存放汇丰。初到事忙，不多及叙”云云。写好了，便寻出所填那张一百股的股票，一同放在身边，径去寻鲁薇园。

走到丰盛祥时，李闲士接着道："刚出去了，一时不见得便回来。晚上只怕要在兰芬那边。"紫旒只得出来，明知牛性讨珠花不着，一定要来寻自己，所以并不回去，顺着脚走到大新街，要到四马路。才走到三马路口，忽有人在后面叫道："伊老爷！"紫旒回头看时，却是东协泰马车行的东家吴孝善。紫旒便立住了脚。孝善道："伊老爷今天可到张园去？"紫旒正在没处消遣，听了这话，正合下怀，因问道："还有好车子么？"孝善道："有，有，有。有一部橡皮轮子的新皮篷，才买来了几天，没有用过几回，可要套起来？"紫旒点点头道："我到三万昌等你。"孝善欣然去了。

紫旒走到三万昌，那一班本埠访员，不免又争着招呼，紫旒也借此俄延了片刻，等马车放了来，便起身要行。内中一个访员拉着问道："伊老爷，你可知道那鲁薇园查办的事怎样了？"紫旒道："有甚怎样？你们到底是饭桶，告诉了你们还闹不清楚。"访员道："我们只知道访他外面的情形，至于他骨子里的事，我们怎生知道？伊老爷，你告诉我们一点。"紫旒附了他的耳朵，悄悄说道："那姓乔的那里会得信，原来就是那鲁薇园得钱卖放的。"说着，便匆匆下楼去了，跨上马车，马夫放开缰，晃了一鞭，那马放开四蹄，风驰电掣般到了张园，在大洋房前下车，走将进去。只见鬟影衣香，履舄交错，游园士女，已经不少了。紫旒正要和那些妓女说笑，忽然劈头遇见了五少大人。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回

陡变幻人心叵测　善支离世事难为

且说紫旒在张园遇见了五少大人，便连忙上前周旋，问："来了半天了么？今天来得早，茶泡在哪里？"五少大人道："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海天胜处开灯。"说罢，信步绕了一个圈子。紫旒跟着招呼，评花品柳，不觉到了海天胜处。原来鲁薇园同在一起。见了紫旒，便起身招呼，紫旒也就相让坐下。

五少大人对紫旒道："今日彼此当面见了，不妨直说。薇翁奉了札来查乔子迁的事，一向都以为你和子迁是一党的，还托我向你查问，所以我前回请你到兰芬那里去。当晚不曾见着，后来我想这件事是无从查问的，如果你是他一党，一查问起来，倒先走了消息，所以就没有说起。方才薇翁来告诉我，才知道你也落了骗局。"紫旒连忙道："少大人明见，伊某虽十分胡涂，也不敢干这个荒唐事。"转身又对薇园道，"方才那厮寄了一封信来，已经得了他的地址，看薇翁怎样办法？"说罢，在身边取出那封假信，递给薇园，又把那张假股票递给五少大人看道："这就是上了一万银子当的凭据，请教少大人有甚办法可以追得回来？"五少大人接在手里，在烟榻上躺下去看。薇园看完那封信，也递给他。五少大人看过道："既然有了地方，薇

园就少不免要一面电禀山东，一面自己赶了去。一到广东，也不必和他理论，通知了地方官把他拿下再说。”薇园沉吟道：“可否求少大人拜会上海道，请他打个电报去广东，把他提了来，省得跑这一次？”五少大人笑道：“你好呆气，你想，这样办去，也不必我去拜上海道，你是奉了札来的，就是你自己走一次，说明了原委，怕道台不替你办么？不过我想你这回的差使，是金矿局认了夫马盘费的，乐得借此到广东走一次玩玩。我日间也要回山东去，你且详细写一个禀帖，我来代你带去。”紫旒故意踌躇道：“薇翁如果到广东，不知可能代我带了这张股票去？就在那边追一追。”五少大人道：“你好呆！他虽到广东去，这个案子总要解到山东去办的，就是追款，也要到山东去追。再不然，也要等他回到上海才好商量。此刻莫说薇园带去没用，就是你自己亲到广东，也要等这个案子归宿到哪一处，才好在那一处呈案求追呢。”说话时，薇园一面想心事，紫旒一面装愁苦，又搭讪着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方才各各散开。

内中单表鲁薇园，回到金子店里，看不见李闲士，问起来，才知道苏州有一票交易，已于四点钟时附了内河小轮船去了，要后天才得回来。薇园便到自己下榻的房里坐下，细想主意。开出文具箱来，要取纸笔起个禀帖稿子。翻出护书一看，原来那二万五千两汇丰存折还夹在里面，不觉呆了一呆，暗想这个东西，何以不曾还闲士呢？仔细复想，原来那天拿给紫旒，紫旒不收，后来我和他两个去赴了一回席，吃多了几杯，回来便各自归房，所以放在我这里，未曾还他。此刻我想到广东去，他又走了，我这东西交还哪一个才妥当呢？想罢，仍旧放好。

拿了纸笔出来，呆呆的出了一会神。取过新闻纸，看看出口船期，恰好明日招商局广大船出口往广东，顺眼看下去，是太古通州船同日出口到天津。忽然心中一动，便换了主意。等吃过了晚饭，便亲自到船局去，打听明白，然后回去。连夜起了个禀稿，又誊正封好了。到了次日，拿了汇丰存折，到汇丰银行去提了那二万五千两银子出来，到票号里转了汇单。看官！须知这二万五千银子，原是用他名字去存放的，所以一提就着，毫不为难。闲话少提。

且说薇园又去见五少大人，交托了那封禀帖，说即日就动身，五少大人倒夸赞他做事情爽快。薇园谈了几句，便辞了出来，到伊紫旒处辞行。紫旒外面和他应酬，心里却暗暗好笑，不料我闲闲一句谎话，却把他调到广东去了。应酬了一番，薇园自回丰盛祥，叫自己带来的家人拾掇行李，即夜动身。紫旒又请到花锦楼处置酒送别。到了九点钟时候，还亲自送薇园到广大船官舱里。只见薇园的家人及丰盛祥的两个伙计，已将行李送到，安置妥帖。紫旒盘桓了一会，方才别去。五少大人也差人拿片子来送行。一会儿丰盛祥的伙计也别去了。

薇园故意到外面走了一次，大惊小怪的进来，问那家人道："这一只是什么船？"家人道："是广大。"薇园道："是到哪里的？"家人道："是到广东的。"薇园大骂道："好胡涂的东西！我好端端的到广东做什么？我明明交代你是坐通州到天津的，怎么就搞错了。幸而我还留着心，早一点知道，不然等船开行了，这一遭白往来的盘缠谁认帐？"一席话骂得那家人目定口呆，不知所措！薇园又顿足骂道："还不快点收拾，搬到通州去？"那家人听说，方才手忙脚乱的拾掇起来，叫了小工人等搬

到通州船上去。好在广大泊在招商局金利源码头，离通州所泊的太古码头相去不过一箭之地，不多一会，就搬妥当，薇园就此到天津去了。

只有紫旋送过薇园之后，心中迄自好笑，以为这个冤大头被我冤到广东去了。到了次日，又写了一封信给乔子迁，在报上载了那一段新闻，一并寄去。信内说是这件事越闹越大了，此刻先要打点笠翁，一面和薇园商量，私下了结，但是薇园口气甚大，就是李闲士那里，也要点缀点缀，所留下之四千金，万不够敷衍，务希再汇若干来应用云云。这封信去后，满以为子迁多少总要接济点来，谁知就如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原来子迁和仲英两个商量，深恐这件事情不妥，紫旋要说出自己踪迹，依旧要到案，所以在苏州住了两天之后，便一同躲向常州去了。

紫旋这边等不着回信，未免着急，暗想四千元将近完了，子迁处没得接济，岂不又要另打主意？忽然又想到金月梅处的二百元，尚未还她，不如先清了这一笔债，取回官照，方是道理。想罢，检点了二百元票子，藏在身边，走出了大马路。劈头遇见了袁聚鸥，彼此拱手相见。聚鸥道："我恰好要来看紫翁，有件事商量，巧极了，我们吃一碗茶吧。"于是二人同到一壶春，拣个座位坐了。聚鸥道："现在有一注生意，甚合我们做的；然而我辈中人，能知道经商脉络的，却没有几人，所以我想着了你。"紫旋道："不知是一件什么生意？"聚鸥道："有一个杭州人许老十，去年在二马路开了一家书局，下本却有六七千，可惜用人不当，开不到一年，蚀了个不亦乐乎。前几天把一部顶大的机器卖了，方才过节。此刻打算招人盘受。我想紫翁你可以做得。"紫旋道："不知他要多少钱？"

聚鸥道："紫翁如果有意，我便去讨一篇细帐来。"紫旒道："明天就请拿来，我们商量着看。"聚鸥答应了，两个又闲谈了一会，方才散去。

紫旒出了一壶春，走到大新街口，忽听见后面有人叫："紫旒！紫旒！"紫旒回头看时，却是秦梦莲。紫旒不免立定，梦莲走近一步，拉了紫旒的手道："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不知可以不可以？"紫旒道："什么事？"梦莲道："请你碰和。"紫旒道："哪里？"梦莲道："还在那里，就请同去吧。"说罢，招了招手，叫了两辆东洋车，一径到了六马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

原来座上先有了陈雨堂、袁伯藜两个，房里明晃晃的点了一双大蜡烛，紫旒问知是佩金生日，连笑着说拜寿。佩金也笑着周旋了一阵，便开场碰和。紫旒问起陈雨堂可知道许老十这个人？雨堂道："他是我老朋友，怎么不晓得？"紫旒道："他开的书局怎样了？"雨堂道："这一向没看见他，不大清楚，只怕生意还好呢。"紫旒便不说了。八圈和过，紫旒输了二十元，恰好雨堂赢了二十元，紫旒便扣了抵他的前欠。碰过和之后，接着又吃酒，无非请来几个熟人，不必多叙。

吃酒中间，梦莲忽然离了位，拉紫旒到旁边悄悄问道："你可有洋钱在身边？暂时借给我二十元。"紫旒道："恰好没有带钱，所以方才输了和，还要扣雨堂的前欠。你此刻要钱作什么？"梦莲道："这一和一酒，还有外面的打唱，都是我的。"紫旒道："看和别位商量吧。"梦莲道："别人只怕难，再说吧。"于是重新入席。

紫旒留心看梦莲，只见他向佩金耳边唧唧哝哝了一会，佩金忽然沉下脸，变了色，一言不发。此时恰好花锦楼到了，

紫旋也向花锦楼耳边唧哝了几句，花锦楼便扬声道："五少大人在我那里等着有话说呢！"紫旋听说，便起身要走，梦莲再三留住，草草吃过几杯，依然起身，带着花锦楼走了。临走又悄悄的约了陈雨堂，随后就来，便到花锦楼家去了。无非和那些老妈子、丫头鬼混。

过了一会，雨堂到了。紫旋便问："许老十的书局如何？请你代我打听打听。"雨堂道："哪个许老十？"紫旋愕然道："你方才说是老朋友，怎么忽然又不知道了？"雨堂想了一会道："哦，哦，哦，哦，我弄错了。我方才当你说的是徐大军机的兄弟徐老十呢。徐老十和我是老朋友。"紫旋道："你总喜欢胡说，我明明问你许老十的书局如何，你还答应生意还好，难道徐老十也有个书局不成？"雨堂道："怎么不是，同文书局不是姓徐的做总办么？"紫旋啐了他一口。雨堂自觉无味，歇一会说道："你一定要找他，我明日总和你打听来就是了。"说着吹了两口鸦片，便去了。

紫旋也自回家。脱卸衣服时，摸着了一叠钞票，方才想着不曾到金月梅家去，此时要去，也未免太晚了，只得安歇。

一宿无话，次日直到十二点钟方才起来。袁聚鸥已经到了，拿了一张书局的帐交来。紫旋且不看，接过压在砚台底下，说道："我并不要做这个生意。等我拿去问一个朋友，倘有了消息，再给信吧。"聚鸥道："紫翁不做，就是做个中人也好，好歹也落点中佣。"紫旋也随嘴答应了他几句，他便去了。

紫旋看那帐时，却是二号、三号、四号、五号铅字俱全，统共约有一万磅，其中上了架用过的约一半，还在箱子里没用过的也一半，还有一部日本机器，其余小样、架子、手盘、铅

条等，一应俱全，索价要三千六百元。看过依然放在桌上。吃过午饭，方才袖了这一篇帐，走到二马路，寻到了那家书局，踱了进去，指明要寻老办。许老十出来见了，彼此通过姓名，问其来意。紫旒道："苏州有个朋友写信来，要印一部书。久仰贵局的价廉物美，所以特来求教。"老十道："不知要印什么书？"紫旒道："要印一部《皇朝经世文编》。"老十道："这是一部大书。不知印几开的？用几号字？统共印多少？"紫旒道："大约总印一千。便是我也未曾清楚，不过先要问个价目，好拣便宜的做去。"老十道："也要问明用几号字，做多大，每板几行，每行几字，才好算啊。"紫旒道："既是这样，我去问明了，再给回信吧。但不知下半天在什么地方吃茶？"老十道："我下半天四五点钟，总在怡珍居坐一会。"紫旒道："那么我下半天到怡珍看你吧。"说着，便辞了出来。摸一摸身边，昨夜的二百元钞票还在，就一径走到了金月梅家。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不知惊的什么？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编

第 十 一 回

伊通守改省到山东　陈雨堂深宵留沪北

且说紫旒走到金月梅家，抬头看时，那房子早已贴了租帖了，不觉吃了一惊，暗想是几时搬去的，何以不给我一个信？正在呆呆的出神，忽然一个女子手提着水铫子走过，紫旒便向她问讯。那女子道："这屋里的金月梅嫁了人了，她的娘也跟了过去。"紫旒又惊道："是嫁了哪个？"那女子道："这个倒不十分仔细，听说嫁的是山东人。"旁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站在那里，听他两个说话，听到这里，忽然插口道："她嫁那个，我可晓得。"紫旒忙问："嫁的谁？"那小孩子道："她嫁的一个姓伊的，叫什么伊紫旒。"紫旒听了，不觉一笑，只得出了梅春里。心中满腹狐疑。想起五少大人向来与月梅踪迹极密，莫非嫁了五少大人去了？一面思量着，便坐上车子，走到五少大人公馆去，谁知也是一般的高高贴着招租帖子。紫旒不觉又是一吓，难道讨了还不算，还带走了？只得仍旧坐了车子回家，思量今番这张官照怎样赎得出来！

出了一会神，忽然陈雨堂急匆匆的走了来，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哭丧着脸喘了半天，方才略定说道："紫旒！你，你，你，你看，梦莲还是个人么？"紫旒被他这一句

话，兜头罩住，倒说不出什么来。雨堂又连连顿足道："这，这，这秦梦莲真正是狗□的忘八蛋，害死了人也！"紫旋听了这一句话，想起昨夜的事，心中倒料着有八九分了。问道："到底什么事？你骂煞了他，我也不明白啊。"雨堂道："今天大月底，我要开销多少帐目，并且房租欠了足足三个月了，今天打算商量先付他一个月，暂免钉门。谁知昨天碰了他，约着碰和吃酒，我满心希冀碰和里头，或者可以赢几块，谁知所赢的又是你的，被你扣了去，然而还算好，不曾伤到老本。后来你走了，他却来和我商量借二十块钱，说因为出来得匆忙，把银夹子忘在家里，不曾带得出来，今天一早就可以送还我的。我昨夜身边连一元的、五元的、汇丰的、麦加利的、正金的，种种钞票，还有四块现洋钱，两块是安徽龙洋，一块是北洋机器洋钱，一块是天津通用的那一种立人儿，一股脑儿共是十七块，一齐拿出来交给他。到了今天早起，我想欠债还钱的，总没有一早送还的好人，不如自己走一遭吧。谁知到他家里一问，他家里也在那里闹饥荒，说他有半个多月没回家去了，还央求我说，倘使遇见了他，千万叫他回去。你想，这不完了！我又跑到宝树胡同，却又时候太早，秦佩金还没有起来，只有一个粗使老妈子说，还有客人呢，问她是什么客，她却又胡里胡涂弄不清楚。你，你，你，你，你想，这可恶不可恶？"紫旋道："谁叫你借给他来？既然上了他当，你此刻还不赶紧找他？"雨堂道："他家里也找他不着，叫我哪里找他？今天没有别的商量，特来求你通融二十元钱，等我先料理了一个月房钱再说，不然，他带了外国人来钉门，那可就糟糕了。"紫旋道："好如意的话！你上了十七元的当，要我贴你三元的利钱。莫说我没

钱，就是有在这里，我也不能借你这种冤人。”雨堂道：“算，算，算，算了吧，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只当昨天的碰和钱没有扣我的吧。”紫旒道：“这是什么话？你不是来借钱，竟是来讨债的了！好，好，好，我马上就还你的二十，你可也马上还我的二百来。”雨堂连忙道：“你，你，你，你，你怎么就动起真气来了？我何尝向你讨债，不过请你暂免扣债罢了。”紫旒道：“借了人家的钱，在赌债上扣还，这等天字第一号的便宜事情，你还不愿呢。”雨堂道：“怎么不愿？但是马上要钉门，这却怎处？”紫旒道：“呸！谁叫你住到租界上来？既然住到租界，就少不免要受他的气。”雨堂默然半晌，又哀求道：“到底如何？你就多不能借，先借给我十二元，等我先了却一个月房租吧。”紫旒道：“今天大家同是月底，大家同是赁房子住的，我今天也要付房钱，我的钱还不知在哪里呢！”雨堂无可奈何，正起身要走，忽然一眼瞥见书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皮夹子，便走过打开一看，里面有四元洋银。尽数倾出来一点，除了四元之外，还有十五角小银元，因抓在手里道：“就尽这个借了给我吧！”说着回身便走，犹如逃跑一般。

出了鸿仁里，一口气跑到了四马路北协诚烟馆里，开了一只灯。堂倌阿大是他熟人，送上烟枪来。雨堂便叹一口气道：“今天这个月底好难过！什么房钱咧，米店咧，柴店咧，裁缝店咧，闹的头也大了。家里头小孩子年纪小，女人们不懂事，只得守在家里等他们来开销，直守到此刻才得出来。还有一家洋货店，有几块钱不曾来，我只好对不住不等了。好在只有一家人家，不至于闹不清楚了，交代下来，才脱身到了此地。这里我欠下几个钱了？”阿大翻开帐本子看了一看道：“有限得

很，只欠七角洋钱。”雨堂在身边掏出七角小银元来道：“来，来，来拿了去。咳，真正欠债不是家财。”说着躺下去吸烟。一连呼呼呼的吸了四五口。忽的一下坐起来，把烟枪一丢，叫道：“阿大，你来！你来！你来！你拿纸笔来，我给你几角钱。”阿大连忙递过，雨堂歪歪斜斜的开了两张轿饭钱（凡宴于妓家，妓家犒客之仆从小人洋银二枚，曰轿饭钱。客仆不皆随往，先以仆人名告之，妓家列纸记录，谓之轿饭帐。他日客以寸纸书己姓及仆名，饬仆往取，其纸亦谓之轿饭帐。此上海之通例。近二十年，赴宴妓家者，虽无仆人，亦必妄署一名，他日随意给诸茶楼烟馆之执役辈，以见好小人。亦一怪现状也），交给阿大道：“这两张都是宝树胡同秦佩金家的，一和一酒，都是秦老爷的主人。”阿大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便仍旧去干他的事。雨堂道：“你就去拿一拿，顺便替我打听秦老爷还在那里没有？”阿大听说，便欣欣然的去了。过了一会回来了，说：“秦老爷在那里呢！”雨堂听说，又吸了两口烟，方才坐起来说道：“这盒子里还有一口烟，你代我装上了，我就来。”阿大答应了，雨堂就到柜上掏出一角小银元，兑了铜钱，出门坐了东洋车，径到宝树胡同，下车入内，走到佩金房里问时，说是秦老爷刚刚出去。问到哪里去的，回说不知。雨堂只得怏怏出来，仍旧坐了车子，回到北协诚，又吸了一盒烟。时候已经四下多钟了，便出了北协诚，顺脚走到棋盘街。

在怡珍居门前走过，抬头一看，只见栏杆里面坐着的正是伊紫旒，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却看不清楚了。雨堂便走到楼上，向前招呼，紫旒不免相让坐下，又招呼泡茶。雨堂又向同坐那个人招呼，请教贵姓台甫，原来那个人正是许老十。雨堂

极道素仰。紫旒道："你说与许先生是老朋友，为甚还要请教？"雨堂搭讪着道："可不是老朋友么！"许老十道："雨翁广交，我们或者会过，也说不定。"雨堂道："正是。兄弟从前也在杭州住过两年，一定是在杭州会过的。我还记得初会是在三雅园，那时候许先生还好像没有留须呢！所以我不认得了，这会谈起来，是不错的。"许老十道："雨翁在杭是几年份？"雨堂屈着指头计算了一会道："光绪十五、六、七，这三年，我都在那边。"许老十道："那么不对了，兄弟十四年份便到严州，住了七年，没回杭州去过。"雨堂道："哦，哦，哦，不错，不错，是我弄错了！"紫旒在旁听得讨厌，便插嘴道："你不要胡扯吧。我问你，你可知道金月梅嫁的是谁？"雨堂道："你，你，你，你，你又来了！十多年前的事情，我自然有点忘记了，想不上来，这几天的事情，难道也忘了吗？哦，哦，哦，还有，还有，我们那几天要打公分送礼，却找不到你这个人，以为你们交情厚，或者是单送了。后来吃喜酒那天，也看不见你啊！"紫旒满腹狐疑道："到底是哪一回事？"雨堂拍手道："你到底是真是假的？五少大人娶了金月梅，难道你认真没有知道么？"紫旒呆了一呆道："此刻呢？"雨堂道："此刻么，只怕到了济南府抚台衙门里，当他的少姨太太去了。"紫旒听了，默默无言，暗想："从此侯门一入深如海，这一张官照，正不知何日可以赎回的了。"

原来紫旒写信给子迁的那几天，偶然和花锦楼有点小口角，赌气不去；恰好遇了一家私门头，内中有个苏州女子，生得有几分姿色，紫旒便在她那里迷恋了几天。正是坐对名花，足不出户，连自己公馆也不回去。他的意思，如此做作，好叫

花锦楼听见了，气她一气，这是千古痴心嫖客的行径；不知那做妓女的看了，正是一点与她无干，真正是何苦！恰好他这矫情造作的这几天，正是五少大人和金月梅双星渡河的佳节。及至紫旒事过气平，回转公馆，家人把连日所接的信件及请客条子送上，这里面便带有一份五少大人的喜帖。他只看了几封信，那些请帖以为都是事过情迁的了，便没有看，因此一向不知这件事。此时听雨堂说了，方才懊悔起来。好在他为人旷达，懊悔过一阵，也就罢了。他向来告诉人家，总说是个广东候补通判，后来这件事被人知道了，慢慢传扬出去，人家就当笑话，说是伊通守改了山东省了。这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三个人当下在怡珍坐到了五点多钟，紫旒便邀许老十到一品香吃大菜，顺便问雨堂去不去，雨堂焉有不去之理，便一同出了怡珍居，走到一品香，拣了个沿马路的座位。紫旒是此间熟人，招呼格外周到。紫旒虽不再请客，却也不就点菜，只和许老十两个靠在烟榻上，唧唧哝哝的谈个不了。雨堂只在窗外栏杆边看看往来车马，直等到六点多钟，方才点菜入座。雨堂饿极了，便龙吞虎嚼般吃了几样菜，方才罢休。谁知吃饱之后，烟瘾随发。进来时没有开灯，此刻吃完了再要开起灯来，未免有点难为情了。好在这件事他常有预备的，便暗暗在身边掏出指头大半寸来长的两个烟泡，放在嘴里，故意多搀点牛奶在咖啡茶内，搀得凉了，呷了一大口，如法一咽，把两个烟泡送到肚子里去。

许老十初次认得紫旒，扰了他的大菜，便要请看戏，又请了雨堂同去。一路走到丹桂戏园，在正厅第三排上坐下。紫旒问雨堂道："你不要吃烟么？"雨堂正色道："你们总当我有烟

瘾，其实这东西，我虽然玩了二十多年，并不知怎么叫个瘾，说一声不吃，就可以不吃的。不过闲着没事的时候，总想摆弄它，借它做个消遣之法罢了。”说说谈谈，看完戏之后，便大家散开，许老十回书局，紫旎到哪里也不必表他。

且说雨堂本来住在法租界，一个人出了戏馆之后，便想回家，因为觉得饿了，看见路旁一家汤团店尚未关门，便进去吃了八个，掏出一角小银元惠帐，还找回四五十文，点一点身边的洋钱，只剩了四元六角，便出了汤团店。心中暗想：家中不知钉了门不曾？我虽然在外面躲了一天，家里正不知闹得怎么样呢？心中正在打算时，不期一只“野鸡”擦肩而过（上海称流娼为野鸡），回眸把雨堂瞟了一眼。后面跟着一个老婆子，对雨堂道：“到我们家去吧！”雨堂看那“野鸡”，好像有几分姿色，便兜搭起来，说定了一元二角的价钱，便跟她去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盘书局妙施巧术　卖字画暂免钉门

按下陈雨堂跟了“野鸡”去后情形。且说紫旒自从与许老十当面之后，凭了自己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说得天花乱坠，许老十自不觉堕其元中。吃过一顿一品香，看过一回戏之后，又约了明天早上在三万昌相会。到了次日，许老十早便先到了，等了半天，不见紫旒到来，不免凭阑闲眺，忽见雨堂远远走来。待他走近看时，只见他矇眬着双眼，好像才睡醒的样子，不免扬声招呼，请他登楼。雨堂便上去相见，扰了许老十两客蟹粉馒头。偶然谈到伊紫旒，雨堂便信口乱吹，说得紫旒是纵横五大洲的第一条好汉，上下四千年无二的英雄。原来陈雨堂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口率直，惟有一样脾气，欢喜学人家的谈风，却又胸无材料，所以他偶然谈起一个人来，不是尽情诋毁，便是竭力揄扬。其实说到底，他的诋毁也并不是存心，他的揄扬也并不是有意，不过他要借来做谈风罢了。许老十哪里知道他这等内情，只信他说的是实话。

两个人谈谈说说，直等到十点半钟，紫旒才来。一见了许老十，便连忙道歉道：“有劳久候。兄弟今天一早就去找朋友，也是为了书局的事。老实说一句，兄弟是一个穷光蛋，哪里有

闲钱办这件事？况且昨天晚上回去，接了南京一个电报，是我一个敞友准补了宿迁，要向我借点银子作部费；我正在拮据的时候，只剩了五百两银子存在庄上，见了电报之后，想到朋友有通财之义，这是义不容辞的，所以今天早上，先去知照庄上，把这一笔款汇到南京去了。至于自己的事，只能再向朋友设法。"雨堂插口道："这等地方，是紫旋最慷慨。"紫旋又道："这一件事，兄弟本来独力难支，不过仗几个朋友帮点股分，凑起来玩玩罢了。偏偏两个得力朋友又没有遇着，所以耽搁到此刻才来。"老十道："一切都费心得很。"紫旋道："这是哪里的话？我是为着自己的事。不知十哥可曾打算定了？"老十道："二千元我到底吃亏太多。紫翁盘受了过去，生意兴隆起来，也不在乎三四百元。"紫旋道："多了兄弟出不起，就是招股，也怕来不及。"雨堂道："原来紫旋要做生意了！好，好，好，这个书局生意，你弄起来一定是发财的。"三个人又谈谈说说，到了十二点钟时候，紫旋又请吃了一顿九华楼。临散时，许老十嘱咐紫旋："诸多费心。"紫旋约他晚上花锦楼相见。

雨堂自去北协诚过他的老瘾，自有阿大接着招呼。雨堂一口气吸了两个中盒，方才在那里发烟迷。迷够多时，坐起来揉揉眼睛，问问阿大什么时候，阿大到柜上看了看自鸣钟，回报说："已经五点钟了。"雨堂觉得肚里饿了，恰好卖粢饭糕的走过，买两块吃了，又躺下去吸了几口，方才要水来洗了手脸，出了北协诚，已是六街灯火了。

向东走了几步，转入西荟芳，穿出同安里，径入花锦楼家，正好紫旋、老十同在那里商订合同。紫旋看见雨堂，便道："来得好，我这里正缺少一个中人，就烦了你吧。请你看

看这个底子妥当不妥当?”雨堂接来胡里胡涂看了一下，也不知看了一行没有，便道：“很好，很好，妥当极了。”紫旎对老十道：“这等办法最是圆通，你老哥也不失了东家的体面。在上海如果另有高就，老兄只管去；如果暂时没有事情可办，只管住在局里。就是这次回府出来时，仍可住在局里。局里一班人又都是老兄的旧部，说起来不过是添了新股东进来罢了。如此，老兄脸上岂不是不失丝毫光彩么?”雨堂道：“原来十兄要回府?”许老十道：“便是。今天接了家信，内人病重得了不得，因此要赶回去一次。”雨堂倒在烟榻上要吸烟，旁边一个丫头便过来代装。雨堂得了这个空，才拿过那张合同底子来看。只见写的是，所有这家书局的生财、装修、招牌，共作洋二千四百元。伊紫旎实出二千元，下余四百元作为许老十的股分。全局归紫旎接办，交易之日，先由紫旎交六百元，下余一千八百元，分六期交清，每三个月一期，每期归还三百元，十八个月之后交割清楚云云。雨堂是个率直人，看了也莫名其妙。一会儿紫旎把两张合同都写好了，放在身边，花锦楼已经摆出便饭，三人便吃过晚饭，又谈了半晌，方才散去。临别彼此叮嘱，明日早起到书局里，交易过割。

内中单表雨堂，心中依然记着昨天晚上的“野鸡”，仍旧寻了去，鬼混了一夜。心中又惦记着他们的事，成交以后，希冀捞两文中人钱。到了次日，天才发亮，便爬了起来，叫人开了大门，跑了出来，一口气走到书局门前看时，谁知大门还不曾开，不觉索然无味。只得顺着脚步走去，留心看那两旁店铺，除了一两家老火灶之外，竟是家家闭户的，方才想着自己太早。一时又没有地方可以住脚，只得走到一家老火灶去泡了一

碗茶，要了一盆水来，胡乱洗了个脸。门外头有一个粢饭摊，便亲自去买了八文钱粢饭，聊当点心。坐够走时，方才惠了十二文茶帐出来。时候仍然太早，不免信步行去，借此好挨点时候。不知不觉，就走到大马路鸿仁里，便踱了进去，要访紫旒。

紫旒倒已起来了，见了雨堂，便道："你好早！"雨堂道："答应了代你办事，怎好不早？我还要好好的赚你点中人钱呢！"紫旒道："好自在的话，我们自己交易定了，你碰了来，做个现成中人，还要中金呢！"雨堂道："这个不是这等说，此刻我自然是个现成中人，将来如果你们有甚争执，打起官司来，我这现成中人也不免要到堂的。"紫旒劈面啐了一口道："呸！大清早起，人家定局的头一天，要你来发这个利市。"雨堂吃吃干笑道："不在乎此，不在乎此，我们去来，我们去来。"紫旒道："哪里去？"雨堂道："咦，你不是约的今天早起交易么？"紫旒道："早呢！你就是心急几个中金，也不至急到如此！况且我是老实说，没有的。"雨堂道："我们知己朋友，不在乎此，许老十我犯不着代他白当差。"紫旒道："你和他是老朋友啊！怎么说出这个话来？"雨堂道："罢，罢，算了罢，你不要怄我了。"两个人说说笑笑，到了九点钟时候，方才同到二马路书局里去。

许老十接着，招呼寒暄已毕，紫旒便拿出一式两纸的合同来，请许老十签字。老十从头看了一遍，见与昨夜的草底无异，便签上了字。紫旒拿过来，也签上字，又送给雨堂，雨堂提起笔来，也在中人名下签过了。紫旒、老十齐说费心，雨堂连称岂敢。老十便将一切帐目、图书等项交割过来，紫旒接受了，便在身边取出一张二百元庄票，及四百元的一张本局股

分单，交给老十，要他出六百的收条。老十愕然道："说过先交六百元的，为何只有二百？"紫旒道："这四百元的股分也要算的。"老十道："我以为这股分是股分的事，洋钱是洋钱的事。"紫旒道："这也可以使得，左右是一样的，请你老兄交了四百元股银来，我便照数交六百元给你。"老十道："这件事不妙，我怎样不曾弄一弄清楚？"紫旒道："弄是弄得很清楚的，不过你老哥有点不曾明白罢了。你想，若不是照此办法，下余的哪里还有一千八百元之多？统共只有二千四百元，若照老兄的算法，四百股分银不交，又要拿六百元去，这不是明明先交一千了么？合同这东西是你情我愿方才订定的，何况又有中人在此？"雨堂接口道："啊，啊，啊，啊，不错的，紫旒这个办法是很公平的，十兄你放心吧。"老十呆着脸道："现成的都摆在这里，哪个不放心？只是我今天回杭州去，钱不够用，奈何？"紫旒登时眉花眼笑起来道："这个好商量。我们先吃点心去罢，动身要下半天呢！"说罢，一把拉了老十，又招呼了雨堂，一同走到四马路九华楼去吃茶。坐定下来，紫旒又是一阵天花乱坠的长谈。这是他独具的天生本事，无论人家有甚心事，只要有他在座，他东拉西扯的一阵乱谈，人家便不知不觉的把心事丢开了。吃过点心之后，三个人依然同回书局里去。

紫旒见雨堂钉着不走，知道他的意思，便拉了老十到旁边说道："陈雨堂这个中金，应该要多少送他点吧？"老十道："这是规矩上有的。但是送多少呢？"紫旒道："他是我的朋友，我不便说多少；请你老兄吩咐了吧。"老十再三不肯，紫旒再三相让。老十道："我们合送了他十元吧。"紫旒沉吟道："二千多洋钱的交易，十元中金似乎少些。这样吧，我们各送了十元

吧。”老十道：“也使得，只是我这里十分为难，一时拿不出来了。”紫旎不等说完，便抢着说道：“这不要紧，我们此刻是一家人了，只管在帐上拿便了。”说罢，便出来取了十元钞票，付给雨堂，悄悄说道：“他只肯五元，是我竭力说项的，才有此数。”雨堂点点头道：“费心，费心。”搭讪了一会自去了。

紫旎等到下午，亲自送许老十上了小轮船；还买了几种送行物品，送到船上，方才珍重而别。

自此紫旎把鸿仁里房子退了，搬到书局里住。喜得乔子迁走时，留下的古玩陈设不少，搬了过来，把一间书局陈设一新。便又在局里请过几回客，无非是尽力乱吹。一面挂了这书局的旗号，乱招股分，定了七厘官息，每股百元。于是做一股的，做两股的，倒也被他招了不少。

恰好一家□报馆新换东家，这新东嫌那副铅字旧了，要另买一副新的，不免着人到外面去打听价钱，问来问去，便问到紫旎的书局里。紫旎便异想天开的想了一个法子，叫□报馆把那一副旧字拿出来，换自己的新字，每磅要他贴还六分洋钱。那□报的新东默默计算了一会，若要买新字，每磅要在两角以外，这旧字卖出去，只能作废铅，值不到一角一磅的了，算着很有自家的便宜，便答应了。彼此对换了一万磅字，紫旎便干落了六百元。以后因为字样太旧，做不出生意来，那是股东晦气，与他无干的了。此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陈雨堂拿了伊紫旎的十元，便欢天喜地的出来，一口气跑回家去。因为两夜未回，在外干的又不是正经事，见了老婆，未免有点惶恐。老婆见了他，不免有三分动气。雨堂先搭讪着问道：“前天的房钱是怎样了的？”老婆没好气，便不答应

他。雨堂又问儿子阿生道："你该知道，是怎样了的？"阿生道："亏了隔壁殷伯伯代我们拿了两卷字画去卖了十二块钱，才付了一个月房钱，免了钉门。"雨堂大惊道："是拿我什么字画去卖了？"老婆道："门也要钉了，你又犹如溜缰马一般，溜得不知道回来了，不当不卖，拿什么应付别人？"雨堂听说，连忙打开书画箱一看，别的东西都还完全，内中只少了米南宫墨迹的一个长卷，一轴赵文敏的《八骏图》。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伸出腿来，把那十岁孩子阿生兜胸一脚，骂道："好畜生！你索性把我的老命卖了，倒也罢了。"老婆见此情形，抢过来护住了儿子，哭着道："关他小孩子什么事？你要打打我，要骂骂我，是我拿来卖了，你便怎样？须知我卖了东西，是要保全这个叫化子窝儿，并不是卖了东西养汉子！"夫妻两个好一顿大闹。不知闹到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　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

且说陈雨堂这个人，他祖上本是山东老州县，他曾祖及祖父，都是在山东有名的能员，便是他父亲，也是个山东候补县，署过诸城、峄县以及梁山泊所在的恽城县，不是苦缺，便是要缺。雨堂随宦在山东，也捐了个盐大使，在山东候补，意思想得一个劳绩保举，便可过个县班。谁知他生性率直，容易得罪人，混了几年，非但不曾得着保举，并且连本有的功名也被上司奏参了。后来他父亲过了，起服之后，他仍然捐了一个二百五的双月知县，在山东当过几年差。他既在山东三四代之久，寅僚旧好总多，易于照应。那一班没有差使的黑州县，看见他未免因羡生妒，因妒生恨，因恨便生出倾轧来。思量要攻击他，说他未曾到省人员，冒当地差使。这是官场中的生性如此，习惯如此，不足为奇的。雨堂得了这个信息，恐怕连这个二百五的功名都干掉了，便忙着跑到上海来，避一避这个锋头。

谁知一到上海之后，嫖了个不亦乐乎，把祖上挣下来的宦囊散个罄尽；便是几件衣服，也闹得典尽当光，弄到这步天地。却有一层好处，到底是书香人家出身，所有银钱、衣服、古玩等件，都看得不甚贵重，随便当当卖卖，也不甚计论价

值，只有那两箱字画碑帖，却看得如性命一般，凭是怎样穷煞饿煞，总不肯当卖。常对人说：“我他日如果做了叫化子，也要搂着这几卷纸片儿求乞的。”

就以这两轴赵文敏《八骏图》、米南宫长手卷而论，两件东西合起来，当日有人出过千金之价的；如今被老婆轻轻的卖了十二块洋钱，如何不气？气得他顿一回足，拍一回桌子，嘴里咕哝咕哝的也不知说些什么了。忽然一阵目瞪口呆的，直挺挺的坐着，那眼泪如断线珍珠般乱滚下来。老婆看见了，不觉冷笑道：“从前当卖尽多少金珠，不曾听见你说过一声可惜，此刻只卖了两个纸卷儿，便那么雨麻起来。”雨堂直跳起来道：“你懂得什么？那一幅《八骏图》不算数，单是这一个手卷，我老太爷到京引见时，带着这手卷去，因为卷上有潘文恭公的题跋，便把它送到潘大军机府上，求潘大军机也题一题。谁知潘大军机看中了，叫人示意给我老太爷说，这卷东西，如果肯送给他，他可以写信给山东抚台和河道总督，觑便在河工抢险劳绩案内开一个随折保举，从知县上一下子就可以成了道台，以后还好好的栽培他一个督抚。是我老太爷因为这东西是自己祖上传下来的，不肯送人，所以混了一辈子还是个知县。此刻被你十二块钱卖了我家一个督抚，你说伤心不伤心！”说着索性号啕大哭起来。

老婆听了这一番话，不觉也直跳起来道：“你不要撒赖我，我不信潘大军机是个三岁小孩子，贪你家一个破纸卷儿，便肯拿一个督抚来换。你家老太爷又不是个傻子，放着现成督抚不做，死搂着那么个纸卷儿。你既然知道这东西可以换个督抚的，你为甚不拿去换一个来做做？此刻东西卖掉了，却拿这些

不相干的话来撒赖我。你不要拿督抚来吓我，我娘家也是做官人家，莫说督抚，便是候选督捕府的衔牌，我家祠堂里也有两三对呢！”雨堂听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被她一篇胡涂话，反闹得无言可答。含着两眶眼泪，立起来出门去了。

无精打彩地走到了北协诚，开了一只灯，喳喳喳的尽着吸烟。这一天竟是饥不知食，渴不知饮，昏昏沉沉的在烟榻上过了一天。直到天将入黑时，方才惘惘然出了北协诚。

正在怅怅然无所之的时候，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人，一把抓住了，说道：“雨堂兄，哪里去？”雨堂定眼看时，原来是萧志何。志何接着说道：“你可知道，陈蕙裳做了抚台了！”雨堂愕然道：“这是哪里来的话？他此刻不过是个臬台，怎么平空的超越起来？可知道放的是哪一省？”志何道：“就在山东。因为湖广总督召入军机，山东抚台（即五少大人之父也）升了湖广总督，着速赴新任，毋庸来京，却把贵州抚台调了山东。”雨堂道：“闹了半天，原是与他不相干。”志何道：“还有下文呢。这位新调东抚，着速来京陛见，未到任以前，着陈某人护理。你想，贵州这条路多远，还要入京，他这一护理，不一年也要半载呢！我正要来找你，可要到山东走一次？我也奉陪。”雨堂道：“这也奇怪，现成放着藩台在那里，怎么派了臬台护院？这件事到底有点可疑。”志何道：“亏你还是几代官场！大凡护院，本是两司都可以做得的，只看上头的意思罢了。此刻且不必争，明日见了报，便可见我是撒谎不是。我只问你一句，譬如是真的，你到山东去不去？”雨堂道：“他是我老人家的门生，十来年间，被他由佐杂巴到了抚台，我如何不去谋一个事？其实我一向就想去找他；因为他只是个臬台，手底下没有

什么好差使，只巴望他升了藩司，我就要去了，何况是个抚台？这信息如果是真的，我一定要去。”志何道：“明天在哪里看你呢？”雨堂道：“我一两点钟在北协诚。”志何道：“如此，明天会吧！我此刻还有点事情去。”说着，拱手别去。

雨堂一个人独自沉吟道：“平空遇了他来，和我捣鬼，不信陈蕙裳就会护院起来，想是他们知道我穷极了，故意造这些谣言来怄我。”一面想着，一面信步行去，不觉已经到家。

想起老婆的蛮不懂理，心里懊悔回来，但是已经到了，只得推门进去。只见自己老婆和一个男子对坐着吃饭，不觉吃了一惊，连忙跨入屋里一看，原来是自己妻舅，从江阴来的。彼此相见，问起来意，方知道丈母病重，思念女儿，专打发儿子来接女儿归宁的。姊弟两个商量连夜动身，正苦等雨堂不回来，没得主意。此刻看见他回来了，便告知此意。雨堂沉吟道：“你回去也好。服侍外母好了，你也可以多住几天，因为我这两天里头也打算到山东去，等我到了山东得了差使，看定了公馆，再写信接你。”老婆道：“你不要还是怄气，我不走，从来没有听见过你说走，我偶然回娘家去，你也到山东去了，天下有这等巧事？”雨堂道：“忘八蛋骗你。方才萧志何告诉我的，说陈蕙裳做了山东抚台，约我同去的。但是确不确还未定，如果是确的，我就一定要走。”老婆道：“不确呢？”雨堂道：“不确的，我还去做什么？只等明天早起看了报就知道了。”老婆道：“你既然要去山东，我把儿子带去吧。”雨堂道：“他正在读书的时候，由他在我身边的好。”老婆道：“我们马上动身，盘缠也不曾有。”雨堂连忙道：“此刻鬼捉住我，要我出一文钱买命也没有。”老婆照脸啐了一口，妻舅忙道：“不要紧，

我带着现成的。坐江轮到江阴，有限几个钱。”老婆道：“我一场回去，也要买点东西给娘。”妻舅道：“娘此刻是急于要见你，并不是要贪你的东西；况且动身得匆忙，就不买东西回去，娘也不怪你，别人也不笑你的。老实点吧。”当下吃完了晚饭，便打点行李，姊弟两个附了长江轮船去了。

雨堂不知陈蕙裳护院的信息真假，终夜打算，不曾合眼。一到天亮，便叫用的一个老妈子出去买一张报来看。谁知那买来的是一张《游戏报》，没有上谕的，不禁嗒然。只得自己走出去找了来看。谁知果然是真的，照着志何昨天所说，一字不差，不觉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思量怎样弄点盘缠动身。想来想去，只有紫旒。便一口气跑到二马路书局里。

紫旒方才起来，一见了雨堂，便连连作揖道：“恭喜，恭喜！”雨堂愕然道：“什么喜？”紫旒道：“世兄弟做了抚台，怕不提挈你升官发财么？还不是喜？”雨堂道：“你真是用了耳报神的，怎么就知道了？”紫旒道：“我们好朋友，是事事关心的，怎么不知道？”雨堂道：“我正是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呢！你知道我的，一个大钱没有，还欠了三四个月的房钱，怎么动得了身？”紫旒道：“这个怕什么？我们朋友总要帮忙的。昨天萧志何已经对我说过了，他要约你同去。他和陈中丞虽然相识，然而交情没有你的深，不怕他是个知府，只怕这回到了山东，他还要仰仗你呢！”雨堂道：“这也不见得。”紫旒道：“这是明摆着的情形，你又何必客气？”雨堂道：“这是护理的事情，我们要走马上就要走了，求你代我筹点盘缠，不知可以不可以？”紫旒道：“可以，可以，我总理尽力就是。”雨堂大喜，谢了又谢。紫旒又请他同到九华楼吃了点心，雨堂方才回家。

到得饭后，便走到北协诚去等萧志何。先对着阿大乱吹了一阵，到了一点多钟，只见紫旒的家人送来一封信，另外沉甸甸的一包东西，交给雨堂道："我们老爷送给陈老爷的。"雨堂接过来，捏一捏那包东西象是洋钱，连忙坐起来，拆开那封信一看，上写着：

因恐足下急用，先筹呈五十番，请即检收，然弟力亦尽于此矣！即夕设席花锦楼，恭饯行旌，乞勿吝玉。雨堂大哥鉴，紫旒顿首。

雨堂看罢，不胜欢喜，连忙打开纸包点一点数，却是三十元洋钱，二十元钞票，便对来人道："不错了，我收到了，请你回去上复你们老爷，说谢谢。"家人道："今天晚六点钟同安里，务必请老爷到。"雨堂道："知道了。我到，我到。"

那家人才去了，志何便到。一见面，便道："如何？我不撒谎吧？我打听得后天就有烟台船了，我们来得及走吧？"雨堂道："没有什么来不及，只要有钱便得。"志何道："你还差多少？"雨堂道："方才紫旒送了五十元来，再能筹得百金，便可以将就动身了。"志何道："这个容易，我等一等和你送来。但是你准定后天能走才好。"雨堂道："只要有了钱，没有来不及的事。"志何又谈了几句，便起身去了。

雨堂有事在心，赶着过足了瘾，便回家去料理一切。先拿出当票来，拣要用的衣服赎了几件。真是事忙嫌日短，不觉又是上灯时候了。便交代老妈子安顿小孩子吃饭，自己走到花锦楼处，紫旒、志何已经在那里了。志何见面之后，便塞过一卷

钞票给雨堂，雨堂接过放在身边。陆续客到了，一席花酒，无非是酒肉罍器，不必多叙。

且说雨堂得了志何一百元之后，次日便又赎了两件行头，料理清房钱，收拾好细软，将几件木器寄在紫旒书局里。胡乱过了一天，便开发了老妈子，退了房子，带了儿子跟志何动身去了。临动身时，才写了一封信通知老婆，及告知山东收信地址。

船到烟台之后，便起早兼程，赶到济南，一路上的盘费，都是志何报效的，自不必说。

到得济南，志何本有公馆在那里，便一齐搬到萧公馆里去，安息一天，便去上院。那位陈护院，果然一见了面便极道契阔，答应了弄一个好差使，雨堂自是欢喜。

因为住在志何处不便，自己另外找了房子，把从前分寄在人家的木器家伙取些回来，自立门面，专等札子。谁知等了一个月，绝无消息，每上院又必见；每见必面允给差，却只不动公事。雨堂不觉支持不住。正在无可生发的时候，忽然一天连接了两封江阴来信，知道丈母死了，不觉异想天开的生出一个筹款的法子来。要知是何法子，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四 回

未死人忽地开丧　妙弥缝从丰代犒

且说陈雨堂自从到了济南，守了一个多月，不曾得着差使，光景日见窘迫，又不便向人告贷露出穷相。正在为难之际，忽然接了江阴两封信，说是丈母死了，心中越觉闷闷不乐。拿着两封信，躺烟榻上，发了一会烟迷，朦胧之间，仿佛入梦，说是家中死了人了，及至看那死人时，正是自己老婆，不觉一惊而醒。提起烟枪吸了两口，忽然心中一动，想出一条计策来。取过纸笔，起了一个稿子，然后叫家人到外面去叫一个刻字匠来，叫他拿了这稿子去照刻。

看官，你道他刻的是什么？原来是刻讣帖。然而天下事，哪里有死了丈母女婿刻讣开丧的道理？谁知他刻的不是他丈母的讣帖，却是他老婆的讣帖。只因穷极无聊，便异想天开撒这么一个大谎，只说死了老婆，遍处散出讣帖，定日受吊。他是在山东三四代的人，所有官场绅士，哪一家、哪一个不相识？这一散起来，却也散了二三百份出去。人家得了他的讣帖，不免便送奠礼，也有送幛的，也有送联的，也有送钱的。

到了受吊那天，便居然设起孝堂来，把个十岁孩子披了粗麻，扮成孝子，胡闹了一天，倒也有好些人来叩奠的。这么一

混，那位护院陈中丞，倒送了二百吊京钱的楮金，连各寅僚的，差不多收了三百吊大钱，被他挨过了一个穷关头。还拣了一轴幛子，换了几个字及上下款，寄到江阴去挽他的丈母。

恰好这件事闹了之后，陈护院连下了两个劄子，委他一个本辕文案、一个官书局督办的差使。雨堂奉劄之下，不免趋辕谢委，一面拜同事，一面择日到差。

且说第四回书中所表的抚辕文案田仰方，他本是山东的一个老候补，他当日以通判到山东时，现在的护院陈蕙裳还是个知县，彼此本是相好。陈护院这回接印之后，自然照旧留差。喜得这护院是个风流倜傥人物，所有一切旧友，莫不略分言情的，所以差使格外好当，上下之情也易于通达，并无壅蔽之虞。这也是他的长处。田仰方本是个豪侠之士，最欢喜应酬，因此护院越发和他共得来。这一天看见雨堂拜片，知道又添了个同事了；并且也是老朋友，因此动了请客之念，定了日子，就在芙蓉巷本公馆里摆起宴来。一共摆了五席，所请的无非是红红儿的候补道府，内中有许多与我这书上无干的，就不去一一琐叙了。

内中请的第一个客，就是陈蕙裳中丞。所以这天的客，因为有他在内，都是恐怕落在护院后的，纷纷早到。及至护院到时，一律还他僚属规矩，站班迎接。等到定席时候，护院自是当中第一位，却请了新委善后局提调萧志何及陈雨堂两个陪他，下余在两旁分排了四席。护院入坐之后，先交代说："我们都是老朋友，断不可拘礼节，只管开怀畅饮。总要和十年前，我们在鹊华桥（济南冶游之地）玩笑一般才好。"众人领命，无上痛饮。

上过几道热炒之后，厨子捧了活鲤鱼上来，请示做法（济南风气如此）。护院道："别人总欢喜一半醋溜，不是就红烧，一半总是清炖。我今天变个样儿，一半拿来炒片，一半做口汤喝吧。"厨子领命下去。护院对志何、雨堂道："你看他们都是静悄悄的，你两个何妨分到两面去打个通关，只当是代我的。他们谁欢喜和我豁拳，就请他们来。"志何、雨堂两个奉命，便分头去豁拳。雨堂的拳本来不济，打了两桌十二个人的通关，倒输了八个直落五，不觉酩酊大醉。恰好家人捧上炒鱼片来，雨堂道："这、这、这是老帅点的菜，你们尝尝。"说到这里，忽然想起离座久了，老帅没有人陪坐，并且打完了通关，也要去销差。于是一踅一踅的仍走到首席上，抬头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那位护院陈大帅不见了。暗想："莫非也到旁席豁拳去了？"回身要到那边席上去时，不料一回身，和志何撞个满怀。雨堂道："老，老，老帅呢？"志何道："没在那边？"雨堂道："那，那么，到，到，到哪里去了？"志何道："人多眼乱，你仔细看看，难道飞了去不成？"雨堂又一踅一踅的走了一遍，哪里有个护院的影子？一眼瞥见了仰方，便一把拉住道："你，你，你是主人，可，可，可看见老，老，老帅在哪里？"仰方愕然道："没看见。哪里去了？"于是四面八方一寻，花厅里、书房里没有一处不寻到，哪里有个影子？闹的大家席都不坐了，都在那里惊奇道怪。

只见门上家人来说："抚院早已去了。临走交代家人，不要惊动，所以家人没敢上来回。"仰方道："好混帐！抚院交代不要惊动，你就直到此刻才来回？没叫我们把地皮翻过来。找去！"家人道："家人在外头伺候，这会才听说上头找陈抚院。"

志何道："不要说这些闲话了。你可知抚院到哪里去的？"家人道："听那边管家交代顶马的，是说光通书局，只怕是拜浦大人去了。"志何道："哦，是了！听说浦明理今夜也请客。他那里湖光月色，正是好的时候，所以老帅急着去了。我们赶去伺候吧。"于是主客一众，也不终席，轿马纷纷，都投光通书局而去。

且说这光通书局的总撰述姓浦，名秀，字子秀，本是个秀才，系本省文登县人，明朝浦汝器（名铉）先生之后。真是胸罗经史，学富五车。又操了一支好文笔，发起议论来，无论新学旧学，都说得有条有理，因此人家送他一个绰号，叫做"浦明理"。久而久之，就把这混名叫成真名了。浦明理又从附生上捐了一个道员职衔，到省里开了这个光通书局，专门编译新书，嘉惠来学。这座书局却开在大明湖旁边，客堂背后便紧靠着湖，还有几弓余地，开了个小小花园。

这天设了两席，也是专请护院吃酒。因为是七月天气，要取凉爽，把两席都摆在客堂后面的月台上。田仰方等大队人马赶到，看见门外有几名戈什，便不等通报，一直进去。走到客堂前面，已听得里面管弦嘹亮，丝竹嗷嘈，一片歌声，行云被遏。明理听得有客来，连忙到客堂招呼。仰方道了来意，众人分列坐定，仰方便到席上去看护院。谁知履舄交错，裙屐纷陈，当中也独少了个护院。仰方不免向同席各人招呼。叫来的妓女多半认识仰方的，也都一一招呼。仰方便问："怎的不见老帅？"众人道："方才吃的有点倦意，说是到花园散步去了。"仰方别过众人，出了客堂，从侧首转到花园里去。这花园只有一座小小亭子，两间起坐地方，哪里有什么护院踪迹？好在月色甚好，顺着路绕到客堂西面一个院子里，仍是五间正屋，两道

游廊，里面便是浦明理的编辑房。仰方是极熟的熟人，平日都走动惯的；看见编辑房里有灯亮，疑心护院在里面，便顺脚走到门前，掀起帘子，往里一看，不觉吃了一大惊，连忙退了出来，心中十分懊恼。低着头从回廊东面一条长夹弄走出去，意思要仍到客堂里去坐。刚刚走到弄口，遇见了浦明理，问："老帅在里面么？"仰方顺口答道："没看见。"明理便向弄里走去，恰好在廊下遇见了护院。便道："今天这鸭子烧得很好，请大帅上席。"陈蕙裳笑吟吟道："其实我已经吃饱了。"说着，便一同出去。经过客堂，众人一律站起来伺候。仰方是那边的主人，不免要向前道歉。护院搭讪着招呼两句，重新入席。浦明理要添席让众人，众人一定不肯，只在外面伺候抚院。陈蕙裳只吃了两片饽饽，便起身走了。众人送过他之后，也就纷纷各散，各人归去，都无事可表。

单说田仰方回去之后，一肚子没好气，也不归上房，独自一个坐在书房里发气。几个家人看见老爷颜色不好，不敢去睡，轮着班在外面伺候。原来田仰方是个南边人，虽然在外处也多年，却有一种婆婆妈妈气，永远不肯破除的。平生忌讳的事最多，大凡同寅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肚子里有一部《婆经大纂》的。今天晚上他自以为大不祥，回来第一件便要想法子祓除不祥；然而这件事又不愿意和人家商量，独自一个闷在肚里，直挺挺的坐了半夜。到了十二点多钟时候，才叫了一声："来！"家人连忙走进去。仰方却拿出一张一百吊京钱（即五十千大钱也）的票子出来道："去买鞭炮来。"家人道："现在买，是明天买？"仰方怒道："明天买我还现在使你？"家人道："买多少？"仰方拍桌子道："给你多少钱就买多少，怎么你越闹越胡

涂了。”家人退了两步，又回身问道：“请老爷的示，要买多少一挂的？”仰方顿足道：“谁要你那多少觑琐，多的、少的、大的、小的，尽钱买就是了。”那家人才退了下去。他又叫一声：“来！”家人回转来，仰方道：“带买一对一斤重的蜡烛来。”家人答应去了。

你想时候已经半夜了；况且又不近年，又不近节，谁家预备那许多鞭炮？幸而是在热天，人家睡得迟，那家人领了命，走到外面南货店里、广货店里，一家一家的打开了门去凑买，差不多到两点钟光景，才买了三十多吊钱的鞭炮，以及一对蜡烛。再要买也没处去买了，乐得赚了十几吊钱回去销差。谁知仰方已在那里等得心焦，暴跳如雷的在那里骂了。一见了家人回来，便叫到上房取蜡扦来，先把蜡烛点上，然后叫家人们轮着把鞭炮一挂一挂的燃放起来，闹得砰訇之声连绵不断，把上房的太太、姨太太都闹醒了；小孩子也吓唬的哭了。丫头老妈子一个个都从睡梦中惊起，打听得是老爷动气呢，便都不敢声张。只冤了左右邻居，半夜三更被他吵醒了，不能再睡。好容易盼得他停了一会，正好朦胧睡去，他那里又是哔喇喇的一阵，又惊醒了。七月里夜还短，足足被他闹到天亮，还只满腹疑团，不知是何事故。

却说仰方闹到天亮，渐渐气也平了，人也乏了，便在书房榻上朦胧睡去。这一睡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起来。梳洗过后，无精打采，独自一个在那里纳闷。昨天的闷是怒，今天的闷是怯。怒是以为遇了不祥，怯是恐怕抚院见怪。在我本是无心，在他未免芥蒂。既不便自己去招赔不是，又不便托人转弯，并且要刺探他喜怒，也无从下手。一时间心乱如麻，没得主意，

连茶饭也无心去吃。呆呆的想到五点钟时，方才得了主意。随便吃些点心，打点停当，径到鹊华桥去。

原来济南的鹊华桥，犹如上海四马路一般，是个烟花所在。内中一家妓院有个姑娘，名叫巧铃，生得有儿分姿色。再靠着点脂粉，便装点得国色无双。若论她的技艺，却是吹弹歌唱，无一不精；应酬客人，便是活泼玲珑，随机应变，因人而施，因此在济南享了个第一艳名。田仰方一向在她那里花的钱不少，却是除了吃酒带局之外，别无他事。今天仰方正是去访她。

她一见了仰方，便涨红双颊，叫得一声田大人，便低下了头。仰方反想点闲话去和她周旋。敷衍过了一会，巧铃红了双眼说道："这碗饭真不是人吃的！什么事都闹得不由自主。碰了大人老爷们肯原谅的，就是当姑娘们的造化；不然啊，今天翻了醋瓶，明天捣了醋缸，当姑娘的一肚子委屈，除非向阎王爷诉去。"仰方道："你说些什么？我都不懂。这里有陈大人赏你的，你拿去吧。"说罢递将过去。不知递的是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五 回

破除资格特赏优差　撤弃委员去充买办

且说田仰方递过去的不是别样东西，正是一张二百吊京钱的钱票子。巧铃接在手里道："请陈大人自己留着吧，又赏我作什么？"仰方道："你就收了吧，客气什么？"巧铃收了，仰方立起来要走。巧铃看见仰方殊无醋意，并且代送了赏钱来，便拿出从前的老面目相待，见仰方要去，便把脸一沉道："椅子还没坐暖和，就拔碇了吗(拔碇，济南谚，言舍此他适也)？给我拉个寨去(拉寨，亦济南谚，谈天也。拉个寨，犹言谈几句天)。"仰方又坐下道："拉什么寨啊？"巧铃道："你给我谢谢陈大人。"仰方道："是这么一句要紧话！我今天有事，要先走了，改天再来。"巧铃不便再留，仰方便一路走到萧志何公馆里去。

恰好遇见雨堂也在座，见了仰方，便问道："正是，我正想奉访仰翁，请教一件事。从前这里派到上海去查访冒了矿局名字招股的鲁薇园，不知现在哪里？"仰方道："他自从奉委去后，并没有回过山东。后来打了个禀帖回来，说是所查的乔子迁早已闻风逃遁，不知去向。又附了一个请假回籍措资的禀，就此没回来过了。雨翁可是与他相识？"雨堂道："我从前并不

识他，不过在上海同过一两回席，方才接了上海朋友的信，托我查访查访。”仰方道：“薇园也很奇，连我这里也没信来。”正说话时，仰方的家人找到了说：“请老爷回去，院上有人送札子来了。”仰方听说，便辞了志何、雨堂回去，一路上满腹狐疑，不知是什么札子？

及至回到公馆，一脚才跨进大门，迎面一个人抢近前来，请了个安说：“给田大人道喜。札子已经送到上房去了。”仰方看时，却是抚院的号房。仰方到上房取札子一看，原来委了筹防局总办。这个本是道班的差，自己忽然以知府得了，不觉心中一喜。以为是放了一夜鞭炮之功，从丰赏了札费。那号房本来知道仰方出手阔绰的，所以等在那里，得了犒赏，自欢喜去了。仰方到了明天，不免上院谢委。同寅中都来和他道喜，自不必提。

且说陈雨堂原是接了伊紫旒的信，访问鲁薇园踪迹，得了仰方的话，自写信去回复紫旒。你道紫旒要打听薇园做什么？原来李闲士从苏州回来，知道薇园到广东去了，想起那二万五千头的存折还不曾取回；问问店里经手，又说没有留下。到汇丰一查，说是已经某日取去了。闲士这一惊，非同小可。暗想：与薇园相识十多年，不曾见他干过靠不住的事，何以一旦如此？莫非他临行已经留下，是被店里经手的取去了？然而察看神色又不象。况且这经手的又是自己至亲，想来断不为此事，总是薇园拐去的了。据店里各人说，他因为查金矿的事到广东去了，这件事伊紫旒或者知道，他到广东住在哪里，不免去看紫旒探问一切，谁知紫旒也不知道。闲士又不便说出被他拐了银子一节，只在那里皱眉搓手。紫旒见他这副情形，便

道："他是到广东查办事件的人，阁下如果有要紧事，要通信，只须广东有熟人，托人在各衙号房里总打听得出来。"闲士听了，只得说声领教，辞了回去。

踌躇了一夜，莫说广东没有熟人；就是有熟人，打听着了，也不见得一封信就讨了回来，少不免要自家走一遭的了。想定了主意，便等到有广东船开时，附了轮船走到广东，遍处打听，哪里有个影子？可怜跑了个空，垂头丧气回到上海，只得又去找紫旒。此时紫旒久已承受了许老十的书局，打听了几天，才见着了紫旒，诉说一切。紫旒也十分疑讶，暗想莫非回山东去了？看闲士情形，十分着急，料得他一定有要紧的事，因此写了一封信给陈雨堂，打听薇园踪迹。

谁知鲁薇园当日见财起意，机械心生，拐了二万五千银子，上了广大轮船，说要到广东去，等送客的都走了，他却搬到通州船上，写了天津船票。轮船到了烟台，照例停泊，起卸货物，薇园却也就此带了行李登岸，投入客栈住下。他所带的家人，本来是山东登州人，到了烟台，已是登州地面，便算清工钱，另外给了他几个盘费，打发去了。到底是初次学做坏人，事事胆小，暂把姓名改变了，叫做张佐君。看官，他既然自己改换了姓名，我作书的也只得跟着称他做张佐君了。

且说张佐君住了几天，等再有到天津的船来了，才附了船到天津去，住在佛照楼栈里。问他的原意，他本要借了闲士的一笔钱，进京去过个道班，这是他见财起意时的主意。及至到了船上，走到半路，忽然又深自懊悔起来，这二万多银子，不是小事，万一李闲士追究起来，寻着我的踪迹，控告起来，岂非身败名裂？因此失了主意，打发开家人，变了姓名，作一个

暂时之计。到得天津，越想越不敢进京，住在客栈里，殊无聊赖。

同寓的一个广东人，姓方，是一个贩货行商，大家叫他方老办，所住的房正与张佐君相对。住了几天，彼此出入相见，不免点头招呼，佐君从此算是得了一个朋友。他看见方老办天天忙着收什么货，发什么货，便动了心，暗想：我何不借着这笔银子也来经商？侥幸赚着了，就可以拿这一笔本钱还了闲士，免得失了交情。定了这个主意，便时常向方老办研究商务经络。方老办是个直爽人，凡是张佐君所请教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两个成为知己。

张佐君结识了一个方老办，未免跟着在外面应酬，便识了一班朋友。一天佐君正在栈里闷坐，忽然来了一个朋友看他，这个朋友叫杨荩臣，也是席面上展转相识的。见了佐君便道："佐翁，连日看不见你，原来你在家里闷着。为甚不到外面去逛逛？"佐君道："没个伴儿，就懒得出去。"荩臣道："我今天备了个小酌，特来相邀，可以出去走走了。"佐君道："怎好打搅？"荩臣道："朋友们逢场作戏，说什么打搅呢？"说着，便一定拉了同行。雇车到了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去吃酒。同席的一个俞梅史，一个周济川，其余几个与我这书上无干的，也不去记他了。荩臣一一介绍，代通了姓名。周济川是拿离士洋行的买办，俞梅史是新从上海来的，也是一个洋东打发他来找寻洋房，要开什么洋行，顺便要招寻买办。

自此之后，他们四个人便天天在一起，混了半个多月。忽然一天，说是俞梅史的洋东到了，这洋东名叫孩尼低，向在上海开了一家五金进口洋行，这回要到天津来开一家支行。所以

先打发梅史来看房子，看定了，这洋东便亲自到了。梅史便起了忙头，霎时间置备中外木器，布置起来，还用了帐房、茶房、出店等人，即日开张。这洋行名叫加士梯。

济川、荩臣、佐君等未免去和梅史道喜，梅史自然置酒相待。饮酒中间，梅史说道："今日敝东说起，这加士梯的买办，就委兄弟做了。兄弟于市面上的事情虽还略知一二，但是孩尼低这回到天津，是兼办军装的，缺少了一个军装买办，你几位可替我想一个人出来？"济川道："军装买办是和我们两路的，倒不必懂洋话，只要熟识官场门路便做得。"梅史道："熟识官场门路倒不必，只要熟悉官场的应酬规矩，自己有了个二百五的功名就可以做得。至于门路一层，只要慢慢走起来，就会熟的。况且名片上头刻了某某洋行的字样，那官场中自然另眼相看。"济川道："只是一时哪里去找这个人？"荩臣拍手道："现成放着的不要，你们还向那里去找？"众人愕然问是哪个？荩臣道："佐君兄左右闲着没事，不就干了？"佐君道："兄弟却向来没干过这些事，恐怕办不妥，并且也不懂得。"梅史道："这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只要结识几个官场，揽着了生意，从中分你一股佣钱。平常日子不支薪水，如果揽了一票几十万的大生意，除佣钱之外，并且可把你为这票生意应酬所用的钱，开出帐来，行里一一还你。佐翁如果肯屈尊，就是这个办法。明天先去见见洋东。"佐君道："且待兄弟打算过，明天给梅翁回话吧。"当下酒散回去，佐君独自一个盘算了一夜，没个主意。

到了天明，便去请教方老办，把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方老办仔细想了一想道："若是上海分过来的支行，便应该用上海的行名。我在上海年数也不少；过往的次数也多；交易往来也

不少，从没有听见一个加士梯的军装洋行。这还不必深究。但不知他请你做买办，有叫你垫钱没有？”佐君道：“这倒没有。”方老办道：“据我看，这件事未必是好事。但是佐翁左右没有事办，便接了它也不妨，不过处处都要自己小心罢了。倘或有时说有一件什么事情，或是什么生意，要你垫钱，那可不要答应他。”佐君领教过后，便辞了回房，心想依了方老办的话，左右是个不用本钱的生意，做得着，我便分着佣钱，做不着，我也不担什么处分，顶多不过应酬上面白化几文罢了。想定了，便去到加士梯洋行。

梅史道：“昨天所谈的，想已定了主意？”佐君道：“承梅翁的照应，有什么不定之理？但是兄弟初出茅庐，一切都不懂得，事事都要求指教罢了。”梅史道：“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有什么事情，彼此都好商量。佐翁既然答应了，我们可一同进去见见洋东。”佐君答应了，一同进去，所有问答，都由梅史翻译传递，谈了一会，便一同出来。梅史请佐君把行李搬来，佐君乐得依从，从此便在加士梯行里住下。

梅史又教他印了些外国式小名片，上面刻着：“加士梯洋行经理军装处分省补用知府张辅字佐君。”一切预备停当，梅史便约了外国人去拜客。备了三乘轿子，三个人分坐了，到什么善后局、洋务局、制造局、东局、关道、天津府、天津县等处，排日去拜会。官场中听说外国人来了，便如迎接丹诏一般，开了中门，延请相见。又是什么香槟酒、洋点心、水果等相待。每到一处，见的虽是总办，佐君却打听了有几个委员、师爷，一一都投过一张片子，以为将来应酬地步。忙过四五天，各处客都拜过了，内中也有来回拜的。佐君从此便在侯家

后一带应酬起来。

一连混了一个多月，没有丝毫生意，心中慢慢的有点悔意。忽然一天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却是善后局提调伍太守请客，约定晚上七点钟在大房子秀玲家，并有“千万请到，大有机缘”的话。佐君便等到晚上，坐了车子去。伍太守接着，寒暄已毕，伍太守说道：“兄弟今天并不请客，不过在这里摆个半桌（天津妓家有此风气），所请除了佐翁之外，只有一个人，却是佐翁不曾会过的，等一会兄弟介绍你们相见，或者有个交易。”佐君道：“多谢费心得很，事成自当报谢。”伍太守也谦逊了两句，便去与秀玲兜搭。

过了一会，外场报客到，伍太守连忙敛容迎接，一面指与佐君相见，说道：“这一位是现在这里督宪的孙少大人。”又对孙少大人道：“这是加士梯洋行军装买办张守佐君。”彼此一揖就坐。秀玲便招呼摆席。孙少大人道：“再没客了么？”伍太守道：“今日是专诚请孙少大人来奉谈几句，因为佐卿不是外人，才请来奉陪的。”孙少大人道：“天津现成有军装洋行在这里，怎么我们老头子尽着叫人到上海去买？这也无谓极了。”伍太守道：“正是为了这个，请孙少大人来商量。”不知商量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荐生意伍太守分肥　遭骗局张佐君叫苦

且说伍太守向在直隶候补，虽然不十分红，却也不是黑路里的人；道府班中，也算有数人物。前几天闻得上头要办一票军装，为数颇大，便设法营谋这个差使，上头也答应了，不知怎样被别人走了小路，把这件事捺住，其势就要改委别人了，因此心中大怒，正是一块到手的肥肉，凭空被人夺去，如何不怒？因想出一个两败俱伤的法子，弄一个大家拉倒。所以才请那孙少大人与张佐君当了面，偏要对了孙少大人再四地提及佐君是个军装买办。

孙少大人随任在衙门里，虽然各样公事轮不到他多管，然而出了一个差事，总有人去钻谋。凡钻谋的人是无孔不钻的，就如这回出了买军装的事，不定有人走到他的门路，他也不免有点晓得，所以伍太守故意提出一声军装买办来，就惹起他何必委人到上海去买的话。伍太守引出他这句话来，便道："何况佐君兄，他从前在上海极著名的军装洋行当过多年买办；人又老实可靠，以后如果出了生意，求孙少大人照应了他。"张佐君接着道："能得孙少大人栽培，自然要格外报效。"孙少大人道："这个商量起来看罢，我是无所谓的，只要老头子肯答

应，我叫你当面去见。”佐君道：“老帅那里，倒是和洋东一起禀见过的，真是一位福人。”孙少爷道：“为什么事见的？”佐君道：“也就是为拉拢生意起见。”孙少爷道：“我们老头子真是老胡涂了！既然见过面，提过这事情，怎么会就忘了？”佐君道：“老人家公事忙，哪里记得许多小事！”当下三个人谈谈说说，一面吃酒。伍太守一边是在孙少爷的马后尽拍，一边是代张佐君的牛下尽吹。又谈了许多定购军装的筋络，委员舞弊的神通。孙少大人一一听入耳内，记在心头。席散之后，回到衙门，径归上房。

听说制军还在内书房里，就踱进去请晚安。制军正在那里吃杏仁茶，看见孙子进来请安，便道：“你吃过点心没有？叫他们替你拿一碗杏仁茶来，就在我这里吃了去。”孙少大人道：“孙儿才吃了东西，这会不饿。”制军道：“那么你坐一坐去。”孙少大人就在一旁坐下。制军道：“你这几天都在哪里？方才晚饭时候，我吃的一碗口蘑汤很好，我只吃了两片口蘑，喝了一口汤，余下的叫人给你送去，说你没在家吃饭。”孙少大人道：“今天是一个朋友约到外头上馆子去的，倒代爷爷打听了一件事情出来。”制军道：“又打听了什么？”孙少大人道：“原来这里早开了一家军装洋行；咱们往后办军装，可以不必到上海去了。”制军道：“只怕还是上海的靠得住。”孙少大人道：“左右他那枪炮都是从外国运来的，天津、上海所开的洋行，一样的代外国的厂家经手罢了，有什么分别？”制军想了一想道：“也罢，明儿交代他们就近在这里办了，不必到上海去吧。倒是省了一笔盘费。”孙少爷道：“只怕委员得了札子，早动身去了。”制军道：“这两天我事忙，札子还没下去。”孙少大人道：“采

办军装是一个著名的好差使，他们不知要分到多少回佣？现成的洋人孩尼低在海大道开着加士梯洋行，买办张辅还是个分省补用知府，前回还来见过爷爷的。明日叫人传了他那买办来，爷爷当面和他定了，岂不爽快？委员们多要他们回佣，左右是开在价钱里面；爷爷自己买定，不要这笔回佣，价钱自然便宜许多。"制军笑道："当面买也好，不过要磋磨价钱，订立合同，要费多少话，我哪里有这些精神？这么吧，那札子我也不下了，这件事就是你去办了吧。你也去多少拿他们几个回佣，好去花销，省得常常向我觍琐。你去睡吧，那篇帐我明日给你。"孙少大人不胜之喜，别过祖父，自去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方才起来，门房家人便传进来一个手版，举目一看，正是张佐君。暗想：我此时看他，没甚话说；况且那篇帐也不曾拿着，见他做什么？便摇了一摇头。那家人会意，便出来挡驾。张佐君见不着孙少大人，便回轿到善后局去拜伍太守。偏偏伍太守在公馆里，不曾到局，只得自回行里去。

又过了两天，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来请，佐君即刻便坐车到善后局去相见。寒暄已毕，伍太守道："此刻生意便有一票，只是上头的意思是要派委员到上海去办。孙少大人答应了，可以设法留在本地办，但是里头恐怕要打点打点，阁下的意思怎样？商量起来，我们做这一票交易。"佐君道："不知有多少数目？又是怎样打点法？还要请教。"伍太守道："生意大约有二十多万。至于打点之法，原无一定，只请阁下想法便了。"佐君道："事前打点，兄弟没有这个力量；至于事成之后，前路要多少好处，无非都开在价钱上面，这是有老例的。"伍太守道："这是上头的话。这两个经手人呢？"佐君想了一想

道："那就提一个九五回佣出来，交给太尊去开发便了。"伍太守道："既如此，我们就好商量。"佐君道："兄弟本打算请请孙少大人；但是初次相见，不好冒昧。请太尊代为转致一声如何？"伍太守道："这倒不必，孙少大人不轻易赴席的。我这边说妥了，再请过来商量吧。"佐君只得罢休。

又谈了一会，便别了回去，对俞梅史说知。梅史道："二十来万虽是小生意；然而混了两三个月下来，总算捞着一点，从此做开了头，以后便是熟手了。"佐君道："伍太尊那边要了一个九五，我们本行不知如何？也得先要对洋东说明白了。"梅史道："这个自然。我们只要问洋东要了实价，由得我们加入佣钱，然后再由前路去加好处。洋东是都不管的，我们要开多少是多少。"佐君听了，自然欢喜。

又过了两天，伍太守打发人来请佐君，说是请到公馆里去。佐君连忙坐车前去，只见孙少大人已经先在那里了。相见之后，由伍太守交给佐君一篇帐，开的什么单响毛瑟枪多少，五响毛瑟枪多少，又是什么吉林炮、过山炮。佐君接了过来，看了一遍，彼此复伸前议。说妥了，佐君便先告辞回去，把这篇帐交给梅史，梅史自拿去交给孩尼低。等孩尼低逐款开出帐来，合算一算，不多不少，恰好是十六万。梅史对佐君道："我们加四万上去，除了伍太守的九五一万，我们落个三万，你用二万，我用一万，如何？"佐君道："未免加的太多吧？"梅史道："你放心，我这个加得极平情的。那个伤天害理的加起来，你还没看见呢！"佐君只好听他。加好了，佐君便拿去交给伍太守。说明九五回佣，只能照这二十万的价算，若是前路加多少，那是不能算回佣的。伍太守道："这个自然。你听信吧。"

过一天，把帐单送得去，佐君一看，谁知他们一加就是十万，十六万的原帐，登时就变了三十万了。梅史道："如何？这才是有天没日呢！"于是把帐单拿给孩尼低看，孩尼低也没甚话说，照样另写了一张，另写了一张草合同，一并交给梅史；梅史交给佐君，佐君送给伍太守，伍太守交给孙少大人，孙少大人拿回衙门去交给制军，扬扬得意地说道："爷爷，不是孙儿夸口，昨天孙儿在善后局查见一笔老帐，照这篇帐一样的，买了三十七万多呢！孙儿这回不是替国家省下七万多银子了？"制军欢喜道："这是你的能干，我慢慢地再赏你。"于是叫传翻译委员。

委员来了，制军叫看那合同帐单，委员看了一遍道："写的都对。但是向来买洋货，所开价钱总是金镑，或是马克，或是法郎。怎么这篇帐却开的是两数，又不注明是什么秤呢？"孙少大人在旁呆了一呆道："这个倒没弄清楚，待我去问明白了来。"于是拿了出来，到善后局问伍太守，伍太守也莫名其妙，叫人请了佐君来问；佐君也不懂，只得回去问梅史。梅史见问，忙道："只怕弄错，我同你去问洋东来。"两个人一齐去见孩尼低。梅史用洋话和他对答了很久，回头对佐君道："照例要开金镑的。因为开了金镑，我们中国也不过伸银子给价，金镑时价涨落不定，每每中国人吃亏，洋东初次到天津来开行，为招徕生意起见，格外将就，所以预先伸了银数。至于什么秤的话，向来洋人只知道中国的关秤，其余都不知道，所以没有注上。他们既然问到，就和他注上吧。"说话时，孩尼低已在合同帐单上都添了两个洋字。佐君便去回复伍太守；伍太守回复了孙少大人，孙少大人回了乃祖。

又传了翻译委员来看过，说明原委，那委员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制军在合同上画了个“行”字，孙少大人拿出来交给伍太守，伍太守这回却亲自到加士梯洋行，和梅史佐君当面见过孩尼低，请他签了字，自己也签了中人字；然后梅史、佐君都画了押。孩尼低便说明日再送正式合同过去，伍太守点头应允。

到了明日，佐君拿了正式合同去见伍太守，伍太守亲自送给孙少大人。到了下午，孙少大人和伍太守两个亲自送银子到加士梯行里。原来向外洋定买货物，照例订定合同之日，先交全价三分之一；等外国货物上船之日，电报来了，再交三分之一；交货之日，找足全价。这是官场向洋行里定军装千篇一律的办法，所以孙少大人这天领了十万两的票子，自己先到票号里扣下三万三千两，伍太守又扣下三千三百两，换了六万三千七百两票子，亲去交定。好在彼此都是狼狈为奸的，虽彰明较著，亦不妨事。当下佐君自然招呼应酬。他从前本是官场，自然一切都从容不迫。只有俞梅史一向不曾见过大人物，只忙得他屎屁直流，叫泡茶、泡好茶，递吕宋烟，开洋酒，摆点心，如同办大差一般，却又毫无秩序。孙少大人交出票子，叫写十万两收条。佐君接了，交给梅史；梅史拿了进去，一会儿拿了收条出来，双手躬身递给孙少大人。孙少大人略坐一会，便起身要去。梅史又拉死拉活的要请吃了晚饭去，佐君在后面暗暗拉了他一把，方才罢了。

却说张佐君自从做成一票生意之后，心中十分得意，以为再来这么一票，便可以还李闲士那笔款了。所以又在侯家后应酬了两天官场，酒落欢肠，最易动兴，便在南班子里留恋了两三天。

这一天回到行里，要向梅史分那三分之二的回佣，谁知梅史不在行里。问帐房先生时，那帐房先生道："前天下午出去了，便没有回来过。"佐君听说，暗想："到哪里去了？"便走到拿离士洋行找周济川问讯。谁知到得拿离士时，那里正在七张八嘴乱做一堆。佐君问济川可在家？一个人答道："我们也找他呢！先生可知道，我们行里出了奇事，洋东买办一齐不见了。"佐君吃了一惊，暗想我们那里莫非也是如此？忙忙回到行里，找着那细崽，问他洋东可在家？细崽道："两天没回来了。"佐君暗想不好了，一定也是那行径了！走到梅史卧房，推一推门，是虚掩着的；进去一看，只见床帐等东西都还照旧，四五个衣箱还在那里。此时心中动了大疑，也顾不得前后，扭开一个衣箱的锁，打开一看，只见装满了的都是破旧字纸砖头瓦石之类，不禁身子冷了半截，暗暗叫苦。呆定了一会，方才想出一个主意来。不知是何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变面貌鲁薇园割须　逞机心柏养芝铸镜

且说张佐君查见梅史的衣箱，知道落了骗局。呆了一会，瞥见他卧房的钥匙在桌上，索性拿过来代他锁了房门，然后到房里去。暗想他们骗了官家这笔巨款，却拿我串在当中，此刻他们逃走了，却又把我丢在这里；我如果不走，这件事便都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想到这里，又不禁自怨自艾，悔不该拐了闲士巨款，跑到这里来受这种骗局。闲士那里发作起来，我还有个交情可讲，这件事关系官款，如何担当得起？在这里又苦没个人商量，方老办虽是精明人，到底是初交，这等事如何好叫他知道？思来想去，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但是走虽走了，这一回的事，不比闲士，一旦发作起来，是要行文通缉的。前回不过改换姓名，这回还要改换面目才好。想定了主意，便取出表一看，见入京火车将近开车时候了，便叫人挑了两个衣箱，直到车站上去，所有帐被等件不敢带了。好在自己卧室就在楼下，楼上是洋人的写字间，帐房却设在三层楼。这便是俞梅史等的用心，早就预备下的。至于佐君也住在楼下的原故，梅史因他虽不是一党，然而终日在外应酬的时候多，还不碍事，恰好楼下一个空房，所以由他住了。此刻却便宜了佐君。

在外头叫了挑夫来，等把箱子挑出了大门之外，才告诉他到车站上去，所以行里的什么出店、茶房，都不知道他是到哪里的。到车站上了火车，到了北京。

佐君下车，又叫人挑了箱子，到一家京城土人开的小客店里歇下。洗了个脸，取出两张鲁薇园的片子来，一张放在身边；一张交给店家。看官，他此刻又光复了鲁薇园的姓名了，我这个做小说的，只得又跟着称他鲁薇园了。

且说薇园当下交代店家道："行李寄在你这里，我此刻到会馆里拜同乡，倘使会馆住得下，我打发长班来取，就拿这个片子做凭据，你见了这么一样的片子，就交东西给他便了。"店家答应了。薇园记了客店招牌，便走到街上一家剃头店里去剃头。剃过头之后，便叫待诏（京谚称剃发匠为待诏）把胡子剃了，待诏不肯。

原来各处的剃发匠都有这条规矩，只代人家留胡子，若是留好的胡子叫他剃下来，他却不肯的，若是一定要他剃去，他必要你自己先剃下一点来，方才肯代剃的。

且说鲁薇园留得好好的胡子，又为甚忽然要剃了呢？只因他在天津受了那个骗局，恐怕发作起来，自己虽然亦在受骗之列，然而官场一边是断不肯原谅的；既然不肯原谅，一定把自己作为同党，那时如何得了？好在在天津时改了姓名，此刻只要还了旧时姓名，便是两个人了。只有面貌是生成的，无可改革；只得把胡子剃了，掩人耳目。好在从前捐官时年纪尚轻，填的年貌是身中、面白、无须，此时要捐过班，就是没有胡子也不要紧。所以定了主意，把它剃了。然而无端剃了胡子，叫人家看见，未免诧异；所以他不在天津剃，不在客店里剃，却

到剃头店里去剃。他等剃了之后，再到别处去，叫人到客店去取行李，使得客店的人只知道是有胡子的客人来取行李了。他后到的地方，只知道来了个没胡子的客人。就是京里面相识的朋友，与及同乡，都是多年阔别的，这番相见，也不过以为他没留胡子罢了。至于那待诏是个先不知姓名，后不知踪迹的，绝不妨事，他定了这个好主意，所以叫待诏剃了。待诏道："老爷好好的胡子，为什么要剃了？我们照例是不能代人家剃胡子的。"薇园道："我这胡子不过是留着玩的，此刻留了几个月，觉得讨厌了。"待诏道："老爷要剃，请先自己剃下点来，我们才好剃。"薇园无奈，左手拿了镜子，右手拿了剃刀，要剃下去，只是不敢，恐怕割伤了皮肉。为难了半晌，还是待诏想出个法子来，递给他一把剪刀。薇园放下剃刀，接了过来，齐根剪了一撮道："这可好了。"待诏这才飕飕的一阵，把它剃下。薇园拿起镜子一照，居然变了光下巴的少年郎君，不觉心中又喜又恼。打好了辫子，便出了剃头店，走到骡马市大街广升客店里，拣了一个房，叫广升的茶房拿了片子，到那边客店里取了行李来。开了箱子，取出银子，现成置办被褥。料理妥当，然后出门去拜两个同乡。

因为京师密迩天津，不敢过于耽搁，匆匆捐过了道班，办了引见，仍旧归到山东，从旱路赶回济南。不料在半路上得了个病，病了四五个月。得他病好赶到济南时，那位护院陈蕙裳已经交卸，新抚龙中丞已经到任多时了。

鲁薇园和龙中丞是同乡世好，薇园上辕销假，并禀知捐过道班。龙中丞一见，便不胜之喜道："你来得好，我正在这里惦记你，有多少事要找你帮忙呢！"薇园谢过了出来，不免各

处去拜客。各人见他没了胡子，都很以为奇，那相好知交未免动问，薇园道："在上海遇了个相士，说我胡子留的太早了，与官运有碍的，所以我把他剃了。"这么一句话，把众人蒙混过了。

过了几天，龙中丞下个札子，委了他铜元局总办。有的见他得了铜元局差使，还说那相士灵呢。

且说薇园得了铜元局差使之后，便到局中细细考查，如何作弊，如何蒙混，每年可得若干好处，不觉大喜。因念龙中丞生平欢喜古董，并且欢喜得与众不同；人家欢喜的无非是钟鼎、砖瓦、碑帖、字画之类，他却必要有点灵异的才欢喜。他藏的一个小小花瓶，是在贵州抚台任上时用整万银子买来的。那花瓶又没有年号，颜色也不甚好，只有一样好处，无论梅、杏、桃、李等花，插在瓶里，开过花之后，还要结果生根，所以他就花整万银子买了。还有一座古玉屏风，天晴是干的，下雨时便湿润起来，他也视同拱璧，还说外国人的晴雨表不及它呢。薇园知道他这脾气，思量要搜罗一两件异样古董去孝敬他。

这个意思一起，便未免对人说要买古董。这句说话一出去，那班古董客便络绎不绝的怀宝登门；争奈所有的夏鼎、商彝，都不过古色斓斑，别无奇异之处。铜元局中有一个司事，姓柏，号养芝，为人极其聪明，又且见多识广，古玩字画一门，几乎是他的专门学，凡看见一样古器，必能指出它的来历。因为生得聪明，又兼事事留心，所以经他见过的东西，他就没有不懂的，就是铜元局的机器，他也天天去考究，到底被他考出那转动的道理，就自己造起一副小机器来。诸如此类之事，不胜枚举。因此人家又送他一个诨名，叫他做"通天晓"。

薇园要买古玩，也叫他来参看讨论。

一天，有个古董客送来一面古镜，镜后面古色斑剥，铭了“贵寿无极”四个篆字，镜面却磨得极光，要讨三千两价钱。薇园叫请了养芝来看过，养芝也看不出个道理来。那古董客才说：“这面镜子与别的古镜不同，只要在太阳底下一照便知。”说罢，拿了镜子，把镜面对着太阳，镜面自然有个返影照在墙上，那返影当中，说也奇怪，隐隐的也现出镜背的“贵寿无极”四个字来。薇园大喜，养芝心中暗暗称奇。接过镜子，再四把玩，再四寻思。那边薇园已经还了一千两的价了，古董客不肯，磋磨了半天，说道：“这镜子且留在这里，鲁大人只管商量两天，我再来取信也不要紧。一千两相去太远啊。”养芝正在怀疑这面镜子的道理，巴不得他留下考究考究，便怂恿着留下，又把玩了半天，忽然心中有所觉悟，便对薇园道：“司事家里本有一部《古镜图考》，可惜不曾带在身边。此刻细想起来，好象图考内说的，这种镜子是秦制。并且司事的亲戚家里藏了有两面，同这个是一样的，久已要让给别人，只可惜他此刻在福建。大人如果肯出一千两一面，有二千两交易，司事写了信去，叫他专人送来，只怕也办得到的。”薇园道：“可惜路远一点。”养芝道：“大人先把他这个留住。等司事打个电报去叫他把镜子带来，大人看得对的，便买了它，不对的，就买这个也不妨事。”薇园道：“这也好。令亲那个，如果看了不对，我多少送点盘费他回去便了。”

养芝大喜，连忙推说去翻电报，一口气跑回家里，把第二个儿子叫了来。原来这柏养芝生平专门做假古董，生下四个儿子，大的叫柏清，从小读书聪明，便叫他专学好了秦汉篆隶；

第二个叫柏奇，学了铜匠；第三个叫柏古，学了砖瓦陶匠；第四个叫柏怪，才十五岁，已经打发到江西景德镇去学做瓷器了。

且说柏养芝叫了柏奇来，告诉他看见这么一个镜子，和他商量要做两面假古镜，叫他预备了生熟两种铜，说明做法。柏奇道："做是容易。然而总不能他的字是'贵寿无极'，我们也做了'贵寿无极'。"养芝道："这个自然。"便叫了柏清来商量。柏清道："他们大人先生总是欢喜吉祥的，就是这些古器，也都是用吉祥文字的，我们也大同小异的写两个就是了。"养芝道："我想不用字，用画。"柏清道："用画却没有吉祥的意思。"养芝想了一想道："画龙如何？"柏清道："秦汉的时候，只怕不尚龙纹，用了龙纹，倒变成近代的东西了。"养芝又想了一会，忽然得了一个主意道："有了。你仿着李斯小篆，写一个寅字在当中，在寅字底下，画一只老虎，做一面；又写一个辰字在当中，画一条龙盘着，做一面就是了。"柏清依言，写好画好。

柏奇照着老子所教，先把熟铜条照样盘了两个字，又把熟铜块剪成了龙虎二物，装配匀停，然后用泥做成了两个镜模子，先把熟铜做的字画放在模子当中；再把生铜溶化了，倾在模内，登时成了两面镜子。便拿出来细细打磨。此时熟铜字画在镜背后凸了起来，看得见的自不必说，就是镜面上，也是熟铜嵌在生铜当中的了。打磨了两天，便成极光的两面镜子。拿到太阳底下一照，看那返影，居然字画毕现，养芝不觉大喜。

原来养芝想到字在镜背，断无在镜面照出影子之理，除非铜内有什么讲究。因想到生铜熟铜的影子，或者颜色不同，因想到这个法子，姑妄为之。不料一铸就成，岂非喜出望外？

当下又拿些盐醋之类去泡制那镜背，费了十多天工夫，制出一层铜绿；又用些灰土之类，把铜绿颜色弄旧了。配了一个旧锦匣，把一对铜镜装在里面，又过了两天，方才拿到局里给薇园看。照样试演了一遍，薇园大喜，问要什么价钱？

养芝道："司事已向亲戚那边再四磋磨过来。大人跟前，司事不敢说虚价。这两面镜子，据考据家说起来，是秦始皇造的定时镜，统共是十二面，分十二个时辰，此刻遗传在人间的，只怕不多几面了。这两面巧的是一龙一虎，暗合龙虎会风云的意思，若是拿去送中丞，中丞一定喜欢的。"薇园道："你说了半天考据，到底要什么价钱？"养芝道："这是司事胡涂。司事亲戚说是本来要孝敬大人的，实在因为家寒，才拿到这种家传的东西来变卖，也不敢多要，两面镜子只求大人赏三千两的价。"薇园道："太贵点吧？"养芝道："请大人吩咐。"薇园道："一千两一面还不行么？"养芝道："倘使不是一龙一虎，配得那么巧，就八百两一面，他也要卖了。"薇园道："你先把它留在这里吧。"不知交易得成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喜蛛儿昙花现色相　鲁薇园投药治思劳

且说柏养芝铸了两面假古镜，还造出许多来历，骗得鲁薇园深信不疑，到底被他索了三千两银子的价，还另外装潢了紫檀匣子，自己先上院去说明了这镜子如此这般的好处，然后着人送去。

龙中丞打开匣子，在太阳底下试验，果然不错，不觉大喜，重赏来使，叫家人捧了匣子到上房去，与小姐赏玩。原来龙中丞膝下有两个少爷，都捐了功名在外候补，不曾随任。只带了太太与两位姨太太及这位小姐在任上。这小姐生得云鬟雾鬓，惨绿怜红，年纪已交十七岁，闺讳是骊珠二字，生性十分聪明，虽未读破万卷，却也笔下通顺，风云月露，也凑得成五七言诗句的了。龙中丞视同掌上明珠。

这一天拿了两面镜子进来，先叫女儿看过，又叫丫头们拿到院子里太阳底下晒着，把镜影子照到墙上，隐隐现出镜背的字画来。骊珠仔细看过，回身向中丞福了两福道："恭喜爹爹，这一定是龙虎会风云之兆，爹爹不久又要高升了。"中丞益发欢喜道："偏是你详出这个吉兆来。"骊珠道："今日有了这个吉兆，应该庆贺，待女儿设个小宴，替爹爹贺喜。"中丞道："如

此我就生受了。"说罢，哈哈大笑。回头对他夫人道："我看来，象这两面镜子的东西，虽是宝贵，却总不及我的骊珠，是一颗活宝。"说罢，扬扬得意。

骊珠叫人摆下一桌酒席，却又叫人先拿两个茶几到院子里去，摆在太阳底下，用东西把两面镜子分支在两个茶几上，把那辰龙寅虎的镜影子照在堂屋当中墙上。然后上来替父母安坐，笑说道："女儿今天这一桌，虽说不成局面，却也是个风云宴会呢！"中丞乐不可支，从晌午时候直饮到日落西山，方才肯歇。有了醉意，便早早安息。

次日起来，到外面会客，巡捕官来回说："营务处的魏道没了。"中丞愕然道："他请病假还没有几天呢！怎么就没了？"巡捕官道："听说是个急病。"中丞就没话说了。

照例会过几个客之后，便下个札子，把营务处总办的差委了鲁薇园。薇园深感柏养芝，把他派了铜元局的帐房。柏养芝也算交了老运，花不到十吊的本钱，博了三千银子的利息，还得了通省最好出息的馆地。这且按下不提。

且说鲁薇园自从得了营务处之后，愈觉得受恩深重，难图报称。这一天遇了龙中丞生日，鲁薇园除送过寿屏如意等寿礼之外，再送一本戏。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各人倒不好落后，于是闹的藩臬首道首府等现任官，各人都送一本；各局的总办、提调，或数人合送一本，或一人独送一本；抚辕里面的文案委员，也合送了一本。闹的足足做了半个月戏。

薇园送的戏，排在第五天，演唱做过两出吉祥戏之后，便有一个花旦，拿了戏单到龙中丞跟前请点戏。中丞看看他，却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甚是可爱，因点了一出《贵妃醉酒》。

那花旦便装扮登台，果然是千娇百媚，压倒群芳。此时外场只用一支笛，越显得他清歌妙舞。中丞欢喜叫赏。那花旦下了台，卸了装之后，又亲自到中丞跟前请安谢赏。中丞细看他，果然生得韶秀可喜，与在台上时又是一般风韵，这种相貌，真是宜女宜男。因问："叫什么名字？"花旦垂手答道："小名叫喜蛛儿。"问："几岁了？"答："十七岁了。"中丞点点头。喜蛛儿还周旋了一会，猛抬头，看见珠帘里面一个女子，对着自己目不转睛地尽看，觉得没意思，便向中丞说了个请假，走开了。

原来这几天的排场，戏台是搭在花园里一座正厅的前面，正厅便做了客座，却把当中的围屏卸下，挂了一重日本帘子，以便把正厅后进做女客座，一般的看戏。那日本帘子本极稀疏，虽是隔帘，却看得极透彻，不过隔开内外，是那么一个意思罢了。所以那女子只管盯着喜蛛儿看，喜蛛儿也看得见有人看他。至于看他的女子是哪一个？姓甚名谁？那又是做书的人也不知道，不便乱造谣言，只好等看官们看了下文，仔细去想罢了。闲话少提。且说当日戏完席散，无事可表。

次日又闹了一天，中丞有点倦了，不等客散，先自退归上房，不多一会，骊珠小姐也回来了。中丞道："女儿为甚也老早回来？"骊珠道："不知怎的，今天好象有点神思困倦，所以早点回来。"中丞道："本来一连闹了几天，也觉得厌烦了。"骊珠道："正是。头一两天觉着很高兴的，后来慢慢就厌了。觉得那唱的也不甚好了。"中丞道："统共听了六天戏，我看只有昨天喜蛛儿唱的《贵妃醉酒》唱得最好。"骊珠道："正是。难得他扮起来犹如真美人一般；只怕杨贵妃当日也不过如此。然而那么一个人儿，怎么取个虫儿名字？"中丞道："我儿爱听他

的戏，我明日再传了他进来唱两出。”父女两个谈谈说说，不觉日落西山，外面男女宾客都散了。一宿晚景休提。

且说次日开演之后，龙中丞便叫传喜蛛儿。承差人遍问各戏班，都不知道，想起那天的戏是薇园送的，便找着薇园去问。薇园道：“喜蛛儿本来是京里的相公，今年才赎了身体，要到南边去搭班子，因为有一门亲戚在济南，所以绕道来探亲。我在京里相识他，所以叫他唱一出戏，昨天他已经动身去了。”承差人只得照这番话去回复中丞，中丞也就罢了。

有事话长，无事话短。且说唱过十天戏之后，骊珠小姐便十分厌烦，不肯出去应酬了。龙中丞以为她生性喜静，也自由她。等到半个月的戏唱完，稍为清净了点，中丞也为劳顿多日，每天见客过后，便到上房歇息，一切公事暂时都委托了几位幕府老夫子。

只见骊珠近来十分清减，茶饭少进，因问道：“你莫非有病？为甚只管不茶不饭起来？”骊珠道：“这几天不过人神倦点罢了，没有什么病。”说时恰值开饭上来，骊珠只用茶泡了一口饭，还吃了一大会，才勉强吃完了。龙中丞道：“你这个样子，还说没病？可不要耽搁坏了。”饭后，便叫人请医生来。

请了个本城医生来，隔着门帘，诊过了脉，开出脉案，说是劳顿停食，照着枳实消痞丸的汤头，加减开了几味药出来，说吃两服就好的。龙中丞见说是劳顿停食，倒好象有点意思，因为接连听了几天戏，这种娇贵千金，就要说劳顿了；接连吃了几天酒席，就恐怕有停食了。就叫去撮了来吃。吃了两服下去，如泥牛入海一般，绝无消息。龙中丞急了，叫另请一个医生来，说的也和前医一般，开的汤头也大同小异。

看官！须知抚台衙门一连唱了十多天戏，天天是有酒席的，合济南府的人哪个不知？此刻抚台的小姐病了，病情又是困倦无力，不思饮食，岂有不提住这个用神之理？近世医生大抵都是如此的，也不能全怪他两位。闲话少提。

且说龙中丞看了脉案药方，便道："前两天先有个医生，开的脉案方子和这个差不多，只怕未必对。"医生道："病源虽是一样的看出来，用药各人不同。吃了晚生这个方子，管保就好的。"说罢，又请将前医的方子给他看了，又批评了前医的几样药；夸说自己的药是如何用意，如何可以得效，然后辞去。这个方子又吃了两服，莫想有丝毫效验，索性闹得睡多坐少，并且多了个长吁短叹的毛病。

龙中丞更是急得了不得，令人出去遍访名医，争奈总没有一个看得对的。这一病就是两个月，索性月信也停了，瘦得剩了一把骨头，面色青白，一天有两三次烧热。烧热起来，便觉得两颧上绯红，手心是终日滚烫的，夜间更多了个咳嗽。此时的医生又多半说是阴亏的了。争奈药石无灵，任你对病发药，也不中用。这两个月里面，把一个龙中丞也急了个茶饭无心，眠食俱废，甚至叫了些和尚道士们，在衙门里诵经礼忏，代小姐祈福；又叫姨太太们半夜焚香礼斗，代小姐求寿。如此又耽延了半个来月。

一天，龙中丞忽然想起鲁薇园是一把岐黄好手，不过不大肯代人诊病，所以朋友们多不知道。"自己和他同乡世好，所以深知他的学问，一向胡涂住了，总不曾想起他来，若是早想起了，只怕女儿的病早好了。"想罢，便叫人去请鲁薇园。薇园以为有甚要紧公事，即刻上辕禀见。里面传出来说请到上房里

会。薇园一向听得骊珠小姐有病；只因是个小姐，不便过问，及至此时请到上房去会，便明知是请自家诊治的了。提一提精神，进去与中丞相见。

常礼已毕，中丞道："小女一病数月，势极恹恹，诸医束手。可笑我一向公私交迫，闹得神乱智昏，把我们老朋友忘记了。今天才想起来。请代小女诊一诊脉，看到底是个什么病源？订个好方子治好她。我们老朋友，不说谢了。"薇园道："怕职道的学殖浅薄，未必足担此任。"中丞道："在官言官。我们既是私宅相见，何妨脱略些，何必客气！"说着，让过一道茶，才亲自陪了薇园到骊珠绣房外面。

丫头们早已把房门帘放下，门外摆了一张茶几，上面摆两本书做脉枕，茶几旁边摆了一把椅子，预备隔帘诊脉。中丞道："这是老世伯来诊她，何必多这个事？"叫快撤去了，索性请薇园到房里去坐。骊珠小姐早已起来，坐在床沿上了。只见她春山锁恨，秋水凝愁，别具一种可怜之色。立起来向薇园福了一福，丫头扶近桌边坐下，薇园宁心静气，低头诊过了脉，看过舌头，方才和中丞一起出了绣房，仍到内书房坐下。

说道："小姐这个病，起初是思虑过度，忧郁伤肝所致。那时候如果投以顺气疏肝之品，不难痊愈的；此时病根已深，肝木侵脾，不思饮食；阴火烁金，夜见咳嗽，神志不定，时见潮热，虚损之象已见，恐成思劳。"中丞道："你背诵医书，我却不懂，请教什么叫个思劳？"薇园道："劳伤之症，有五劳七伤。那五劳是：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疲劳，这思劳是由思想抑郁所致。在职道愚见，姑且开一个方在这里，若是就这么煎服，恐怕也不见大效。应得要找点赏心乐事，引得病人开

个笑口，然后服药，似乎好些。”中丞皱眉道：“有什么赏心乐事呢？”薇园道：“闺阁小姐，每每因为困在深闺里面，以致郁成肝病；若在外头散玩一两天，再选一两个会笑会说的人，在旁边伺候，她自然有开心欢笑的时候。据职道看，最好是送小姐出去逛逛千佛山，或者大明湖，一则散心，二则得点山水清气，再选两个伶俐丫头，在旁伺候。只要小姐心开，肯说肯笑，把心事丢开，这个病就可以不药而愈了。若是只管郁郁不乐，就是变了药店里的蛀虫也是没用。”说罢，开了一剂疏郁舒肝宁神顺气的汤头，方才辞去。

龙中丞便把姨太太丫头们乱骂说：“好好的小姐住在家里，你们容她不得！是要怄她生出病来，你们才得快活！你们怄得她病，自然怄得她好。我此刻也没有话说，只在你们身上医好她便了。”说得众人面面相觑。当下二姨太太便道：“方才那先生和老爷说话，我们在窗口外面都听得了。其实我们怎敢怄小姐？那先生说要小姐到外面逛逛、散散心，不知老爷可答应？若是可行，我们便去劝来，等小姐早点好。”龙中丞听说，点点头。于是二姨太太引了一群姨太太、大丫头，到骊珠小姐香房里去。不知小姐肯出去逛否？且听下回分解。

阅者诸君，想已知骊珠小姐之病源矣。世间尚有此以礼自持之小姐，吾不觉增无限感慨。且于无文字中，亦可见龙中丞家政尚严，始有此好小姐。阅者勿以吾言为不伦也，观于自由自由之辈，吾于骊珠，且欲尊之为贞淑女子；无端拉之入怪现状中，吾且引为罪过。因记此以自忏。

第十九回

历下亭龙骊珠品泉　红雨轩鲁夫人论药

且说骊珠小姐一病恹恹三个月，阖家大小还不知她的病源。被鲁薇园看出了是忧思成病，务必要散心才得好。龙中丞爱女情切，说不得要稍越礼教，叫家人们备了一只游船，泊在大明湖边，叫二姨太太率领了三四两个姨太太，与及素琴、锦瑟两个大丫头，陪了小姐到湖上去游玩。又拨了一名粗使仆妇、两名家人在船头伺候。

时值八月新凉时节，那船上敞了两面船窗，放下鲛绡帘子，陈设了小巧玲珑的紫檀小桌椅。一群人簇拥着骊珠小姐，轿马纷纷，来到湖边。

上了船，船户便要开船，忽然岸上来了一个人，头带大帽，家人打扮，手中拿着手版，跳上船来说道："敝上是奉了营务处鲁大人之命，在这里伺候小姐的，特差家人过来禀安。"家人接了手版，交给仆妇送到舱里去，然后自己在外舱垂手照样回了话。骊珠看那手版时，写的是某营某哨弁尽先拔补守备某某等字样。不觉一笑道："我们出来，怎好惊动他们？说挡驾不敢当吧！"仆妇仍旧把手版传了出去，家人拿去还了来人，说过挡驾。来人又道："敝上带了一哨人，分坐了四号船，靠

在这左近护卫。"说着又指给那家人看道："那东边的两号，这西边的两号，都是的。"说毕辞去。

忽又一个老妈走上船来，手里提了一个食盒，径到舱里，替骊珠磕头请安，又向姨太太们请过安，然后在怀中取出一张片子，递给骊珠道："敝上给小姐请安，并送上几样粗点粗果，请小姐点饥解渴。"骊珠看是鲁薇园的衔片，欠欠身道："承你们大人赏，我不敢当。"老妈道："敝上专预备了一号火食船在这里，船上有燕窝粥、鲜莲汤、鲜芡实汤，小姐要吃粥饭，那边一切都预备在那里，小姐要时，只要管家们叫一声就送到。"骊珠道："那么更不敢当了。我们不过出来闲逛一会儿，怎么你们大人这么费心起来？回去千万替我道谢。"老妈道："这是便当的事情，小姐倒是太客气了！"说时在食盒内取出四盘点心：一样是牛奶酪酥白糊糕，一样是松子枣泥茯苓糕，还有两样是西洋式的饼。又在食盒下层取出四盘水果：一样是切薄的本湖鲜莲藕，一样是剥净的本湖鲜莲子，一样是上海带来的金山苹果，一样是牛奶白葡萄。又说道："敝上说小姐的病不要忌嘴，吃了什么可口就吃点，只要吃开了胃口，病自好的。"骊珠道："贵上大人实在太费心了，你回去代我说，等我好了，亲自到公馆里去叩谢。"老妈道："这个敝上不敢当。"骊珠叫赏了她四吊大钱，老妈方叩谢去了。

这边便叫开船，荡到烟波深处。薇园备的火食船，紧随在后面。那四号兵船，或先或后，相去总在十丈之外。游船在湖上荡了一转，在历下亭前泊定。二姨太太说说笑笑的，说得骊珠肯到亭上去游玩。那兵船早已派了四名兵丁，先到亭上去驱散游人，方是一群姬妾簇拥了骊珠小姐到亭上来。果然湖光山

色，令人赏心悦目。骊珠道："果然真山水有趣，我们衙门里的花园也算好的了，怎及得这个敞亮？"二姨太太道："这个自然。可惜我们不能常常到这里逛。今天是靠了小姐的福，才得开些眼界。"骊珠笑道："哪里是靠我的福，靠我的病罢了。"三姨太太道："但愿小姐逛了这一回，把病都送到湖里去了，精神依旧，我们就可以常常来逛了。"四姨太太道："小姐病好了，老爷又要什么'内言不出'起来，哪里还有得出来逛？"三姨太太道："痴丫头，只要小姐肯撒个谎，说是三五天必要逛一遍湖，不然就要生病的，管保你老爷一定相信。"一句话说得骊珠笑了。

正说笑间，薇园的老妈早又送上一个食盒，在盒里一样样端出来，却是滚得透烂的燕窝粥，还有四盘精细小菜。二姨太太代说过谢谢，便请骊珠吃粥。骊珠早被湖光山色一洗胸中郁闷，觉得精神陡发，便吃了一小碗粥，觉得还香。吃过粥后，又到亭外去看趵突泉（趵读如泡）。

这趵突泉就在大明湖当中，说大明湖的湖水就是趵突泉水也可以，说趵突泉水就是湖水也可以。不过那趵突泉是在湖心涌起，终年终日涌个不住，犹如锅里烧的开水一般。骊珠凭栏望了半晌说道："济南名泉七十二，趵突为最。我们既然来到此地，岂可不品泉？"二姨太太听说，便叫人放个瓜皮小艇，到泉涌处提了一桶来。骊珠亲自洗净一个茶碗，舀了一碗要喝。二姨太太连忙止住道："喝不得，小姐要喝，烧开了再喝。"骊珠道："烧开了，就没了真味了。"说罢，喝了一口。二姨太太着急道："小姐千金贵体，好的时候还不叫吃生冷东西；这带病的身子怎么喝起凉水来？叫老爷知道了不怨小姐，却怨我们

伺候得不好。"骊珠笑道："喝一口水却遭了姨娘的一大篇话。你不知道，我喝下去觉得清沁心脾，耳目都清爽了，只怕比吃药还好呢！"三姨太太道："我不信这趵突泉有这么的好处，等我也喝一口看。"说罢，舀了一碗咕都咕都的一口气喝了下去。舐舐嘴，看着骊珠道："怎么我喝不出它的好处？"骊珠看见，笑个不了道："大凡品泉、品茶，都要喝小小一口，慢慢地尝了滋味，才轻轻地咽下去。谁叫你这样的牛饮来？"二姨太太道："惟其牛饮，所以才和牛嚼牡丹一样，不懂得味道。"说得骊珠又笑了。此时二姨娘早叫人在船上煎起药来，一面说道："小姐说得这么好，我也尝尝看。"于是一群人你一碗，我一碗，都舀来喝。骊珠笑道："此刻不是牛嚼牡丹，却是渴骥奔泉了。"三姨太太道："我就依了小姐，喝到嘴里，细细尝它，到底还是淡水，有甚滋味？真是不懂！"四姨太太道："是些微有点甜甜儿的，比别的水不同，咽下去那股清凉，也是很好过的。"三姨太太道："不信你们的嘴辨得出滋味，我偏辨不出来。"说着，又舀了一碗，喝了一口，咂嘴舐舌，闭着眼睛，不住的摇头。惹得骊珠笑个不住。二姨太太道："算了吧，不要喝得破了肚子，白天闹脏了袴子，晚上闹脏了床铺。"说罢，叫人把一桶泉水倾入湖里。三姨太太道："我到底喝不出个味道来。"四姨太太道："天生这种东西，本来是叫文人雅士品评的，你这种粗人如何懂得？"三姨太太用手羞着脸道："小姐文雅罢了，你也配文雅呢！算是尝出什么一点甜甜儿来。"骊珠道："不关什么文雅粗俗，其实是粗心细心之别。"二姨太太道："也有点心理在里面，向来仰慕这趵突泉，以为是了不得的，忽然得尝着了一口，自然觉得是好的。"骊珠点头道："这

也是有的。"众人又说笑了一会便仍到船上去，在各处荡了一回。骊珠吃过了药，直到日落西山，方才回去。

上岸后仍旧一行轿马，回衙。薇园派来的兵排了队，护送到衙门，方才散去。

骊珠自从逛过一次大明湖之后，精神略觉清爽，仍旧每日请薇园诊脉。薇园又劝搬到花园里去住。好几天，又复困倦起来，慢慢的依旧水米不沾牙，并且厌闻人声。问她什么难过，她却又说不出来。医得薇园没法，只得告知龙中丞，请他多延几位医生商量。龙中丞急的没法，打电报到上海请了一位名医来，诊了几次脉，都说是思虑过度，忧郁成病。龙中丞听了，无非又是拿姨太太们出气。

薇园暗暗思量，这一位小姐，父亲看得如掌珠一般，合家人自然奉如祖宗的了，更有什么不如意事，竟致忧郁成病？此中一定有甚蹊蹊。这句话又不便向龙中丞说，因定了主意，打发自己太太到衙门里去问病，觑便对龙夫人说知。

鲁太太奉了丈夫之命，坐了轿子，到抚院内宅里去。他们同乡世好，向有来往的，龙夫人听说鲁太太来了，便迎接进去款待，自有一番寒暄。鲁太太问起小姐的病，龙夫人叹道："不要说起，这小妮儿累得人也够了！你们鲁大人说她是忧郁成病，就是上海请来的医生也这么说，这个我就真不懂了。我们虽不是什么上等人家，然而比中等人家总比得上了。父亲疼得她就如掌上明珠一般，要什么是什么，姨娘丫头们哪一个敢给她气受？她还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何至于忧郁呢？她父亲为了她，天天晚上念《金刚经》，念《观音经》，求她病好。昨天又电汇了五百两银子到上海，助陕西赈捐，也是求她快点好的。做

父母的心总算尽了，她还是那样。”鲁太太道：“便是小姐实在生得好不过，又聪明，又贤德，我们见了，也不由自主的爱上心来；何况自己人，哪个还给她气受呢！这两天病情怎样了？不知可吃饭？薇园也在那里心焦，所以要妾亲来看看小姐，不知卧房在哪里？”龙夫人道：“天天劳鲁大人的驾来诊病，此刻又劳动鲁太太看她，真不敢当了。”鲁太太道：“我们都是一家，还有甚客气？”于是龙夫人领了鲁太太同到花园里去。除了二姨太太在花园照应小姐外，三四两姨太太也跟了去。

原来骊珠此时住在花园里一座绿云红雨轩中。这绿云红雨轩，共是三间，当中一间，两面开门，一面向南，一面向北，当中摆一架十景橱，隔成两面，叫做鸳鸯厅。厅外种了数十本芭蕉，十多树桃花、红梅之类，所以题做“绿云红雨”。家人们又省称做“红雨轩”。东西两间，向日不过随意陈设，此时收拾了东首一间做骊珠绣房，西首一间给陪伴丫头们居住。且说龙夫人领得鲁太太到了，二姨太太连忙迎出来。龙夫人先在中厅让坐献茶，鲁夫人略坐一坐，就到里间去看骊珠。丫头打起帘子，龙夫人陪着进去。

鲁太太举目看时，只见骊珠拥了一床蛋青色熟罗秋被，背靠着一个平金红缎大靠枕，斜倚着身子，靠在床上。面色青中带黄，十分消瘦。看见鲁太太进来，便勉强撑持着坐正了，欠欠身道：“又劳鲁伯母的驾了！恕我不能起来行礼。”鲁太太忙道：“小姐请仍旧躺下，我是顺路来看看的。近来这几天觉得好点吧？我听薇园说，脉象总是如此。小姐，你自己要保重点，勉强也吃口粥饭，就容易好了。”骊珠道：“我也知道，可奈咽不下去。”二姨太太接口道：“方才盛了碗燕窝粥，只喝了

一口儿汤，就不要吃了。我们这位小姐，不要说是有病，就是没病，饿也要饿坏了。”鲁太太道：“快不要如此，总要吃点东西，这病才容易好呢！”又和龙夫人谈论了几句，要了一向的药方来一一看过。

原来鲁太太也精当医理的。看过方子之后，便走到床前，伸手把骊珠的脉诊了一会，再把各药方看了一遍，向二姨太太问道：“只怕还有点喘呢！”二姨太太道：“这两天天快亮时，是有点喘的。”鲁太太问龙夫人道：“这上海医生开的方，不知可曾吃过？”龙夫人道：“吃过两服了，也不过如此。”鲁太太道：“据妾的愚见，不吃也罢了。就病论病，这个病要好，第一先要把心事丢开，是不药自愈的。若论用药，此时是疏肝散郁理气为主。这江南医生，每每不问什么病，总用上了石斛、蒺藜两样，最容易引病入阴分。”龙夫人道：“入阴分便怎样呢？”鲁太太道：“这个不好说了。听说小姐月事也停住了，倘使病入阴分，怕的是成痨。”龙夫人道：“这还了得！明天快不要他看了！”鲁太太道：“也不知他们是什么用意？宗的是哪一家？就算他们江苏人只知道有个叶天士、费伯雄，《叶天士全书》也不说如此用药，费伯雄虽然没有多著述，就看他那部《医醇剩义》所订的方，也不是如此。这真是近来江苏时医的新法了。”说罢，又谈了一会，方才出来。龙夫人仍让到上房去款待。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论药一节，愿阅者勿作小说看）。

第二十回

老官医粗心投补品　娇小姐噩梦惊芳魂

却说鲁太太看过骊珠之后，仍由龙夫人陪到上房里去，又复说起骊珠病情。鲁太太道："论理，小姐这般一个知礼达义的人，生在这样人家，父母又那么钟爱，何至于生出这种病来？妾有一句冒昧的话，不知可说得？"龙夫人忙道："不知有甚见教？我们既是一家亲，就请鲁太太说了吧。"鲁太太道："小姐是曾经读过书，知礼守礼的。小姐年纪说小也不小了，不知向来可曾提过亲？"一句话说得龙夫人恍然大悟道："这倒向来不曾提起过。"鲁太太道："此刻何不和她提一提，冲个喜呢？薇园也是这个意思，不过这句话不便对中丞说得，所以叫妾来告诉夫人。"龙夫人道："这真是医者父母心，我们当真做父母的倒不曾想到这一层，真是费心了。"鲁太太谦抑了几句，龙夫人待过点心，鲁太太便告辞回去不提。

且说龙夫人送过鲁太太之后，便打发人到内书房里请龙中丞。中丞正在那里焚香，正襟念大悲咒，求小姐病好呢。听说夫人有请，只点了点头，把一首大悲咒念完了，方才到上房里去。夫人接着，把鲁太太的话说一一告知。中丞听了，不觉愕然道："我倒向来没有想到这着。然而她是个不出闺门的女子，

何至于如此？”龙夫人道：“人大了，知识开了。又是个识字的人，不定看了些什么混帐书，也不定这一班妖姬恣口无忌的说了些什么混帐话，被她听了，都是论不定的。”龙中丞道：“薇园既然虑到这一层，我们就姑且依她说试试看，左右年纪大了，终久是要提的。”说罢，叹了一口气，立起来，踱到花园里去看骊珠的病。

走到绿云红雨轩前面，只见一个老妈在大院子里桃花树下洗手巾，里面静悄悄的。中丞轻轻步入鸳鸯厅，掀起帘子，只见二姨太太和素琴、锦瑟两个大丫头，默默对坐，骊珠却在床上睡着了，便轻轻跨了进去。二姨太太等连忙站起来，中丞摇摇手。走近床前一看，只见骊珠半闭着眼，仰卧在床，气息恹恹，面如金纸，又不觉叹了一口气。二姨太太轻轻道：“老爷且到外间去说一句话。”中丞听说，又轻轻踱到外面。二姨太太跟了出来，递过一个细瓷小痰盂道：“小姐的病，不知怎样？老爷请看看这个。”中丞接过一看，只见里面都是白痰，痰当中却带着三四条鲜红的血丝儿。不觉吃了一惊道：“是几时起的？”二姨太太道：“是今天才见的。早就想回，又怕冒冒失失的惊了老爷、太太。方才鲁太太来替小姐诊脉，正想说出这个，又怕被小姐听见了。”中丞道：“小姐自己不知道么？”二姨太太道：“不知道的。”中丞点点头道：“拿去洗了吧，不要叫她自己知道。”

说罢，匆匆出了花园，仍到上房去，对着夫人跺脚道：“这是哪里说起？闹得吐出红的来了！可恨这济南，枉说是个省城，要找一个好医生都找不出来。”夫人听说，也吃了一惊道：“这话怎讲？”中丞道：“我也不知。你去问伺候的人去。”

夫人听说，也不再问，三步两步到花园里去了。

中丞也自到签押房里去，叫人去请薇园。薇园到来，中丞告知原故，薇园道："小姐不知何故，那一点肝火总不得下去。肝火灼金，乃见咳嗽。此时肺经受伤的很了，所以带出点血丝来。职道实在学识浅陋，诊治不好。大帅何不叫人打听，这济南城里，想来未必没个名医。"中丞道："我也这么想。但恐怕靠不住。"薇园道："也不妨多请几个人参酌参酌，职道一个人的见识到底有限。"中丞道："那么请哪个呢？"薇园道："大帅只要吩咐出来，倘不是好手，他们也不敢引荐得来。"中丞此时心焦如焚，听了薇园的话，便叫人到历城县去，交代打听几名好医生来。历城县听见了这个命令，便先叫本县官医上院去伺候。这官医已经七十多岁的了，奉了县主之命，便衣冠上院禀见。龙中丞此时尚和薇园在签押房谈天，闻报，便叫薇园先到花厅里去陪他，顺便考察考察他的医理，自己却到上房去打听骊珠的病顺。只见龙夫人已从花园里回来，两只眼睛哭得犹和核桃一般，说："女儿只怕不中用的了。"丫头锦瑟又把小痰盂送出来，说方才又吐了一口。龙中丞便叫拿出去给那官医看。那官医在外面细细的对薇园问过了小姐的病情，薇园一一都告诉了。那官医闭目宁神，听了半天道："别的都不怕，就怕耽误得太久了。"说话时，历城县又送来了两个医生，一一与薇园见过。恰好里面送出小痰盂来，三个医生轮流看了，彼此又议论了一番，只见家人来说："请。"薇园便陪了三个医生到花园里去。到得鸳鸯厅时，龙中丞已在那里了。薇园指点见过，行了常礼，便到里面诊脉。三个医生轮流诊过，龙中丞亲自陪到花厅坐下。那官医先说道："据晚生的愚见，小姐贵脉，

六部皆见细弱，乃是气血皆虚之象。此时急进大补之剂，只怕还可得手。"后来的两个医生同声说道："晚生等也同此意."龙中丞道："既如此，就请三位公议一个方吧！"薇园听了，只是皱眉，又不好多说。只见他三个相让到书桌旁边，由那官医秉笔，三个人唧唧哝哝了一会，开了一个十全大补汤来，内中却又加些红花、桃仁、寄奴草之类，双手递给中丞道："晚生们订了这个方子，求大帅鉴定。"中丞接过一看，只见打头第一样便是吉林人参三钱，便道："可以吃得参么？"官医道："早就该吃的了。小姐贵体本是禀赋虚弱，加以久病气血两亏，人参大补元气，用以培元。本方还有一钱交趾肉桂。晚生看得小姐的咳嗽，是虚火烁金所致，肉桂大补命门，有引火归源之功，命门真火一生，虚火自灭，可以止住咳嗽。这本是四君四物合成的十全大补汤。至于红花、桃仁、寄奴草，乃为停瘀太久而设，然而深恐体弱之人担不住，所以每样只用几分。"龙中丞于脉理医道一节向不讲求，听了他一番议论，觉得甚似有理，便把药方递给薇园道："我们再谈谈。"说时便举行茶杯送客。

三个医生走了，中丞又问薇园："这个方子可用得？"薇园道："据职道的见识，此时似乎不宜骤补。然而各人见解不同，职道不敢断定吃得吃不得。"龙中丞道："你只说据你的主意，是吃得吃不得。"薇园道："据职道看去，似乎不宜吃，还请老帅斟酌。"中丞只得送过薇园，进去与夫人商量。

龙夫人道："既然他们三个人公议的，就何妨吃它一剂试试看。"好在参、桂是自己家里有的，便在方子上圈去了那两样，撮了药来，配了参、桂，煎给骊珠吃了。

且说薇园回到公馆里，天色已断黑，乏的了不得。家人们知道未吃晚饭，便伺候开上饭来。薇园一面吃饭，一面将一切情形，向太太说知。鲁太太大惊道："这个毛病，如何吃得十全大补？老爷，你如何不制止他？"薇园道："我已说过吃不得的了。然而这个病是终不会好的了，早点送断了，也省得生人受累。"鲁太太道："亏你这还是医家之言呢！"薇园道："这一服药也未见得就送得断。你看我天天投的疏肝理气的药，他吃了下去，那脏腑全不理会，但愿这服药也是如此，那就不至于死了。"说话间吃过了晚饭，略坐一坐，便去睡了。一觉醒来，听得房门外面似乎有人说话，侧耳再听时，却有人在那里叩房门，说是院上打发人来请。

薇园吃了一惊，连忙披衣坐起，取出表来，在灯光之下仔细一看，已是两下半钟。便推醒了太太，自己穿衣下地。亲自开了房门，只见一个家人回道："院上打发人来请，说小姐有点不好呢！"薇园道："快预备轿子！"家人道："早预备了。"薇园匆匆要水漱了口，也来不及洗脸，穿上衣服要走。忽然又想起一事，取出一条小手巾，又向抽屉里取出一瓶广东薄荷油，尽情倾洒在手巾上，揣在怀里，方才出来上轿，向抚院衙门而去。

入到辕门，便不等通报，早有家人伺候着，打了灯笼，引到花园里去。进行花园时，只见四下里灯烛通明，真是银花火树，赛似元宵。一径来到鸳鸯厅，只见中丞穿着短打，泪人儿一般哭了出来，一把拉住薇园道："薇园兄，你今日要救我的老命了！"薇园道："大帅且不要忙，小姐怎样了？"说时丫头早通报进去，龙夫人及一切姨太太都回避过了。薇园到得里

间，亲自拿起洋烛向床上一照，只见骊珠仰卧在床上，脸色转红，上下唇焦黑，闭着眼睛，有出气没进气的乱喘。便叫声："小姐。"龙中丞带哭道："我儿，你看这是谁来救你了？"骊珠也不答应。薇园放下烛台，诊了一会脉。龙中丞把薇园让到鸳鸯厅西面的倚云阁里去坐，那里先有了五六个医生，都在那里商量定方。

薇园对龙中丞道："大帅且不要伤心，小姐是误服参、桂之过，暂时还不碍事。可叫人快取生萝卜、生葱捣了汁来灌下，立刻就好的。"旁边伺候的家人不等中丞吩咐，就如飞的去了。不一会取了来，中丞亲自送到那边，龙夫人接过，亲自灌下去。说也奇怪，不到顿饭时，果然不喘了，脸色也不红了，说了一声："好渴啊！"中丞便叫人问薇园，该喝什么，薇园道："喝点西洋参汤吧。如果没有预备，就燕窝汤也好。"里边就依言进了一小杯西洋参。

骊珠自从吃了十全十补汤之后，被三钱人参鼓荡了气，一钱肉桂煽起了火，喘得一个死去活来，幸得薇园来用萝卜解了人参，生葱破了肉桂，方才平复了，又喝了点西洋参，觉得神气略清。微睁两眼，见众人都在床前，不觉又生厌恶，闭了眼不看。

朦胧之间，听得三姨太太叫道："小姐，花园里又做戏了，我们去看来。"骊珠忽觉身体轻松，便随了三姨太太到花园里去。只见戏台就搭在鸳鸯厅前面，除了自己和三姨太太之外，并没有第三个人。戏台上正在那里唱《贵妃醉酒》呢！那扮杨贵妃的，正是喜蛛儿。不觉定睛细看，觉得他十分娇媚，真是比那初见时庞儿越整。正在看得出神之际，忽然那戏台不见了，

耳边还听得笙歌箫管的声音。自己看看身上，却穿戴的是凤冠蟒帔，原来身在花轿之中，不觉暗暗惊讶道："我一向不曾提亲，怎么便嫁了呢？"一会儿便有人扶着自己出了花轿，傧相赞礼拜堂，送入洞房。新郎过来，揭去红巾。骊珠微飘凤眼一看，那新郎不是别人，正是喜蛛儿。心中暗暗欢喜道："惭愧，也有盼着的一日也！"忽然转眼看见搀扶自己的人，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奇鬼，不觉吓得魂不附体，大叫一声"吓煞我也！"急急张目再看，原来还是躺在床上。龙夫人听得骊珠梦中叫醒，连忙过来用手拊拍着肩头，连叫："我儿休慌！"骊珠回想方才的事，原来是梦，不觉长叹一声，眼中滴下泪来，身上的汗却出个不住。不知有无性命之虞，且听下回分解。

上海游骖录

我佛山人 著

张海元 校点

前　言

《上海游骖录》十回，始刊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发行的《月月小说》第六号，至同年四月望日发行之第八号载完。篇名上标“社会小说”，下署一个“趼”字。每回有眉批，篇末有《著者附识》。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七月印成单行本，收作群学图书社刊印的《说部丛书》二十六种。

故事写湖南乡村的一个儒生辜某，因指责官兵扰民的暴行，而被捕捉，并被诬为革命党。辜某愤慨之下，逃到上海欲投革命党报仇。但他在上海遇着的“革命党人”都是些“毫无道理”的烟虫、色鬼；是些人格卑下，为了五十金便可出卖主义的人物。又听到他人“不可革命”的议论，于是大为失望，转而东走日本。小说即以辜氏上海之游的结束而告终。

这篇小说向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倒不是由于它在艺术上有什么可取之处，而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改造的见解和处世的态度。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不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杰出的作品那样，用一把高倍数的放大镜，将晚清帝国大厦墙牖椽梁的腐朽倾圮，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虫孳毒菌显露于世，而是戴上一副灰色的近视眼镜去审视革命党人身上的毒疮，把英勇站在时代前列的仁人志士，歪曲为体无完肤、令人憎恶的尤物。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辜某的见闻告诉人

们：革命派不过是一支动机不纯、毫无原则、欺世盗名的乌合之众，非但不可信赖，还要设法消除。

无可否认，吴趼人是那个时代中较为正直的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当时的现实社会，他是极为不满的。在这篇小说中，对官府兵弁的专横、无理就痛加讥刺；对清廷的"立宪"也表否定；甚至对官府勾结洋人谋杀革命党人的行径也毫不隐讳地加以揭露，他那犀利的笔锋并非仅仅指向革命党人。但是，他将他所深恶痛绝的一切社会弊端的根源，都归之于"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因而在接触到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便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他痛恨专制，可又为专制辩护，甚至不主张反满；他看到官逼民反的事实，对人民的疾苦抱有一定的同情，但又反对人们造反，甚至为政府消除革命出谋献策；他不主张锁国闭关，却又将西方文明视若洪水猛兽，反对"舍己从人"……他天真地认为，"德育普及是改良社会的第一要义"，只要德育普及，"恢复我固有道德"，使全中国人人都有了"道德心"，那么社会就"不改自良"了。这恰如一个有心治病而医疗乏术的郎中，既看不到病根，也不懂得施药。

诚然，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从龚自珍到梁启超，以至后来的章太炎、孙中山，都极重视"德育"，吴趼人从"正人心"入手的治国方略，未尝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反对宋明理学，批判"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对"三纲五常"中的某些内容加以新的解释等等，说明吴趼人的"固有道德"已涂上一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比起顽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洋务派来，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他过分夸大道德的作用，把"普及德育"作

为拯救沉疴的灵丹妙药，企图用道德的改良取代政治革命，则又是唯心的，也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一九〇五年以后，国内外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清王朝风雨飘摇、朝不虑夕；改良派分崩离析、溃不成军；而革命风潮则一日千丈、势不可挡。吴趼人由于抛不开没落阶级传统偏见的沉重负担，因此认不清形势、看不到前途。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作品中，伴随着“救世”热望而来的，常常是“厌世”的悲叹。《上海游骖录》从正文到眉批就回荡着作者低沉的厌世之音，使作品的格调更为低沉，而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断深入，作品的局限性、以至反动性也就愈益明显，这是我们无法为他隐讳的。吴趼人的厌世，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悲剧，他的赍志而没，也给后代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这部小说已绝版多年，为了给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同志提供一点研究吴趼人的有价值的史料，同时也考虑到书中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描写并非毫无现实的依据，对一般读者了解近代社会以至初期革命党人内部的情况也不无借鉴作用，我们特校点整理了这个本子。所据乃原版的《月月小说》。为保持作品原貌，只在个别明显的错漏之处作了改动。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张海元

一九八六年

第一回

恣毒焰官兵诬革命　效忠忱老仆劝逃生

轰！轰！轰！萍乡乱，礼陵乱。考诸舆论，曰："此乱民，此无告穷民。"闻诸官府，曰："此乱民，此革命党！"闻诸主持清议者，曰："此官逼民变。"此三说者，各持一义，我不能辨其谁是谁非。况且，我近来抱了一个厌世主义，也不暇辨其谁是谁非。只因这一番乱事，在这乱地之内，逼出一个顽固守旧的寒畯秀才来，闹出了多少笑话，足以供我作小说的材料；并且这些材料，又足以助起我的厌世主义，所以，我乐得记它出来。咳！看官，这厌世主义，究竟是热心人抱的，还是冷心人抱的呢？我也不必多辩。我还记得古人有两句诗，说道："科头箕踞长松下，冷眼看他世上人。"后来金匮金圣叹先生批评道："此非冷极语，是热极语也！"可谓把古人心事直抉出来。照此看去，可见凡抱厌世主义的人，都是极热心的人。他嘴里说的是厌世话，一举一动，行的是厌世派，须知他那一副热泪没有地方去洒，都阁落落、阁落落流到自家肚子里去呢！我愿看这部小说诸君，勿作厌世话看，只作一把热泪看。

这一天，外面轰冬的炮声、砰訇的枪声、哗哈的人声，

必如此乃得文明，焉得不厌世。

来了无数官兵，嘴里乱嚷"杀、杀、杀，杀乱民，杀革命党"。看他那勇往直前之概，若移在甲申、甲午两年去用了，只怕中国早已文明了。争奈那两年他不用，直到这回才用出来。只因他这一用，便有无数的百姓，狼奔豕突的，不辨东西南北，往后乱窜，闹了个哭声震天。那跑得慢的，早做了枪把炮灰；跑得快的，虽然得了性命，无奈饥饿难堪，只得去求乞；越是乞不着，越是饿得慌，只可去抢来吃，以为暂顾目前之计的了。官兵听得这个消息，便洋洋得意道："这是我们戴红顶子的机会到了！"又是一阵枪炮齐施，把那群逃避枪炮的人，赶到一个村庄上去。可怜这一所村庄，僻处在万山丛中，从古以来，未曾见过兵火，被这班人一拥而来，已是吓得手足无措；随后又来了无数官兵，走将来，东家要酒、西家要饭，若供应得稍为迟了点，他便骂道："我们拚了性命代你们杀贼平乱，难道一口酒饭都不应享受么？"百姓们哪里敢和他分辩，只得战战兢兢，备了酒饭，请他们享用。一村之中，没有一家不骚扰到。内中单表一家。这家中只有一个主人，姓辜，名望延。年纪不过二十岁，既无父母，又不曾授室，只用了几个童仆过日子。他的家世，本是半耕半读，到了望延，便专注在经史上，因此年纪虽轻，已是读破万卷，十四岁上便进了县学。只可惜他僻处荒村之中，外面时事，不甚了了；虽然也曾看过两本新书，却苦于无人讨论，也就搁过一边。这天被一班官兵抢了进来，索酒索肉。望延道："不瞒众位军官说，我们乡下人家，老米便有两斗，哪里有现成的酒肉？"旁边一个老家人辜忠接口说道："正是，我们寒家

没有酒肉，请列位到别家去吧！”望延喝道：“胡说！我们这一村都是农民，我家没有，难道别家就有了么？他们当兵的，自有兵粮，岂能骚扰百姓，难道没有军令的么？”这一班官兵听说，便暴跳起来，大骂“反了”、“反了”，内中一个，举起洋枪头，对准望延，劈头打了一下道：“军令？先给你点军令尝尝！”望延大怒，正要争论，恰好外面来了两个戴大帽子的哨弁，望延欲待上前申诉，那班官兵，先是七嘴八舌的说了一大篇，两个兵官对望延看了一看，便喝叫：“拿下！”众兵一声答应，拿下望延反绑了。吓得老家人辜忠连忙跪下，叩头如捣蒜般哀求释放。兵官喝道：“滚下去！拿了革命党，好胡乱释放的么？”旁边的兵便把辜忠扯出来，押着他去弄酒弄饭，这两个兵官便押了望延到书房里来，在书架上乱翻，把几架书翻得纵横遍地，却翻不出什么东西。末后在帐钩上看见一把京城琉璃厂所卖的七星剑，一个便拿下来，抽出一看，道：“哼！私藏军器，这不是真凭实据么？”那一个又开了书箱乱翻，不知怎样，却在箱子里拿出像手巾包一样的东西来，道：“有了，有了，凭据在这里了，伙计，你在这里看守了他，我去回公事去。”这一个道：“你去回了，这场功劳，可是我们两个的。”那一个道：“自然，自然！”说罢去了。好望延，只听着他们说话，一句句都记在心上，只不言语，要看他拿我怎么样。只是那手巾包般的是什么东西？我书箱里除了书籍之外，只有文具，何尝有这个来？想犹未了，只见去的那个又来了，满脸笑容道：“委了我两个押解到省里去，准拨四名小队护送。此刻他们又要开队了，听说

前面村子上还有余党。我们得了这个差使,乐得不走远路,早点回省去,又得了功劳。"这一个听了,也乐不可支。二人说话时,果见外面要酒要肉的兵,都纷纷去了。

当下已近黄昏时分,好个辜忠有主意,便把养来预备过年的几只鸡杀了,又去配上些鱼肉,把家藏的一坛旧酒开了暖起来,送到书房,请二人享用。低声下气的哀求说:"求二位老爷施恩,好歹照顾了我的小主人。"那二人理也不理,只管吃酒吃菜。辜忠又道:"二位老爷慢用,像这种寡酒,吃着没趣,待老奴去叫两个人来,陪你二位。"一个便道:"看不出这一个小小村庄,倒有姐儿么?"辜忠道:"这里没有,离这里三里路外有一个小小镇市,那里却有。"那一个便道:"那么快点去叫来。"辜忠答应了,到了外面,差了个田上长工去叫,自己却去招呼那四个兵大碗酒、大块肉的吃。望延看见辜忠这般奉承他,心中十分恼怒,无奈此时被绑了,奈何不得,且自由他。只见那二人对照干了一杯,一个道:"伙计,这番立了功劳,你的外委只怕可以望免补千把总,以守备补用的了,还加上一个都司衔,顶色蓝了,再变红就容易了。"这一个道:"哪里有这等优保!"那一个道:"唔,这是哪里话,拿了革命党,是讲玩笑的么?况且,现在大帅最恨的是革命党,这里的乱事,是革命党所为,曾经宫保大人奏过的,我又找出他那凭据,这功劳还小吗?我看,非但是保举,还要破格委用呢!"这一个道:"如此说,你的守备保起来总是免补都司,以游击用或以参将用的了,并且可望加副将衔,这一下子,顶子可红了。"说罢哈哈大笑。那一个

道："我还不愿呢！碰了上头喜欢的时候，我还要求他叙上这回的战功，弄一根花翎呢！"两人说得高兴，又干了一杯。望延听得，心中又气又恨，好端端的为了些酒肉小事，却诬我做革命党，拿我一把玩意的七星剑作为私藏军器，天下哪有这等情理！等到了省城，我和他对质起来，看他怎样再诬蔑我。一面正想时，辜忠领了两个土娼进来，又代他们添上热酒，两个人便眉花眼笑起来。一个对辜忠道："你这老头子真知趣，等到了省城，好歹代你家小主人方便方便。"辜忠连忙跪下叩头道："谢过老爷。"谢过起来，便出去了。那一个低声问道："你答应与他方便，我们的保举岂不是没有望了？"这一个道："你真正老实，我不过是领了他这点情，随口说说罢了，难道是真的么？伙计，我告诉你，大凡杀人见血的，虽然升了官，还是费气费力的，总要学到杀人不见血的本事，升官才得快，又不费气力呢！这一点窍儿都不懂，亏你还出来当差，怪不得你混了十多年，还是个外委了。"说时两个土娼已是做出各种丑态，劝了三四杯酒，乐得两人手舞足蹈，从黄昏时吃到三更时候，都已酩酊大醉。这辜家虽是村庄人家，房子却甚大，辜忠便叫土娼服侍二人到里面上房安置，二人歪歪跌跌地扶着土娼，出了书房门，便吩咐那四名小队道："小心看了，倘有差失，只问你四个。"谁知那四个也被辜忠灌得烂醉了，嘴里虽然答应，身子已是前仰后合的了，不一会，都伏在席上大睡，鼾声如雷。辜忠悄悄的走进书房，将望延解下，又悄悄的说道："他们都睡熟了，少爷，快点走了，逃命去吧！"望延被绑了半天半夜，觉得两手痠麻，一

人心如此，焉得不厌世。

面揉手，一面大声答道："逃什么？我到了省里和他打官司去"！吓得辜忠连忙堵住他的口，道："少爷禁声，惊醒他们就不得了了，这个官司是没处打的，我方才细细的问了那几个兵，知道他们拿你做革命党。老奴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党，又问了底细，方才知道是造反的，拿了去不问情由就要杀你，怎样来得及和他分辩呢？"望延道："天下哪里有这等不讲道理的事！"辜忠道："现在世界上哪里还有讲道理的人？"望延道："这两个狗头不讲理罢了，难道省城里的督抚大吏也不讲道理么？我只等同他到省里去分辩。"辜忠着急，顿足道："少爷啊！你读的书虽多，阅历却少，你须知，现在不是讲道理的世界，那督抚大吏倘使他讲了道理，他的功名就不保了；是个讲道理的人，他也不等做到督抚便参革了。并且认真是讲道理的人，就给他一个督抚他也断不肯做，你若要对大人先生讲道理，还不如去对豺狼虎豹讲呢，还是快点走吧！"说罢不由分说，便要拉着走。正是：

慨乎言之，阅历及此，焉得不厌世。

犬马有心犹报主，豺狼无地不伤人。

未知辜望延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二 回

家散人亡思投革命党 乘风破浪初逢留学生

却说辜望延被老仆辜忠劝了一番，也想到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因问道："我走了，你明天怎样对付他呢？"辜忠道："到明天再说，只要少爷脱了难，哪怕他把老奴来杀、来剐，老奴也死而无怨。此时已是四更鼓了，请快点走罢！倘使他们惊醒了，大家徒死无益。"说罢递过一个小包，道："这是几两银子，请少爷拿去做盘缠。"望延接在手里，忽然想起那个哨弁，在自己书箱里拿出来一个像手巾包的东西，说是凭据，究竟不知是什么。四下里一看，只见那东西还放在书桌子上，便走过去拿起来，抖开一看，不觉吃了一惊：你道是什么？原来是一张会匪的票布。上面写了些什么"忠义堂"、什么"龙头"、什么"圣贤"，不伦不类的，还印上一颗朱红印信。那印文是什么，也不及细辨了，辜忠又催逼着走，只得硬着心肠，出了大门。不辨东西南北，只往大路上走去。

走到天色黎明，看见路旁一座古庙，便入内憩息。只因被绑了半天半夜，又走了半夜的路，十分困倦。到得庙里，要在神桌前面睡下，又怕睡熟了被人进来看见，没奈何钻到神案底下去睡，也顾不得蛛网幂面、尘埃满身。这

一睡便睡到日上三竿，方才醒来，却依然困倦不堪。想再睡一觉，忽听得有人走进庙来。听那脚步声响，不像是一个人，便不敢动弹。侧耳细听，只听得一个人说道："这是哪里说起，毫无凭据的，就诬人家是个革命党。"一个道："你不听见么？说有什么票布为凭呢！"又一个道："别人我不知道，这辜望延是我的紧邻，他平日一举一动我都知，他所有来往的，无非是本村几个读书人，他自己也轻易不出门，哪里来的票布？"望延听到这里，认得这个人的声音，是隔壁陆子忠，便想出来相见。忽然一转念：他们何以也跑到这里？不知我走后，家中如何？我且不要出去，且听他再说些什么。又听得一个道："但不知他怎生走得脱？"陆子忠道："怕不是辜忠放走了他？这个老头子，真是可惜！"一个道："你真是好人，他带累了你的房子，你还代他可惜。"陆子忠道："我们得了性命，已是好的了，还记着那房子呢！"一个道："他们做官的人杀人放火都没有罪的，真是便宜事！"一个恨恨的道："什么□□的官，强盗罢咧！"一个道："遇了强盗，还可以到衙门里去告，遇了他们这一班瘟元帅，还没有地方好告他呢！真是奉旨的强盗！"望延听到这里，情知有异，正要出来问个底细，忽然又咯噔咯噔的进来了两个人，道："好了，好了，火救熄了，老爷也去了，只有一件不好，说是去禀告统领，我们交不出辜望延，要带兵来洗村呢！"这一句话，只吓得望延魂飞魄越，更不敢出头。又听得那人接着道："我们快点要设法寻着辜望延，等他们带来时，交给他，方才妥当。不然，认真洗村起来，怎么好呢？"一个道："辜相

以此二字不雅，故以口代之也。

奉旨强盗，千古奇谈。

公是个读书君子，我们怎好害他！况且我们同乡共井，论理只有救他，哪里还有害他之理？”一个道：“呸！现今世界上，你若要论理，要做好人，只怕寸步难移呢！况且为了他一个，激得老爷恼了，杀他家人、烧他房子，累得隔壁人家也遭殃，还不应该拿他，送给老爷，替我们报仇么？”陆子忠道：“罢了，他此刻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既然官兵已去，我们各人回家去检点检点吧。”于是众人都说有理，便一哄而散。辜望延在神桌底下，听了一番言语，情知辜忠被杀、房屋被烧，由不得悲愤交集，越想越痛，打算到省里具张呈子去告。昨夜辜忠有言，凡做官之人，都不讲理的，万一他动起蛮来，非但不能伸冤，反送了性命。不能伸冤便要想个报仇的法子，我受了他家破人亡之害，此仇岂可不报！想够多时，总想不起一个法子来，蜷伏在桌子底下出神。猛然想道：“他既然诬我做革命党，我何妨就投入革命党里，将来就可望报仇了。”想定了主意，便钻将出来，要去投革命党。忽又想道：“革命党在哪里呢？”低头一面拂去身上尘土，一面思想。忽然想着上海租界上，革命党最多，我何妨先到上海去访问呢！想罢便出了庙门，径奔武穴而来。

世道人心如此，那得不厌世。是乡下人口吻。

晓行夜宿，不止一日，来到武穴。到洋篷里等下水船到了，便坐了划子，上了轮船。船上搭客，挤得不堪。喜得没有行李，只在大舱外面，觅了一席之地，权且坐下。默念我向来未到过上海，不知上海情形如何，须得打听明白，方可走动。喜得船上人多，内中必有到上海之人，便中便可打听。转念间，忽见两个外国人，从舱里面走出

来，同依在栏杆上，眺望江景。忽听得一个说道："我们到底进哪个学校，也要定一个方针。"望延听得，大以为奇。暗想："两个没有辫子的，明明是个外国人，何以说起中国话来呢？"正沉思时，又听得那一个道："到了日本再说，好歹玩它两三个月。"一个道："不然也，我们留学，也是要紧事。你想，停了科举，我们更无出路，喜得还有考试留学生一事，倒又是替我们开了一条捷径。"那个道："何以见得就是一条捷径？"这个道："你想，从小儿读书，读了十多年，完了篇出考，今天考这个，明天考那个，闹了半年多，一个秀才还不定中不中；就算中了，还要等三年乡试；乡试中了过后，还要会试、殿试、朝考；算是一帆风顺的都中了，点了翰林，还要散馆，这里头要多少工夫，多少日子！此刻，我们只要留学三年，回来考一场试，只作得两三篇策论，便是翰林进士，还不是捷径么？"那一个"扑嗤"的一声笑了，道："你晓得什么！你当那个翰林、进士，当真是从策论上取中的么？"这一个现出惊讶之色道："不凭策论取中，却凭什么？"那一个道："只靠着卒业文凭。"这一个拍手道："是不是呢？卒业文凭，也要留学几年，才得到手啊！"那一个呵呵大笑道："你真是书呆子，前回点了翰林的留学生当中，有一位的历史很奇怪的，你知道么？"这一个又现了惊讶之色道："怎么奇怪历史，请道其详。"那一个道："这位太史公，当初曾经跟钦差出过洋，到一个什么大学里念过三个月的书。后来回国，连捐带保的，就弄了一个外官候补当中的顶大一个功名，到孔夫子家乡去候补。后来，得着考试留学生的

消息，他便打个电报，花了三千银子，买了那什么大学的一张卒业文凭，便捞了一个翰林。像他那样身在本国的，也可买得着，我们老头子肯给钱我花，我乐得到那边痛痛快快地玩它三两年。临了，不要说买一张卒业文凭，就是买三张五张，只怕也还办得到。"这一个道："你便如此，你尊翁又肯给你钱花，自然乐得这样玩。但是我家里寒，带来的费用有限，断不能跟着你玩。况且家父极严，无论留学几年，回来时，他一定要考查功课。所以这一层，只好让足下独乐乐的了。"那一个又呵呵大笑道："你真是无意识的动物！留学生难道都是富家儿么？你只要……（说到这里，附耳又说了两句话）"又大声道："戏资、酒资，何愁没有着落？搞得好，嫖资也出在里面呢！至于令尊翁考查功课一层，更是易事：一般守旧的老头子，哪里懂得什么新学问，你只要把几句新名词放在嘴里乱说几句，说得他不懂，包他问也不敢问你。"

他虽附耳而言，我却听见了。

观以上一大篇，留学生之行径如是，期望如是，见解如是，那得不厌世。

望延听了二人一番对答，方才知道他们是两个留学生。但是，这未进学堂先打算赖学的本事未免太高了！自己思量了一会，不觉船到了九江。泊定。望延心中一想：九江里洋街有一家布店，是自己母舅所开，不免上去商量，借一副铺盖，并多借几个盘缠。想定了主意，即便登岸，匆匆而去。果然借来被褥一套、衣箱一口，又多少借了几元银洋。复到船上，打开铺盖，这才有了坐卧之处。暇时便与同舟之人交谈，顺便要打听上海的情形。只见那两个留学生，终日跑出跑进，没有宁息的时候。望延等他又依在船舷时，有意过去同他招呼。通过姓名，方知他两个

都姓屠，同姓不同宗的。一个叫屠牖民，湖北人；一个叫屠辛高，却是湖南人。望延便问二位不知是到东洋还是到西洋，牖民道："放着东洋是条捷径，谁还高兴跑到西洋去！"望延道："二位想到过上海了？"牖民道："往往来来，走过十七八遍了。"望延道："兄弟此番却是初到，诸事还望指教。"辛高道："不知足下到上海有什么贵事？"望延道："没有什么事，不过去逛逛罢了，碰了机会，也打算出洋去走走。"牖民道："现在的时势，不得不出洋，死守着老大帝国，总难望输进新学问"。望延道："闻得上海革命党人最多，不知确否？"牖民道："足下莫非奉了札子去访拿革命党的么？"望延吃惊道："此话怎讲？"牖民道："不然，你问他什么？"望延道："不过闲谈罢了。"牖民叹道："若论现在的时势，实在不能不革命。"望延闻言，老大吃了一惊，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不知望延为甚吃惊，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三　回

论党人乡老微言　阅新书通儒正误

且说辜望延听了屠牖民的一句话，不觉暗想道："莫非这个人就是革命党？"因说道："兄弟向来居乡，不与闻外事，现在的时势，何以不能不革命呢？这倒要请教。"牖民呵呵大笑道："这个岂能一言而尽。"望延再要问时，船上水手在那里洗舱板，拿水冲将过来，各人便自走散。一路无话。

到了上海，望延入了客寓，无所事事，况且又人地生疏，要想到街上逛逛。看到各处都是路口，往来车马不绝，既怕失路，又怕碰撞，只得闷坐在房里。越是闷坐，越是想起心事，念到家散人亡，不由得十分悲痛。要想投入革命党，却不知党人在哪里，又不便问人，似此大海捞针般，不知几时遇得着，越想越是悲痛。孤身作客，又没有个人前来排解，于是一连坐了三日。这日十分难耐，便于饭后，锁了房门，打算在街上闲逛一回。在路上处处记了东西方向、左右转弯，恐防失路。转过了两处热闹所在，忽然迎面来了一个人，对着自己，仔细一看，道："咦？好兄弟，你几时来的啊？怎么我不知道，你也不给我一个信？"望延抬头看时，见这个人生得浓眉眍眼，黄瘦脸儿，面部上

高耸两朵颧骨，嘴唇边养就一丛黑须，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堂兄辜望廷。原来望廷和望延是叔伯兄弟，自小生性愚鲁，望延父亲在时，曾经荐他到汉口去学生意。学了一年，人家嫌他笨，遂辞了他。他仍旧回乡。后来又荐他到九江去，仗着亲戚情面，挨延下去。慢慢地他年纪大了，虽然蠢笨，却有一件长处：老实，靠得住。所以，也做了若干年生意，积赚了几个钱。前两年到了上海，和人家合股开了一家碗店，生意也还过得去。望延当下见了他，便连忙一揖，道："哥哥，是呀？我真昏聩糊涂了，现成的哥哥在上海，我何以居然想不起来，哥哥一向可好？"望廷道："也不过如此。端的老弟几时到这里的？住在哪里？"望延道："一言难尽，请哥哥到我客寓里细谈。"望廷依言，于是两人回到客寓。望延把上项事逐一说了，又把自己要投革命党的话也说了。望廷听得，又悲又怒道："我这两年在上海，也听得人家说什么革命党，但是我一心只知道做生意，没有工夫去考究这等事。这革命党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角色、何以官府要杀他？那两个狗官何以要诬害你？你这番到上海要寻革命党，可曾知道他姓甚名谁？"望延道："我哪里知道他的姓名？"望廷道："不知他的姓名，倒也罢了，他总开的有家店铺，你可知道他的招牌？"望延笑道："这个哪里有什么店铺。"望廷道："又没姓名，又没店铺，往哪里去寻他？这岂不是一件难事？——我想着了，这里上海的人，有什么事，都到报馆里登个告白，我想这件事倒可以做得，不如去登上一个'招寻革命党'的告白罢！"望延失惊道："这个如何使得！哥哥

言外有意。

这么一把年纪，何以还是如此，岂不知这件事不能张扬的么？”望廷道：“你有所不知，这里租界地方，是外国人所管，中国官管不着。中国官要杀革命党，外国人却不杀革命党。中国官要到租界上捉人，先要外国人点了头、签了字方才好捉，不然，外国人用的包探巡捕，反把中国官派来捉人的人捉了去，说他违背定章。你若要找寻革命党，或者你自己做了革命党，只要不要离了租界，那些昏官，他只好瞪着眼睛看看你，没奈你的何的，怕什么？”望延道：“话虽如此，终不宜张扬出来。”望廷道：“怕了就不要做，做了就不要怕！我们闲话少提，你住在这里不便当，搬到我店里去住吧。”望延大喜，即刻算清了客寓费，便搬到望廷店里住下。从此与店中伙友有说有笑，不似从前寂寞，只有到了夜静时，想起那家散人亡之苦，未免悲痛。望廷虽是乡下愚蠢老实人，却是天性极厚，友于甚笃。看见望延无事独坐时，便长吁短叹，知道他心事难解；若要劝他时，自己又苦于拙嘴笨舌、不善辞令，乃到外面买了几部新书给他看，说道：“兄弟，我知道你书读得多了，学也进过了，你的肚子，自然是装满书卷的了，只是上海往往出些新书，只怕你不曾见过，我胡乱买了两本来，请你看着，如果是好看的，我再去买来。”望延道：“多谢哥哥费心。”一面说着，一面接过来一看，却是几本历史教科书。因翻开两页看看，又说道：“留着我慢慢看吧。”到了晚上人静时，无聊之极，只有几本教科书在旁边，不得已取过来看看。只见里面所辑的古史，颠倒错乱的不少。这宰望延本是个胸罗经史、学富五车的，看到有错误的地方，便

此语是慨乎言之言，仅于乡下愚蠢人见之，此外未之或睹也，那得不厌世。

写来一笑。

读者勿以小说尽为虚构也。

此一节却是实事，教子弟者，其慎审之。

提起笔来批改了。他本是一目十行的才子，只一夜功夫，已把一部历史教科书批改完了。只见叙到本朝历史，错的更甚，把乾隆朝的事，错到嘉庆朝上来；嘉庆朝上的事，又错到康熙朝上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一一都改正了。这一夜真是无事忙，忙到了天亮，方才睡下，等到起来时，已是午饭时候。望廷道："兄弟只怕夜来辛苦了，不知这个书可好看？"望延道："并不辛苦，几本书被我一夜都看完了。这等书不是我们看的，是教小孩子读的。"望廷睖了一睖，道："教小孩子？我们从前不有旧本么？我以为新书，总是先生们把旧书都看遍了才看的，谁知教小孩子也用新书了，将来的旧书只怕都要废绝的了。"望延道："这个虽是新书，却还都是旧材料，不过翻个花样、变个面目罢了。"望廷道："我说呢！人老了没用罢了，终不能孔圣人的书也因为老了便没用起来。兄弟你要看什么书，回来我和你一起去买。"于是饭后同到街上，走到新书铺子里，买了几种书回来。翻开看看，也有很有意味的，也有芜杂无味的，更有些越看越不懂的，不到天把功夫，又都看完了。暗想我在书铺子里，看见他那仿单，这种新书，真是汗牛充栋，若一一都买起来，哪里有这些钱，我哥哥哪里供应得起？若不把它看全了，心中又不得爽快。且不要管它，我多看一种是一种。于是拿了他在九江母舅处借来的钱，自己一个到书铺里去买书。胡乱又买了几部回来，又不够两天的看。因和伙计们说起，上海的新书实在贵，薄薄的一本，照旧书的价钱，不过值得几十文，新书却动辄讲几角几角。内中一个姓张的伙计，名叫张介卿的说道：

乡老之言，却是慨乎言之。

"新书的本钱也重呢！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是在书铺里当事的，说起他们的书局事业来，也有出了重聘，请了通人专门编辑的，也有出了重价买稿子的，他这一笔润笔不轻，所以不得不卖贵了。"望延道："不说润笔倒也罢了，说起了润笔，那才冤呢！前两天，我看了几本历史教科书，内中颠倒错乱的，也不知多少，都被我批出来、改正了。你想，难道他出了重价润笔买这种冤东西么？"介卿道："可是真改正了？"望延道："这个自然，我何必说谎。"介卿道："这改正的本子，就可以卖钱。你看一看是哪一家的版，我同你碰碰去。"望延拿出来给他看了，介卿便去找他的朋友。去了半天回来，说道："有点眉目呢！他先是要你的改本去看过，是我不肯，恐怕他拿去了不给钱，我们向哪里伸冤。后来我的朋友做了保，我才答应了。又和他讲价，我要他三百元洋银，他一口便答应了一百，后来慢慢添到了一百五，我还没有答应，他说先看了东西再讲。此刻请你先拿出来，等我拿去给他看了再说。还要请教要多少钱才卖呢？"望延道："这真是意外之事，随便多少，给我卖了吧！"说着取出书来，交给介卿去了。一会儿回来说道："三天之后去取回信，这个交易做定了！"于是不经不觉过了三天，介卿便出去了。到下半天笑容可掬的捧了二百元洋钱回来，道："辜先生，你说随便卖多少，我做主和你卖了二百元，你请来点一点数。"望延也自欢喜道："今番有了看书本钱也！"取了二十元，谢了介卿。即刻自到书铺里去，选买了百十来种新书回来，堆了一床。望廷看见，便代他买了一个书架子，度架起

来。望延便设了一个书桌，从此天天看新书。看得高兴，还加这批点，成了个日行功课，把悲痛心事，都撇在九霄云外去了。古语说得好：“读书所以涵养性情。”这辜望延读书读得多了，所以那性情便冲和恬淡起来。无端闯下了这个祸事，虽然想着心痛，然不过无人时偶然想着，若有人同他说笑，他也事过境迁，竟同忘怀了一般的了。何况生平以书为性命，此时读生平未见书，自是格外精神焕发。只因他这百十来本书看完之后，便多知了好些时事，多悉了好些外情，从此与从前变了两个人。正是：

但凭新知识，融化旧经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四 回

喜慰三生得逢志士 横陈一榻纵论新书

且说辜望延自从得看了各种新书之后，心中便一意去研究新学问，反把要投入革命党的心事，搁过一边。适值此时，喧传长江上下游一带捕捉革命党甚急，自己曾被两个狗官诬蔑过，一时不敢回家，只索在上海安心住下。终日无所事事，不免染了点上海习气，无事时，到茶馆里泡一碗茶，坐下半天，慢慢的也结识了两个朋友，便也不甚寂寞。一天，从茶馆里回来，张介卿迎着笑道："辜先生，我今日替你找着了一部好新书。这部书是奉禁过，外面没有买处的。"望延喜道："是什么书？给我看看。"介卿珍珍重重的，在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来，却用旧报纸包着，双手递与望延道："请拿到楼上去看吧，这里柜上怕不方便。"望延哪里来得及，接过手来，便撕去报纸，只见里面是一本薄薄的书，书面上题着"革命军"三个大字，不觉又惊又喜：惊的是，一向知道这部书是奉禁的，何以还有觅处；喜的是，收藏这部书的人，一定是个革命党，介卿既能讨他的书，自然认得他，可以由他介绍去相识这个人。心中一面想着，把这本书放在袖内，问介卿道："这是哪里弄来的？"介卿道："我是托一个朋友去讨来的。"望延道："我

倒要见见藏这本书的人，你可引我去见见？”介卿道：“我也不认得，若要引见，除非还找我的李朋友若愚，但是他住在新马路，明日我和你去吧。”望延道：“你不知道，我性急得很，巴不得马上就要见这个人。”介卿抬头看看报时钟道：“此刻才四下钟，或者还在茶馆上，也未可定，我就同你去去吧。”于是二人出了店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去。在四海升平楼门首，下车登楼。可巧李若愚吃罢了茶，正在要走，介卿便招呼着，介绍与望延相见。彼此通过姓名，介卿代达来意。若愚笑道：“要见他也容易，他天天在隔壁青莲阁开灯，此时只怕还在那里。只是这个人没甚道理。”介卿道：“你管他有道理没道理，同他介绍介绍便了。”于是三人一同出了升平楼，向东行去，不多几步，便到了青莲阁。

相与登楼，寻到后面一个烟榻上，只见一个人横躺着吸烟，若愚便上前招呼。望延抬头看时，只见此人年纪约有二十多岁，生得瘦小身材，一张脸瘦得同猴子一般，又泛出青灰颜色；两只眼睛凹了进去，一双眉毛，又粗又浓，又生很低，把两只眼睛紧紧压住；身上穿的一件彩蓝光缎面的羊皮袍，束一条白线络的腰带；没穿马褂，脚下穿了一双外国皮鞋，头上却没有戴帽子。看见若愚招呼，便丢下烟枪起来，伸出右手，向若愚的右手拉了一把道：“难得、难得，你也到烟馆里来了。”若愚道：“有一个朋友，仰慕你，要瞻仰瞻仰你，我特地来介绍的。”说罢，便招呼望延相见。那人也伸出手来，向望延拉了一把。望延请教他贵姓，那人道：“姓王。”说时，在衣袋里取出一张一

寸来长的白片子，递给望延。望延接来一看，见当中印着“王杰”两个字，底下角上是“及源湖南善化”六个字，便知道这个人号叫及源。望延也通了姓名，却是没有话好说，不过说得两声久慕素仰的话。介卿恐怕店中有事，便先去了。及源仍旧躺下吸烟。若愚道：“你还是这样吸烟，十年之后，又当如何？”及源听了，尽力吸完了一口烟，把枪一丢，坐起来说道：“你的腐败脾气怎么老不肯改，这种腐败政府的命令靠得住的么？莫说十年，只怕十万年，也禁不绝呢！只是被外人一语道着他不过想要去卖鸦片做好生意罢了。除非我们新政府成立了，那就可以有望了！”望延听得，暗想：“这个人真是革命党了。”只听得若愚又道：“你们自命为志士的，纵使政府不禁，也应该躬为表率才是。这样东西又不是难戒的，何苦被它所累？”及源道：“正惟政府要禁，我偏要吃，以示反对之意。不然，我早戒了！况且我的吸烟与大众不同，我是自己有节制的。”望延接口问道：“请教《革命军》这部书，此刻可还有得卖？”及源道：“有，有，此刻有四五个版呢！还有许多：《黄帝魂》、《种界魂》、《思痛录》、《孔夫子之心肝》以及近来出版的《民报》现在都有得卖。”望延道：“不知哪一家书铺有卖的？”一句话没有说完，及源也未及回答，旁边突然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对及源说道：“王大少，快点呵！人家三缺一，单等你一个。”及源眉开眼笑道：“我刚刚要来了，遇了这两个朋友，有点事体，你不要急，我就来。”那女子道：“你不要推三阻四，先生交代捉你去呢！走吧！你朋友有话说，可一起到我们那里。”及源道：“我还没有过

此所谓志士也！哪得不厌世。

瘾，等我过了瘾去。”那女子道：“到我们那里，我装给你吃；你嫌我装得不好，你的相好就在对过房间，也可以叫她来装。”望延道：“阁下有事，我们改日再谈吧。”及源并不听见，对着那年轻女子深深一揖道：“多谢你，阿珠姐，让我吸了斗上的一口再去吧。”那女子“扑嗤”一声笑了。及源便躺下去，呼呼的吸完了，起来大叫：“堂倌，拿我马褂来。”望延此时便立起来道：“阁下有事，我们改天再谈吧！”若愚也立起来道：“正是，你打牌去吧！”及源道：“你二位同去看看如何？”若愚道：“我还有事呢！”望延也说有事。及源便道：“如此改日会吧！我天天在这里开灯的。”说话时，堂倌送过一件天青缎洋灰鼠马褂，一顶外国帽子。及源接过，把帽子戴在头上，马褂掖在左手夹肢窝下，那女子便拉着他，走下了楼。出得门时，及源用右手把帽子揭了一揭，嘴里说了声“古得拜”，便拉着那女子向西去了。若愚也拱手别去。

望延独自一人回到店里，恰值夜饭时候。吃饭中间，介卿问起见了那人如何，望延道：“初次相见，未曾深谈。然而听他的说话，连吃鸦片烟也要和政府反对，未免无谓。”望廷便问什么人什么事，望延一一告知。望廷道：“兄弟，你小心点，做《革命军》的这个人，为了《苏报》一案，关在外国牢监里死掉的，这部书不看也罢。”望延道：“哥哥前回不说是外国人不杀革命党么？”望廷道：“外国人本来不杀，只因中国官和他再三商量，他只得卖个人情，将来监禁几天，谁知他就死在里面。”吃完了饭，望延便急急的到自己房里，翻开《革命军》来看。不多一会，便看完了，不

觉狂笑起来。介卿走进来问笑什么，望延知道他生意人，不懂什么，纵同他说了，他也不懂，便道："我不笑什么，我正要问你，那李若愚可是天天在升平楼吃茶的么？"介卿道："正是。他们那里有个茶会，天天都有一大班朋友在那里聚会的。"望延便不再说。

一宵已过，次日午后，便独自一个走到升平楼。四面一看，却不见李若愚，只得泡一碗茶，在那里等。等到两下钟，还不见来，只得起身，下楼回去。走过青莲阁，想起了王及源，便进内登楼，果然及源在那里，还有一个西装少年，和他对坐着。望延上前相见，及源也是起来，拉拉手，又介绍他与那少年相见道："这位是留学生，此刻放年假回国的谭味辛君。"望延不免周旋了几句话，又问起及源昨日所谈各种书要到哪里去买。及源道："你要，我给你弄来吧，会买的，一部《革命军》，只须五分洋钱；若是不会买的，出了五元也买不动。"味辛看了望延一眼，道："阁下，这种书你都未看见过么？"望延道："一向乡居，真是孤陋寡闻，自到上海以来，虽略略见过几部新书，然关于革命一类的，却未见过，昨日才见过一部《革命军》。"及源道："这就是谈革命的第一部书了，真是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将来铜像巍巍，超出云表，自当首推邹蔚丹先生了。"望延道："这位邹君，听说是死于西牢的，当日论罪时，倘是专指《苏报》案定罪，我就不敢赞一词；若有丝毫涉及《革命军》，则这位邹君未免死得不值了。"味辛道："为国民牺牲，有何不值？他这一死，唤醒多少国民呢！"望延道："讲到为国民牺牲，自然没甚不值得，

但是，他代人受罪，就未免太不值了。”味辛瞪着双眼道：“何以谓之代人受罪？”望延道：“所有《革命军》的说话，早经浏阳谭壮飞先生所著的《仁学》说过的了；然而，戊戌那年谭先生就戮，绝无爰书，亦丝毫未涉及《仁学》一字，是谭先生著《仁学》未尝得罪，这一位搬字过纸的，倒代他受了罪，岂非不值？”及源呵呵大笑道：“《仁学》几乎是十年前的旧书了，谁还看它？况且谭嗣同是康党，康党之人是腐败到极点的，掮起一扇保皇党的招牌，甘做牛马奴隶。”望延道：“《仁学》自谭先生死后，才由《清议报》出现，《亚东时报》也登录过，以后才有单行本，也不能算十年前的旧书。”味辛道：“阁下向在内地，不知道人家进步之速。以日本而论，新出版的书，不过一年、半年便三版四版，甚至有十多版的，迨及一二年后，便无人过问的了。”望延方欲答话，忽见一个人走来对味辛说道：“□□学会又着人来请了！”味辛睖了一眼，道：“我竟忘了。”正是：

一夕长谈方逞辩，何来俗事阻机锋。

未知学会来请味辛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 五 回

论窑工窳败识由来　谈保险利害权得失

却说当下味辛对来人说了道："你去回了他，说找我不着便了，我没工夫去"。那来人答应了两声"是"，便去了。及源问是什么事，味辛道："哪里有什么大事，他们学会里今日是年终大会，要请我去演说。你想，老大帝国境内的学会，有什么道理？那班会员，有什么学问？我演说出来，只怕他们都不懂呢！若要我降格相从，说点粗浅学问，我又犯不着，所以他写信来请时，我已经回信去辞了。后来他们又来一封信，我没有回他，他就以为我默许了，此刻又叫人来请。其实我今日有其他要紧的事，哪里有工夫去应酬他！"及源道："你有要紧事，何以又约我打牌？"味辛道："打牌便是要紧事！若在平日，本来可以改一天的，然而今日却是他家的归帐路头，我承他特别相待，不能不报以相当之利益。"及源道："碰一场和也不算什么利益。"味辛道："你不知道，他那里一个正房间，一个客堂房间，我今日是三场和晚上三台酒呢！你快点过两口瘾去吧，那里已经许多人在那里等着了。"及源便躺下吸烟。味辛又对望延道："阁下有兴，也请一同去赏光赏光。"望延道："我初到上海，一向少应酬，少陪了。"味辛道：

绝好新名词却为此用，可发一笑，可发一叹。

"除了上海土著之外，哪一个没有第一次到上海之一日？若说是第一次到上海不应酬，难道有个成例，必要第几次到上海才可以应酬的么？"望延道："不是这么说，兄弟是个乡下人，不惯应酬，恐怕贻讥大雅。"味辛尚未答话，及源已吸完了一口烟，坐起来对味辛说道："这是各人的自由，你也不必强他。"望延知道他们有事，便起身告辞而出。暗想这两个人都未必有学问，所说的话，似乎都是驴头不对马嘴的，昨天李若愚便说这两个人没有道理。我看若愚举动安详，或者他倒有些道理，方才等他不见到，此刻或者到了，也论不定，何妨再去看看。想罢就走到升平楼上去，若愚果然在那里，但是四五个人围了一桌，正在那里高谈阔论。知道不便和他说话，只略为点点头，招呼过，便自下楼。

回到店里，闷闷不乐，只得仍旧拿几本书和两张日报消遣。此时些微得了些新知识，和他那些旧学问、渐渐融成一片，加之受了那个狗官的诬蔑一种刺激，想到革命未尝无理；只是遇了两个谈革命的，其行为言语，又绝不像是个有志之士，若是革命党当中，全是这一班人，只怕一万年也是空谈！怎能够访着一个有学问的人，开开见识方好。心中正这等想着，只见望廷走了进来，满面愁容，望延便问道："哥哥为甚烦恼？"望廷道："兄弟有所不知，前回一个洋行买办，来定了五对花瓶，要送外国人的，我赚了他几两银子。这回又有一个出洋的官，来定了十二对，开出来的花样，同前回那五对差不多，我便照前回价钱，和他定了。此刻窑里来信，却涨了价了，要蚀几十两银子

的本。”望延道：“怎么忽然涨起价来呢？”望廷道：“兄弟你只知道读书，哪里知道做生意的难处呢？我从前在九江学生意的时候，瓷器一项，行销外国的，每年要销到五十多万，这是光绪十年以前的话；到了此时，五万都不到了。我们在上海做这行生意，专靠销洋庄，洋庄滞了，便没有望了。说起来，贩客也不好，窑户也不好。说贩客呢，单知道老规矩，舍不得多出钱，丝毫不肯通融。向来到窑里定货，是讲铜钱数的，及至付价时，付的是本洋。光绪八九年以前，每一元本洋要兑一千六百文，若是付货价，可作到一千八；近来钱价一年比一年贵了，此时不过值到一千二光景，然而那些贩客，却还是作定了一千八。你想，窑户哪里吃亏得起，就只得把东西做粗了。因此之故，景德镇的瓷器便一年不如一年了。此时再不赶紧设法，将来细瓷只怕要绝种的了！”望延道：“只要多出他些钱，就做细了，何至绝种？”望廷道：“你哪里知道，这做手艺是有师傅传的，二十多年以来不做细瓷了，从前做细瓷的人，渐渐老了，再过几年，便都死了。后来的学徒，因为学了细工夫没有用，就都改学了粗工夫了，这还不要绝种么？这一层是被贩客害出来的。至于窑户呢，却又死守了老古板的样子。你若是出了个新花样去定做，他那种要起价来，比那贪官刮地皮还要厉害。外国人最喜欢的是新样了，倘使窑户肯通融做点新式东西出来还好，他却又如此。有一回，我想着那一种老式有绊的茶碗，到窑里买起来，不过几十文一个。我想，外国人看瓶样时所用来泡茶用的碗也差不多，不过多一个嘴，多一个盖，若是做起来，卖给外国人，只怕还可以赚

钱，就带了样子到窑里去定。你猜他要多少来？竟要到七百文一个，丝毫也不肯减！”望延道：“这就奇了！”望廷道：“这是他们的老行规，凡做出一件东西，都画了图的，这本图册存在他们那个工头那里，有人拿了样子去定做，这窑户



老式



盖



新式

先要到工头那里查旧图，查得这个样子从前有过的，便由得窑户自己去要价，倘是查得从前未曾有过的，却由工头定价。他定出这等无法无天的价钱来，窑户却不能私减分毫，倘若私减了，被他查出来，却要罚的。”望延道：“罚什么呢？”望廷道：“只罚他请众工人吃一碗面。”望延道：“一碗面却微乎其微。”望廷吐出舌头道：“只怕合景德镇的面馆坐满了，也坐不下那窑工呢！我这回蚀本，也因为那瓶样上些微有点不对之故。”望延听了，默默沉思，原来内中有这种道理。我想中国事事物物都是止有退步，没有进步，其内情大抵亦必有此种毛病，不过我们不得而知罢了。这等工匠人等不知世事，只顾眼前小利，不顾大局，却也难怪，然而当此商战竞争的时候，此等事地方官就应该去切实开导劝谕才是。这等应该干预的事他却不闻不问，倒要到处骚扰，诬人家做革命党，想着真是可恨！况且我哥哥做了碗店生意，才知得瓷窑这一行的毛病，其余各种工艺应该整顿的还不知多少呢！

昏昏闷闷的过了一天，次日方欲约了介卿同去看若愚。恰好是日到了一票货，介卿忙着点收，不得工夫，只得耐着性子，在店里看众伙友收货。店里的楼板上，本来开了个大洞，犹如船上舱口一般，平常仍用板盖住。此时要盘货到楼上去，便开了这个板，一个人站在楼上洞口，一个人在底下，把一包一包的瓷器，往上抛去，上面那人便一一接住，百无一失。望延暗暗称奇，等忙了一日之后，各人略为闲暇，望延便对两个抛接的伙友说道："你两位的手段着实可以，我看了一天，竟没有一件失手的。"介卿说："这是吃瓷器饭的人学就的本事，人人都会，不足为奇的。"望延道："用绳吊上去，岂不省事，何必要抛？"介卿道："若是上货出货，本可以用绳吊的，然而万一遇了火烛，势不能不拣值钱的抱些出来。那时，仓猝之间，哪里来得及吊！所以，碗店里收学徒，先教他学抛学接，以备不虞。这个抛接的本事，就变了碗店的专门学。近来上海有了保险，到了失事时，只拿了帐簿及保险单，往外一走，这个倒用不着了，所以也有不学的了。然而内行的谋事，却难了：从前非在碗店里当过学徒的不能当碗店伙友，此刻有了这一着，外行的也可以混进来了。"望延道："保险这一层，倒是个好法子，只要保了险，就可以高枕无忧。"介卿道："说便如此，只是自从有了保险，火烛便多了。"望延吃惊道："这却为何？"介卿道："有一种狡猾险恶的人，故意保了险，却自己去放火图赔，这个且不必说。譬如我们住在乡下，没有保险的，偶然遇了邻家失事，没有个不出死力去救的，就是我家失事，邻家也是舍命来

救。推其原故，无非是妨到连累自己，大众都存了这个心，自然火烛就少了。至于保了险，听得隔壁失事，只要拿了保险单等，果然烧到我家时，往外一溜，谁还去救这火，不就容易烧起来了么？”望延道：“这样说，只要保了险，不过是保险行破财，纵使火烛多，也不要紧。”介卿道：“这样说来，要家家都保险方好，若是保不起险的，住在保不起险的人家附近，岂非受累？而且越是保不起险的人家，越是烧不起，这是一定之理。所以我住家房子，总要找保险人家少的地方去住。大家都没有保险，总小心点；倘是大家都保了险，纵然不是存心不良，也总不免大意的了。”望延点头道：“可见得有一利必有一害，这句话是牢不可破的了。”当下各各无话。过了一宿，望延急着要去访李若愚，便央介卿同去。介卿道：“在上海访朋友，总是在茶馆相会，到人家家里去，很不便当的。莫若到了下午，仍到茶馆里去会他吧！”望延道：“茶馆人多，说话不便，况且我有事请教他，必要专诚去访他，方才是个道理。”介卿无奈，吃过了早饭，便雇了东洋车，同到新马路来，在一处巷口下车，给过车钱，二人一同进巷。忽见一家门首，站着一个少年女子，和一个西装少年，在那里尽情调笑，望延定睛一看，不觉愕然。那西装少年见了望延，也是一眩，正是：

浪迹萍踪同海上，天涯何处不相逢。

未知此西装少年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六 回

屠牖民巷中交女友 辜望延涉足入花丛

却说辜望延走进巷来，便见一个西装少年，和一个女子调笑，觉得这少年十分面善，仔细一想，却是在轮船上遇见的出洋留学生屠牖民。牖民也认得辜望延，两下点了点头分散。谁知这女子站在门首，隔壁便是李若愚寓所。介卿敲门进去，若愚接着让座送茶，一面说两位好早。介卿道："这位辜先生，久慕大名，因为前日茶馆里未能畅谈，所以今日一早就央我带来拜望。"若愚连称不敢。望延道："兄弟向来乡居，见闻闭塞，所以一到上海之后，便急于访几位开通之士，奉之为师，诸事尚求指教。"若愚道："不敢不敢！若说开通之士，上海倒不愁没有，但怕过于开通罢了。"望延听了，暗暗称奇道："我在这里急欲寻开通而不可得，他却说什么过于开通，岂非奇事？"想罢问道："请教开通为甚还有太过的？"若愚笑道："无论什么事，都有个太过不及之病，开通何独不然？"介卿在旁道："你两位正好长谈，我怕店里有事，要先走了。"若愚也不强留，介卿便辞了去。这里望延和若愚说得投机，便把在乡时如何遭乡乱，如何被诬蔑，如何到上海，一一都告诉了。又说道："我因为受了这一番龌龊气，所以到上

此等思想，却是官逼出来的。

海来打算认真要投入革命党，将来望一个报仇之日。"若愚失惊道："你何以忽然出此下策？"又叹道："讲究官场中人，不分黑白，动辄指称他人为革命党，妄兴大狱，也怪不得你起了这个念头。但是，讲到革命一事，谈何容易！以现在而论，有断断乎不能讲革命的两个道理：第一是时势不对，大凡甲与乙相战，必要丙之地位没有人干预，甲乙两个方能各放出真本领、真力量见个高下。若是丙地位上有一个人要来干预，不是助甲便是助乙，这就无从见我的真本领、真力量了，何况丙地位上又不止一个人呢！此时各处都有教堂，通商口岸又多，一旦我国内有事，外国便要以保护教堂、保护产业为名起而干预；他到了一处，便派兵镇守，竖起他的国旗，无论你谁胜谁败，这片地他算占领定了，这不是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么？最可笑的，前一向报上载有一条，说是革命党已商通了一国，请它不要干预，许以事后给予二十处地方通商。你想，这一国有了二十处通商场，算它果然不干预了，其余各国，岂有坐视人家得利之理？自然各国都来要二十处了。试问：中国有几个二十处？这不是未曾革命，先瓜分了么？还有人说，通商互市是文明国的通例，不能算是割地的。不知在别国，通商自然是通商，不是割地；若在我国，就目前上海而论，是个通商场，然而细想下去，中国政府对于上海租界地面，还有半点主权没有？在名义上看去，是个租界，讲到实事呢，还堪设想么？这还是就单面而论，专讲的是革命党举动，在政府呢？你许了外人二十处通商场，叫它莫来干预，我却许它三十处，叫他

来助我；况且你许它的是事后，政府却可以马上办得到，人家岂有放着现成的政府不交涉，却等着和你那未能设立的政府交涉之理！这么一说，这谈革命的是有败无成的了。这是就时势而论。若是讲人格呢，我也不必细说。今天晚上，我有个应酬，要请几个客，我索性都请了革命党，屈你的驾，也去陪陪，待我说两句鬼话，管叫他们现出原形给你看。"望延道："是什么应酬？"若愚笑道："这不能算是应酬，只能算个玩笑，不过上海的口头话，以玩笑为应酬罢了。其实当此时事多艰之际，这玩笑场中，非我辈所宜涉足。我从前也极热心公益之事，终日奔走不遑；后来仔细一看，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形状，说之不尽，凭您什么人，终是弄不好的。凡创议办一件公益事的，内中必生出无数的阻力，弄到后来不痛不痒的，就算完结了。我看得这种事多了，所以顿然生了个厌世的思想，本来要遁入山林，争奈无田可耕，所以就一变而为醇酒妇人主义了。"望延道："大抵抱厌世主义的人，不是冷极，倒是热极。"若愚道："什么冷极热极，不过恨极罢了！"望延正欲答话，忽然有人来访若愚。望延看时，这个人满面愁容，若愚让他坐下，那人屡屡望着望延，大有欲言不出之态。望延怕他有什么秘密之事，碍着自己不便说出来，便起身告辞。若愚送到大门说道："下午四点钟，我仍在升平楼，务必到那里一会，等我把革命党请来你看看。"望延答应着，拱手别去。

方才回过身来，猛抬头，看见屠牖民被那个年轻女子扭着耳朵，在那里弯下腰叫痛。猛然见了望延，便用力挣脱，

过来招呼道："久违了！方才匆匆，不及多谈，不知足下尊寓在哪里，未曾来候得。"望延连说不敢。牖民回头对那女子说道："等一会儿再谈吧，此刻我和这位朋友有事去。"一面说，一面举步前行。那女子高声说道："等一会你再失信，不要怪我声罪致讨！"望延听得，不觉暗暗称奇道："看不出此等女人，倒是会掉文的。"禁不住回头看她一眼。只见那女子正在侧面而立，额上覆了三寸多长的短头发，几乎盖到眉毛上；后面打着一条油光大松辫子，辫根上扎了足有三寸长的淡红绒头绳，插着一朵白茶花；画得浓浓的两道眉毛，生成滴溜溜的一双俏眼，圆圆的脸儿，却是不施脂粉，皮肤上略泛黄色；身上穿着一件又紧又小的黑绉纱羔皮袄子，鼻烟色的窄脚绒裤子，倒是一双天足；手里拿着一方丝巾，在那里擦一副金边黑玻璃眼镜。望延一路走，一路回头看，忽听得她叫道："牖民！牖民！你回来，我还有话说！"牖民回头立定了脚道："又说什么？"那女子恨得顿足道："你不走近点？我又不吃你！"牖民便走到她跟前，只见她舒眉张眼的，低低说了几句话，却听不出说什么来，只隐约听得"牺牲"两个字。她说一句牖民答应一句，等她说完了，牖民便脱帽鞠躬为礼而退。那女子又高声说道："这是我名誉上的关系，你千万留心！"牖民答应着，和望延走出马路上，问道："方才看见你到李若愚家去，不知可是老朋友？"望延道："初相识，我今日头一次访他呢！"牖民道："这个人是个守旧的鬼，而且还是生就的奴隶性质，甘做满洲的忠臣。我也不过这回到上海才同过儿回席，总觉得他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等人不结识他

也罢了。”望延道：“我是初到上海的人，凡事都不懂，总是多交两个朋友的好。无论如何，我总多长点儿见识。”两人正在前行，忽然遇见屠辛高，对牖民道：“你好！一连三天没有回来，却到哪里去了？叫我哪里不找到！前天，日本有个电报来，说宏文可以插班，我要找你商量，还没有回电。”牖民道：“我们总是要过了年去的了，忙什么！”望延见他们有正事谈，遂作别自回店中去了。

到了下午，自己一个走到升平楼，恰好与若愚在门首相遇，两人同到楼上泡茶。若愚道：“阁下要看革命党的原形，须要依我而行。等与他们相见时，随我说什么，你只管唯唯答应，自然有好戏给你看。”望延口中答应，满腹狐疑，不知革命党有什么原形，又不便只管追问。若愚又道：“我还有许多事实要告诉你。但是此时说出来，你未必信，所以要等你见了他们原形之后，方才好说。”望延道：“到底是什么事？”若愚道：“总是关于革命一路的。时势变迁无定，内中尽有绝顶聪明之人，也曾被革命之说所惑，及至他宁心尽性细想过来，才知道前说之非。惟有我是向来没有这个念头。我并非世受国恩，也不是满洲忠臣，不过看得定这件事不能办的罢了。”望延听至此处，不觉把投入革命党的心思渐渐消灭下去。坐了一会，若愚便约了望延，一同出了升平楼，走到同安里一家妓馆里去。望延是初涉花丛，也不知这妓女叫甚名字。一班婢女仆妇，送茶送烟，倒弄得他不知所可。若愚叫取过笔墨，写条子请客。望延走过去一看，才知道这妓女名叫周小乔，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道：“不料周公瑾千载之下，加了个乌

龟头衔。”只见若愚写着请的是屠牖民、屠辛高、王及源、谭味辛，四个写完，交与婢女拿出去，回头对望延说道：“这四个都是交谈革命的。四个之中，屠辛高些微安详点；其余三个，一提到革命，没有不手舞足蹈的。”望延道：“这四个人我都会过，今日上午到府上时，还遇见牖民在尊府隔壁和一个女子说话，后来走时，他还在那里呢！”若愚叹了一口气，方欲说话，忽然外场喊了一声“客来——”，便顿住了口，正是：

座上方闻长叹息，门前又听足音来。

未知来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　七　回

革命党即席现奇形　李若愚开诚抒正论

且说若愚听得外场高喊客来，便回头向门口一望，只见得王及源探头望了一望，便嘻嘻哈哈走了进来，谭味辛跟在后面。及源脱下了那外国帽子，走至若愚跟前，拉了拉手，又和望延拉手，却又向那妓女周小乔拉了拉手，道："先生，久违了！我惦记你得很，每天粥也吃不下，只吃得两大碗饭。"小乔未及回答，他又对若愚道："今天却是我吃鸦片的性人急了，你昨天对我说了之后，今天在青莲阁过足了瘾，你的请客条子未到，我便先闯了来"。若愚道："请客条子方才发出去，却有劳你久候了"。及源好像没听见一般，对着一个年轻婢女，亲了一个嘴。那婢女发急要走，及源道："你急什么？这接吻是文明国的礼法！"说着走近周小乔前，正要动手，吓得小乔连忙走开，骂道："不要脸的东西！见了自己相好，便是请安、唱喏、叩头；见了别人，只管动手动脚，回来你敢对你相好胡闹，我便算你本事！"及源听了，赶上一步要捉，小乔身子玲珑，早一溜烟跑到外面去了。不一会，二屠亦到，若愚便叫发局票、摆席。相让坐下，小乔上来敬过一巡酒，轮到及源跟

前，却被他捉住了手，硬要亲嘴，小乔极力摆脱。若愚劝了各人一杯，说道："兄弟今日有事和各位商量，趁此时局还未到，先把这件正事谈了如何？"说时却看了望延一眼。及源道："请教有甚正事？"若愚道："兄弟前几天奉了一个札子。"及源道："腐败！腐败！"味辛道："奴隶！奴隶！"牖民道："阁下向来是满清忠臣，奉札得差，自是意中事，但不知是谁给的？"若愚道："是两江端制军的，委兄弟在上海开办一个官书局，并向上海道处指拨六万银子作为开办经费，专聘通人编辑、翻译各种教科书。一书出版，即由江督咨行学部立案，通饬各省学堂一体购用。"及源吐出了舌头道："这才是专利呢！每一部书，不知要印多少才够！"若愚道："这件事本是兄弟上的条陈，所以端制军就把这件事委了我。兄弟前天去见过瑞观察，瑞观察也答应了款子，此刻房子也看定在老牐桥北，机器也是现成的，不过要一些铅字罢了。"味辛道："作新社的日本人，我和他相好，若要买铅字，兄弟可以帮忙。"若愚道："这些都容易，只有请人极难"。说时指着望延道："方才已经约了望翁，望翁也答应帮忙了。但是兄弟有一句放恣的话，望翁的旧学是极深的，编辑经史最好，若讲新学，却是……"说到这里，便顿住了口。一会又说道："不知你们四位可肯帮忙？屡次要求教，又恐怕宗旨不对。"味辛道："这有什么宗旨不宗旨，只要有了钱，立宪我们也会讲的。"及源道："莫说立宪要我讲，专制也使得，只要给的钱够我花。"若愚道："好在是官款，将来又用压力行销，不怕生意不兴；纵使生意不兴，还可以求上头津贴。诸位倘肯帮忙，每位

按上海县志，老牐新牐皆作牐，俗作闸，非是，此从志书。

每月暂送五十金，等试办几个月之后，再商量添送如何？”味辛道：“教科书也没有什么立宪不立宪，不过不要犯了革命字样罢了。”若愚道：“不独编书，还打算出一部杂志，要力排革命，歌颂朝廷的。”及源道：“若说歌颂朝廷，别处人都可以，不必我们。湖南人是不可少的，你想自咸同以来，惟有湖南人圣眷独隆，差不多遍地都是红顶子。”牖民道：“且不必谈这些，倒是你肯就不肯就？”及源道：“有什么不肯！不过我打算借三个月薪水过年，不知可办得到？”若愚道：“这个且再商量，只要年内能把款子领出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牖民忽然拍手对及源道：“难！难！近来在官人役，是不准吃烟的，你却怎样？”及源道：“说不得也要戒了。其实，这东西就是政府不叫戒，也不应该吃，何况奉了皇皇的上谕呢！平心而论，为了我们吃烟，却累皇上费心。只这一层，便是天恩高厚，倘再不戒，就未免自外生成了。”辛高道：“你拿什么来戒？”及源道：“市上买戒烟丸的尽多，我一家一家的试过来，总有灵验的。”若愚正色道：“市上的戒烟药，多半是吗啡，不可不慎。内中有一家分开金银两色的最厉害，起了个不中不西的名目去欺人。倘使误吃了它，烟瘾不错是没有了，可是上了药瘾了，久而久之，吗啡毒发作起来，还有性命之虞呢！”辛高道：“我有一个朋友，吃了什么‘彭氏三才丸’，戒脱的。”若愚道：“这个只怕还靠得住。这个做药的人，我有朋友认得他，叫做彭伴渔，是个医生。年纪已经将近六十了，吃了二十多年鸦片烟，忽然起意要戒，便自己定了药方，居然戒脱了。他自己吃的是汤药，因为这个方很灵，

但是人家吃起来不便，所以改了丸药。这是他亲身经验的，所以还可以信用得过。”正说话间，诸局陆续到了，便一个个的回转头去，唧唧哝哝，丑态百出。望延听了他们一番话，又见了此种状态，不觉暗暗好笑。只见及源后面坐了一个颀而长的妓女，满面庄严气象，及源却端坐不动，比起先安详了好些。若愚让过了几巡酒，小乔忽然对及源道：“你此刻可要香面孔了？”及源回过头来，对那妓女唧哝了两句，那妓女猛然举起一只纤纤玉手，向及源脸上啪的一声打下去，其声清脆可听。及源连忙起身离了座位，对那妓女跪下，恭恭敬敬的磕了一个头，起身请了个安，一言不发，仍旧归座，那妓女却端坐不动。望延更是诧异得了不得，小乔却拊掌大笑。一时间，各人唱曲、拇战、钏动、钗飞，兴尽而散。及源却被那妓女守至终席，扭着辫子带了去。望延也起身作别，若愚便陪着出来，分手各散。

且说望延回至店中，默默沉思，这等人何以必要高谈革命，及至有了五十金一个月，便圣恩高厚起来，然则从前谈革命时却又何所图？真是狐疑不决，一夜辗转无眠。到了次日，便独自一个去访若愚，要请教他这个道理。走到若愚门口，只见他隔壁那女子已站在门前，戴着黑玻璃眼镜，东张西望。见了望延，便盯了一眼，猝然问道：“阁下莫非是屠牖民的朋友？”望延出其不意，吃了一吓，涨红了脸，呐呐答道：“是认得的。”那女子道：“可曾见他来？”望延道：“今日未见着，昨夜同席的。”那女子又道：“在哪里同席？”望延道：“在妓院里。”那女子现了咬

牙切齿的样子，便不再问了。望延便到若愚家叩门而入，彼此相见，寒暄已毕，若愚先说道："昨夜的情形，阁下都看见了，只要有了五十金一月，便马上转过风头，圣恩高照，皇帝万岁的了。"望延道："我正为了此事要来请教，他们一向高谈革命，难道亦有所图的么？"若愚道："有何所图？不过胡乱说说罢了。然而这里面也有个原因：我们中国向来有一种名士，或会作些诗词歌赋，或能作两篇古文，或懂点金石；最高等的，是注疏过一部半部古书。这等人都是自以为名士的，走起路来眼睛看着天，自以为学问充足，恃以骄人。大抵中国中古而后，这等不疯不癫的名士向来未曾断过种，便有许多不长进的人跟着他学。到了近年以来，东西交通，输进的学问不少，而且又多了洋务一派人，看得中国古学不甚重了，便有一两个名士，想到从此之后，不能以旧学问骄人了。无奈肚子里却没有一些新学问，看了两部译本书，见有些什么种族之说，于是异想天开，倡为革命逐满之说，装做了那疯疯癫癫的样子，动辄骂人家做奴隶以逞其骄人之素志。据我看来，还是名士的变相罢了。可有一层他的文章却做得好，足以动人，所以就有这一班随声附和的了。你只要昨夜所见的举动、所听的议论，就可见他们的人格了。"望延笑道："王及源何以被那妓女收拾得如此帖服？"若愚也笑道："所以，我常说上海四马路的妓女真是大清皇帝的功臣。我若当了政府，一定要奏明朝廷，一个个都给她封典；她们死了，还要另外给她盖一座女功臣祠祭她呢！"望延诧异道："这却为何？"若愚道："凡是气焰万丈，摩拳擦掌要革命的人，一

见了妓女，没有一个不骨软身酥，把万丈气焰消归乌有的，这不是弭巨患于无形的大功么？”望延道：“在海外的革命党，未必都是如此。”若愚道：“这却不知，然而总是随声附和的多，未必是有能力的。这里头政府也担着一个不是，把海外的侨民视同漠外，任从人家虐待，永远不想保护。于是那谈革命的人便乘机蛊惑，说现在政府无用，必须建设了新政府，便可以如何如何保护侨民。所以，侨民便信了。此刻，各处搜捕革命党，也不问真的假的，胡乱诬人。其实，这等胡闹，越闹越激的人心思变，倒是急与各国订约，把保护侨民一事视为重大事件，倒是正本清源的办法。”正说话间，只听得门外一阵大闹起来，正是：

一席清谈方入彀，何来琐屑扰词锋。

未知门外闹的是什么人，什么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 八 回

程小姐挥拳打浪子　李若愚掉舌战儇儿

且说辜望延正和李若愚谈得入彀，忽然门外一阵喧嚷大闹之声。恰好一个小丫头往外面泡开水回来，走进门，便对若愚说道："屠老爷被隔壁程家大小姐扭住来打呢！"若愚叹了一口气道："又是一出把戏！"望延正要动问时，只见屠牖民踉跄而来，脸上红一片、白一片的，还听得门外那女子骂声。若愚起身让座，笑着问道："在外面吵什么？"牖民涨红了脸，憩了一会道："我们中国人的程度低到极点了，怪不得孔子当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依着文明国的规矩和她结交，认她做一个女朋友，不料她倒干预我的自由起来了。"若愚道："这个似乎不关程度的高低，倒是社会习惯上的讲究。自从先王制礼，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数千年来，秉此礼教，一旦要舍去我的本来要去改从别人，这又何苦呢？"说着又回头对望延道，"前日我说过于开通就是这等去处。"牖民道："亏你每每自命开通，试问，要强国，除了改良社会，从哪里入手？"若愚道："我岂不知改良社会是个要着？不过我所说的改良社会，是要首先提倡道德，务要使德育普及。人人有了个道德心，则社会不改自良；并非要扭转一切习惯，处处要

以此事，标题却仅以一笔了之，非不能细写也，不欲以此等事污我笔墨也。志士如此，哪得不厌世。

舍己从人的。”牖民呵呵大笑道：“你不要扭转一切习惯，我试举几种习惯你听，可要扭转？——‘依赖’、‘自利’、‘躲懒’、‘推委’、‘因循’，请教这等习惯在社会上，还能望改良么？”若愚道：“这等都是性质，并非习惯，都是道德沦亡之后才有这等坏性质。所以我说要德育普及是改良社会第一要义，至于一切习惯，东西异俗，尽可各从其便；若一定要舍己从人，反可以养成崇拜外人之心。况且举动一切都是形式上的问题，与道德毫无干涉的。”牖民呵呵大笑道：“亏你还要自命开通，戊戌那年，康、梁之徒便有改易服式之议，说是改了服式，便可触目惊心，自然振作了。那康、梁之徒自我辈今日视之，已是腐败之尤，你的见识还不及他呢！”若愚道：“大凡人说一句话，必有所为而发，断非凭空臆说的。戊戌那年，初言变法，一班老愦胡涂的人，拥挤在要津上，此时康、梁辈在政界上发言，自不得不作此说。当时若改了服式，无异给他们写了一张座右铭，若在今日社会上，这改服式与不改有何关系？若说改了服式可以振起尚武精神，此说固是近是，然而精神之发生，教育最为紧要，所以学堂的讲堂上，实是精神发生之地；若徒然在形式上讲精神，反会生出流弊。我每每听见那些无知少年说什么我改了装，坐东洋车，车夫格外跑得快些。有个说，我改了装，走起路来，中国人都避我。照这两句话扩充起来，养成崇拜外人之心还是小事，还要养成依仗外人欺压同种的性质呢！涓涓不压，成为江河，君子所以有杜渐防微之戒。我辈当此道德沦亡的时候，倘有丝毫关切时事之心，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不可不谨慎

的。”牖民道：“照你这样说，你是个谨守绳尺的君子，我还敢恭维；若说是能改良社会，我却不敢附会。须知此刻中国的万事万物都应该改革，譬如一所旧房子，已经东倾西圮的了，若不是通身拆卸，重新起造，徒然换两根庭柱，是断乎收拾不好的。”若愚笑道：“这个譬喻，在初发出来时，却新颖可喜，到了现在，也是老生常谈了。你既然说这个，我也就这个上面说去。譬如我这房子，是住宅房子，一家老少，都这样住惯的了。此刻，因为它倾圮了，要翻造，然而也得要照住宅房子的样式改起来方才合川，总不能改一所门口向天的房子，也不能改一所没有门户的房子。这且不必说，住宅房子总不能改作庙宇，庙宇总不能改作厕所，厕所总不能改作衙门，衙门总不能改作店铺。总而言之，是各有各用，亦即是各有各习惯的缘故，不能一说改，便胡乱都可以改的。”牖民笑道：“拆了中国房子，改一所外国洋房住住，岂不舒服？”若愚道：“这个只能作笑话说，也可以作遁词听。若说改良社会一切都要学外人，我却断断不赞成。”牖民道：“你处处不赞成学外人，又不主张改装，请教你此刻穿的可是中国衣服？”若愚大笑道：“这一句话，又是谈革命的无聊之谈。中国自三代以来，历代衣冠，都有改革，请教一定要穿中国衣服，应遵何代？若说汉官威仪，应遵汉代，难道汉以前都是夷狄？明太祖得了天下，衣冠一遵唐制，请教他中国隔了宋元三四百年，他哪一只眼睛看见过唐代衣冠来？不过复了纱帽圆领，得其大意罢了。至于现在的衣冠，不错，是满洲装束，然而二三百年来，久已成了习惯。我戴的是中

厕所不能改衙门，而今日衙门比厕所还臭；衙门不能改店铺，而今日衙门受贿起来，比店铺利钱还多。写来一笑。

国天，履的是中国地，读的是中国书，讲的是中国理。况且二三百年来，满洲人全都被了中国的教化，变成汉人一样了。不信，你看各处驻防的旗人，差不多全都不懂满洲话的了。我既生长在这个地方，这个时代，祖父相传下来的习惯如此，我就何尝把它作中国衣冠看呢！近来所称有志之士，我看每每于实际上不甚着意，倒是那无关得失的形式上、习惯上处处龂龂以争，殊属无谓。"牖民道："形式、习惯先改革了，方能触目惊心，岂可以看得轻了，说是无关得失的？"若愚道："既要提倡改革，自当身为表率，你一定自愿先实行改革，以为之倡的了？"牖民道："这个自然。"若愚道："既如此，我有一句极放恣的话，要你据实回答我，不准口与心违的，可说得么？"牖民道："你且说来，我自然据实回答。"若愚道："你可不要动怒，我前天听见辛高说你有一位令叔在这里看见你无意到日本，在上海胡闹，已经写信去接你宝眷出来了。你若是实行改革，为社会倡的，等尊夫人到时，我专诚到公馆拜望，我可要行拉手接吻礼的，你若答应了出来——"说到这里指着望延道："有望翁为证，不能食言的。"牖民呆了半晌，涨红了脸道："我是无有不可的，只怕女子们不肯。"若愚道："好，好，尊夫人是守中国礼的，是以不肯，我也是守中国习惯的，也不肯相强，不过这样说说罢了。然而，何以及源和你贵相好私下行了一个外国礼，接了一下吻，你却大翻腔起来，甚至于和贵相好断绝呢？这个道理倒要请教。"牖民呆了半天道："这件事你从何得知？"若愚道："你休问我哪里得知，须不是我捏造的。你只回答

俗以所眷之妓为相好也。

我这个道理。"牖民道："我说你不过，算我降服了你吧！"若愚道："也不必说降服不降服，不过要知道天下事尽多宜于此不宜于彼的，大至国家制度，小至儿童玩具，在外国是件件好的，移到我国来，也得要和我国人民的习惯、性质程度比较比较，方可施行，不是囫囵吞枣般是外人的全都合式的。比如手枪，是件文明利器，我也不能作违心之论，说它不好。倘使我辈得有此物，借以防护身家性命，岂非极好的么？然而落在坏人手里，它却依了这个去打劫抢掠，这不是个明证么？照说，我国社会中尚有坏人，这等文明利器，还是不输入为妙，然而就不免因噎废食了。所以我主张德育普及，并不是死守旧学，正是要望道德昌明之后，不为外界摇动，然后收入文明，方可有利无害的意思。"若愚一面说，牖民一面低头沉思，犹如没有听见一般。至此忽然说道："不错，我们中国人最没有公德。"若愚笑道："这又是新学家的口头禅，我最不信服的。道德有什么公私之分？而且公者，私之积也，人人有了道德，人人以道德相接待，那不就是公德了么？何必要标奇立异，别为一门呢？"牖民抢着道："中国古人立教，只讲三纲五常，绝不曾提到社会上的道德，以及爱群、爱国的道德，岂不是不完全么？"若愚道："你不要忙，古人的时候，或者不曾有'社会'的名词是说不定的。然而《大学》上'与国人交，止于信'不知说的是什么？古人'民胞物与'之说，不知再有比这个'群'大的没有？'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不知算爱国不算，倒要请教。其余如'泛爱众'、'主忠信'等，不胜枚举。"牖民又抢着说

先生此愿太奢，以现在社会观之，恐千万尚不能偿此愿也。

道："罢了！罢了！中国人单知道忠君！"若愚道："有话慢慢说，何以这等忙！前两年，《新民丛报》上，梁卓如说了一句皇帝要尽忠的话，于是大众诧为新到极处的说话，以为发前人所未发。不知'主忠信'的'忠'字，何尝是对于人君而言，'教人于善谓之忠'，这个'人'字，何尝是指人君而言？至于《左传》'齐师伐我'一篇，曹刿问'何以战'，公曰：'大小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刿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可见数千年前，早有了皇帝要尽忠的话，并且皇帝必要尽忠，方可叫百姓去出战。看得何等重要！后世之人，鼠目寸光，读书不求甚解，被中古时代那一孔之儒欺骗到底，到了死的那天，还堕在五里雾中，反要怪自己宗国的道德不完全。我看着实在可怜、可恨、可笑、可恼！"

正说得高兴时，忽听得窗外呵呵大笑，三人吃了一惊，正是：

何来吃吃鹭鸶笑，打断滔滔挥尘谈。

未知窗外笑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 九 回

论时局再鏖舌战　妒同类力进谗言

且说若愚等听得笑声，抬头看时，只见窗外人影乱晃，跟着一阵脚步声响，进来了三个人，却是及源、味辛、辛高。及源一进门，便举手除去那外国帽子，嘴里说了一声“古得摩灵”，若愚等都起身让座。牖民对及源道：“他方才痛骂我们维新，你还对他行这个脱帽礼呢！”若愚道：“你们动不动自命文明，这私听人家说话，也算是文明的么？”及源道：“你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我们才立定了脚听听；若是喁喁私语，我们就要扬声而入了。”味辛道：“我们走到天井里，听见若翁说要和牖民夫人亲嘴，我们以为奇怪，便大家摆手，立定了脚，在窗外偷听你们的辩论。你们到底为什么事辩论起来，这样滔滔汩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牖民道：“你也不必问为什么事辩论起，总而言之，他不以输进文明为然罢了。”若愚听说笑了一笑，味辛道：“我倒要请教请教，为什么不以输进文明为然？”望延的记性好，便把二人辩论的话，述了一遍，只把牖民被打进来的一节瞒过。味辛道：“大凡与人辩论的，一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独是把现在的满洲衣冠，视同中国装束，我可极不佩服。”若愚道：“我要请教，比方三百年前，大清未入关，直至

今日，仍是明朝天下，当此之时，衣冠应该是怎么样的？难道和高丽人一般，还是峨冠博带的，可以与外人周旋么？只怕慢慢的也要改小了。照着明装改小了，还不和此刻的衣服差不多么？并且我也不一定操断断不能改装之说，不过习惯已久，可以从缓罢了。”牖民拍手道："妙啊！你也要屈服了。”若愚道："我并不屈服，我此刻说装可以改得，而且急于要改，请你说出一个急于要改的道理来。”味辛道："这个没有什么道理，不过这是文明装束罢了。”若愚"扑嗤"的一声笑道："什么文明装束？不过强权装束罢了。明朝时候峨冠博带的，不及本朝窄袖蛮靴的利便，所以屡战屡败，以至于失天下。到了今日，这窄袖蛮靴和那短衣秃帽的比较又不及它的利便了，所以军界上改装却是要紧的。”味辛道："此刻军界上已经都改了，又何必再说！”牖民道："他不过要逞其能言舌辩，说到东、说到西，都是他的道理罢了。不然，方才我和他说，他一定说改不得，此刻他又说要改，不是任意翻覆么？”若愚道："我常说，凡人说一句话，必有所为而言。我此刻说要改，是从军界上立言，方才和你辩的，是社会上的事，如何可混在一起？”及源道："这个满洲装束，正是我们九世之仇的大纪念，亏你还要说是可以作中国衣冠看！”若愚道："我说可作中国衣冠看，是指习惯而言。至于九世之仇的一句话，正是孟子之所谓'诐词'。既然自命为志士，有爱国爱群之思想，现成放着强邻逼处不急图富强，现成放着数十万同胞在海外被人虐待不思救援，反要远溯到三百年前的旧事。照这样说起来，汉高、明太也不是揖让而有天

下，改朝换代的时候，总不免杀人如麻，既然要报九世之仇，还有那十八世、二十七世、三十六世的仇又到哪里去报呢？"及源道："那里自家同胞相杀，无可奈何的。至于被异种所杀，总觉心有不甘。"若愚笑道："既然如此说，你我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你何妨给我杀了！讲到种族一层，我以为只以颜色为别。你看白人，他们自己未尝无龃龉，未尝无战争，及至对于黄人之问题一起，他们便互相联络来对付我。我们黄人又岂可以自相离异，与人以隙呢？"及源道："联络黄人是可以的，却不该奉之为君。"若愚道："若必要争着做皇帝，试问，美国人种最杂，举起总统来，应该举哪一种？向来举总统的时候，可曾牵及到种族问题？"味辛道："你这句话可谓强词夺理，美国是共和政体，总统不过是个公仆，不是专制皇帝，并且一切议员官吏等，都是公举的，不像现在政府，专门信任满洲人，夺尽汉人的权利。"若愚道："我并不强词夺理，只怕你未免偏于一面了。美国总统，不错，是个公仆，不是专制皇帝。请教这专制政体是我们中国人，汉人，中古的贱儒逐渐酿成的，还是从满洲带过来的？至于专任满人一节，最是政府授人以柄的坏处。然而平心而论，偏护同乡的恶习，只怕人人都不能免。自从曾文正之后，做两江总督的，如左文襄、曾忠襄、刘忠诚等，都是湖南人。这二十年间，在南京的湖南人满坑满谷，几几乎把南京的风俗都改变了湖南的风俗。你想不偏护同乡，那些湖南人来做什么？然而两江还说是局面大、差缺多，所以容得下。从前刘康侯也是湖南人，做了两年此地制造局总办，那时就有了'制造局是湖南会

馆'的笑话。我想做官的汉人，先把这个恶习改了，再去责备那做皇帝的满人不迟。"牖民摇头道："罢了罢了！处处都是你的理，我们都是笨嘴，说你不过，我第二次降服了。"辛高道："别的我都不辩论，只是要望德育普及之后，方才输进文明，我却不解。前两天我听见一位极负时望的先生演说，说是佛学输入中国时，中国通儒拿着中国旧学，和佛学融合在一起，便另外成了一种学问。此时欧美新学输入我国，亦可以拿我们的旧学和新学融在一起，另成一种学问，不知此说可通？"若愚道："此说岂但通，竟是一篇高论。然而当要知道必要像那位先生的学问的根底，方才发得出这番议论，也必要像了我们这等人，方才听得懂，会得过这番意思。须知社会上没有学问的人居多数，这等议论只能对高等人说，若对中人以下说了，便是对牛弹琴了。此时，欧美文明输进来，如何止压得住？我并非说要德育普及才可输进文明，不过是望社会中，人人都先有了根底的意思。须知输进文明，犹如天旱时决堤灌水一般，若不先在堤内修治沟洫，以备水有所归，贸然一决，必不免淹及田禾，未受其利，先受其害。试问，此时能受输入文明之益的能有几人？解得两句新名词的，已经算好的了，最可怕的是那种一事不知，徒然养成崇拜外人性质的。"及源道："你们辩论得也够了，可以不必谈了，还是说我们的正经事吧。我们今日，是特来请问书局几时开办的。"若愚道："这个要等领到了款子，再能说定。"及源道："请你赶紧去领吧，我是急于要借三个月的薪水过年呢！"若愚道："若为过年费用起见，你可不要单靠我这里，万

一年内领不着，要误了你的事。”及源道：“你想，办事这等因循，须怨不得我们要革命了。”若愚道：“为了这个也要革命，一天不知要革几回命呢！”及源道：“无论如何，总请你上紧点。我虽然不能单靠你这里，然而你这里也是一条路子，我不能不走呢！”若愚道：“那么你明后天来听回信吧，成不成，我可不担责任。”及源道：“如此，我要少陪了。今天只吃了三筒烟就赶到这里来，还要去过瘾呢？回来见吧，倘有好消息，请到青莲阁给我一个回信。”若愚答应了。及源立起来，把外国帽子一除，嘴里说了一声“古得拜”，便出门去了。味辛、辛高也同去了，仍是牖民、望延留下。

等若愚送客回来，望延便问道：“王及翁进来时和出去时，说的什么‘古得’，我听他说了好几次，不懂是什么？想来也是个新名词。”若愚道：“哪里是新名词，是一句外国话。”望延道：“原来是精通西文的。”牖民呵呵大笑道：“精通西文？他连二十六个字母还没闹清楚呢！统共就懂得两句‘古得摩灵’、‘古得拜’，没有一天不说几十遍，听了也觉得肉麻。若翁，我老实对你说，你若是开书局请编辑，这位先生是请教不得的。不信你看，他未曾接办便要先借三个月薪水，将来开办之后，他哪一天不要借钱？只怕办一年的事，要用到三四年的薪水，临了一言不合便掉头而去，这一笔亏空，不要你代他弥补么？虽然官场的报，销名为‘造报’，原可以捏造的，然而有了捏造的功夫，不会自己弄两个，却去替他效劳，未免犯不上了。”望延道：“这位王及翁，向来在上海办什么事的？”牖民道：“办什么，

不过靠翻戏吃饭。”望延茫然不解道：“翻戏？什么叫翻戏？”若愚道：“欢喜玩，或者有之，未必做翻戏。”牖民道：“未必？上月弄了他同乡人的七百多洋钱，几乎闹翻了。人家要去告，幸得遇了我们来。辛高也是他同乡，出来调处，还了人家五百方才了事。”望延道：“到底什么叫翻戏？”若愚道：“这里上海的土谈，叫局赌做翻戏。”望延道：“什么叫局赌？我也不懂。”若愚笑道：“用假牌、假骰子，串通了几个人，或者摇摊，或者摊牌九，引那生人入局，去骗他的钱，这便叫局赌。这里头什么‘翻天印’、‘倒脱靴’的，名目多得很呢！及源未必干这个。”牖民道：“这个不信由你，他会闹亏空，总是真的，不比我，家里有钱寄出来用，这里的薪水不过聊以津贴我的车马之费罢了。”说话之间，已是十二点钟，家人来回说开饭，若愚便留二人便饭，牖民说还有别样事，便辞了去，座上单留下辜望延。正是：

岂但机锋聆妙论，更将口福累郇厨。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 十 回

因米贵牵连谈立宪　急避祸匆促走东洋

且说望延就在若愚处吃过午饭，饭后各各散坐。望延因为听得若愚议论纷披，十分佩服，便要设法撩拨他的议论，因问道："昨今两日，听了这几位的议论，实在令人可笑，然而谈革命的人，未必个个如此。"若愚道："这几个人，虽不能算是革命党的代表，然而此等人也居多数了，就是在海外的，也是有名无实。我偶然想起一件事：前年我遇见一个商人，是从檀香山回来的，说是入了什么兴中会，逢人津津乐道，及至问起他革命二字，他却茫然不解。他也不知道这个会是革命党首领设立的，又不知道会中宗旨，徒然知道出了几元入会费，挂名在会里，是个会员罢了。所以他也不知是件秘密的事，逢人便说。然而在那革命党首领说起来，凡是会员，都是同志的，你说冤枉不冤枉呢？"望延道："这又奇了，难道入会也不问问会内宗旨的么？"若愚叹道："凡到海外的人，字都不多识一个，哪里懂得什么宗旨。倘使政府里有能力，到海外去捉住了革命党，吊出了他的册籍、按名捕捉，这种人，被杀了自己还不知道犯的什么法呢？"望延道："你不说革命党在海外诱人入党，总说此时政府靠不住，必要换过新政府方能保

护侨民么？”若愚道：“他们愚人哪里懂得这种文话！他哪里知道，换过新政府便是革命，政府指革命党是造反，造反是大逆不道，要灭族的呢？所以我说，尽力保护侨民，非但可以消除革命的风潮，并且也应该由领事官在外面设法开个学堂及演说会等，一则教教国文，二则开开民智，多得一分文明程度，外人也少讨厌我们一分。”望延道：“外人到中国来，我们未曾讨厌他，中国人到外国去，他们何以讨厌我们？真是不懂。”若愚道：“须知外国人到中国的，都是上等人，中国到外国去的，除了几个钦差、随员及学生，以及近十年来几个避地的党人以外，其余都是做工的粗人，一举一动都是粗莽的，怎么不惹人厌呢？所以我说要到国外去教国文、开民智。近来，终日说话是预备立宪，办事是搜捕党人，却不想到办这些事。”

说犹未了，忽然窗外一人接声道：“立宪，立宪，吃贵米了！”二人急抬头看时，张介卿已踱了进来。若愚笑道：“从哪里来？立宪与米贵有何关系？倒要请教。”介卿切齿道：“若是从前不讲立宪的时候，米价贵起来，邻境出了抢米案，做上海县的传了米行董事来叫他平价，他若是推托，便把他看管起来，吊他的进货账册来查，勒令他平价；不遵，断打他的屁股都可以办得到。你想那穷苦百姓，受了多少恩惠！如今不然了，要立宪了，地方要自治了，官对百姓要客气了，商会也立起来了，米贵了，邻境出了抢米案了，上海县也急了，然而没奈何，只得写封公文去问商会，商会又写封信去问米行董事，米行董事只回得‘米价贵’三个字，商会也照样回了上海县，任凭上海县是

神明父母也没有法子想！立宪，立宪，把米立贵了！"若愚叹道："道德沦亡，虽有善法，亦不能行，于此可见其实。稍存恻隐之心的，何妨利钱看薄点呢！并且还有一层，米是有好歹的。那种上好的米，正不妨略贵，那吃好米的人，自是富贵人，虽贵点也不要紧；把那粗糙的卖贱些，以惠穷民，粗糙上所失的，就取偿于上好的，里面还不是保住我的利钱么？"介卿道："可惜你不开米店，在安南运来的米，连到上海的运脚不过二两多银子一担，到了这里卖四两多还算有良心的呢？"望延道："这立宪政体的内容，究竟是怎么样的，倒不可不研究。"若愚道："我也不甚底细，这里有个立宪研究会，你到会里去研究，或者可以知道。据我看来，也未见得尽善尽美。不过以现在寰球各国政体而论，是立宪政体最好罢了，将来进化起来，总有比这个还好的。以介翁方才所说米贵一节而论，我们中国人道德丧尽，就是立宪也未见得能治国，还怕比专制更甚呢？"望延道："何以见得呢？"若愚道："且不要说立宪，就以地方自治而论，无非举几个绅董出来办事。你想，专制的时候，还有那横行乡里的恶绅，何况全盘交给他办理，不是如虎添翼么？专制的时候，地方官还可以详革惩办他，此时，他是一方之代表，奈何他不得；专制的时候，官吏不好还有去任之一日，这绅董是终久在一处的，那才是附骨之疽呢？推而至于开设议院、选举议员，都未曾论到人格如何。据我看起来，以此昏天黑地的人才去办事，终不会好的。"望延在乡时，早见了预备立宪的上谕，到了上海，看了几种宪政书，心中正在那里喁喁望治。今听了

哪得不厌世，哪得不厌世！一哭。

若愚前后的议论，革命又不好，立宪又不好，不觉把一片热心，冷到冰点度上去。呆了半晌道："如此说来，中国是没有望的了！"若愚道："若要有望，除非设法制造出四万万个道德心，每人派他一个。"望延道："难道你看得中国人，没有一个有道德的么？"若愚道："岂敢！那中人以下，没有道德，是没有教育之过；中人以上，没有道德，是受了教育之过。"望延勃然道："岂有此理！难道有读书读坏了的么？"若愚道："自宋儒出世以后，士大夫道德早已丧尽，何待今日！"望延道："这句话我可真真不懂，请你早点说明了吧！"若愚道："宋儒责人太甚，动不动要讲天理人欲。讲天理的，不准有一点人欲；有了一点人欲，便全没了天理；没了天理，便是小人。你想，一个人岂有无欲之理？声色货利，纵然全不嗜好，饱暖是要图的。这饱暖便是人欲。他却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妇人女子，尚且责备无已时，人家被责骂得怕了，依了他的话，左右不能成君子的了，便乐得往小人一边走了。你想，这不是宋儒的谬妄么？圣人教人伦常日用，待人接物，只要尽我当然之职，便处处都有道德，何尝这等严厉！"望延道："我往常也每每疑及宋人讲学，类似谈禅，却想不到这一着。"二人正说得高兴，张介卿忽然失声道："哎呀！我把正经事忘了。"说着对望延道："老班叫你快回去，有要紧事呢！看他那形色慌张，不知有了什么事，叫我找你。我到了这里，听见你们谈什么立宪，我想起米贵的缘由，谈了上去，便忘记了。"望延听得哥哥叫他，不敢担延，即告辞了若愚和介卿，回到店中。

望廷见了，便一把拉着，走到楼上，说道："兄弟，你半天不回来，吓煞我也！"望延道："哥哥放心，兄弟近来路都走熟了，不会迷失的。"望廷道："兄弟，你还没有知道，今天早起你出去之后，邮政局送到一封信，是陆子忠写来的，说你逃走了，房子被那两个狗官放火烧了，辜忠也被两个狗官杀了，把你的名字开报上去，说你是革命党呢！既然开了你的名字，总不免要行文捉你的了。我心中还以为你在上海租界上，还不要紧。后来我饭后出去才听说，有一个革命党，被一个和尚骗到城里，捉到上海县去了。我老大吃了一吓，恐怕是你，连忙到城里去打听，方才知道捉的是在升平楼底下卖书的一个人。"望延道："一个摆摊卖书的人为何也是个革命党？"望廷道："兄弟啊！官字底下是两个口字，它那两个口要说你是什么便是什么，饶你生的通身是口，也无从分辩的。此刻出了个骗入城里再捉的法子，兄弟啊！我不敢留你了，你暂时到外国去避避吧。你愿到日本，愿到新加坡，随你的便。我和你筹点盘缠，你想好不好？"说罢又哭道，"兄弟你原谅我，不是做哥哥的容你不得，实在是不放心你在上海。我受了叔叔的恩，丝毫不曾报答。叔叔只有你一个儿子，万一我保护你不周，有什么长短，我就死了做鬼也没有面目见我叔叔。"一席话，说得望延也哭了，说道："哥哥这般爱我，我哪有不遵命之理！只是盘缠一节，要哥哥费心不便，不如请哥哥写封信去托陆子忠，请他把家里的房子田地，好歹卖几吊钱寄出来吧。"望廷道："如何等得及？兄弟，你说定到哪里，我代你打听轮船。"望延道："到日本吧，到

了日本，我或者还读几年书。"望廷讶道："兄弟你学也进过了，你家里的书堆的比山还高，我那年问你，你说都读过了，此刻还读什么书？"望延道："学问是没有穷尽的，哪怕中了状元，还有许多学问不懂的呢！何况进个把学，算得什么？我多读几年书，长点学问见识，将来回国，或者还可以干点事业。"望廷道："兄弟啊，你这个主意打错了！你到了日本，剪了辫子，投降了日本、做了日本人吧。等你做了日本人，我过几年收了这个生意，也跟你到日本投降去了。"望延讶道："哥哥这是什么意思？"望廷道："难道你不知道吗？各国的人民都是受官府保护的，只有我们中国的百姓是官府的肥肉，它要割就割，要吃就吃。我们如果做了日本人，少不免有日本官府保护，岂不比做中国人受狗官的瞎冤枉好么？"望延道："哥哥，不是这等说，我出外去读书，学了本事回来，要设法联络了大众百姓，把那好的官留下，那不好的赶了，硬要那做官的好好儿保护百姓，才是道理，怎么把自己父母之国丢了，去做别国人呢？"望廷道："哪里联络得许多人？"望延道："哥哥不要管我，自然学到了这个本事方才回来。"望廷听说，便自去打听轮船，张罗盘缠去了。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世事如此，哪得不厌世。

望延独自一个，咬牙切齿的，恨恨不已。想到那官吏无道，便想认真投入革命党；想到那几个谈革命的行为，倘与他同了一党，未免玷污了自己。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且待到了日本，看看那边中国人的人格再定主意。不一时，望廷来了，说是事有凑巧，恰好"安徽"轮船今天开往日本，已经写了一张二等船票，凑了百十元洋银，兑换

了日本钞票，交付与望延。等到晚饭后，收拾行李，亲身送到船上。兄弟两个，依依不舍，直等到放了两回汽笛，船要开行，望廷方才大哭登岸。

从此辜望延到了日本，不在上海了，这一部《上海游骖录》也就此告竣了。若要知道辜望延到了日本之后，又有何见闻，且等做了《日本游骖录》出来，方能知道的了。

各人之眼光不同，即各人之见地不同；各人之见地不同，即各人所期望于所见者不同；各人所期望于所见者不同，即各人之思所以达其期望之法不同。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因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体一畅言之。虽然，此特仆一人之见解耳。一人之见，必不能免于偏，海内小说家，亦有关心社会而所见于仆不同者乎？盍亦各出其见解，演为稗官，而相与讨论社会之状况欤？

著者附识

发 财 秘 诀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前　言

《发财秘诀》，一名《黄奴外史》，十回。书名上有“社会小说”字样。署名趼人。最初连载于《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一、十二号（光绪三十三年十一、十二月，公元1907年12月、1908年1月。）和第二年第一、二号（光绪三十四年一、二月，公元1908年2、3月。）光绪三十四年，上海群学图书社出版单行本，铅印一册；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再版，并列为该社出版的《说部丛书》第二十三种。该书每回之上都有“眉批”，每回之后都有“评语”；这些“眉批”和“评语”，针对作品的具体内容，漫谈人物描写和情节结构，间亦引述与内容有关的资料，例如第三回，写咸丰丁巳年（公元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把两广总督叶名琛虏去一事，在“评语”中引述时人讽刺叶名琛的乐府三章，和迻录叶名琛避居镇海楼时从容歌咏的题壁诗二首。读者看了这些诗篇，对书中描画的这位昏聩无能的晚清疆吏，可以得到更鲜明更深刻的认识。

阿英根据《月月小说》原刊本重新整理，把原书的“眉批”删去，只保留回末的“评语”，收入《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二卷》上册。

《发财秘诀》以英法联军侵略战争前后为背景，描绘出一幅洋奴买办群魔乱舞的丑恶画图。英法联军之役，充分暴露了晚

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向资本主义列强妥协投降，使我国继《南京条约》之后，又一次遭受丧权辱国的深重灾难。资本主义列强趁火打劫，竭力扩大推销产品和掠夺原料，同时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买办阶级开始抬头和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为了扩大侵略的需要，大力扶植买办阶级，使买办阶级的人数逐渐增多，活动范围也跟着扩大。这班买办阶级凭着外国侵略者的势力，为非作歹，为着个人发洋财，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当时的作家，对于这样人物加以攻击的，为数不在少，特殊是笔记之类的作品。”在小说方面，影响比较大的，是吴趼人的《发财秘诀》，“这是当时反买办阶级的一部代表作，所写的人物，是吴趼人最痛恶的人物。”（阿英《晚清小说史·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

《发财秘诀》头几回，写一个姓区名丙的穷汉，广东南海县人，以小负贩糊口。他看见人家纷纷往香港去发洋财，他也跑到香港去卖料泡（广东人叫做“哱㗂”）和石湾窑货小人儿。外国人见了啧啧称羡，争相购买。两三个月间，他竟侥幸赚了五万两银子。他便在省城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店，又到香港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他却往来于省城、香港之间。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如关阿巨、陶庆云、花雪畦、高阿元之流，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作恶多端的坏家伙。关阿巨原是一个打家劫舍的案犯，亡命香港，投靠英国统兵大元帅额尔金部下充当探子。在英法联军快要攻打广州时，关阿巨介绍区丙替英国做侦探，区丙为着有利可图，“每月坐得五十两，其余每件事五十两。”便不惜为虎作伥，甘当洋奴汉奸，为外国侵略者效劳。区丙从香港回到省城，住在“丙记”店里做奸细，打听些海防洋务，“几

时佛山办团练，几时黄埔修炮台，虎门添了若干兵，四方炮台添了几尊炮……”区丙便拿这些情报去换银子。他还把叶名琛终日在衙门里请仙扶乩的活动，也当作一件情报去要赏。关阿巨得了这个消息，便向英国侵略者献计，利用迷信传说，使叶名琛不但不注意防范，而且“从此僚属乡绅来请设防，名琛一概置之不理。”广州城里各衙门都传为笑话。被区丙这个汉奸探知了，又去报信。英国侵略者额尔金得了这个消息，突然传令发炮攻城，一举便把广州城攻破了，把叶名琛捉了去，后来死在印度。作者写完了广州城破，区丙充当汉奸再发洋财，便无限感慨地说：“诸公莫骂区丙，区丙原是愚民；今日赫然显宦，如区丙者几人！”

接着写区丙的儿子阿牛一心要学英语，便引出一个陶庆云，这个洋奴初当香港揸甎洋行写字，后升为买办。又通过一个过渡人物——咸水妹，把许多洋奴和前后故事勾连起来，用辛辣的笔描画出他们的丑恶嘴脸。后来，这班家伙从香港跑到上海，又和上海的买办勾结起来，凭借外国人的势力，胡作非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欺压自己的同胞，他们卑鄙到“情愿饿死了，也不要就中国人的事。”“还是情愿做外国人的狗，还不愿做中国的人呢！”而且他们的手段非常狠毒，如第八回写买办蔼兰如何玩弄权术，欺诈内地茶商，从中牟取暴利，害得“那山客（指内地茶商）投江的、上吊的、吃鸦片的，也不知多少，那个管他！须知世界上，不狠心的人，一辈子也不能发财。”

最后几回，作者着意“独写雪畦，其余诸人概从简略，未尽描摹之技也。”雪畦原是省、港、澳一个赌徒无赖，因在省城赌

输了钱，屡次偷人家的小猪，有一次却被街邻人等当堂拿获，把他绑起来，游街示众。幸得阿牛搭救，给他盘缠，再逃到香港去，在一家米行做“出店”。不久，他结识了在招工馆里做伙计的高阿元，摸清了贩卖猪仔的情况，他便辞了米行，坐船到了新安县，投奔到一家赌馆里做看门，开始干起贩卖猪仔的勾当。一年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赌馆，上当的人就更多了，被他拐卖的人不知多少，连新安县的少爷也被他拐卖到香港去。新安县太爷知道了，马上叫值日差役去查封赌馆捉拿赌棍。谁知衙门差役早已通风报信，雪畦立刻收拾细软，逃往香港，跟着乘坐轮船转到上海。

雪畦到了上海后，结交一班贪婪无耻、心计狠毒的西崽、洋奴、买办、奸商，如陶庆云、陶俛臣、言能君、舒云旃、陶秀干、蔡以善之流，都是雪畦的党羽。雪畦深深领略了这群小人的“发财秘诀”，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如他约了一个姓袁的同乡，合资开了一家米店，四五年间赚了不少钱。一年夏天，姓袁的染了时症，死在店里。雪畦昧了良心，先把原订的合同烧掉，又把姓袁的好些股票和钱庄存折，通通窃为己有，安安稳稳地吞没了这一注巨款。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在《发财秘诀》里，每一回都有反映的，从各个方面广泛地写出这类人物的丑态。

《发财秘诀》在艺术形式上显然是有缺点的，全书没有一条贯串始终的主要线索，故事情节不够完整；人物缺少描写，形象不够生动。诚如作者自己说：“生平所著小说，以此篇为最劣。盖章回体例，其擅长处在于描摹，而此篇下笔时，每欲有所描摹，则怒眥为之先裂。”可见作者对所写的人物痛恨到什么程度。

洋奴、买办、汉奸、官僚在吴趼人笔下变成了人面兽心的妖魔鬼怪，真实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使《发财秘诀》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应该加以肯定的。

卢叔度

丁卯年中秋

第一回

辟香港通商初发达　卖料泡穷汉得奇逢

往事追回泪似珠，十人中有九胡涂；
致令一样须眉汉，硬要从中判主奴。

呵，呵，诸公！风气，风气，什么叫做风气？据诸公说，自然是文明学问了。不知非也。据小子看来，只一个“利”字便是风气。而且除“利”字以外，更无所谓风气者。诸公若不相信，听我道来。

自从通商之后，我中国二十二省之人，莫不异口同声曰：“广东得风气之先。”小子自己便是广东人，也深信我广东是得风气之先的，不敢多让。然而及后仔细想来，到底什么叫个风气？到底得些什么风气？转觉茫然。查广东通商最早，再以前的，不必去细考它，自明朝以来，已与各国通商的了。考《明史·外国列传》，“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逻、占城、爪哇、琉球、浡呢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云云。壕镜便是今之澳门。由此观之，可见得广东通商最早。又按《明史》，广东巡

抚林富，上疏请与佛郎机通商，有云："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今许佛郎机互市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藉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展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云云。说来说去，都是为"利"，何尝有半个字提到风气？诸公！这就不能怪我说一个"利"字便是风气，除"利"字以外，更无所谓风气了。

这些远事，又且不说，等我再说得近些。自入本朝以来，外国人来得更多了，因为他们航海之术，日有进步，进行愈速，又视我中华为天府之国。嗳！鼎烹之旁，绕以群鼠，焉有不思染指之理呢？加以中国向来是庞然自大，环绕四裔，尽是些野蛮小国。他们来，便说是进贡；我们去，便说是册封。傲岸惯了，更不知什么叫个外交。外国人初来时，他们便摆出那自大的样子，傲然岸然。及至外国人忍耐不住，翻了脸打将来，他却又害怕了，把头缩了进去，再不敢伸出来。因此着着失败，丧师辱国之事，也不可胜记。至道光廿一年，大学士两广总督琦善，割广东之香港地方与英人义律，是为中国割地与欧洲之始，亦即为通商发达之始。此事之始末，往因来果甚多，因与此书正文无涉，故不多赘。

此等写法想是要学史笔也，一笑。

且说香港乃是一个海岛，岛中本有些居民，义律得了香港之后，即出了告示，晓谕岛中居民，说是中国已将香港割与我大英，尔等世居香港之人民，从此皆当投降，改

入大英藉云云。那些居民，也有从的，也有不从的，不必细表。义律乃与英国各商，在香港建筑洋房，设行贸易。慢慢地外国人来得更多，一切起造的水木匠，以及细崽、厨子、洗衣匠等，在在须人，不免高出工价，求人应募。那内地的穷民，听了这个消息，便有许多前往佣工谋食的了。那时候广东风气俭朴，他出的工价又较优，所以前往佣工之人，不出三四年，各各都能积攒一、二百银元，带回家乡去。那些乡下人眼光如豆，看见一个铜钱，尚且有簸箕大，何况整百雪白的银元被他看在眼里，哪得不耀的他眼花头晕？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某甲发了洋财回来了！这个风声一传播开去，你想哪一个不想发洋财？引得那无知之徒，都如水赴壑地往香港去了。此时，香港的生意也逐渐盛了，外国人也逐渐多了，所以去的人也都容得下。

此之谓开风气乎？一叹。

内中惊动了一个南海县张槎乡地方的一个人，姓区，名丙，一向只以小负贩糊口。当时看见人家纷纷往香港去，又都说是可以发了洋财回来，便与自家妻子商量，也想到香港走一遭，碰碰运气去。他妻子说道："人家有手艺的，是靠手艺去赚钱；懂外国话的，是靠佣工去受值；有气力的，还可以去扛抬。你既没有手艺，又不懂话，就是气力也输与人，你仗什么可以去得？纵使香港是个铜山金穴，只怕你未必有本事去动得它分毫，我劝你息了此念吧，还是安分点，在家过穷苦日子的好，我也没福做富翁的奶奶。"区丙被他妻子一顿抢白，恼得气也结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气忿忿地走了出门，到市上行去，心中也

二钱银子虽少，仍是以本求利，吾见今日之发洋财竟有不名一铜钱者。

打不定什么主意。忽见一家店铺在那里烧料泡，心中暗忖，把这个贩到香港，或者有利可图，我何妨试它一试？想罢便先去买了一个竹筐，再到那料泡店中，拿出二钱银子，大大小小买了二三百个，也不别妻子，附了船，径到香港来。

看官！那料泡是一件什么东西呢？原来是用玻璃吹成的一个泡儿，其样式就和馒头一般，那馒头面上正当中，却做出一个小管，那小管的玻璃略厚，那泡儿的玻璃却比纸还薄；靠底一面那块平玻璃，却做得略略有点微凹，用口衔着小管，微微一呼，那块凹玻璃便凸了出来，复微微一吸，那玻璃又凹了进去。如此不停呼吸，那玻璃也不住的凹凸，其凹凸之时，却有声响，作吥嘣吥嘣之声。广东人就叫他做吥嘣，是卖给小孩子玩的，小的不过荸荠大小，零卖只得二、三文一个，大的有馒头大小，也不过十来文一个。其图式如下：

明明发财事业，而目光如豆之守财虏偏鄙薄不为，且从旁非笑之，奚独笑区丙哉。

区丙贩了料泡到香港去，在马路边憩下，手中拿着一个，不住的吥嘣吥嘣呼吸着。这是他们贩这个东西的规矩，叫人家听见了，好来买的意思。在香港的广东人见了，都笑道这个人该死，香港地方能有几个小孩子，却带来这个东西来卖，怕不蚀了盘缠也。区丙站了一会，见没人照顾，便掮起竹筐，望热闹所在走去。走了一天，却只没人请教，不觉心中懊悔。

到了明日，又掮起来往外走。行行去去，去去行行，不觉到了一个所在。只见两面都是洋楼，静悄悄的路少行人。他心中暗想，昨日走了一天热闹地方，不曾发得利市，今日怎么走到这里来，想是更没有生意的了。但不知走过了这一条路，那边可还有人家？心中想着，信步行去，口中仍是呼吸着那泡儿，哱嘣哱嘣的作响。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外国人，看见区丙，便立定了脚看他。区丙胆战心惊，低着头，只管向前走去。那外国人嘴里叽哩咕噜的叫了一句话，区丙不懂得只不敢理睬他，仍向前去。那外国人赶了上来，一把拉住。吓得区丙放下竹筐，唇青面白，不住地瑟瑟乱抖。那外国人低下头，在筐里拣了一个顶小的，对区丙又叽咕了几句。区丙不知是什么意思，接过那泡儿，衔着小管，一阵呼吸。那外国人在他手里取去，又叽咕了几句。区丙暗想：莫非他要买么？这个顶小的，在乡下只卖得一文钱一个，卖给他不可卖贵了，恐怕他打听出来，说我欺他。然而苦于不知这"一文钱"三个字外国话怎生说法，无奈只得和他做手势，伸出一个指头来。那外国人看见了，就在身边摸出一元洋钱给他。区丙大喜，口中连说多谢多谢。那外国人交了洋银，拿起那泡儿一吹，只听得嘣的一声，那块底上的玻璃破了一大块，以后再吹就不响了。外国人把它摔在路边，又拣了一个，给了一元洋银，又拿起一吹，依然破了。外国人很以为奇，摔了破的，又拿起一个，对着区丙叽咕。区丙此时福至心灵，知道是问他的吹法，他便接在手里，呼吸了一会，又鼓动两腮，以示呼吸之意。外国人又拿出一元洋

银，买了一个，衔着小管，用力一吸，哼的一声又破了。外国人不由分说，拉了区丙就走。区丙吓得魂不附体，死命挣住不肯行。那外国人见他害怕，便用手向前一指，脸上带着笑容，又叽咕了几句。区丙见他并无恶意，方敢掮起竹筐跟他走。

走到一条路上，见一座洋房，层楼高耸，四面都是门户。外国人站住了，对着区丙做手势，叽叽咕咕又说了几句话。区丙看他的手势，猜度他的意思，料着是叫他在此等候，便放下竹筐，站住了脚，那外国人便走到洋房里去。区丙在外，抬头从门口望进去，只见里面立的、坐的、行动的、对谈的，有好几十个外国人，原来是一所外国人的总会。区丙初到香港的人哪里得知？等了半晌，只见起先那外国人带着两个外国人笑语而出，指着那料泡，说了好些话，又拿起一个递给区丙，做一做手势。区丙会意，便呼吸起来。那两个外国人见了，各以为奇。于是每人出了一元洋银，各买了一个，放到嘴边，哼嘣一声，两个都碎了。三个外国人一齐呵呵大笑。那两个又各出一元洋钱，买了个，仍只吹得一下都破了。一个便翻身入内。正是：

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黑铁生光；
莫讥舞袖太郎当，此是发财榜样。

未知外国人翻身入内，却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以银一元买一料泡，虽曰受欺，究属玩

意小事耳。近日粤东妇人，不知何所取义，供奉孙悟空神像，香炉之上，倒插料泡一个，偶然一响，则欣欣喜曰："大圣爷爷灵感来佑我矣。"此等迷信，省会富贵家尤多。余尝细思其故，实因料泡倒插炉中，其筒口为炉灰所闭，郁抑既久，偶一发泄，发泄之时，其气上冲，故作哼嘣响，屡试不爽。一日之中，多则响三四次，少亦响一二次，总视炉灰之多少，为响数之多少。灰多则气愈塞，愈塞则愈易鼓动而泄也。孙行者本邱处机之寓言，本无其人，更安有所谓灵感？乃屡向妇人辈恺切开导，终执迷不悟，莫之肯信。呜呼！女学不明，神权迷信，区丙当日何幸得哼嘣而发财，社会今日何不幸得哼嘣而迷信耶？

写区丙痴呆之状，描摹尽致。写区丙乎？吾知作者之意，实为今日之发洋财者写照耳。今之发洋财者，其痴呆如区丙，其忠厚尚不及区丙也。

第二回

察嗜好货郎逐利　发储藏夫妇秤金

却说那外国人翻身入内，不多一会，便一哄地跑了二三十个外国人出来。区丙拿了一个料泡不住的呼吸，那些外国人都站着观看。内中有一个走过来，拿起一个顶大的，对着他叽咕，区丙虽不懂说话，情知他是问价，心中也没有主意，随手伸出一掌，却是五个指头都竖了起来。那外国人便给他五元洋银，拿了一个放在唇边，轻轻地学着呼吸，却吽嘣吽嘣响了好几声，随即嘣的一声破了。于是二三十个外国人争着来买，随买随吹，随吹随破，不多一会，把一筐料泡卖个罄尽。提了竹筐要走，一个外国人却又对他叽咕做着手势，用手向前一指，却又回手向所站的地下一指。区丙知道是叫他再来的意思，点头会意。

别了外国人，一径走到码头上，恰好走省城的船将近启碇，遂附了船径至省城，奔回张槎乡家中。背着妻子，悄悄地把洋银一数，有五百数十元，心中十分欢喜。等到夜静时，悄悄地走到后院，寻着一个盛水瓦罐，提到房里，把五百余元都轻轻藏入罐内。又把那瓦罐放在一铺空床底下，壁角旁边，用点炭篓、柴把等遮护住。身边还带

着十余元，挨到破天亮时，便起身赶到省城去。在旧木器店里买了两口轻巧玻璃柜，用水洗刷干净，买两张红绿纸，把里面糊裱起来，又买了两根绳子，一根扁担，把柜挑起，到料器店里买了不少的料泡。附了船，仍到香港去。

走到那总会门口，却是静悄悄的不见一人，等了半晌，仍无动静。不觉心中疑讶。原来他前一回到此，恰值十二点钟之后，两点钟之前，是外国人午间吃饭休息的时候，所以各外国人都麇集在总会里。他这一回到此，却已过了两点钟，直等到五点钟之后，方才陆续有两来。那些外国人看见他挑着玻璃柜，那些料泡都安放在柜内，便都指点说笑，意思是说他这个担子比竹筐讲究了。这一回，也被他卖去不少。也有两个外国人学会呼吸之法了，于是一个教一个，差不多都教会了，这料泡便不大肯破。有一个外国人把他带到住宅里去，叫那外国女人出来看，花钱买了来，都是一吹即破，惊动了隔壁邻居的外国家眷都来看，看见了都要买，女人、小孩子嘻嘻哈哈的一阵，早又卖完了。区丙连夜又乘了夜船，赶回省城，天亮时，早到了。找一个相识人家，寄下玻璃柜，连忙赶回家，依然背着妻子，点了一点洋银数，却有七百多元，照旧收藏起来。又赶到省城去，依然贩了料泡到香港。

话休烦絮，如此贩了三四遍，他的洋钱已经积了三千多了。那些外国人，都学会了那呼吸之法，便不以为奇，不大买了。看官！这旧社会中“福至心灵”的一句话，虽是极腐败不足信的，然而实有其理。那区丙看见外国人买的少了，他却弄一个玄虚，把那料泡儿吹作一片鹲篥之声，外国

人见了，又以为奇怪。原来那种料泡，另有一个吹法。是用嘴唇衔着那管子，轻轻用气吹进去，可以鼓荡得成一片䉙䉚之声。当时外国人听得，以为另是一种东西，问他讨过去，翻来覆去的细看，却只看不出个道理来。又递过去叫他吹，他又吹了一阵。一时间总会里的外国人都出来看，又纷纷的买。谁知这种吹法，破的更容易，破的容易，他的生意却又好起来了。如此又贩了两三遍，洋银积了有六、七千。

得风便转，别走他途，何物贩夫，乃能解此，其发财因非侥幸以得者也。

他看着这料泡生意将成强弩之末了，便回到省城，在市上闲行，要寻些奇巧东西去贩卖。忽然看见路旁地摊上摆着些窑货小人儿。此种窑货，出在石湾地方，那小人做得才和枣核般大，头便像一颗绿豆，手便像两粒芝麻，却做得须眉欲活，栩栩如生。也有着棋的，也有撑船的，渔、樵、耕、读，无所不有，是人家盆景上假山用做点缀的。还有些房屋、桥梁、木栅、更楼、宝塔之类，花样甚多。若到石湾去贩，不过四五文一个，在省城买起来，都要七八文。区丙看了，便触动了机关，即刻赶到石湾去。好在只有六、七十里路，乡下人跑惯的，不消两三个时辰，早走到了。便到窑户里去拣了一千多个，付了价，仍赶回省城。

过了一夜，便赶到香港。外国人见了果然啧啧称羡。及至向他价时，他却伸出了两个指头，那外国人便拣了十个，给了他二十元洋银。不一会，惊动了总会里的外国人，呼朋引类，争先购买，那消一日工夫，这一千多个小人儿，早变了上三千的洋银了。区丙一想这个又是好买

卖，连忙运了洋银回家，悄悄地安放停当，又赶到石湾，一贩便是五千个。好在这东西又轻又小，既不重累，又不占地方，比着料泡儿更容易带。这回那些外国人竟有一买二三百、三四百，要寄回外国作货物贩卖的，也有寄去送人的，所以买的更多。被他五六次一贩，闹得赚下的钱也忘了数目了。屈指一计，做这个买卖，不觉三个多月了，我也该歇息歇息了。便从此不做生意，也不愁不是一个富翁了。想定了主意，便在省城寄下那两口柜，仍然提着一根扁担径回张槎。

是乡下人本色。

入到家中，取出一元银，叫妻子道："你去和我买一副猪头三牲回来，下余的钱，多打些酒。"妻子道："你又不要拜神礼佛，买三牲作什么？"区丙道："我正要酬神呢。"妻子道："你又不曾许什么愿，此刻又酬什么神呢？"区丙道："我此刻发了财了，难道不应该酬神么？"妻子道："你发了多大的财，却值得用三牲酬神？"区丙在身边取出一个纸包来，在桌上一放，道："你去看来。"妻子打开一看，见是雪白的洋银，数了一数，整整的五十元。便笑道："恭喜呢，是从哪里发来这注财？"区丙道："你不要管，只和我快去买猪头三牲来。"妻子道："将就点就买一只鸡吧，等再发了大财，再用三牲不迟。"区丙道："菩萨多享受我点，自然保佑我再发财。你不要多说，快买来吧。"他妻子果然到市上去买了一副猪头三牲，及神福纸马香烛等回来。夫妻两个一齐动手，煮熟了。当天点了香烛，区丙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那妻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捣蒜般叩了无数的头，方才起来。奠过酒，焚了纸

佛是吃素的，礼佛也用不着三牲也。一笑。

只五十元便如此，写乡下人可笑。

马，将三牲切开，烫上酒来，夫妻两个对酌。妻子带笑道："当家的，你这注财到底在哪里发来的，何妨告诉我一声？"区丙道："你不必查问，你看见这雪白的洋银，心爱不心爱？"妻子道："为甚不心爱？当家的，你可肯给我十元？我今年冬衣也没有，要想做一件细布棉袄过冬。"区丙道："你要，便拿十元去，有甚不肯？"妻子喜欢得眉花眼笑，斟上一杯酒道："当家的，你还要发财呢！难得这般大量，请干一杯。"区丙接过，一饮而尽，道："我奔走了三个多月，今天是头一回享福也。"妻子道："正是。你这两三个月以来，从不曾好好在家过一天，到底在外边做些什么生意？我屡次要问你，只见你没有好颜色向我，我所以不敢动问。"区丙不答，在怀中掏出那包洋银，打开，取了十元交给妻子。喜欢得她笑得眼睛没了缝，连忙接过，揣在怀里。又满满的斟上一杯酒道："酒冷了，等我去再烫一烫。"拿了酒壶，走到灶下，把酒壶放在炭炉子上，取出那十元洋银，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不住地痴笑。又喃喃呐呐的自言自语道："千万不要是作梦才好！"一头说，一头又看。不提防把酒烫滚了，沸了出来。那酒烘的一声烧着了，慌得她连忙去抢酒壶，把洋钱洒了一地。又不住口地往酒壶上吹，好容易把火吹熄了，才去拾那洋银，却找来找去只有九元。心想这里是泥地，又没个地缝，难道是鬼来抢去了？没奈何，只得先拿酒出去，等吃完了酒再来寻找。想罢，提起酒壶，谁知那元洋银正在酒壶底下，遂喜喜欢欢地拾了起来，揣在怀里，拿酒出来，一面走着，喃喃的自语道："几乎剩了九元。"区丙仿佛听

写穷婆子如绘，不知怎生体会出来。

得，便问道："你说什么九元？"妻子乘机扯谎道："当家的，你才给我的洋银只有九元。"区丙道："只怕是数错了，补给你一元就是。"妻子忙过来换上热酒，区丙又给了她一元，她便暗暗喜欢得了不得。二人又吃了几杯，方才吃饭。吃完，收拾过了，已近黄昏时候。

区丙自己起身，走到市上一家相熟的杂货店里，对掌柜的说道："不知宝号所用的大秤可是天平秤？"掌柜的说道："我们乡下人家，都是老实公平的，所有大小秤都一律的是十六两天平秤，不比苏州、上海的人家黑良心，专门刻剥小负贩，用二十四两、三十二两的天打秤。"区丙道："如此，乞借一用，明日一早送还。"掌柜的道："阿丙哥，可是黑夜里还买柴？"区丙道："正是。因为秤是人家不停要用的，白日里告借不易，所以连夜来借一用，明早好送还。"掌柜的就拿秤借给他。区丙一手提了秤锤，一手拿了秤杆回去。及到家时，他妻子已点上灯了。看见区丙拿了秤来，便问道："当家的，你借秤来做什么？"区丙道："有个用处。"说着，放下秤杆、秤锤，把大门关上，进来又把堂屋门关了。拿了秤到房里去。妻子道："那房里秤什么？你吃了酒，到卧房里睡吧。要秤什么，明日再说。"区丙道："你莫管，代我拿灯进来。"妻子便拿了灯进房，放在桌上。只见靠里面一铺空床，床上也没有被褥帐子等，只放着几件盆桶罂罐之类。看官！这一铺床底下，便是区丙藏放洋银之所了。

天打秤奇称。

当下区丙对妻子道："你代我把床底下的东西搬了出来。"妻子便低头把一个炭篓、几把木柴拉了出来。再往

里看，是一个粗麻布袋，用手拉了一拉，却拉不动，两只手去拉也拉不动，道："这是什么东西？放的也忘记了。重得很呢！"区丙道："待我来。"低头弯腰，用手去拉，莫想动得分毫，不觉暗暗吃惊起来道："也罢，把床拆了吧。"于是亲自动手，把床上的盆桶之类拿过一边。广东乡下人家的床，只有两条板凳搁上几块木板，只要把木板竖起，床就拆了。他妻子拿灯照着，区丙找到袋口，把绳子拆开。他妻子留心看时，只见麻袋里面，无数的小席袋。连忙把灯放在地下，拆开一袋看时，见满满的都是洋银。再拆一袋看，也是洋银。一连看了几袋，只吓得她目定口呆，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出了一身冷汗。正是：

惊喜交集，变为怖畏；
穷人发财，如同受罪。

这麻袋里的洋银不知究竟有多少，且听下回分解。

凡实业家，无论为操艺术者，操转运者，皆当默察社会风气，随之转移，然后其业可久可大。每怪吾国人无论所操何业，皆一成不变，甘心坐致败坏，是则大可哀者也。区丙一小负贩，乃能潜窥默察，投其所嗜好者。呜呼！毋谓其致富为侥致也。

贩料泡一节，特欺之耳。至于石湾窑货，不可谓非吾国美术之一，外人至今犹多购之者。然

尚墨守旧法，不图进步。工艺之徒，夫何足怪？独怪夫士君子动以关怀时局自命，而卒无以提倡之耳。凡事皆然，宁独此窑货已哉。

下半回无端写区丙妻子种种丑态，非得已也。以笔法论，所以反照第一回其妻云云一段，使之相映成色。以命意论，实痛夫女子社会中，实有此情景，特为之摹绘传神，使他日女子社会进化时睹之，犹可见前人之面目也。读者得毋怪笔端尖利，有隙即乘，无孔不钻乎？

第三回

开店铺广交亡命　充汉奸再发洋财

却说广东地方，无论人家店铺，洋银是不用纸包的，是用一个席袋盛的。这席袋就同江南的蒲包差不多，不过蒲包是阔的，它是窄的罢了。论那席袋的样子及大小，恰好是插得一个玻璃洋瓶进去。表明白了，不提。

且说当下区丙的妻子，看了这许多银洋，不觉喜极而惊，惊极而惧，颤声问道："当家的，你从哪里弄来这许多银子？"区丙也不答话，一袋一袋的搬出来，搬了十来袋，便拿绳子总捆了，叫妻子帮着忙，拿大秤来秤过，用笔记了几斤几两，放在一边；再去搬那些出来，一一秤过，已是半夜时候，拿算盘来结了总数一看，足足有三十二担重，算了一算，除去席袋草绳等，大约不止五万两，自己心中也暗暗吃惊。遂和妻子两个，仍旧把它藏在床下，外面多堆些柴把稻草之类，把它遮护住。到了明日早起，区丙先去还了秤，然后到镇上买了五口大缸回来，和妻子两个到屋后空地上，掘了五个大窟窿，把缸藏在地下，然后每夜悄悄地把洋银一包一包的运放在缸里，用土掩埋。

区丙又切戒妻子，不要泄漏与人。夫妻两个，依旧是和平常一般度日，不过一切用度，比较前头稍为宽动些罢了。然而区丙却在外面放出风声，要置买田地，一两年之间，陆续置了万把银子田产，又盖造了几间房子。那时，一乡之人都知道区丙发了财了，亲族邻里哪一个不来巴结？同里的说起来，都是区大爷长，区大爷短，同族的不是说大叔叔，便是说大伯伯，甚至同姓不宗的，都来认本家，叙辈份。还有可笑的，是有一种姓欧的，一种姓欧阳的，也强来认本支。幸得区丙生性醇厚，见人家来亲热，也不过如此，从前人家疏远他时，他也不过如此。

言之一哭。

闲话少提。且说区丙自从发了这一注大财之后，一顺百顺，真是俗话说的不错，"福至心灵"了。并且一个人在穷困的时候，所与往来的，无非也是些穷汉，及至发了迹，就有那一班发财人和他往来，所以他就得了门路，把二、三万现银，存放在十三行第一家字号"伍怡和"里生息，顺便就托他带点洋货来。自己却在藩台衙门前开了一家"丙记"洋货字号，又到香港中环地方开了一家"丙记"杂货店，自己却往来于两间。喜得年年赚钱，他便一年比一年富起来。然而他还是乡人本色，平日只穿的是蓝布短打，黑布裤，脚上穿的一双细蓝布袜。除了拜年、贺节、赴席之外，轻易不穿长衣白袜。所以上中下三等人，他都交处得来。那上等人，虽然见他穿了短衣，然而人家都知道他是个发财人，就和他招呼，也不失了自己体面。那下等人见他虽是财主，却是打扮朴素，和气迎人，乐得亲近亲近他，不定从中还想叨他点光呢。因此几年之间，区

何其言之痛也，一哭。

甚矣，人之不可不发财也。

丙交结的朋友实在不少。

香港的店里，单备了一间楼面专门接待朋友。内中就有许多在广东犯了事，不能容身的，走到香港去投奔他，他也来者不拒。因此一年之中，他那店里吃闲饭的，少说点也有两桌人。

内中单表一个九江乡人，姓关，名叫阿巨，因为在广东闹了劫案，逃到澳门。那澳门却是一个大赌场，五花八门的赌馆，说之不尽。阿巨到了那里，不到几天，把劫来的钱银输个罄尽，遂附了轮渡走到香港，投奔区丙来。区丙也一般招接，留他住下，这一住就住了五、六年。一天，不知为着什么事，这关阿巨忽然一去不回，杳无踪迹。区丙还以为店里伙计得罪了他，再三考问，却又不是，日久也就放下了。

又过了一年多，区丙正在香港店里坐着，关阿巨忽然走来。区丙大喜，接着，寒暄已毕，区丙先说道："先年多有怠慢，以致吾兄一去不来，今蒙不弃，就可以大家聚首了。"阿巨道："不瞒区兄说，我近来公事极忙，今日偶然得闲，特来探望。"区丙道："关兄近日恭喜在哪里？"阿巨道："我们且不要叙这些闲话。今有一注横财，特来送与区兄，不知肯受不肯？"区丙讶道："什么横财？"阿巨移近一步说道："近来外国人，因为广东官府不许他们进城，彼此闹翻了。此刻英吉利派了兵船来，打算要攻打广州城，你知道么？区丙道："我也听见有这句话，但不知真不真？"阿巨道："怎么不真？此刻统兵大元帅是伯爵额尔金，我已经投到他部下充当探子，就住在元帅的座船上。

广东的情形，我本来熟悉，只有近来官场的举动，怎样的布置防备，不得而知。官府又悬赏格捉我，此时还未销案，我自己不能入内地，就是到了内地，官府的事也无从打听。所以特在大元帅前保举了你，不知你肯做不肯？”区丙闻言，心中一想，省城店里，本来有许多衙门里人来做主顾，这件事只怕还办得到。因问道：“不知肯做便怎样？”阿巨道：“你若肯做，我再一力在大元帅面前保举你，每月坐支薪水五十两，以后探事，每件事酬银五十两，你愿意么？”区丙道：“我就是探着了事，往哪里去报呢？”阿巨道：“你若肯做了，就回省城去，只做坐探，探着了事，只要写起来，我那里天天着人到你店里走一次，有便交他带来就是了。”区丙道：“我怕写不好，识字又不多，恐怕要写别字，怎样好做？”阿巨道：“这有甚要紧？你只管写了来，莫管它别字不别字，好在拿得来，是我经手。”区丙道：“既承关兄如此关切，我如何不做？但是这件事做下来，不知能赚多少钱？”阿巨道：“每月坐得五十两，其余每件事五十两，看你的本事去探访罢了。”区丙大喜，即与阿巨约定，即日动身，回到省城，住在店里，专意招接衙门的主顾，打听些海防洋务的事情。

近日中国官场所设侦探队，月薪每人不过二十余金，如何能得其出力哉。

因为他一向是个老实生意人，衙门里的师爷、大爷们只当和他谈天，便多有告诉他的，他便拿这个去换银子。于是，几时佛山办团练，几时黄埔修炮台，虎门添了若干兵，四方炮台添了几尊炮，买了一刀竹纸来，真是有闻必录，阿巨果然逐日差人来取。

大好生意。

可怜广东地方官，一齐都睡在梦里，哪里知道有这么

一个细作在肘腋之下？更兼那大学士男爵两广总督叶名琛，终日在衙门里礼拜神仙，有时接见下属，无非讲论他自己的文章学问，这件事也被区丙当一件正经事报了出去。在区丙不过是借此做一件事，多赚它五十两银子的意思。谁知阿巨得了这个信息，以为莫大机会，专诚见了那个什么大元帅，行了鞠躬礼，告知打听得广东总督酷信神仙的话。那大元帅听了也不过笑了一笑，不当一件事。阿巨献计道："广东人向来最信神仙，有时百姓过于迷信，官府还要从中禁止。此时第一个总督先信起来，百姓们自然比从前信的加倍了。此刻军务吃紧，我们兵船已泊在省河多天了，不定何日开仗。我们不如借此惑乱他百姓之心，他自然疏于防范。一经开仗，就容易得手了。"那个什么大元帅，就问他怎么惑乱法？阿巨如此如此说了一遍。那大元帅笑了一笑，说道："由你去办吧。"

可谓尽忠报国，一叹！

阿巨得了令，便到舱面，叫人用黑纸糊了两尊大炮，抛在水里。那纸糊的东西到了水里，自然要浮起来了。那省河两旁的船户以及两岸居民看见了，便哗然哄传起来，说是洋人的铁炮也浮起来了，可见说什么船坚炮利，都是欺人之谈。这句话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传到了叶名琛耳朵里。叶名琛却以手加额曰："大清皇帝之洪福也！"旁边有个幕府便说道："此愚民之传言，未必可信。"叶名琛道："这是万目共睹之事，岂有不可信之理！当初清兵入关之后，来征江南，福王逃窜，一路势如破竹，只有江阴县顽民不服，欲拒天兵。当时有一个武生，明知不能抗拒，又无法禁止，因说道：'我们此举，胜败未卜，何不求

他偏能引出证据来，可谓博学多闻。

指示？'众人问如何求法？那武生道：'拿关帝庙里那把铁敞的青龙偃月刀放在水里，如果能浮起来，我们便可以举事。'那武生之意，以为铁是沉的，意欲借此阻止众人。众人依他之言，把刀放在水里。谁知竟轻飘飘的浮起来。于是众人大喜，一意抗拒。后来王师到时，全城被戮。可见劫数难逃，鬼神也会弄人的。"那幕府道："此事虽见之于野史，却也未必可据。"叶名琛道："此事不必争执，我们且请仙扶乩，问个吉凶实信。"说罢，便叫传司道伺候，具了衣冠，叫两名道士书符作法，叶名琛自己率领所属，焚香叩首。名琛又默默祷告已毕，那乩忽然乱动一阵，然后判出"十五日无事"五个字来。名琛连忙焚香致谢，道士焚符送仙。名琛方才回过头来，对那幕府道："如何？神仙岂欺我哉！"那幕府只得默默无言。从此僚属乡绅来请设防，名琛一概置之不理，只说到了十五日就没事了。这件事一做出来，广州城里各衙门都传为笑话。被区丙访知了，又去报信。关阿巨便告知那个什么大元帅。那大元帅得了此信，就传令十三日开炮攻城，轰天震地的攻了一日一夜。到了十四日，便把广州城攻破，率领洋兵直入，把叶名琛捉了去，后来死在印度。这些后话，表过不提。

又是好生意。

且说当时洋兵进城，吓得众百姓鸡飞狗走，只有丙记洋货店早早得了消息，到了此时，由阿巨给他一个做记号的物件，挂在门首，安然无事，乐得又发了一注洋财。这一次虽未曾调查得他赚了多少，然而想来也必不菲的了。区丙从做了这件事之后，更是安富尊荣。自从发财之后，生了两个儿子，此时也都长大了，分在省港两处管理店

事，区丙自己还是时常往来。一日，在香港店里吃过午饭之后，忽见一个外国人进来买东西，后面跟着一个小后生，代那外国人传话，甚是伶牙俐齿。区丙见了，不觉心有所触。正是：

诸公莫骂区丙，区丙原是愚民；
今日赫然显宦，如区丙者几人！

未知区丙看见这后生有何感触，且听下回分解。

结交亡命，亦足以间接发洋财，在当局者虽或出于意料所不及，然自旁观者视之，即不得不引为秘诀矣。咸丰丁巳，广州失守后，有人撰为乐府三章，以刺叶督。其一云："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点兵调勇无庸议。十三洋炮来攻城，十四城破无炮声，十五无事灵不灵？乩诗耶，乩笔耶，占卦耶，择日耶？"其二云："洋炮打城破，中堂书院坐。忽然双泪垂，广东人误我！广东人误诚有之，中堂此语无可疑。请问广东之人千百万，贻误中堂是阿谁？"其三云："洋船洋炮环珠江，乡绅翰林谒中堂。中堂口不道时事，但讲算学声琅琅。四元玉鉴精妙极，今时文士几人识？中堂本有学问人，不做学政真可惜！"又城破时，叶避居镇海楼，尚复从容歌咏。知外人将掳之去，乃作诗题壁云："镇海楼头月色

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戌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零丁南去叹无家，鹤讯犹存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计边真泛使臣槎。身经跃虎波涛阔，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风依旧返，女墙红遍木棉花。”《中国秘史》录此二律，词句微有不同。

第　四　回

区牧蕃初登写字楼　陶庆云引见咸水妹

却说区丙看见那小后生和外国人传话，齿牙伶俐，不禁暗想到，懂了外国话，到底便宜，像我从前卖吘嘣时，若懂了说话，只怕还不止赚那几个钱呢。后来代外国人做了一回探子，亦因为不懂话之故，由得关阿巨经手。我虽然发了点财，然而他那经手的，未免总落我两个。想到这里，未免自悔当初不学洋话了。想够多时，遂向那后生请教贵姓。那后生道："敝姓陶。"又问台甫，后生道："贱字庆云。"转问区丙，区丙告诉了。陶庆云道："原来就是贩吘嘣发财的区老叔，久仰了。"区丙道："不敢。老朽是不中用了，像陶兄这等英才，正是前程远大，后福难量。"陶庆云也自谦逊。他二人说话时，那外国人又拣了两样东西，叫陶庆云问价，庆云说明要一个九扣回佣。说定了价钱，自有伙计和外国人交易。区丙又问庆云："这外国人是哪家行里的？"庆云道："他是揸颠行里的大班，我是他行里的写字。不瞒老叔说，我们行里上上下下有四五十个中国人。大班就是相信我一个，所以无论到哪里，总要约了我同走。有什么事，只要我一句话，无有不灵

只要如此便前程远大，后福难量了。

好货。

的。”区丙道：“陶兄这样精明，东家自然信用。没有事还望常到小店坐坐谈谈。”庆云道：“当得过来请教。”说话时，交易已毕，庆云便跟着那外国人去了。

到了五点钟过后，庆云一个人走来，向柜上算了午间买东西的回佣，区丙便留住待茶。又谈了些与外国人交易的事，区丙道：“难得陶兄少年英伟，和外国人说话十分顺溜，像老朽半句也不懂。可怜那年初到香港，见了个外国人，犹如见了阎罗王一般，半句话也说不出，只好对了他做手势。”庆云道：“老叔自己不曾学会，不知有几位世兄，可以叫他们学起来。”区丙道：“我们做生意人，从小就叫他学生意，哪里来得及学这个？”说时招呼一个后生过来和庆云相见，道：“这便是大小儿。”那后生出了柜位，和庆云拱手相见。庆云便问台甫，区丙代答道：“乡下人没有别字，小名叫阿牛。”庆云道：“总要有个别字，朋友好称呼。”阿牛道：“从前读过两年书，读书的时候，先生代取了个学名，叫做牧蕃，以后我就拿这牧蕃做别字吧。”庆云又问贵庚。区丙代答道：“十八岁了。”庆云道：“恰好与我同岁。”区丙道：“他拿什么比得上陶兄来？”庆云道：“方才牧蕃哥说，读过两年书，那两年倘然读的是外国书，此刻不是写字，也可以做个跑楼了。不是我说句什么话，那中国书读了有什么用处？你看我们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听说他是翰林出身。已经拜了相，可见得一定是读饱了中国书的了，为什么去年外国人一来，便把他捉了去，他就低头服礼，屁也不敢放一个？读了中国书若是中用的，何至于如此呢？”阿牛道：“不知我们要学外国话，

不过看上他那一点。

凡暴发者其子皆牛，可发一叹。

妙妙，既牛矣，不牧之使蕃，无怪社会中牛之多也。一笑。

偏做了此辈证据，一何可痛也。

要

书？”庆云道：“若靠着读书学说话，那工夫就长了　要一面读书，一面学话，方才快当。我此刻还要回去有事，改天我再来和你谈吧。”说着起身辞去。区丙起身送了两步，阿牛直送到店门口，问道：“老哥在行里什么地方？”庆云道：“我们做写字的，自然总在写字楼。”说罢去了。

可见专为回佣而来。

这里阿牛被他一番说话，说得心动了，一心要学外国话。过了两天，看见店中事少，便走了出来，一直到了揸颠洋行。在门外观望了一回，方才趑趄进去。东张西望，又不知写字楼在哪里，又恐怕遇见了外国人。忽然看见一个人从里面出来，便硬着头皮，迎上一步问道：“请问此地写字楼在哪里？”那人把阿牛望了一眼道：“你问什么写字楼？”阿牛讶道：“这里不是揸颠么？”那人道：“便是揸颠，你问的是船头写字楼，洋布写字楼，杂货写字楼？”阿牛听说，顿然呆了半晌道：“我问一位陶庆云。”那人道：“不知道。”说罢掉头不顾的去了。阿牛碰了这个钉子，搭讪着走了回店，闷闷不乐。

不知道妙。

再过了两天，再去访问，走到揸颠门口，只见大门关着，静悄悄地没个人影儿，方才想着今天是个礼拜。白白走了一遭，依旧垂头丧气回去。

过了一夜，到了次日礼拜一，心还不死，吃过早饭，再走到揸颠洋行，向各处仔细观看。忽见一处楼梯口上钉了一个黑漆牌子，牌子上面刻着一排飞金外国字，却不识得，那外国字底下却横刻着“楼字写”三个，心中闷闷，不懂。忽然想起，这是外国派，右行的写法，自然就是

亏他聪明。

“写字楼”了。再看那三个字之下，还有一只手，用手指指着楼梯一面。暗想这一定是写字楼了，大着胆，便拾级登楼。

走到楼上，看见一带长廊，劈面遇见一个赤脚的人，手里拿着一本硬面子的外国书。阿牛便问他：“陶庆云先生在哪里？”那人道：“我不知道，你到里面问别人去。”阿牛循着长廊，转了个弯，看见靠栏干的一边，放着一张杉木板桌，陶庆云和两三个小后生都静悄悄地站在那里。阿牛向前招呼道：“庆云哥，违教了。”庆云抬头一看，吃了一惊，呆了半晌，顿然省悟道：“原来是牧蕃哥，请坐，请坐。”嘴里说着请坐，那个所在却并没有一把椅子。站了半晌，庆云道：“请到这里来坐吧。”遂拉着阿牛，走了两个转弯，到了长廊的尽头，在身边掏出钥匙，把一个房门开了，让进去坐。阿牛步了进去，却是漆黑的一所房子，深不到丈五，宽不到一丈，两旁壁上用木板钉了八铺床。看官们看到这里，一定说我撒谎，这深不到丈五，宽不到一丈的房子，如何容得下八铺床？原来它那个床就和轮船上的床位一般，它那房里，两对面钉了四个床位，那四个床位之上却还有四个，正应了一句《魏志·陈登传》的话，叫做“上下床之间”呢。

又是一个不知的妙。

是初相识不甚记忆光景。

只怕是写字楼，一笑。

闲话少提。且说庆云让阿牛到得房里，就请他在一个床位上坐下，自己又出去了一会，拿了一杯茶进来。阿牛道：“庆云哥，你不要忙。”庆云道：“难得你请过来，怠慢得很。”正在说话时，忽听得远远的一阵的零零的零零铃响，庆云便侧着耳朵听了一会。方欲开言，忽然一个人

闯进来，向庆云招手道："叫呢。"庆云便连少陪也不及说一声，飞也似地去了。阿牛独自一个人坐在房里，出了一回神。此时入内已久，觉得房内虽是黑暗，却还辨得出东西。只见床前放着一只衣箱，就将衣箱面做了桌子，上面乱七八糟堆了些茶壶、茶碗、洋灯之类，又放着几本书。拿起来一看，都是些《粉妆楼》、《五虎平西》之类。内中却有一本外国书，翻开来一看，一些也不懂。那外国字底下，都注了中国字，虽是认得那两个中国字，却又不成句法。看了一会，一些也不懂，依旧放下去。不料碰翻了一个洋铁罐，撒了一地东西。连忙低头用手摸索拾起，仍旧放在罐内。拿来仔细一看，原来都是吃剩半寸来长的吕宋烟头。又俄延了一会，庆云才推门进来道："对不住得很！"一语未完，又是一个赤脚的人跟了进来。庆云把手里拿的一本外国书，夹着两封信，交给那赤脚人去了。然后问阿牛道："牧蕃兄难得请过来，必定有甚见教。"阿牛道："没有什么事，不过仰慕陶兄，来谈谈罢了。陶兄此刻有事，我们改天再谈吧。"说罢起身要走。庆云也不邀留，一同出了黑房，庆云反手锁了门，一同循着长廊，弯弯曲曲的出去。走过一个门口，猛然听得门里面又是淅零零的一阵铃儿响。庆云便立住了脚，说道："恕不送了。"说声未绝，便推门进去了。阿牛独自一个走了下楼，自行回去，心中也莫名其妙。呆呆的在店里坐了一天。

到了下午五点钟之后，庆云忽然走来，对阿牛道："回候，回候！"阿牛连忙让坐，学徒送上茶来。阿牛又亲自送上水烟。庆云口中本来衔着半段吕宋烟，接过火来吸着

较之做写字者局面如何？

了。阿牛道："我因为钦羡陶兄的外国话说得好，今天特去请教，不料陶兄事忙，是以不敢多打扰。"庆云道："这个也不是三两句话说得明白的，以后我们没事，彼此尽可以谈。"阿牛道："陶兄今日无事，就请在小店便饭，我们可以多谈谈。"庆云道："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请你呢。牧蕃兄今日如果无事，我们到外面去走走，如何？"阿牛道："家父今日早上到省城去了，店里没人，须得在这里照应，少陪了。"庆云道："店里自有伙计们做事，偶然走开一两次何妨？你要学外国话，我有一个人，外国话很好的，我带你去见见，如何？"阿牛听说，遂答应了。当下又寒暄了几句，庆云便立起来，约了阿牛一同出去。

走过了两条马路，到了一条巷里，走到一家门首，庆云推开门，让阿牛进去。阿牛再三谦让，庆云便自先行，阿牛跟着。到得屋里一见，只见不及三尺深的一间屋子，当中供了好些观音菩萨、关圣大帝、天后元君等菩萨。立脚未定，里面走出一个女子来，挽了一个上海式的圆头，额上覆了一排短发，双耳上带着看不见那么大的一对耳环子，穿一件浅蓝竹布衫，襟头上的钮子却是赤金的，领上围了一圈夹红夹黑的珠穿的领圈，下身穿了一条云纱裤子，没有穿袜，拖着一双黑皮拖鞋，脸上却还不施脂粉天然本色。阿牛见了，暗暗称奇道："这个明明是咸水妹，庆云怎么和她相识起来？"只见那咸水妹见了庆云，便道："怎么这样早，吃了饭没有？"庆云道："没有呢。"接着叽咕叽咕的说了几句外国话，那咸水妹便对阿牛看了一眼，说道："房里请坐吧。"庆云便拉了阿牛，走到后面一间房

只怕又是写字楼，一笑。

里。只见那房里比外间大了许多，靠里面放了一张洋式铁床，帐子褥子一律洗得雪白，当中摆着一张洋式圆桌，旁边摆了一张洋式梳妆台，又摆了一排外国藤椅，一张外国躺榻，倒也十分洁净。庆云让阿牛坐下。那咸水妹便放着嗓子，叫一声阿彩，后面便跑了一个蓬头赤脚的丫头来。那咸水妹劈脸啐了一口道："有客来了，也不知道舀茶。"阿彩便舀了两碗茶，分送到两人跟前。庆云又对那咸水妹说了几句外国话，咸水妹道："不要麻烦了，我知道了。"庆云方才回过脸来和阿牛谈天。阿牛道："听见你们说的外国话，实在流利、不知到底怎样才学得会？"庆云道："不瞒你说，我从前到过澳门，学过西洋话。"阿牛诧异道："怎么西洋话？又另外一样的么？"庆云道："自然两样。西洋是大西洋，香港通行的是红毛话。我学了两个月西洋话之后，听见人家说，西洋话不及红毛话通行。恰好我有事到香港，便从了先生读起书来。"阿牛道："不知读的是什么书？"庆云道："十啤令卜。"阿牛不懂。庆云又说了一遍道："这个书犹如中国读的《三字经》一般。我读了两个月，谁知要靠它学说话是没有用的，我就不读了，专门学起杂话来。"阿牛道："什么叫杂话？"庆云道："各种应酬问答有用的话，我学一句记一句，恐怕忘了，自己用笔记起来，此刻已经有厚厚的一本了。"阿牛道："几时要借来看看，不知可以不可以？"庆云道："可以之至，我明天送过来，但不要弄失了，这部书我将来还要刻板的呢。"正说话时，忽听得外面一阵乱嚷，不觉吃了一惊。庆云便起身往外张望。正是：

欲识发财秘诀，　先要审辨时机；
两句洋泾浜话，　到底落了便宜。

不知外面为了什么事乱嚷，且听下回分解。

陶庆云自称为写字，写字者，书记之俗称也。然一路写其居处行径，令阅者自知其为何等人，而为之掩卷一笑。顾阿牛犹殷殷景仰之者，固由于乡愚无知，要亦以为学会洋话，易于发财之故耳。甚矣，财之足以迷人心窍也！

第　五　回

学洋话陶庆云著书　犯乡例花雪畦追月

却说阿牛和庆云正谈得高兴，忽听得外面一片声嚷，庆云站起来，探头往外一望，忽听得一个人大嚷道："哪，哪，哪，那不是阿枢么？"那咸水妹也出来招呼，那班人便一哄而进。阿牛抬头一看，共是三个人，嘴里乱说乱笑。庆云便介绍与阿牛相见，指着一个道："这位魏又园。"又指一个道："这位花雪畦。"又指一个道："这是家兄，别字秀干。"阿牛一一招呼。庆云又指着阿牛，对三人竖起一个大拇指来道："这是丙记宝号的少东区牧蕃兄。"招呼过了，那咸水妹又招呼请坐，然后出去。

庆云便对那三人叽哩咕噜说了一遍外国话，又园、秀干都点点头，又向阿牛看看，只有雪畦不懂，庆云又拉他到外面唧哝了两句，方才进来。几个人又乱谈了一会，忽然中国话，忽然外国话，有时外国话说不完全，说两句中国话来凑足，阿牛在旁听得着实羡慕，秀干忽对庆云道："方才我听见说大班日间要到上海，不知可曾对你说起来？"庆云道："我也听见说，不知确不确。"又园插嘴道："倘使连家眷一起去，只怕你兄弟两个都要去的了。"秀干

道："阿枢总是不肯留心，须知我们既然得了这种好事，总不宜轻易丢了。我已经和女东说过，求她是必带我两个。"又园道："你们若是去了，我也要想法子去走走。我有个家叔在上海，可以托他谋事。"庆云正要答话，秀干先说道："既然令叔在上海，大可以去碰一碰机会。"雪畦道："你们都是精通外国语的，都想去发洋财，只有我这一窍不通的，只得仍旧回乡下去混。"庆云道："这又不然。"说时指着阿牛道："这位牧蕃兄父子两个，何尝懂一句话？此刻不是赫赫然大东家么？"

正在高谈阔论，那咸水妹早带着那小丫头来收拾开圆桌子，摆上杯箸酒壶，又摆上四五样香肠、叉烧之类，后来又搬出一大碗加利鸡来。庆云就亲自篩酒，让阿牛当中上坐，又叫阿直哥坐这里，阿雷哥坐那里。又园忙道："罢，罢，各人都有别字，不要只管提着名儿叫了。"于是纷纷坐定。那咸水妹也坐了下来。彼此传杯弄盏，庆云十分得意，又和那咸水妹说了好些外国话。忽然问道："我前回叫你问东家，那'饥荒'两个字是怎样讲的，你问了么？"咸水妹道："问了。是叫'嚼棉'，我并且叫他写了出来呢。"说罢起身，在梳妆台抽屉里翻了一阵，翻出一张外国纸来，递给庆云。庆云接来一看，上面写了一路外国字：Ki hong-Famine。于是又园、秀干争着来看。又园道："阿枢哥真是留心。"庆云道："你才说不要提着名儿叫，你又怎了？"又园道："是，是，是我的不是。"庆云又叫咸水妹取过我那本簿子来。咸水妹取出一本外国簿子，庆云接过，取出铅笔，在那簿子上写了"饥荒"两个

描字妙，可见未曾会写也。

字，底下又注了“嚁棉”两个字，又在旁边照样描了那一路外国字。阿牛看见，便要借来看，庆云顺手递给他。雪畦道：“庆云兄真是留心，将来你的英话，怕不学的精而又精？”庆云道：“越是这种冷门说话，越是不能不留心。万一东家要说起来，回答不出，岂不要受他两句‘夫卢’！”他们说话时，阿牛打开簿子来看，看见上面分作两层，上层便是一句中国话，下层却写了好些口字旁的字，看着十个倒有八个不识的，又且绝无文理，旁边或加一点，或加一圈，或加一竖，实在莫名其妙，只得交还庆云。庆云正要说话，又园忽说道：“令东到底是到上海不是？也要预先谋一谋。”庆云正色道：“这是家兄瞎操心。老实说，敝东和我就同一个人一般。凭他到上海，到下海，怕他少得了我？我们这样人，老实说，谁见了谁欢喜。你看和我们一辈的人，哪一个不是一年换两三个东家，顶了不得的，做了一年，也要滚蛋的了。我从前在澳门跟着敝东，直到此时，足足三个年头了，哪一天他不赞我两句。上个月，我受了点感冒，请了两天替工，等我病好了到行里，他对我着实骂那替工的人，说他万万不如我。你想他能离得了我么？”阿牛在旁听了，又生了许多钦羡。又请教他：“那簿子上写的可是外国字？”庆云道：“正是。这是第二本。你如果要学，我明天把第一本借给你。”阿牛谢了又谢。当下吃过数巡酒，大众饭罢，掌上灯来。又谈了一会，庆云又和秀干咕哝了许久，秀干自去，又园、雪畦也要告辞。阿牛谅来庆云是不走的，也起身辞去。

到了明日，一早就去找庆云，仍旧到那个黑房里坐。

庆云道："你来，我知道你是要借我那本书的，我那本书却在家里，等我几时找了出来，送去给你吧。我这里不便，你也不必常来。我有了空，到你那里谈吧。"阿牛只得辞了出来。恰好在路上碰见又园，问往哪里去，阿牛告知借书的原故。又园道："你也太呆了。他那个书，费了多少心血弄出来，他将来要刻板卖钱的呢，怎肯轻易借给你。你要学英话，还是化两块钱一个月去读书吧。"阿牛恍然大悟，因拉又园到店里去坐。从此阿牛又和又园做了朋友。

不多几日，又园走来对阿牛说："今日庆云跟东家到上海去了。我在香港没有事，也和他同去走一遭，碰碰机会。"阿牛是日不免和他两个送行。

然而自他两个去后，雪畦也不见了，秀干听说也到上海了，未免寂寞寡欢。一连过了几个月，他老子区丙到香港来，叫他且回乡下去，料理些家事，因此阿牛又回张槎去了几个月，方才到省城店里。打算略住几天，再到香港。

一天正在店里坐着，忽然门外走过许多人，嘴里都说是"游刑游刑"。阿牛抬头看时，只见一个人，手里提着一小猪，又一个人拿了一面铜锣，一根棒。后面又一个人，被人反绑了手，身上脱得精光，只剩一条裤子。一个人拿着大拇指粗的藤鞭，跟着那拿锣的人，"镗"地打一下锣，这个人便举起藤鞭，向那反绑的人狠狠地打一下。凡是一声锣响，便是一藤鞭。后面又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如此一路走来，在店门口走过。

阿牛定睛一看，那被人反绑了受打的，不是别人，正是在香港相识的花雪畦，不觉吃了一惊。暗想他犯了什么

事，受起游刑来？又看见前面提了一口小猪，不觉暗暗叹道："这一口猪值得什么，却去受这种苦恼？"

看官！知道这游刑是什么刑法么？原来广东地方的一条乡例，因为遇了鼠窃狗偷的，若是送到巡防局惩办，不过打他几十小板就放了，那班鼠窃，这等打法他并不怕，这边才打过放了，他一出来，又到那边去偷了，所以定了这条例出来。凡捉着此辈，并不惊官，只由街坊叫了地保来，把他绑了，拿了所偷的赃物，游行各处，一面敲着锣，打着他。等到游过了几条街，已是打得体无完肤的了，这便叫做游刑。有两个尖刻的人，和他取了个别名，叫做"追月"。因为那面锣是圆的，像一个月亮在前面，他在后头紧紧跟着，所以题出这个雅号来。

闲话少提。且说花雪畦在香港混了几时，无所事事，只得仍回省城，投在一家米店里做出店。幸喜生就一身气力，除了挑送米粮之外，还可以帮忙舂米，因此每月还赚得五钱银子工钱，安分过了两个月。到了第三个月，就有点不安分了，领了工钱，就到赌馆里去赌。一天，被他赢了十多两银子，便触动了他的发财思想，坐了轮船，到澳门去，思量大赌一场，就此发财起家。谁知命运不济，赌了个大败而回。流落澳门，和一个阉猪的蔡以善相识起来，却屡次偷了蔡以善代人阉的小猪去卖。蔡以善是个有心计的人，以为在这里闹穿了，不过关他几日巡捕房，倒便宜他吃饱饭了。好得这阉猪的事业，随处可以谋生，就约了雪畦回省城去。这雪畦屡次偷他的猪，他只佯作不知，弄得愈发胆大了。这天又去偷，却被以善看见了，登

时大喊起来，被街邻人等当堂拿获，就请他追一回月玩玩。

不想走过丙记门前，被阿牛看见了，心中着实不忍。他犯了这事，又不便上前相认，心中踌躇没法。信步走出店门，远远地跟着他去，看他走到哪里释放。只听得一下锣声，便是跟着一下鞭声，雪畦哭喊声，看热闹的人叫好声。阿牛一路跟着。幸得转了两弯，便释放了。那些跟着的人，便一哄而散。

乡人犹有不忍之心，亦恰成为乡人而已。一叹！

雪畦发脚便跑，阿牛在后叫他，他也不答应。阿牛便跟着他走。只见他走到一处厕所里，伸手在一个尿缸掬起尿来，洗那身上的伤痕。这也是他们做小窃的秘诀。凡受了毒打，伤皮见血，必要用尿洗过，才得止痛。阿牛看见他如此，便不好走近。只得远远站着，叫一声："雪畦！"雪畦抬头一看，见是熟人，羞得满面通红，说不出话。阿牛道："你弄干净了，到我店里来，我有话和你说。你认得我店里么？"雪畦点头道："认得。"阿牛便自回去。直等到晚上，雪畦才来，不知在哪里弄了一件破衣穿了。见了阿牛，先自涨红了脸。阿牛把他一把拉进房里，悄悄地说道："你在我跟前，也不必怕难为情。我们既有一面之交，总要帮你的忙。你在这里存身不得，我借给你盘缠，先到香港去走一遭，再图事业吧。"正是：

只要发财能有术，英雄不问出身低。

不知雪畦肯去与否，且听下回分解。

咸水妹家数人聚饮，观其言动举止，已知都是能发财之辈矣。独是花雪畦于外国话一些不懂，虽有大财，正不知其如何发起。后来更犯游刑，可谓山穷水尽。不知下回，彼乃先得奇遇。如阿牛者，徒借其上人之余荫，后此竟寂寂无闻，甚矣，苟无秘诀，不易与言发财也。

第六回

五木无灵少爷卖猪仔　一条妙计财主仗洋人

且说雪畦听见阿牛如此说，连忙跪在地下，叩头道：“难得老兄如此周全我，没齿不忘。”阿牛扶着道：“快不要如此，你这回到了香港，好歹谋个事业，不要再做这等事了。”雪畦只是唯唯应命。阿牛取了五元墨银，给与雪畦，雪畦便拜谢去了。找了一个僻静所在，养良了两天，真是贱皮贱肉，打得那般血肉横飞的，不到几天，已经痊愈了。便附了轮船，再到香港，仍旧做他的本行，投到一家米行去做出店。到了晚上没事时，却依然聚了几个同事的赌番摊牌九。也是他合当发财，被他一连几夜，赢的不少。

一个同事阿三，输得当卖皆空，因说道：“倘然真是输得不得了，便要卖猪仔了。”雪畦道：“说起来，我不懂这卖猪仔，卖到那边有什么好处？”阿三道：“有什么好处？不是不得了的人，总不肯出这个下策。此刻有许多人也知道到了那边的苦处，不肯去了，所以那招工馆里，此时因为自己愿去的人少，便设法拐人去了。”雪畦道：“又不是小孩子，如何拐得？”阿三道：“遇了那穷到不得了的人，

拿甜蜜言语骗了他去，不和拐的一样么？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亲戚在招工馆里做伙计，是他告诉我的。”雪畦道：“令亲是哪一个？可以带我去见见么？”阿三吐出了舌头道：“那招工馆是去得的么？除了他们伙计之外，任是什么人，进了去就不放出来的。”雪畦道：“却是为何？”阿三道：“为何？贩你到南洋去。”雪畦道：“这等说，你要见见令亲，也不能的了。”阿三道：“他晚上没事，便出来吸烟，我要见他，总是到烟馆里去。”雪畦道：“此刻晚上，我们也没事，何妨去望望他。”阿三道：“你莫非要卖猪仔么？”雪畦道：“你不要管我，打听得那边好，我也卖了也说不定。”阿三道：“如此，我就和你同去走走。”说罢，一同出了米行，到烟馆里去。

发财机会到了。

看官，你道雪畦真个要卖猪仔么？这卖猪仔的情形，他早已烂熟胸中。不过苦于招工馆里没人认得，所以听见阿三说，便急急要去见他的亲戚。当下跟着阿三，走到烟馆里，见了那人，彼此通了姓名。原来那人姓高，名叫阿元。相见过后，无非东拉西扯的谈了一会，便别去。从此之后，到了晚上没事，雪畦便一人溜到烟馆里和阿元谈天。久而久之，渐成知己。雪畦更知道了招工馆的章程以及秘诀。半年之后，便辞了米行，坐船到了新安，设法投奔到一家赌馆里做个看门。从此留心那班赌客，有输急了的，他便和他拉相好，荐他到香港高阿元那里去谋事。如此一年多，也不知他荐了多少人。他的囊橐渐渐充盈了，便自己开了一家赌馆。此时下手更易，上当的更多了，胆子也愈弄愈大了。

一天，新安县的少爷，拿了几百银子来赌，输个罄尽。原来这笔银子是一笔什么公款，他输了，不敢回去见他老子，彷徨无计。雪畦见了这个情形，便招呼他到里面去坐。那少爷又不敢说出真姓名来，只说输了银子，不敢回去见父亲，又不敢说出他父亲是新安县。雪畦看见是一个外路口音的人，更加大胆，便道："你此时既然不敢回去，何不到香港去暂避几时？你如果肯去，我那里有个朋友，叫高阿元，为人十分慷慨。你去投奔他，或者他能助你一臂之力。"那少爷道："此刻进退无路，也只得去走一遭的了，便请你写个信给我，好去见那高兄。"可怜雪畦是一字不识的，如何会写？便到外面找了一个识字的伙计来，叫他写一封信给高阿元，又借给那少爷三钱银子作盘费去了。

新安县衙门里，凭空失了一位少爷，那县太爷十分着急，叫人在外面四处打听。有人当日看见他在雪畦赌馆里赌钱，说了出来，被县太爷知道了，即刻发下封条，出了票子，叫值日差役去封赌馆拿人。雪畦自从开了赌馆以来，衙门差役是个个熟悉的，便有人通了信息，吓得雪畦魂不附体，立刻收拾细软，逃到香港，急急忙忙找着阿元道："前天送来的那个，原来是新安县的少爷，请你把他放了回去吧，这个祸闯得不小呢。"阿元道："呸！你也太脓包了。凭是什么大祸，到了香港还怕什么？何况我们招工馆，是有泰山般的势力保护的。莫说是县官的儿子，便是皇帝的太子，他除非不来，来了便是我的货物，如何轻易放他回去？况且他到此地那天，恰好有船出口，马上就贩出去了。"雪畦听了默默无言。

过了几时，打算仍入内地去做那个勾当，忽然一个新安朋友到了香港，说起新安县自从不见了儿子之后，再三打听，知道雪畦历年拐卖人口，不计其数，知道他的儿子也在拐卖之列，便出了两千两银子赏格，捉拿雪畦。近日又打听得雪畦到香港，已经动文书到香港来关提了。雪畦听得，手足无措，便来和阿元商量。阿元冷笑道："你既然害怕，当初何必来做这个交易？"雪畦道："我不怕别的，怕他动了公事来关提，便怎样得了？"阿元道："呸！那中国官有多大的脸，提得动我们招工馆的人？你既然害怕，走远点吧。不然，到新加坡走一次也好。"雪畦暗自打算，走远点这句话却不错。然而新加坡却去不得。万一他昧了良心，连我也卖了，如之奈何呢？想罢，便别过阿元。

恰好这天有上海轮船开行，便检点行李，把历年积下的钱银，算了一算，约有三千多元，一起打了上海汇单，上了轮船，径到上海，在成章客栈暂时住下。

这成章客栈本来是广东人所开，雪畦闲着，便向栈里打听同乡人的情形。栈里的人道："同乡到上海的，陶庆云得意得最快了。"雪畦听说陶庆云，便忙问道："怎么得意了？"栈里的人道："此刻是台口洋行的副买办了。东家信用了他，只怕不久就要升正买办呢。"雪畦放在心里，到了明天，便访到台口洋行，专诚拜访陶庆云。庆云见是故人，便邀到帐房里去。茶房送上一杯洋装红茶，庆云在身边取出一根吕宋烟，双手递过，彼此畅谈别后情形。雪畦见庆云脸上光彩异常，较之在香港时，已判若两人了，因说道："老哥到上海几年，发了福了，一向怎生得意？"

住的不是黑房，也不是自己出去斟茶了。可见阔了。

庆云道：“哪里得意，不过穷忙罢了。”雪畦问起又园，庆云叹道：“说来也是难事。他的英语不好，我屡次荐他事情，东家和他说起话来，总是驴头不对马嘴的，总干不下去。此刻住在三马路他令叔家里。听说近来很留心学英语，倘能再学几个月，只怕还易于谋事。老实说，像兄弟这几年倘不是说话灵通，任凭东家怎样好，也到不了这个地位。对了洋人，第一要会揣摩他的脾气，第二要诚实，第三也轮到说话了。倘使说话不能精通，懂了以上两层，也是无用的。我此刻虽算是东家赏脸，然而也要自己会干会说话，才有今日啊！”雪畦唯唯称是。

可见他对了中国人便不诚实了。

一席话何等得意。

庆云又问雪畦到上海有什么事。雪畦道：“无所事事，到这边来看有什么生意可做，也学着沾点手。”庆云道：“老兄是已经发财的人了，做生意最好不过洋货。”雪畦道：“我不懂洋文洋话，若做洋货生意，便不免处处求人，还是做土货的好。”庆云道：“土货最好做米。在芜湖贩米回广东，利钱是稳的。”正说话时，忽然外面一个人高声答嘴道：“做土货最好是买地皮。”说声未绝，人已进来。庆云起身招呼，一面告诉雪畦道：“这是同乡舒云旃先生。”又代雪畦通了姓名。庆云道：“你喜欢买地皮，就不应该劝人买了。”云旃愕然道：“这却为何？”庆云笑道：“你劝得个个都买地皮，把上海的地皮都买完了，你更向哪里去买？”云旃道：“莫说笑话。我有一件事来和你商量，你这里有一个姓杜的跑街，此刻在这里么？”庆云道：“不在这里，有什么事？”云旃道：“我前个月买了一块地，是姓杜的，那地上本来有两座坟，本来说过交易之后，就可以

搬去的，谁知这片地是他几房的公产，却被一个人私卖的。此刻那几房知道了，非但不肯搬，还要和我打官司呢。”庆云道：“你便怎样？”云旃道：“我听说你这里那姓杜的跑街和他们是一家，所以特来找你，请他出来打个转圜。”庆云道：“地在哪里？”云旃道：“在虹口相近。”庆云道：“是租界么？”云旃道：“虽不是租界，却是贴近的。”庆云道：“转了道契不曾？”云旃道：“不曾。”庆云道：“亏你是老内行，买地皮为甚不转道契？转了之后，他敢说半句不搬？由外国人出面，写一封信到上海县去，一面枷枷他起来，怕他不搬。”云旃恍然大悟道：“这几天被那些地皮掮客来把我闹昏了，竟想不到这一层。”雪畦见他们有事商量，便起身告辞出来。

一路上暗想，原来外国人的势力如此厉害，怪不得他们巴结外国人了。又想到：又园住在三马路，我何不去访他谈谈？将来不要被他说话，庆云得了意，我便找他，不得意的朋友便不理了。打定了主意，一路问讯到了三马路。却不知他住在哪一家，不住地两旁观看。忽见一家门首钉了一个牌子，上面横列着一路外国字，底下是魏公馆三个字。雪畦虽然不识字，那朋友的姓那个字总还记得，香港最多公司招牌，所以他又识了个“公”字，在招工馆里鬼混了几时，所以这“馆”字也是认得的，然而也端详了许久，方才分辨出来，心中暗想道：“莫非又园的令叔，是做官的么？不然何以称得公馆呢？”意欲打门去问，又恐防认错了。再三端详这“魏”字是不错的了，又恐怕虽然同姓，却不是又园的阿叔，胡乱打错了人家公馆的门，岂不

被人家骂？想到广东省城那些公馆里面，都是老爷，何等威严，若是打错了他的门，还得了么？踌躇了半晌，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去，轻轻把门叩了两下。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雪畦听得里面拔门闩的声音，心中迄自乱跳。及至开门出来一看，那开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要专诚拜谒的魏又园。不觉大喜道："又园兄，久违了。"又园错愕良久，仔细辨认，方才省悟道："咦，是雪畦兄！几时到的，发了福了？里面请坐。"雪畦看又园时，只见他比在香港时瘦了许多。一面彼此相让进去，分宾主坐定。又园亲自舀上一杯茶，方才叙阔。雪畦问起令叔在这里打公馆，想是做官，不知当的什么差事？又园不慌不忙说出来。正是：

视之，自然如此。

骆驼不是马肿背，乡人少见自多怪。

不知又园说出什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闻诸某富翁言："若要发财，非狠心辣手不可。"观于雪畦之拐卖猪仔，而先俟其赌输之后，既没其财，又鬻其身，不得不谓之狠心。而买地转道契一层，又是自己无此辣手，没法去借一只辣手出来也。某富翁之言虽似，然观于此，则又犹有未尽之秘诀也。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别有原因　土老赴席许多笑话

且说又园听得雪畦问他令叔当什么差事，笑说道："阔别这两年，老兄还是没有学过洋字洋话？"雪畦道："这是怎么讲？"又园道："那公馆牌子上面那一路外国字，便是家叔的官衔，写的是chiitoy，便是厨子。家叔在总会里做大司务，何尝做什么官？"雪畦愕然道："那公馆牌子可以随便用的么？"又园道："你还当上海和广州城一样呢！挂个公馆牌子有什么稀奇？吃到了洋行饭，莫说用公馆牌子，就是衙门也可以称得。"雪畦方才明白。又问又园近来可有事？又园道："我连年运气不好，此刻隔壁的一个咸水妹有个东家，是兵船上的大副，我暂时伺候他，是没有工钱的。一时谋不出事来，也是无可如何。"雪畦道："那么你只怕要到隔壁去有事，我不便久坐，不要耽搁你公事。"又园道："不要紧，他今天怕不得来，我们尽可以谈谈。你这回来，见过庆云没有？"雪畦道："正从他那里来，连你住在这里，也是他告诉我的。我看庆云得意得很！"又园叹道："一个人运气来了，便什么事都顺手。庆云平常也会巴结，有一天为了一角洋钱，几十文铜钱，他

大司务沪上厨子之通称

便凭空升了副买办，你说奇不奇？”雪畦道：“怎么一角几十文就可以升起来呢？这个倒要请教。”又园道：“这里不比香港。香港是一块大洋钱换十个角子，是呆的。这里是市价天天不同，有时一块钱只换得九角多，有时候一块钱要换到十一角零。一天外国人叫庆云去换一块钱的角子，那天市价是十一角零五十文，他换了来，便如数交了。那外国人很以为奇，便问怎么样有这许多。他也老实回说今天市价是这样。外国人倒不懂起来了。等他走开，又叫别人去换一块，别人可是只交给他十角。大约这是人人如此的。本来外国人只知道一元换十角，就是赚了他的，他到死也不能明白，又何妨赚呢？那外国人看见别人只换来十角，也只放在心上。等到公事完了，叫了庆云一同出去。走到钱铺面前，在身边摸出一块洋钱，叫庆云去换角子，自己在旁边看着。果然是换了十一角五十文来，便着实夸赞庆云诚实可靠。说他所见过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好的，只有庆云是个好人。不多几天，便把他升做二买办，你说侥幸不侥幸？”雪畦道：“倒想不到，真是一角多洋钱买了个二买办。”又园道：“这个里面有两层，第一层是他平日会巴结，无论什么事，外国人叫他做，他没有不肯做的。有一天，外国人叫他……”说到这里，把嘴附到雪畦耳边，低低地说了一句话，又大声道：“他也居然肯的，你说别人做得到么？”雪畦摇头道：“未必吧。”又园道：“不信由你，这个还是在香港时候的事呢。第二层，也是外国人的好处，为了他诚实了一角多洋钱，便马上抬举他。若是中国人，你便把良心挖出来给他吃了，他也不过如此。所以我

到底什么事？闷人也，然而可想矣。

家叔时常教我，情愿饥死了，也不要就中国人的事。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错。依我看起来，还是情愿做外国人的狗，还不愿做中国的人呢！”雪畦道：“想不到外国人有这等好处。我也要学两句外国话，就外国的事了。但不知上海可有教外国书的先生？”又园道：“多得很。只要两块洋钱一个月。但是你要小心点，有许多靠不住的。他自己也只花两块洋钱一个月，白天里去读了书，到了晚上他就把白天所读的去教人，也收人家两块洋钱一个月。也有自己晚上去读，白天教人的。你要从了那种人，就上当了。”雪畦道：“不知你近来可有从先生读书？”又园道：“我不从先生，晚上家叔回来自己教我。”雪畦道：“听说外国字只有二十四个字母，拼起来就可以成文，不知你可认得？”又园道：“岂止二十四个，有二十六个呢。那自然认得的。”雪畦道：“就请你代我写了那二十六个字母出来，等我先认认，等认得了，再设法。”又园答应了，就在身边取出铅笔，寻出一张表心纸，写了出来，又教了一遍，又在每字之下注一个中国字音。雪畦谢了。又谈了一会，方才辞了出来。

此一件事，虽非发财秘诀，却也是赚钱捷径也。

回到成章栈，取出那一张表心纸来，叽哩咕噜的乱念。他莫说外国字不认得，便连注的中国字也是不认得的，所以愈念愈不对了。他自己也不得而知，一连念了三天，连起头的ABCD四个字还分辨不出来，心中恨极！想道：我何必要学它？此刻有了三千多的本钱，不如自己做生意的好。定了主意，便把那张表心纸撕掉了。

正打算着不知做什么生意好，忽然一个人送进一封帖

子、一张知单来。问道："这里可是花老爷？"雪畦吃了一惊，暗想道：何以叫起我老爷来？只得含胡答应道："是"。那个人便把知单、帖子递过来。雪畦接了帖子在手，看了又看，只见签条上自己的姓一个"花"字是认得的，花字底下一个"大"字也还认得，大字底下还有两个字便不认得了。那两个字底下又有"雪畦"两个字，是当日求人起别字时经人教过的，也就认得。但是这雪畦两个字，却写得小了许多。旁边又有一个不认识的字。看了两遍，然后把帖子抽出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只有一个"日"字是认得的。下面一行，端详了四五遍，模糊仿佛，连猜带认的似乎是"陶庆云"三个字。看到角上，还有两行小字，只认得打头一个"六"字。再看那知单时，那个字写得更奇怪了，竟是横着写的，一排一排，犹如外国字一般。那顶上头一排是每字不同的，自己姓花的"花"字却也在上面。第二排是六七个"大"字，第三排、第四排的字都不认得，却每排是一律的。底下也有好些小字，"雪畦"两个字也在上面。看了半天，莫名其妙。又看看那送帖子的人，那人正等得不耐烦，便说道："陶老爷请你吃酒去不去？"雪畦恍然大悟，想道："怪道呢，我说这东西很面熟的，原来是请吃酒的请帖。"便道："请几时，我来，我来。"那人道："明天六点钟。"雪畦道："晓得了。"那人道："请老爷在知单上打个字，我好拿去请别人。"雪畦暗想道："上海好大规矩，请吃酒还要签字的呢。"想罢，便道："我签，我签。"在桌上一看，并无笔墨。自己本来不会写字，乐得推道："我这里笔墨不便，等我到外面去签了来。"说罢，连帖子一

追月时正不是哀叫尽人家几许老爷也。

起拿到帐房里，见了帐房先生道："费心！陶庆云请我吃酒，那来人要我签字，我是初到上海，不懂这里规矩要签在哪里的，费你心代我签了吧。"帐房先生笑了一笑，代他写上一个"知"字。雪畦接了过来，说声"费心"，把那"知"字重新看了又看，一路走回房里，便连帖子一起还了那人。那人道："这帖子是要留下的，老爷如果客气，明天当面再璧帖吧。"说着放下帖子，拿了知单自去了。雪畦心中又是欢喜，又是疑惑。欢喜的是，在广东时，人家叫自己总是"阿雷、阿雷"的提着名儿叫，到了上海，居然有人叫我老爷，这一乐真是乐得要手舞足蹈起来。疑惑的是，那送帖的人叫我明天当面"逼帖"。我一向只知道逼讨债，以及开赌馆时，人家输光了，要逼人家剥衣裳，这是我干惯了的，这个"逼帖"却不知如何逼法？心中踌躇不定。好在陶庆云不是十分客气的朋友，且等明天再说。

到得次日，便如油锅上蚂蚁一般，眼巴巴盼到五点半钟，便锁上房门，一径走到台口洋行。只见帐房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个茶房在那里瞌睡。雪畦问道："陶买办呢？"那茶房呵欠起来，答应道："今天是礼拜，买办没有出来。"雪畦愕然良久道："他家在哪里？"茶房道："在二马路庆新里。"雪畦暗想莫非在家里请么？于是搭讪着出了台口洋行。一路问讯，问到了二马路庆新里。看见一扇"陶公馆"的牌子，这回不比寻魏又园的那回了，一直上去打门。里面一个老妈子出来开门，雪畦便问陶买办是这里么？老妈子道："是。"雪畦便要进去。老妈子道："老爷不在家。"雪畦又愕然道："到哪里去了？"老妈子道："不知道。"雪

畦不觉大失所望，怅怅回到栈房，已是六点多钟。茶房开上饭来，雪畦一面吃，一面生气，暗骂陶庆云岂有此理！

及至饭已吃完，茶房带了一个人进来，送上一张条子，说道："请吃酒。"雪畦接来一看，上面写着"花雪畦"三个字，接着底下还有"大人"两个字是识的，其余一字不识；当中有一个"五"字又是识得；再往下看看，到末了一个"陶"字，也还勉强看得出。皱着眉头道："这是哪里来的？"来人道："是麦家圈新新楼。"雪畦又恍然大悟道："原来他请的是馆子。"随对来人道："就来。"随即仍旧锁了房门，向茶房先问了路径，一路寻到新新楼。入得门来，自己还不知是这里不是，又格外小心，向柜上的人问了一声："这里是新新楼不是？"那人把他看了一眼道："是的，怎么？"雪畦道："有人请我吃酒呢。"那人道："是哪个请的？"雪畦道："陶庆云。"那人道："是哪个陶庆云？"雪畦道："奇了，是台口洋行里买办陶庆云，还有哪个陶庆云呢？"那人便向水牌上望了一望，用手向里面一指道："你进去。"随又喊道："第五号来客。"便另有一个人来领了雪畦登楼，到第五座去。庆云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只见座上已有了一个人，便是前次在台口洋行幸会的舒云旃。大家招呼过了，雪畦埋怨道："我在这里人地生疏，你要请我又不先知照我，害我今天走到你行里去，又跑到你家里去。"庆云愕然道："为什么？"雪畦道："我只当你在行里吃酒呢。"庆云笑道："我帖子上明明写好'六点钟入席，假座新新楼'，你自己冒失，却来怪我。"雪畦听了帖子二字，忽然想起一事，把庆云拉过一边，悄悄问道："你昨天送帖子

的是什么人？”庆云道：“也是行里的一个茶房。”雪畦道：“奇怪得很，他叫我今天‘逼帖’呢。我想逼讨债，逼剥衣裳是有的，这帖子怎生逼法？可是一定要逼的？求你教了我。”庆云也愕然道：“这个却未考究过，我也不懂。那个茶房是扬州人，从前跟过官的，或者官场有这规矩也说不定，我们是没有的。”雪畦方才放心。

说话之间，陆续又来了四个客。一个复姓端木，号叫子镜，人家问他贵姓，他只说是姓木；一个姓言，号能君；一个便是庆云的老兄秀干；还有一个，雪畦见了，不由得心惊胆战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澳门阉猪的蔡以善。雪畦一见了，便手足无措起来，只得佯作不相识，一一由庆云介绍了，彼此列坐谈天。

雪畦一一请教，才知道秀干已得了关上事情，言能君是合隆木号的东家，端木子镜是巡防局的百长，蔡以善在近今洋行写字楼办事。堂倌问过客都齐了，便调开椅子，摆了七个位，庆云亲自敬酒定席，七个人团团坐定。庆云便问叫局不叫，座中也有要叫的，也有不要叫的。庆云道：“要叫大家都叫，要不叫大家都不叫才好。有个叫，有个不叫，总不大妥当。”雪畦便问上海叫局是什么价钱，庆云道：“我们要叫，就叫长三，是三块洋钱一个局。”雪畦听说伸了一伸舌头，暗想我通共只有三千多元，只够叫一千多局，这件事如何开得端？想罢了便道：“我人生路不熟，没有认得的，我不叫吧。”庆云道：“如此大家不叫也罢。”于是让一轮酒菜，堂倌送上鱼翅来。秀干道：“近来新新楼的鱼翅甚是考究，大家请一杯。”于是各人干了一杯。雪畦暗想，鱼翅这样东西，

向来只听见过，却未曾吃过，不知是什么滋味。于是随着众人，夹了一箸，往嘴里一送，谁知还是滚烫的，把嘴唇舌头一齐烫了，连忙吐了出来，正是：

急欲充肠果腹，惹来舌敝唇焦。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魏又园一席话，读之令人痛哭。花雪畦赴席举动，读之令人狂笑。读过一回，真是笑啼并作。

魏又园谈陶庆云事，至紧要关头，忽然附耳低声，此必是发财秘诀之最秘者，惜乎其附耳而谈，遂致此诀独不得传也。

第 八 回

花雪畦领略狠心法　杭森娘演说发财人

却说花雪畦被鱼翅烫痛了唇舌，连忙吐了出来，引得众人一笑。雪畦把鱼翅吐在汤匙里，吹了一会，再放在嘴里，不及咀嚼，便咽了下去。回头一想，还不知是什么味道。蔡以善问道："这鱼翅还好么？不知较广东的怎样？"雪畦道："好，好，这里的比广东的好！"舒云旃讶道："阁下初从广东来，也说这句话，奇了！"蔡以善道："在家乡没有吃着好的，自然上海的好了。"雪畦听说，脸上一红，答话不出。

云旃对庆云道："贵本家俛臣，近来忙的怎样？许久没有看见了。"庆云道："俛臣家兄近来不在上海，到汉口去了。"云旃讶道："他在这里兼了五家洋行买办，如何走得开？"庆云道："这也是没法的事，不过为的是两个钱罢咧。"以善道："兼了五家买办，还怕没有钱？还忙到汉口做什么？"庆云道："为办茶去的。前两年霭兰在汉口跌倒了，前年俛臣帮了他一把忙，重新又爬起来。俛臣先是为看霭兰去的，看了两次，把做茶的门径看熟了，所以自己又办起来。"云旃道："霭兰这个名字很熟的，是哪一位？我一

时竟忘记了。”庆云道：“你怎么就忘了，今年正月还同席的，就是傥臣的妻舅。”云旃恍然道：“是呀！我怎么就忘了，那天傥臣请客，就是和他订宽限还钱的合同，此刻怎样了？”庆云道：“今年好了，听说一个茶市，要赚到十万呢。”

云旃吐出舌头道：“这还了得，比我们搬弄地皮的好得多了。到底外国人的钱好赚。”庆云道：“做了汉口茶栈，要靠赚外国人的钱，可就难了；纵然发财也有限得很。”雪畦听到这里，不觉愕然道：“听说办洋装茶是专做外国人生意的，请教不赚外国人的钱，还赚谁的钱呢？”庆云道：“赚外国人的钱是有数的，全靠赚山客的钱。”雪畦道：“什么叫做山客？”庆云道：“山客是从山里贩茶出来的，到了汉口，专靠茶栈代他销脱。要赚他们的钱，全靠权术。他初到的时候，要和他说得今年茶市怎样好怎样好，外洋如何缺货，洋行里如何肯出价。说得他心得了，把货捺住，不肯就放手。一面还要向洋行里说谎话，说今年内地的茶收成怎样好，山客怎样多，洋行自然要看定市面再还价了。把他耽搁下来。耽搁到他盘缠完了，内地有信催他回去了，这边市面价钱，却死命不肯加起来。闹得他没了法子，那时候却出贱价和他买下来，自然是我的世界了。”雪畦道：“这样一办，那山客吃亏大了！”庆云道：“岂但吃亏？自从霭兰这样一办，那山客投江的、上吊的、吃鸦片的，也不知多少，哪个管他！须知世界上不狠心的人，一辈子也不能发财，就以傥臣家兄而论，他兼了五家买办，难道都是东家仰慕他，请他做的么？都是他自己设法钻

操此术以致数百万者，有之矣。

路子弄来的。至于钻路子的时候，就不能问前任的买办是亲戚是朋友了，也不能问我谋夺了他的席位他要如何落魄、如何潦倒的了。必要有了这等的手段，方才可以望发财。不然，侥臣家兄到上海来不满十年，就弄了五六十万么?”雪畦听了，默默领会，暗想他们的手段比我拐卖猪仔还要厉害，从此倒要留心学着他们呢。

真是发财秘诀，如何不五体投地。

正在想得出神，忽见台口洋行的出店拿了一封信来给庆云，庆云接过，拆开一看，说了一声："嗳呀！"众人忙问什么事，庆云道："我们行里的正买办死了！"蔡以善拍手道："妙啊！恭喜！庆云兄这个正买办是做定的了！我们各贺一杯。"云旃道："这是该贺的。"于是合席干了一杯。从此轰饮起来，尽醉方散。庆云要到那正买办家里做一回假惺惺，别过众人而去。云旃约了子镜、能君、雪畦三个去逛。雪畦初到上海，乐得跟着众人去开开眼界。

得了人家死信，忽然接着妙啊恭喜等字，奇极。

云旃领着众人，走到大马路一条胡同里面，在一家后门敲了两下，便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开门。见了云旃，便道："干爹来了，妈正在这里想你呢。"云旃点点头，领着众人进去。

只见屋里漆黑的，没有一些灯火。云旃领众人登楼。雪畦留心看时，只见上尽楼梯，便转入一间客厅。那客厅靠墙边摆了一张宁式弥陀榻，榻上放着一副鸦片烟具。当中放着一张榉木八仙桌，两旁一式是宁式单靠椅茶几。当中窗下放着一张三抽桌子。转入房里，靠里面一张宁式大床。床前一张梳妆桌子，桌子上面供着一座西洋自鸣钟。两旁分列一对玻璃罩台花。靠床一面，放着一个检妆。当

中一张八仙桌子。旁边两口宁式衣柜。正对房门口处，摆着一张茶桌。墙上挂了一面西洋着衣大镜。厢房外面，又是一张弥陀榻，榻上一般放着烟具。

一个妇人迎了出来，便叫："阿舒,你为什么这两天不来?"云旃道："这两天忙得很，没有工夫来。"那妇人一面让众人坐下，便有个大丫头送上茶来。又拿过一支水烟袋装烟，那烟袋偏偏递到雪畦嘴边。雪畦倒吃了一惊，不知吃的好，是不吃的好。又想用手来接，又怕闹了外行。望望云旃，只见他和那妇人交头接耳的絮絮叨叨说个不休，也不知他说些什么东西。没奈何，只得伸手接了烟袋。那丫头转身过去，又递了一支给能君，方才去点着烟灯。

只见方才那小孩子走了进来，子镜便道："阿宝！你的外国书读得怎样了?可能说两句话?"阿宝道："可以说两句，只是不多。"子镜道："你干爹只是叫你读书，不知靠读书学话是最慢的。你看我一个外国字都不识，然而一年到头办公事,何尝对付不过来?"云旃道："到底读两句书有点根底。"那妇人道："你做了干爹，只知道出两块洋钱一个月教他读书,总不肯荐他生意。"阿宝此时舀一碗茶喝了，提了茶壶，对那妇人道："妈，没了茶了，给我一个钱泡茶去。"那妇人掏了一文钱出来。阿宝接了钱去了。

能君对那妇人道："森娘,你近来生意可好?"森娘摇头道："阿舒不来照应，有什么生意?"子镜道："不要说了，我们恰好四个人，做他一局吧。"森娘道："可是打麻将?"云旃指着雪畦道："这位朋友，新从广东来，怕不懂打麻将,还是打天九吧。"森娘道："我为你备了一副天九牌，你

许久不来，没有用着，只怕霉了。”能君道：“霉了就揩一揩，有甚要紧！”说话时，阿宝泡茶回来了。森娘叫丫头去收拾天九牌，调桌椅。云旃一面考了阿宝几句外国话，摇头道：“宁波人口音，总是不对的。”一面说话，收拾已毕，四人便相对入局。森娘坐在云旃背后观看，阿宝又每人递了一碗茶。能君道：“好会巴结的孩子，我明天荐你的生意。只是你的姓冷得很，我总记不得，你再告诉我。”阿宝道：“我姓杭，是杭州的杭，怎么记不得？”雪畦道：“这个姓确是冷得很，我从来也没有听见过。”阿宝道：“老爷，你贵姓呢？”雪畦道：“我姓花。”阿宝道：“咦！巧得很，我娘也姓花。”森娘道：“那么，阿宝，你就叫声娘舅吧。”阿宝当真叫起娘舅来。雪畦此时，已稍为活动点了，便问森娘几岁，森娘道：“二十四岁了。”能君问阿宝几岁，阿宝道：“十四岁。”能君道：“森娘好开怀得早，十一岁上就生小孩子了。”森娘涨红了脸道：“十一岁不许生孩子的么？”云旃打岔道：“你两个又不要对亲家，只管查考这年岁做什么？”森娘道：“做人总要老实点，若是一味尖刻，是要短命的。”子镜道：“若要老实，我的事业就不能做了。”森娘道：“总要老实点的好。你不知道乾昌老班是靠老实发财的么？”雪畦听了，暗暗诧异道：“不信天下有靠老实发财的人。”想罢便问道：“哪一个乾昌老班？怎样靠老实发财？倒要请教请教。”森娘道：“这乾昌老班也是我们浙江人，从小苦得很，几乎饭也没得吃了。幸得一个钱庄上的先生照应他，借给他二千铜钱，叫他做小生意。做做倒也顺手，慢慢积了二、三十千钱。”雪畦笑

从杭辛斋出现之后，此姓便不冷了。一笑。

此一诧异，人心可想

道，“这就叫发财了？”森娘道：“早呢！他也会做生意，终日提了个篮子，总拣人家走不到的地方他才去，上海各处都被他跑遍了。后来他忽然又想到做船上的生意，雇了一只小船，带了些洋肥皂、小手巾、吕宋烟之类，摇到吴淞口，跑到外国兵船上或公司船上去卖。他走得多了，那船上的外国人也认得他了。有时外国人手边钱银不便，叫他记帐，到下次去收，久而久之，这记帐也成了老例了。有一只公司船的外国人，不知怎样欠了他十多块洋钱，一回他去讨帐，恰好那公司船已经起锚要开行了。那外国人匆匆给了他一卷小洋钱，叫他赶紧走，不然，要把他载到外国去了。那小洋钱，叫他回去点一点，多少下回再算吧。他便匆匆下了小船回来。打开那小洋钱要点数，谁知不是小洋钱，竟是一包金四开（外洋金钱，上海方言谓之金四开）。他吃了一惊。”雪畦听到这里，暗想道：“果然发了财也。”只听森娘又道：“若是别人，岂不是就此发财了。谁知他却不想发这个财，把那金四开收藏起来，动也不敢动。直等到下回那公司船来了，他拿了那包金四开，原去还了那外国人。那外国人欢喜得了不得，说他老实，问他有店没有。他回说没有。外国人叫他赶紧开一家店铺，答应荐生意给他。他就自己凑点，和人家借点，开了这家乾昌。那外国人果然到处荐他生意，又把他送还金钱的事，上在外国新闻纸上，所以外国人都相信他，说他老实。凡买东西，都到他店里去，他店里没有的东西，也叫他代办，所以他生意好得了不得。去年初开店的时候，不过一间门面的小店，今年已经撑到三间门面了。他从此

以后，怕不全是发财的日子么？”正是：

忠信能行蛮貊，圣人本有遗言；
斯世得见斯人，真如硕果仅存。

未知森娘还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闻诸某暴发家之言曰：“发财是极容易之事，世人自愚而不觉耳。”问何谓容易？则曰：“只须心狠、眼明、手快耳。”眼明、手快，关夫才智，或尚可学而致之。至于心狠，则关夫道德，此吾辈之所以终穷也乎？尝谓天道之说，不过为失意者无聊之谈助，世上惟有人事，无所谓天道也。然亦有不尽然者，一部《发财秘诀》所叙诸人，吾皆知之，默察其后嗣，则所谓天道者，若隐然得而见之，是亦一奇也。

第 九 回

世态炎凉寸心生变幻　荣枯得失数语决机关

且说雪畦听了森娘一席话，目定口呆，心中只不信有这等老实的人，更不信有这样一个老实人，便有那样一个好外国人。一面想着，把手中的牌都忘记看了。定了定神，方才一面打牌，一面说道："我不信有这等好外国人。"能君道："这也论不定的。就是蔡以善，他初到上海时，不过在近今洋行帐房里做茶房，一天大班到帐房里寻买办说话，那蔡以善土头土脑，拿了一支水烟袋，装上一口烟，递给大班。谁知外国人是不吃中国水烟的，对他摇摇头。他却把装好的那点烟挖了出来，依旧放在烟盒里。那大班见了，说他省俭惜物，便对买办赞了他两句。那买办看见外国人都赏识了他，便叫他去读外国书，学外国话。读了半年，略略懂了两句'也斯'、'哪'，买办便告诉了外国人，叫他做了写字楼细崽。一则也是他福至心灵，处处懂得巴结，二则也是人才难得，近来居然升了二买办了。"四个人一面说笑，一面打牌，不觉直到天亮，玻璃窗上，透出白光，方才收场。

小人腹中本无君子

算了算帐，却是子镜大赢。子镜便道："好！我今夜

请客，诸位务必要到。”诸人未及回答，忽听得外面门声大震，有人打门。森娘忙叫人去开时，那丫头和阿宝都已睡了，幸得楼下同居的出去开了门。外面急匆匆走了一个人进来，直到楼上，问木子镜有在这里没有？子镜忙应道：“在这里，什么事？”那人便到房里来道：“出了一个大窃案，失赃值到二三万。此刻外国人恼得了不得，叫找你呢！”子镜道：“不要紧，我就去。”说罢那人先去了。森娘一面叫起丫头、阿宝泡水买点心，云旃早钻到床上去睡了。三人洗过脸，吃了些点心，方才下楼。雪畦留心看时，原来楼下是裁缝店。三人出门分手。

雪畦回到成章栈，要想略睡片时，却偏睡不着。闷极无聊，便走到三马路去看又园。叩了两下门，只见一个蓬头赤脚的丫头出来开门。雪畦问又园可在家，丫头道：“才起来呢。”雪畦走了进去。只见又园就在客堂里一张半榻上睡觉，此时已经起来，却还坐在榻上，用一张被窝盖了下身，上身穿了一件打补钉的破小袄，手里拿着一条已变成灰色的白洋布裤子，一只手拿着针线。看见雪畦进来，一面欠身招呼，一面放下针线，一面把裤子缩到被窝里去，半晌方才下地，道：“花兄好早！”雪畦道：“我昨夜一夜未睡，早上无聊之极，所以来望望你。”又园道：“为甚一夜不睡？”雪畦便把赴席打牌的情形述了一遍。又园道：“花兄阔得很，结交的多是阔老。”雪畦道：“什么阔老不阔老，不过都是同乡罢了。像蔡以善，我还记得他是在澳门阉猪的，隔别了不多几年，他居然是二买办了，无非是一步运气罢了。”又园道：“说起运气来，真是气死人！言能君那

只怕他也记得你在省城追月呢。

厮，他本是一个木匠，因为工艺不好，生意总不如别人。前年年底下穷得和我一般，身边剩了一块寡洋钱。恰好我也有一块洋钱，我两个同到赌台上去。”雪畦道：“这里也有赌台么？”又园道：“为甚没有？你才说的木子镜，便是赌台上保镖的头儿。那回我和能君同去赌，我便没运气，输了回来，他却一口气中了五回宝，一块洋钱就变了二百多。我要和他借两块过年，他都不肯。过了年之后，听说他也是有赌必赢。就开起一家言合隆木匠店来。此刻居然老板了。我们这些穷朋友，他一发不认得了。”雪畦听到这里，猛然省悟，暗想到：“他此刻穷到如此，我何苦来望他？这总怪自己阅历不深之故。万一和他厮混的多，他向我借钱起来，若是借给他呢，正不知何时始还，若是推托了，又未免结怨。这等小人，还是远避的好。”想罢，正搭讪着要走，又园又道：“不似你到底是个好人。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来看我两次。我今天就要动身到福州去了。”雪畦道：“你到福州做什么？”又园道：“前回我不是和你说过的么？隔壁那咸水妹的东家是做兵船上生意的。此刻那兵船要开到福州去。恰好他向来用的细崽是宁波人，宁波家中有信来叫了他回去，所以那东家就叫我跟了去。好歹也赚他七八块钱一个月，先混起来再说。只是此时身边零用钱一个都没有，求你借我一两块钱，我到了福州，挨到一号，支了工钱，就寄回来还给你。”雪畦道：“这个可以使得。但是我身边没有带着，回头送来吧。”又园道：“不敢，等一会我来走领。船要到三点钟开行，我一点钟到船上去。一点钟以前，我到你栈里去吧。”雪畦答

猛然省悟得妙。

穷了便是小人，一何可笑。不知你做了几时君子？

果然借钱了，先生料事可谓如神，不知如何应付？

何故俄延？ 应了，又俄延了良久，方才出来。

便走到庆云处，托言亲来多谢。坐了许久，又出来到能君所开的合隆号里去，谈了半天，问了子镜的住址，又去访子镜。(何故遍处访友？) 子镜一见了雪畦，便拍手道："来得好，来得好！我在这里请伙计吃饭。俗语说得好：相请不如偶遇。请坐吧，马上就要摆席了。"雪畦道："你不说晚上请客么？怎么请吃中饭起来。"子镜道："我此刻是请伙计。今天绝早不是有人来叫我么？因为昨天晚上出了窃案，失赃值到二万多。失主五点钟报案，我六点钟到巡捕房里去问明白了公事，八点钟就破了案。巡捕头喜欢得了不得，一连赞了我五六声'拉姆罢温'，好不威风体面。然而这件事，我是全仗众伙计之力，所以特地请他们吃一顿。好了，你代我陪客。"雪畦乐得答应。(何故乐得？)

一会儿摆开了两桌，请了那一班伙计入席畅饮。却与昨夜的局面不同，所有的菜都是肥鱼大肉。那一班伙计，又都是歪了帽子，散了扣子，束腰带束在马褂外面的。不一会狼吞虎嚼，风卷残云般吃个罄尽。吃完便都散了。雪畦此时喝了两杯酒，加以昨夜未睡，所以十分困倦了，要想回成章栈睡觉。看看子镜家里所挂的钟，只得十二点一刻，恐怕又园来借钱，只得强打精神，挨延时刻，等过了一点钟时候，方才回栈。睡了一天，等到夜来子镜请客时，他还是关门睡觉，竟错过了。(上文俄延访友种种之故，到此方知。)

闲话休提。且说雪畦自从与那一班人结交之后，每日领略些发财秘诀，便约了一个姓袁的同乡，合出资本，开了一家米店。雪畦罄其所有，只得三千金，姓袁的出了七

千，合成万金资本，当下两个订了合同。雪畦不会写字，央人代了笔，念给他听了；姓袁的画了押，雪畦也勉强画了十字。从开了这家米店后，倒也年年顺利，四五年间，无不赚钱。雪畦便把家眷接来上海。只有姓袁的生性孤峭，又且平日视钱如命，恐怕接了家眷来费了开销，所以向来只有一个人在店里，生平又绝少交游，朋友也不多一个。被雪畦看在眼里，早就存了一个不良之心。

恰好这一年夏天，上海闹时症，姓袁的染了一病，死在店中。雪畦自少不得买棺盛殓，送入山庄。那时广肇山庄，只怕还是初成立呢。且说雪畦打发姓袁的后事既毕，回到店中，寻着了他的钥匙，把他的箱子打开，先寻着原订的合同，用火烧了，又寻出了好些股份票及钱庄存折之类，一股脑子都收拾到自己腰里，然后发信到广东给姓袁的儿子。

直等到半个月后，那儿子方才赶到。其时那米店已经弄得有岌岌可危之象了。及至查考起数目来，雪畦非但把合股的事赖过，还说姓袁的亏空了数百元。少不得父债子还，要向他儿子索取。开出箱子来，除了几件衣服之外，竟是一无所有的了。他儿子要争论时，又苦于没有证据。此时雪畦的羽党极盛，如陶庆云、陶俛臣、言能君、舒云旃、陶秀干、蔡以善等辈，一个个都是近来几年新发大财的，加以木子镜是个办公人役的头儿，言能君又有一个换帖兄弟金行瑞，是做御史的，都帮着在场恫喝。姓袁的儿子没法，只有忍气吞声，扶了灵柩回去。

守财虏何苦。

雪畦就安安稳稳的乾没了这一注巨款，撇了那米店不

做，另外开了一家字号，专做客货。开张那天，一班发财朋友都来贺喜。恰好魏又园从福州回来，方到了，脸上气色十分光彩，与大众一一相见，叙了些契阔的话。雪畦置酒相待，席间问起又园别后之事。又园道："说来也是惭愧，自从别后，跟了两年东家，后来船上的管事故了，东家便派了我做管事，十分赏脸，也十分信用。不多几时，福州的福山洋行缺一个买办，东家便把我荐了上去。承新东家的美意，也十分相信，此刻又荐到上海有利银行来。这都是托列位老朋友的洪福。"庆云呵呵大笑道："什么朋友洪福？这都是东家的栽培。我们同在香港时，虽是人人心中巴望有今日，却不敢说是一定有今日。此时巴望着了。列位知道，其功在哪里？"蔡以善道："这是各人靠本事去干出来的。"舒云旃道："全靠会看东家颜色。"庆云道："你两位的话都不错，然却不曾说到根本上来。"能君道："什么根本？"庆云道："根本就在懂说话。你想如果不懂说话，就有本事也无从干起。就会看颜色，也轮不到你看。所以我历年以来，所著的那部学外国话的书，近日已经发刻了，不久就可以刷印成书。成书之后，我卖四块洋钱一部。等我们中国人看了，都从这本书上学起话来，好叫一个个的中国人都懂了外国话，发了洋财，那时才知道外国人的好处呢！"能君不服道："未必，未必。就以座中而论，我和雪畦都是不懂外国话的，难道也靠外国人？子镜是懂了外国话的了，何以他反不及雪畦？"庆云道："雪畦是例外的，十中无一。至于你呢，因为不懂外国话，每年所包工程，暗中吃亏的也不知多少。外国人是好人，断

说惭愧，正是得意也。

会看颜色便是大本事。

不欺你。只是在当中代你翻译的，你知道他都靠得住么？子镜呢，你莫说他不及雪畦，他开的那伙食行，一年要做到四、五十万的生意，也就可观了。”能君正要驳话。忽听得座上一人说道：“不错啊！”正是：

抑己扬人，莫怪此公饶舌。
欧风美雨，至今已遍中原。

未知发话之人是谁，又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写雪畦自结识了那一班朋友之后，每日领略些发财秘诀，下之紧接约了一个姓袁的同乡云云，是写雪畦发财，实得陶庆云以次诸人之心传也。故只写雪畦乾没，雪畦发财，其余诸人是毋庸再写，亦足窥其发财历史之一班。今人有欲发财者乎？隐窥秘诀，于是乎得之矣。

雪畦虽默得诸人之心传而发财，然窥其心迹，已具有发财之资格矣。于何见之？于其待魏又园见之。若士君子之以朋友为性命者，实穷相乞儿所为耳。悲夫！

第十回

舒云旃历举得意人　知微子喝破发财诀

且说庆云正说得高兴，能君正听得不耐烦，要想开口驳他，忽听得舒云旃说道："庆云、能君二兄之言，各有一理。懂说话自有懂说话的好处，然而不懂说话的，也未必尽不发财。以我所见，我的干儿子杭阿宝，我去年才荐他做一个洋布式拉夫，他一得了这件事，白手空拳的先就做了两票小货，居然叫他赚了一千多。以后积聚了半年，居然买了一个买办来做。"雪畦道："买办怎么好买来做的？"云旃道："这是他们宁波人的老办法，我们广帮是没有的。阿宝自己做了买办之后，却又带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从前到天仙去看戏，出来招呼的案目，叫做什么淡如的。"庆云道："呀！那是一个小孩子啊！不错，他还懂得两句说话。我常时请东家看戏，他出来招呼，都能应酬。然而阿宝既然做了买办的身份，何以招呼起案目来？未免太不自重了。"云旃道："这也难说。阿宝向来欢喜赌。凡犯了一个赌字，无论三教九流，是同局的都是赌友了。阿宝和他是在赌场上相识的，是做了买办之后，想到他当案目的人，识的阔老必多，所以叫他来做式

然则云旃又何以招呼龟子？

拉夫，去拉生意，因此那淡如也起来了，办的事都是一帆风顺。这些都是我辈后起之秀。还有一个更是奇怪，他是阿宝读外国书时的同窗，所以阿宝知道他的详细，来告诉了我。据说这个人姓孙，名叫三宝，那孙三宝的老子是盆汤衖一家杂货铺的出店，三宝也便跟在店里学生意。不知怎样一个外国人看中了他，认他做了干儿子，供他读外国书，整整读了两年，又得他的外国干爹指授了他的口音，所以说话更是出色。一向虽然没有正业，却在四马路开了一家总会，靠着打麻将抽头，也还过得去。谁知他今年的运气来了，南京一个什么局里，附着开一个洋文书馆，不知是哪一个推荐的，把他请到那里当教习去了。”庆云点头道：“不料此刻的官场，却也开化得多了。”云旃道：“岂但如此开化，我昨天得了一个信息，说李鸿章、曾国藩两个，要选一百几十个聪明子弟到花旗去读书呢。”庆云拍手道：“好了！好了！从此中国只怕也要大起来了。这个信息若是确的，我把我陶家子侄，不问年纪大小，一律都送了去。到了外国，叫他们前后左右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怕他们的话学不好。”雪畦道：“倘使他学会了外国的，忘了中国的，有什么用？”庆云大笑道：“你总肯说这种不通的话。就是忘了有什么要紧？我是抱定了一个主意的。那年广东省城失守，那总督便是翰林宰相，何以打不过外国人？倘是我做了总督，只要和那外国兵官说得明白，何至如此？所以我说不独中国文字没有一毫用处，便连中国话也可以无须说得。”庆云正说得得意之时，忽然座中一个人慢腾腾的说道：“陶公宏议大论真不可及，可惜还是见得一

不知怎样，四个字之中，有无限笔墨。

谁知学话亦一奇事。

面，未能两面兼顾。”庆云抬头看时，原来是雪畦请的老夫子，姓冷，别字雁士。本来是个饱学秀才，为人十分热衷，只因时运不济，落魄在上海。恰好遇了雪畦要开字号，往来书信，动辄须人，便出了八块洋钱一月，请他做文案老夫子。这冷雁士正当途穷日暮之时，遇了这个机会，也是聊胜于无，因此开张这天，也在席上。起先听他们谈了半天那无味之言，只在肚里暗笑，此刻听了庆云的话，更熬不住，便说出这两句来。

庆云因问道："什么叫未能两面兼顾呢？"冷雁士道："阁下之言，无非是怪叶名琛不知时务，败兵失地。不知败兵失地之人，又岂止一叶名琛？如琦善、牛鉴、伊里布、耆英等辈，也指不胜屈。"庆云道："是啊，太远的事，我也记不来许多，总而言之，都是一班读书饭桶罢了。"冷雁士道："阁下可知这一班虽是读书饭桶，却实在是列位的功臣呢。"庆云愕然道："怎么与我们相干起来？"冷雁士："倘使此辈都是识时务熟兵机之员，外人扰我海疆时，迎头痛击，杀他个片甲不回，更何有广东、浙江、上海、天津之役？更何有南京条约？更何有五口通商？倘无五口通商，直至今日，上海仍是一片芦苇滩头，公等又何由到此，更何由发财？然则此辈败兵失地，正是为公等发财而设，岂非是列位的功臣么？"庆云道："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只怕就换两个人出来，也未见得是胜仗。"冷雁士道："然则当日请阁下去作官如何？"庆云道："我们不必谈那许多，就以上海而论，外国人花了几千万，开了这个码头，筑了马路，给我们作生意，就是你老兄今日，也在

不说不知道，只说记不得，好门面语。

这里就馆。一个人总要饮水思源，难道你倒说外国人不是好人么？”冷雁士听了这一番奇谈，只气得目定口呆，几乎转不过这口气。暗想道：“罢罢，是我的不是，我何苦招惹他说话呢？”

好个饮水思源之人，真是奇谈！

只听得舒云旃又道：“你们不必争执这个，且等我把话说完了。庆云兄说一定要懂了外国话，才能得意，所以我举出杭阿宝、舒淡湖、孙三宝作个证据，足见庆云兄之言不谬。至于能君所说，也未尝无理。我亲眼看见的一个人，就是敝相好王逸卿的鳖脚。”雪畦道：“是哪个王逸卿？可是前回你叫他局来，他坐了一会，就要转什么陆大人的局那个么？”云旃道：“正是。他这鳖脚，可不是烧火抬轿一流，是管写帐的，叫作诸阿三，从前只怕读过两天书，欢喜看汤头歌诀。妓院里的人，偶然有点感冒，总是请他开个方子，常常也有点应验。后来不知怎样，被他在妓院里闹的出了名了，大家叫他诸先生。他就辞了鳖脚不作了，到外头挂起招牌来行医，居然大行其道。你猜是哪一个？就是现在赫赫有名出诊要四块八块的诸子纯。不然我不知道，我前几天有点小病，也是请他看的。昨天到王逸卿家里去，说起我有病，逸卿问请谁看的，我告诉他是诸子纯，逸卿才把他的出身，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此刻那诸子纯。也很有几个钱了，难得他出身微贱，一旦挣到这步地位，也算一个英雄了。以后若遇了富贵人家请看病，再好好的巴结巴结，怕不大发其财么？然而他却是一个外国字不识，一句外国话不懂的。所以我说能君之言，也未尝无理。”冷雁士在旁听了他的话，所述的事案，虽觉怪异可

喜，而听他的论断，着实荒唐，于是懒于听得，不等终席，便自起身，到自己房里，随手取过一本《经世文编》解闷。

他们在外面还是哄堂聚讼。终觉得耳根不得清净，怏怏不乐，撇下了书本，斜溜着身子，出了大门，到马路上舒一舒恶气。信步走去，不觉穿过了两条马路，看见路旁一家，挂了一扇簇新的招牌，是"知微子命相"，旁边贴着一张小红纸条儿，写着"小批减取一角"。雁士暗想，这些江湖术士，操此绝无证据之谈，哄人钱财，殊为可恨！既而又想道，这也是文人落魄的末路，我何必恨他？再抬头看看他那红纸条儿所写几个字，笔势遒劲，饶有古意，想来江湖术士，哪有这一笔好字，多管是个文人。我何不借算命为名，与他谈谈，或者可以消除点抑郁之气。在自己身边一摸，恰好还有一角小洋钱，便踱了进去。

只见那知微子神清目秀，气度娴雅，确不像是个江湖子弟。因拱拱手说道："先生请了，小弟要来请教算一个命。但是我所以求算之意，与别人不同的。别的都不问，单问有发财之日没有？苟无发财之日，可有饿死之日？只问这两层。"知微子道："天不生无禄之人，是有命之人皆有禄。至于发财不发财，饿死不饿死，却关夫人事，与命无涉的。但是赋禄也有厚薄衰旺之分，倒可以查检一查检。"雁士道："小弟今年四十岁，看别人发财，实在看得眼热了，因此要算一算自己的命。"说罢，便告知生辰八字。知微子排成四柱，分配了官印财劫，放下笔来一想，道："贵造日坐文昌，时上正印透露，又是八字纯阳，是

个读书种子，性格刚强。就此而论，已无发财之望。”雁士道：“然则有饿死之日否？”知微子道：“我已说过，这个在乎人事。贵造财禄不薄，今年四十岁，以此八字而论，虽未必能断定发多少财，然而财是见过不少的了。扣算六岁起运，童年不算。自十六岁至二十六岁，走的是正财运，这十年当中，着实要见点财啊。请你自己回头想想，这句话对不对？若是对的，我再算下去。”雁士想了一想道：“我自二十岁起，即代人做枪，润笔所入，积算到二十六岁，大约可有五千金。”知微子点头道：“积存了多少下来？”雁士道：“惟其不能积存，我才来算命啊。”知微子道：“怎么不能积存呢？”雁士道：“不瞒先生说，舍间本甚寒微，十五岁上先君见背，我兄弟五人，毫无产业，我又居长，先人见背下来，一切衣衾棺椁，都是赊欠的，一有了钱，就要加利还人。又要觅地安葬先人，还要代二、三两个舍弟成家，教四、五两个舍弟读书，如何积得住？”知微子点点头道：“底下二十六至三十六这步运，比上一步更高了。据阁下说，上一步运还见过五千金，这一步运一定能积存的了。”雁士道：“不错，我自二十五岁那年进了学，这十年之中，束修及润笔所入，除了代四、五两个舍弟完娶之外，短衣缩食的，还积了五千金。”知微子道：“那就应该拿出来营运商业，向发财路上走了。”雁士道：“不幸三十六岁那年，先叔不在了。”知微子道：“办一个丧事，也用不了五千金。”雁士道：“先叔是实缺的山东峄县知县，此缺著名清苦，身后亏欠公私各债，不下三千余金。只有一个从弟，年纪又幼小，交代不出。上官押追

家属，我偏偏又捐了一千金入善堂，此时赶去料理，是不容辞的事。等到事情理妥，连运柩回籍安葬等事，罄我所有，也还不够，又借了数百金之债。因闻得人言上海地方易于谋事，所以前年到此，以为比家乡略胜，谁知大失所望，欲要回去，又无面江东，所以特来求教。"知微子站起来大笑道："阁下是个读书人，岂不闻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二十年中坐致者已达万金，天之待阁下者，不为不厚，阁下乃天与勿取，既不肯持此万金去巴结贵人，从仕路上发财；又不肯经营商业，从权术上发财；更不肯重利盘剥，向刮削上发财；却如此浪用。兄弟既有五人，丧葬之事，何必一人担任？四个兄弟，各有各事，成家读书，与你何干？却一一都揽在身上。关于令叔一事，更为荒唐。山东与广东，相去何止千里？乐得佯为不知。押追家属，试问押死了令婶令弟，可能伤及你一毛？却要你如此巴结。说到善堂一层，更是不知所谓了。天下穷人，不知其数，博施济众，尧舜犹病，你岂欲功迈尧舜么？若照你之所为，饿死就在目前也！"雁士大怒道："我来算命，你便和我算命罢了，谁叫你这种胡说？"知微子道："阁下息怒。须知命可算，理是不可算的。阁下之命如此，行事又如彼，此刻虽是穷途落魄，也可作富家翁看的了。况你这手挥万金，都用在伦常善事之上，还是一个高尚的富翁呢！难道定要被文绣、餍膏粱，才算富翁么？阁下如果一定要发财，在下也有一个秘诀，可以传授，但恐阁下不肯做罢了。"知微子附耳低声说道："你若要发财，速与阎罗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换上一个兽心。"雁士闻

知微子数语，包括发财秘诀。

言，登时满心透彻通明，深深一揖，奉上一角命金，出门扬长而去，从此入山惟恐不深。

此结章矣，何其言之痛也。作者岂有恫于富翁，必欲尽举而丑诋之哉？毋亦有所感触，对于一部分言之耳。然已不胜慨叹矣！著者尝言，生平所著小说，以此篇为最劣。盖章回体例，其擅长处在于描摹，而此篇下笔时，每欲有所描摹，则怒眥为之先裂。故于篇首独写一区丙，篇末独写一雪畦，其余诸人，概从简略，未尽描摹之技也。虽然，读者已可于言外得之矣。

最 近 社 会 齷 齪 史

我佛山人 著

卢叔度　吴承学 校点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460册

ISBN　7—5360—0157—6/I·153

定价：2.30元

我佛山人作品选本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绘图、评点本，上、下册）

九命奇冤（评点本）

胡涂世界
（包括《瞎骗奇闻》）

最近社会龌龊史
（包括《上海游骖录》、《发财秘诀》）

新石头记（绘图本）
（包括《白话西厢记》）

痛史
（包括《两晋演义》、《云南野乘》）

情变
（包括《劫余灰》）

恨海（评点本）
（包括《电术奇谈》）

新笑林广记
（包括《俏皮话》、《新笑史》、《滑稽谈》）

短篇小说集

我佛山人作品选本

